

國學基
本叢書
公羊義疏
六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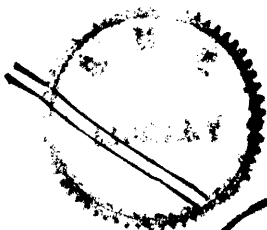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6 2118B

書叢本基學國

疏 義 羊 公

(六)

著 立 陳



行發館書印務



~~1587660~~

公羊義疏六十四

昭十八年
盡二十二年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有壬午月之十五日鄂本災作災誤。

何以書〔疏〕通義云據衛陳鄭非二王後記異也何異爾〔疏〕通義云宋火以災書此亦火也曷為以異書異其同日而俱災

也〔疏〕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注〕詩云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四國天下象也是後王室亂諸侯莫肯救故天應以同日俱災若曰無天下云爾〔疏〕

與僖十四年齊沙鹿崩成五年齊梁山崩同○注詩云至象也○詩曹風鴈鳩篇文荀子君子篇楊注言善人君子其威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呂覽盡數篇昔者先聖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下引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通義云三國為衆況至於四天下同亂遠近若一之象○注是後至云爾○毛本天誤大五行志上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為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于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

102795

開日莢也。劉向以為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于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舉也。與何義皆大同。按下二十二年夏六月，王室亂，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注：刺周室之微弱，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不為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是王室亂，諸侯莫肯救之事也。

六月，邾婁人入郟〔疏〕

杜云：郟，國，今琅邪開陽縣。又云：郟，姪姓國也。一統志：開陽故城在沂州府蘭山縣北，故郟國，齊乘在沂州北十五里。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疏〕

左傳：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大事表云：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按僖二十五年左傳：秦晉伐都，過析隈，即其地。近武關戰國時，秦昭王發兵下武關，攻楚，取析，是也。續漢郡國志：析，故屬

宏農，故楚之白羽邑。水經注：丹水，篇析水出析縣西北，宏農盧氏縣大蒿山南流，逕修陽縣故城，即析之北鄉。又東入析縣，又東逕其縣故城北。蓋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楚使王子勝遷許于析，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一統志：析縣故城在南陽府內鄉縣西。北，春秋時楚白羽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注〕。蔡世子般弑父不忍日，此日者，加弑爾，非實弑也。

〔疏〕

注蔡世至弒也○卽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是也彼注云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也許亦中國而日故解之明彼爲實弒此爲加弒故與彼異加弒事見下葬許悼公傳文元年商臣弒父亦

實弒而日者夷狄賤故彼注云日者夷狄子弒父忍言其日是也穀梁傳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范云蔡世子般實弒父故以比夷狄而不書日止弒而日知其不弒則買正卒也杜云加弒者責止不舍藥物孔疏云實非止弒言書曰弒其君則仲尼新意書弒也又引釋例云醫非三世不服其藥古之慎戒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弒雖原其本心而春秋不赦其罪蓋爲教之遠防也加弒之說三傳皆同惟書日之義各殊爾包氏慎言云五月有戊辰月之七日下午又書己卯月之十八日

己卯地震〔注〕季氏稍盛宋南里以叛王室大亂諸侯莫肯救晉人圍郊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

朝之應〔疏〕

注季氏至之應○舊疏云謂稍稍盛也往新豹羯爲政自上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三年平丘之會公不與盟以來季孫隱如數見經至二十五年遂出昭公矣宋南里以叛者在二十一年王室亂見下二十二

年晉人圍郊見下二十三年彼傳云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是也吳勝雞父尹氏立王子朝亦皆見二十三年十行本圖誤國五行志下之上昭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義愾大同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

正以隱十一年傳云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故也

不成于弑也〔疏〕

經傳釋詞云于猶爲也詩鄘風定之方中

云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張載注文選魏都賦引詩作爲楚宮作爲楚室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于猶爲也此不成于弑也言不成爲弑也穀梁傳日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繁露玉杯云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弑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實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幡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董生以許止不嘗藥與趙盾不討賊皆爲加弑也然盾非止可比出不越竟反不討賊詞嚴義正盾獄定矣釋文作于殺云音試下于殺加殺皆同唐石經諸本作弑

曷爲不成于弑〔注〕

〔疏〕

注據將而誅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將猶加誅此明書弑君爲不成于弑故難之

止進藥而藥殺也〔注〕

時悼公病止進藥

悼公飲藥而死〔疏〕

注時悼至而死○左傳許悼公癯飲太子止之藥而卒疏引服虔云悼公靈公之子許男買瘡寒疾也

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

弑焉爾〔注〕据意善也。譏子道之不盡也〔疏〕

墨子非攻篇今有醫於此和合其視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

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夫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雖有愛父之心。而適以賊之。此正春秋責許止之義。故禮記曲禮云。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注嘗度其所堪。皆所以盡子道也。其譏子

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注〕樂正子春曾子弟子以孝名聞〔疏〕

注樂正至名聞○大戴禮曾子大孝篇禮記祭義篇皆有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答門弟子問述曾子聞諸夫子語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為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等語又檀弓有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事鄭注子春曾子弟子是曾子弟子以孝名聞者也 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

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注〕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疏〕

舊疏云言子春視疾之時消息得其節觀其顏

色力少如可時加一飯以與之其病者脫然加愈觀其顏色力少如弱時則損一飯以與之則其病者脫然加愈又觀其顏色力似寒時則加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又加愈又觀其顏色力似如煖則復損一衣以與之則病者脫然而愈按所謂先意承志是也俞氏樾羣經平議云何氏不解復者告也請也管子小問篇以復管仲尹注曰復猶告也周禮宰夫職諸臣之復鄭注復請也復加復損並謂請於父母而加之損之是也○注脫然至其節○國語魯語求說其侮注說古脫字猶除也是脫有除義故脫

然為疾除貌也。易逝莫之勝說。虞注。說解也。後漢書。陳蕃傳。注。脫。失也。解。失皆有除義。愈者。左氏昭二十傳。相從為愈。注。愈。差也。文選。風賦。愈。病析醒。注。愈。猶差也。禮記。三年。問。痛甚者。其愈遲。釋文。愈。差也。差。猶瘥。言病脫除而瘥也。由寒煖飢飽。消息有節。樂

正子加損皆得其宜故也。

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注〕失其消息多少之宜。〔疏〕

洪氏亮吉

左傳。詰引服虔云。禮。醫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公疾未瘳。而止進藥。雖嘗而不由醫。而卒。故國史書。弒。告於諸侯也。○注。失其至之宜。○通義云。失其寒溫補瀉之宜。

曰許世子止

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注〕聽治止罪。〔疏〕

注。聽治止罪。○書大傳。諸侯不同聽。注。聽。議獄也。周禮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注。聽。平治也。荀

子王霸。篤。要。百事之聽。注。聽。治也。穀梁傳。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廵。哭泣。歆。飭。粥。噉。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注。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新序七云。許悼公。疾。癘。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未踰年而死。故春秋義之。子政。習。穀。梁。故也。義之。即下書葬。故也。通義云。張洽曰。進藥而藥殺。可不謂之弒哉。其所以異於商臣般者。過與故不同。爾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壹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不可過也。按今例。過失殺祖父母。父母。猶議斬。猶春秋責。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注〕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止意也。

之。〔疏〕

注。原止。至。赦之。○隱元年。傳。注。所謂。原。心。定罪也。

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注〕明止。但得免罪。不得繼父後。許

男斯代立無惡文。是也。〔疏〕

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弒。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嘗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

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按錢氏所論亦是。然非公羊家義也。通義云。書葬者。起非實弑也。蔡景公亦書葬。所以得相起者。固弑而代者。般。買。弑而代之者。非止。是可以辨矣。穀梁傳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云云。既子即止自責而責之。善乎斯言。孝子之至也。推止之心過矣。而死其父。則自不欲復生。即死而天下明之。謂由愛父以死。雖死猶未安也。死而天下責之。謂由弑父以死。是以一朝之過。終古蒙惡。夫如是而後罪少可償耳。若止者。雖不慎其始。可謂善其終矣。叔武不欲其兄。有殺弟名。春秋爲之。諱殺。喜時不欲負芻。有篡名。春秋爲言復歸。推此以說春秋。即止自責而責之者。猶附於樂成賢者之意也。且唯止能自責。然後君子救之。不然。進藥而藥殺。曰非故也。藥誤也。甚或曰非藥之誤。疾不可爲也。設有不肖。欲速代其父。宜補故寫之。宜寫故補之。宜寒故溫之。宜溫故寒之。亦曰藥誤乎。疾不可爲也。是尙可道乎。故止與趙盾加弑似同。然止自責。則書葬。盾不自責。則不書葬。此其意甚微。而其辭甚顯也。左傳言止奔晉。殆避之晉。以致國於弟。而實哀慕咎悔。以殞其身者也。或因彼文。遂疑止實酖弑。若然。止之奔。乃與宋萬同科。經必特書。而悼公又與宋閔公同科。不得書葬矣。爲此說者。是其心必以加弑爲過。苟以加弑爲過。是必以誤殺父爲無罪。苟以誤殺父爲無罪。即與子亂臣賊子之甚者也。邪說橫議。經義日晦。按御覽引春秋決事云。甲乙與丙爭言相鬪。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爲父子至親也。聞其鬪。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訴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固心救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蓋彼以甲子乙父。甲毆丙。誤傷父。過失傷。與許止同也。後漢書霍譚傳。春秋之義。原心定過。敎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重王法。是也。○注明止至是也。○舊疏云。正以此傳但有救止之文。無善止之處。故云。但得免罪而已。按春秋定六年。有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文。此後不見卒葬。知繼立者斯也。穀梁作他。新序作緯。他緯古音在脂部。斯音古韻在之部。脂音近故多通也。經云許世子止。明斯非世子。斯立春秋不見立入之文明。無惡辭。正由止雖免罪不得繼體。故斯得以次當立也。舊疏云。若止宜立。而斯篡之。春秋應作篡文。如隱四年。衛桓見弑。嗣子宜立。而宣篡之。經書立晉。以爲惡晉之文也。左氏以爲奔晉。穀梁以爲自貴而死。善善從長。穀梁近是。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鄴出奔宋〔疏〕

穀梁鄭作夢。彼釋文云。夢。或作蔑。春秋異文箋云。鄭字古祇作夢。說文邑部無。鄭字。玉篇始加邑。作鄭。廣韻因之。以此知公羊左氏作鄭。皆後人增邑。穀梁作

夢。當是古文。杜云。鄭曹邑。玉篇邑部同。廣韻一東。鄭邑名。在魯郡。大事表云。寰宇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饗城。曹之鄭邑也。一作大鄉。在今曹州府曹縣北。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注〕 据始出奔未有言此者。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

異〔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出者。此云。舊於此下有比者。非。○注据始至奔異。○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此作自。按此本疏標起訖云。注据始至言此者。閩監毛本亦改此為自。按紹熙本亦作自。當据正。謂春秋凡始發國出奔。未有言

自者也。云與宋華亥入宋南里復出奔異者。下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是彼自因奔而入叛邑。復由叛邑出奔。故書自。與此始出奔。即言自者。殊也。畔也。〔注〕時會盜鄴以奔宋。〔疏〕注會盜至奔宋。○蓋與邾婁庶其以漆閭丘奔魯。莒庶其以牟婁及防茲奔魯者。同。皆竊地以叛奔他國也。畔。則曷為不

言其畔。〔注〕言叛者當言以畔。如邾婁庶期。〔疏〕

注言叛至庶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期改其。非。鄂本。及此本疏標起訖。皆作庶期。又鄂本以畔作以鄭。此誤。

按紹熙本作以鄭。期作其。當据正。言若作叛文。當如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例。書曹公孫會以鄭出奔宋矣。此不然是無畔文。故据以難。

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疏〕左傳

作欣時。經義知新記說文。从犬。示聲。讀又若銀。从犬。來聲。讀又若銀。寅有夷銀二音。沂游斯。皆斤聲。輝軍聲。

春秋為賢者諱〔注〕諱使若從鄰出奔者。故與

自南里同文〔疏〕

注諱使至同文。○正以無入。以畔文。與華亥等異。為賢者諱故也。通義云。不言以鄰者。雖諱也。而與自南里同文者。乃正起其畔也。諱文不諱實。諱自為喜時設。會之罪仍不容揜爾。

何賢

乎公子喜時〔注〕据喜時不書〔疏〕

毛本子誤羊。○注据喜時不書。○舊疏云。正以曹羈。叔舒。春秋賢之者。皆書見經。即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宣十七年。公弟叔舒卒。是也。今

此喜時既不書見。非所賢矣。故難之。

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注〕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

子喜時從與〔注〕喜時曹伯廬弟〔疏〕

注喜時曹伯廬弟。○舊疏云。賈服以為廬之庶子者。蓋所見本異也。按吳世家集解引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是子臧即喜時也。則

負芻為兄。子臧為弟。以左傳季札語推之。似喜時為負芻弟。

公子負芻從與〔注〕負芻喜時庶兄〔疏〕

注負芻喜時庶兄。○鄂本庶作從。按何義與服虔說同。

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注〕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為君者。持棺絮從。

所以備不虞。或時疾病相代行。本史文不具。故傳疑之〔疏〕

注古者至不虞。○舊疏云。春秋說文。校勘記。闕。監毛本與作與。此誤。解云。言率與守國。與衆也。

又云。釋文。絮。女居反。說文云。絮。縑也。段玉裁云。釋文當作絮。左傳閔二年云。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又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蓋守者。大子。從者。次適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其在軍。則守于公廡。疏。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彼注云。公廡行主。此謂庶

子從行者。或時大子有故與。蓋亦其次宜為君者。謂若太子母弟也。又曾子問云。君出疆。有三年之戒。以棹從。注。親身棺曰棹。案者說文。繫。縲也。一曰。敝。繫也。說文作繫。舊疏云。繫。謂新綿。卽禮記云。屬纊。以俟絕氣之文是也。○注。或時。至疑之。○舊疏云。正以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當守國。公子負芻者。庶兄也。禮當從君。但或時負芻疾。而喜時代之行。今傳不言。正以史文不具故也。通義云。按左傳。為主子師者。蓋喜時也。在師中為喪主也。負芻。宣公之長庶子。宣公卒。世子幼。使負芻攝主。監國。負芻弑其世子而自立。故謂之當主也。曹人將討負芻。以喜時宣公母弟。次宜為君。喜時不受。新序七云。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與左氏所載大同。皆以喜時為宣公子。皆由本史文不具。故傳說各歧焉。

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疏〕

新序又云。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

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為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乃反。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將見子臧於周天子立之。子臧曰。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歸成公於曹。吳越春秋一札曰。昔曹伯卒。庶存適亡。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注。適亡者。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子臧。公子欣時也。與負芻皆宣公庶子。皆本左氏為說。然果皆庶子。則負芻長。喜時幼。其不立宜。何賢其讓。時喜時以次當立。負芻篡有。喜時退而不爭。所為賢也。當主。猶言當國也。逡巡者。爾雅釋言。逡。退也。後漢書隗囂傳。注。逡。巡。不進也。亦作逡。逡。鄭固碑。逡。逡。退讓是也。亦作逡。循。文選。注。引廣雅。逡。循。卻退也。賢

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注〕不

遷怒也。〔疏〕

注不遷怒也。○論語雍也篇。不遷怒是也。白虎通五行云。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殺不待冬也。鹽鐵論周秦篇。問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

善善及子孫。

〔疏〕

漢書丙吉傳。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義也。後漢書馮異傳。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五行云。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後漢書楊修傳。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又劉愷傳。愷獨以爲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于善也。賢者子孫。故君子

爲之諱也。〔注〕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不通鄭爲國如通濫者。

喜時本正當立。有明王興。當還國。明叔術功惡相除。裁足通濫爾。〔疏〕

後漢書盧植傳。春秋之義。賢者子孫宜有殊禮。卽此爲諱之屬。

也。○注君子至之叛。○正以畔臣宜在誅絕之科。是爲後患。春秋爲賢者諱。故不使有也。通義云。非謂賢者子孫叛遂無罪。此春秋託王義。以爲文王之用刑。宜在讓賢之辟也。昔祁奚之論叔向曰。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喜時功在社稷。一傳而身蹈大辟。可無宥乎。春秋治趙鞅之嚴也。臣道也。治公孫會之寬也。君道也。不發曹無大夫傳者。從所見世錄。小國例可知。春秋攢亂之教。以讓爲首。君與讓。則息兵。臣與讓。則息食。庶人與讓。則息訟。故天下莫不亂於爭。而治於讓。凡經稱讓國者五。叔術前矣。曰夷。喜時兼有定國之功。叔武又不幸罹於患難。春秋沒其事。并沒其名。而第託他事以見賢。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彼三公子。卽皆有讓之實。而不求尸其名者。札義雖高。顧未能免僚于篡弒之禍。猶在三公子之後也。乃獨使以名見。可以窺君子之論次矣。新序七云。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按。褒其後。卽謂賢喜時以及其後。則用公羊義也。○注不通至濫爾。○下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此若如通濫文。宜云公孫會以鄭出奔宋。今不然者。正以喜時本正當立。是有國也。有明王起。興滅國。繼絕世。當還其國。不僅通鄭邑爲小國而已。叔術以讓國之功。僅除其妻媵之罪。故次於喜時。裁足通濫以爲小國爾。

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疏〕

釋文輒左氏作繫殺梁釋文云輒如字或云音近繫左氏作繫又云輒本亦作繫劉兆云如見絆繫也經義雜記云說文馬部馮絆足也从馬口其足讀若輒又出繫云馮或从系

執聲則輒當作馮蓋兩足不能相過如馬之繫絆其足不能馳走左氏作繫者馮之或體公羊殺梁作輒者馮之同聲段借字也尙書大傳禹其跳湯其扁跳者踣也鄭注其發聲也踣步足不能相過也

母兄稱兄〔疏〕

殺梁傳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

兄何以不立〔注〕据立嫡以長〔疏〕

注据立嫡以長〇即隱元年傳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

貴不以長是也

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注〕

惡疾謂瘖聾盲癘禿跛偃不逮人倫之屬也書者惡

衛侯兄有疾不憐傷厚遇營衛不固至令見殺失親親也公子不言之兄弟言之者敵體辭嫌於

尊卑不明故加之以絕之所以正名也〔疏〕

殺梁傳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養楚謂之跽衛謂之輒彼釋文養音

其劉兆云養連併也跽女輒反劉兆云聚合不解也輒本亦作繫劉兆云如見絆繫也經義雜記云養下从糸故云連併楚謂之跽當从宋刻注疏本作跽从足从取故劉兆云聚合不解以字本从取也丁度集韻跽遵須切司馬光類篇跽足不相過皆與劉氏合陸德明从取女輒反玉篇足部女輒切兩足不相過廣韻二十九葉尼輒切足不相過五經文字女輒反足不相過楚言字俱作跽疑非是按玉篇廣韻五經文字類篇皆云足不相過無能字疑今殺梁傳能爲衍文惡疾不立者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注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子之立也春秋傳衛侯元有兄繫白虎通封公侯云世子有惡疾廢者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是也〇

注惡疾至屬也。○通義云。注廣言諸疾爾。輒之疾則跛屬也。有惡疾不立者。爲其不可奉宗廟也。春秋記事。皆爲後王示法常辭。立嫡以長。而有衛侯之兄者。所以起其間。發其義。即知適長子有惡疾。亦有廢道。苟非惡疾。亦必無廢道。經變之制。靡不包舉矣。按。瘡者。說文疒部。瘡。不能言也。釋名釋疾病。瘡。吮然無聲也。史記扁鵲倉公傳。使人瘡。索隱。瘡。失音也。素問奇病論。人有重身九月而瘡。注。瘡。謂不得言語也。晉語。醫瘡不可使言。注。瘡不能言者。漢書外戚傳。飲瘡藥。注。瘡不能言也。亦作闇。文六年穀梁傳。上澮則下闇。下闇則上聾。是也。亦作暗。墨子親士云。近臣則暗。遠臣則喑。是也。聾者。呂覽尊師云。其聞不若聾。注。聾。無所聞也。文選。注。引蒼頡篇。聾耳不聞也。釋名又云。聾。籠也。如在蒙籠之內。聽不察也。說文耳部。聾。無聞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論衡別通云。耳不聞宮商曰聾。因謂愚闇爲聾。宣十四年左傳。鄭昭宋聾。注。聾。闇也。是也。盲者。釋名又云。盲。茫也。茫。茫無所見也。呂覽尊師云。其見不若盲。注。盲。無所見也。又盡數云。虛目則爲瞶。爲盲。注。盲。無見。目疾也。論衡又云。目不見青黃曰盲。韓非子解老云。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說文目部。盲。目無牟子。漢書杜欽傳。家富而目偏盲。注。盲。目無見也。是也。癘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癘。惡疾也。莊子逍遙遊云。使物不疵癘。釋文引李注。癘。惡病也。山海經西山經云。英山有鳥。名曰肥遺。食之已癘。注。癘。疫病也。或曰惡創。素問經風論云。癘者。有榮氣熱附。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蓋卽莊二十年齊大災。傳之病也。注。癘者。邪亂之氣所生。禿者。釋名又云。禿。無髮。沐禿也。又釋姿容云。禿者。無髮。呂覽盡數云。輕水所多禿。與癩人。注。禿。無髮也。說文禾部。禿。無髮也。从人。上象禾粟之形。取其聲。王育說。蒼頡出。見禿人。伏不中。因以制字。未知其審。禮記明堂位云。夏后氏以楬豆。注。齊人謂無髮爲禿。楬。又喪服四制云。禿者不鬢。注。禿者無髮。問喪。禿者不免。同此義也。跛者。廣雅釋詁。蹇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跛。蹇。行不正也。禮記曲禮云。立毋跛。注。跛。偏任也。說文足部。跛。行不正也。一曰。足排之。讀若彼。禮記玉制云。瘡。跛。跛。蹇。謂足不能行。問喪云。跛者不踊。釋文。跛。足廢也。釋名釋姿容云。蹇。跛蹇也。病不能作事。偃者。廣雅釋言云。偃。偃也。荀子儒效云。是猶偃伸而好升高也。注。偃。偃也。又釋詁云。偃。曲也。偃。曲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曲脊謂之偃。偃。素問刺禁論云。刺脊間。中髓爲偃。注。偃。謂偃身。蹇。曲也。呂覽明理云。盲禿偃。注。偃。偃俯者也。又盡數云。苦水所多偃。偃。偃人。注。偃。脊疾。

也。荀子王制云：是區巫跛擊之事也。注：區巫跛，覲。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區巫跛覲。說文：人部，區，僂也。僂，厓也。周公僂僂，或言背僂。漢書蔡義傳：行步俯僂。注：僂，曲背也。因謂恭敬為區僂。謂其俯身鞠躬，有似曲背之人。故昭七年左傳：一命而區，再命而僂。史記注引服虔云：區僂，俯皆恭敬之貌也。是也。○注書者至親也。○穀梁傳：目衛侯，衛侯累也。注：凱曰：諸侯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斥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為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亦本何氏為義。○注公子至名也。○禮記坊記云：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其非此則無嫌也。疏：明彰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此言之以絕之，亦別嫌明疑之義。正名見論語子路篇：繁露玉英云：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是也。若然，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彼不言絕之者，彼方稱字，兄賢，況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方在逸民之科，無為嫌也。輒本有為君之道，徒以廢疾不立，尊卑難明，故特書之以張義。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為國家患，明當防之。

〔疏〕

注月者至防之。○正以春秋之義，外大夫奔例時。此月故解之。奔例時者，成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冬，齊慶封來奔，是也。通義云：趙汭曰：華向作亂，殺公子六人，劫宋公，取太子為質，見討而出，故書月以

異之。比於宋萬王子朝之例。按莊十二年冬十月，宋萬出奔陳。注：月者，使與大國君同例。明彊禦也。是也。其定十年，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亦三大夫，不月者，彼注云：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矣。是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有辛卯月之七日。

二十有一年春王二月，葬蔡平公。〔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郭本同，閩監、毛本誤二月。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疏〕

左氏穀梁畔作叛。叛畔同音。叛正字。畔段借也。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南里字。而賈氏云穀梁曰南鄙。蓋

所見異也。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注〕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喻也。宋

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宋南里者。略叛臣從刑人于國家尤危。故重舉國。〔疏〕

注因諸至喻也。校勘記出齊故刑

人之地。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故作放。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放。舊疏云。舊說云。卽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通義云。畔臣從刑人。情事爲近。若漢時作亂者發中都官囚徒之意也。杜預以南里爲宋城內里名。妄說耳。左傳曰。華氏居盧門。以南里畔。嘗考呂氏春秋云。楚莊王與師圍宋。九月。宋公肉袒執轡。委服告病。乃爲卻四十里。而舍于盧門之闔。則盧門去宋城猶四十里。其不在城內明矣。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蕭。蕭不繫宋。而此繫宋。正以南里非地名也。宋南里者。猶曰宋獄也。此說大謬。華氏自此年夏入于宋南里。以畔。至次年春。始自宋南里出奔楚。豈有伏處陸牢。自同出繫。從夏至春。歷時數月者乎。誠如是也。又何謂之畔矣。考之左傳。鄭亦有南里。襄二十六年。楚子伐鄭。入南里。是也。豈亦入于鄭獄乎。解詁謂齊放刑人之地。既謂之放。明非拘繫。卽此一字。可知非獄。不得以囹圄爲比。按周禮司寇。實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圜土中不必皆死囚。故司圜職。掌收教罷民。有上罪三軍而舍。中罪二軍而舍。下罪一軍而舍之別。齊因諸。宋南里。蓋卽此。皆罪不至死。而放繫之。此而任之事。而收教之。

者亂民爲逆多劫獄囚華向等入南里事亦類此拘繫刑人必厚垣高墻故可据之以畔豈肯伏處陸牢自同出繫所見未免拘矣若僅如穀梁說以南里爲南鄙其義曷可此傳何必以齊因諸爲喻豈因諸亦齊之南鄙與鄰有東里故有南里不必國國皆然何氏所謂放者如近世徒流之比故不必定繫城內特後代徒流係罪定之名周時或但收教弗使冠飾令其能改爾彼又云其不能改而出圍土者殺注出謂逃亡明亦拘繫非獄而何博物志但有齊曰因諸無宋曰南里特文不備耳果有此語未爲不可○注宋樂至舉國○校勘記云毛本世作大鄂本不誤公羊作世心左氏作大心二十五年釋文可證嚴杰說又出不言宋云鄂本此下疊言宋二字此脫按紹熙本亦作世即定十一年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舊疏云何氏特引此事者正以自外而入與此相似而不繫宋故須解之正以於國家尤危故繫國春秋凡重舉國者皆有所繫通義謂以南里非地名故繫宋亦非若不書宋但云入于南里以畔亦不嫌南里非宋地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周有篡禍〔疏〕

注是後周有篡禍○舊疏云在明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

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劉歆以爲五月二日魯趙分臧氏肅恭推是歲正月癸未朔六二月癸丑朔小三月壬午朔大四月壬子朔小五月辛巳朔二日壬午

八月乙亥叔痤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有乙亥月之十五日舊疏云左氏穀梁作叔輒按差繆略云輒公羊作座與今本殊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座方音支歌二部通轉之譌又引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傳

突定本或培或墮培河上公作載王彌作挫按輒从聑聲不得入支部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注〕

出奔者爲東國所篡也大國奔例月此時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與此同。穀梁作蔡侯。東。按彼傳。東者。東國也。春秋異文。箋云。朱與東形勢相似。或篆文殘脫。致譌爲東。穀梁遂以東國解之。史記蔡世家云。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固不從穀梁說也。當以左氏爲正。○注出奔至篡也。○舊疏云。正以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故也。左傳。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注。東國隱大子之子。平侯廬之弟。朱叔父也。史記管蔡世家。平侯九月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注。大國至略之。○大國奔例。月。桓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是也。此時。故解之。穀梁傳。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墨之而貶之也。注。奔既罪矣。又奔仇國。惡莫大焉。與此惡背中國而與楚略之義同。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一年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注〕前出奔已絕。賤復錄者。以故。大夫專勢。入南里。

犯君而出。當誅也。言自者。別從國去。〔疏〕

注前出至誅也。○出奔在上二十年。已絕者。春秋之例。大夫出奔。其位即絕。故襄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傳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

是欒盈雖入于晉。入于曲沃。猶不得爲大夫。已絕故也。賤者。卽上二十一年。宋華亥以下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注。略叛臣從刑人。是也。復錄宋者。以其專勢犯君。當誅故也。包氏慎言云。二十一年傳。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是入南里爲劫獄。散囚以抗君。

也。非稱兵。非據地。而亦曰畔。歷夏秋冬三時。而始出奔。與畔無異。出著自南里。敵國也。按包以自南里為敵國亦通。○注言自至國去。○舊疏云。謂言自宋南里者。欲別於宋萬出奔陳之文。從國都而去者故也。

大蒐于昌姦〔疏〕

釋文。昌姦。二傳作昌間。間姦音同。大蒐。作大瘦。云本亦作蒐。唐石經。諸本作蒐。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乙丑。月之十九日。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王室亂〔注〕。謂王猛之事。〔疏〕

注謂王猛之事。○即下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玉城是也。

何言乎王室亂〔注〕。据天子之居稱京師。天王入于成周。天王出居于鄭。不言亂。〔疏〕

据注

天至言亂。○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是天子之居稱京師也。天王入于成周。見下二十六年。皆不言王室。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亦不言亂。故据以難

不及外也。〔注〕。宮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

言

故變京師言王室不言成周言王室者正王以責諸侯也傳不事事悉解者言不及外外當責之

故正王可知也不為天子諱者方責天下不救之〔疏〕

注宮謂之室○爾雅釋宮文說文山部宮室也室實也詩鄘風定之方中傳室猶宮也楚辭招魂注宮猶

室也郭云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謂兄弟爭國室內自亂不及外邦故斥言王室也○注刺周至王室○上十八年疏引此作刺周室之微弱當據補通義云室猶家也景王不能齊其家嫡庶分爭亂自內作故直刺之也繁露王道云王室亂不能及外分為東西周無以先天下亦謂其微弱甚也邪庶並篡者謂子猛子朝皆非正適共篡敬王故謂之並篡時子朝未立注探下言之漢書劉向傳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凌夷不能復興又云周大夫尹氏斃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師古曰言其惡大甚也是也舊疏云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者正以變京師言王室故知如此正以經不見諸侯勤王之事故也○注不言至侯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言作曰下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傳成周者何東周也注起王居在成周實外之故此言王為正王以責諸侯也○注傳不至知也○校勘記出故正王可知也云疏引作皆可明傳以言不及外一語括上諸事也既云言不及外即是外諸侯當責可知故須正王號以起之蓋謂敬王為王矣此公羊之義與史記左傳敘事皆殊史記世家謂景王愛子朝欲立之崩子朝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晉人攻子朝立丐是為敬王左傳大同惟無子朝攻殺王猛事以王猛敬王皆劉單所立不以王猛為邪庶也○注不為至救之○正以春秋之義為尊者諱今天子微弱不能討亂而不為諱者為欲責諸侯不救故不得諱也通義云前此頹帶之亂經未忍言至此而世變將極雖欲諱不可得諱矣於詩三豎周以午孟八年始革殷命入春秋至午季一年有繻葛之敗未及酉仲九年而襄王居鄭景王元年實亥孟之際四年後二十五年而亂作孔氏蓋以齊詩五際之義為說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疏〕

杜云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水經注洛水篇又東濁水注之即古黃水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黃亭即此亭也續漢志河南鞏縣有黃亭有澠水劉昭曰昭

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澠杜預云在縣西北通義云居于皇者辟王子朝也崔彥直曰王猛非正例不月此承葬景王月

其稱王猛何〔注〕据未踰年已葬當稱子〔疏〕

注据未至稱子○莊三十二年傳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此未踰年稱王故据以難

當國也

〔注〕時欲當王者位故稱王猛見當國也錄居者事所見也不舉猛為重者時猛尚幼以二子

為計勢故加以以者行二子意辭也二子不舉重者尊同權等〔疏〕

注時欲至國也○隱元年傳當國也注欲當國為之君故如其意使如國

君氏上鄭所以見段之逆時猛亦欲當王位故如其意稱王猛見當國也通義云稱王猛所以為當國者春秋以王猛比諸齊小白莒去疾之等猶之詩以王比十五國也公羊禮說云鄭伯不子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伯王猛當國故當喪奪其子行而稱王觀於其卒也正之曰是子也是未踰年之君也是不當稱王也不當稱王而稱王其當國之情可見於猛書王所以如其意以著其惡本一人也或書王猛或書王子猛微言大義繫於此矣問者曰何以以下王子朝不書王朝乎曰上有天王居于狄泉則子朝之篡不嫌不明所謂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王猛之篡不明故一年之內書王明其已立也書入明其為篡也書子見其未踰年也難者曰天王入于成周何以亦書入也曰美惡不嫌同號也必兩書王猛何也曰書王猶書國也書王猛入于王城猶書齊小白入于齊也不書王安知以國氏而起入為篡乎貶王猛同於列國之例是亦王降而為風矣按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注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與公羊義同○注錄居至見也○舊疏云當國之人未成為王理宜略之而錄其居者

春秋刺其篡逆。若不書云王猛居于皇，則其當國之事無由見也。○注不舉至意也。○校勘記云：鄂本、閩本同。毛本舉誤居。舊疏云：春秋皆舉重。是以下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不言其大夫以之。今不舉重，故如此解。云行二子意辭也。者，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氏云：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通義云：景王世子壽蚤卒，未有命嗣。王崩，尹氏黨于朝，劉氏單氏黨于猛。猛之賁賤不可知。然子朝明告諸侯曰：王后無適，單劉贊私立，少則猛少，而又非后之子可知矣。春秋於其生以當國之辭言之，於其卒曰王子猛，與王子朝同號，是猛亦未爲正也。故再言劉子單子以者，著劉單之行其私意也。君前臣名，而言劉子單子以王猛者，猛本不當爲君，故不正其君臣之辭也。然則劉子單子何以無貶，猛雖不正，視朝固有間矣。顧與尹氏別見，曲直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昭十五年，王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傳無明文。至是八年，猶未建儲，故經書天王崩，王室亂，蓋國本未立，人心動搖，王室之亂實萌于此。春秋兩書劉單以王猛以者，能左右之，則王猛實劉單立之矣。王子朝告諸侯曰：王后無嫡，則王猛亦非嫡子弟也。不然，則子朝以庶篡嫡，管士伯又何必立哉。○注二子至權等。○（原文闕）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主。〔疏〕

杜云：王城，郊鄂，今河南縣。公羊問答云：問此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傳成周者何。

東周也。而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周公相成王，以鄆鄙爲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卽中土，故援神契：八方之廣，周洛爲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王東都之洛邑。故周書稱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是謂王城。名曰東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東周也。據此以王城爲東周，不以成周爲東周何也。曰王城本東周也。漢志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昭二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翟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按以王猛入于王城，自號爲西周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謚據本初而言。

故言東周。然謂公羊傳王城者何。東周也。則誤矣。齊氏召南考證云。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正與此文相對。蓋周八百年。東西周之名。凡三變。初言東西周者。以鎬洛對言。鎬為西也。此後言東西周。以王城成周對言。王城為西也。戰國後。以河南鞏對言。河南為西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春秋時謂之王城。注引博物記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郭方十里。南望雒水。北至邾山。又引地道記曰。去雒城四十里。是也。漢之雒陽縣。周所謂成周也。按詩王風黍離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箋云。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彼疏引論語。吾其為東周乎。注。據時成周。則謂成周為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為東周。據時成周也。此在敬王前。王城與鎬京相對。故言王城謂之東周也。按孔疏與齊氏分晰極明。其戰國後之東西周。則考王之弟桓公後也。桓公封于河南。為西周。其孫惠公。又封其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報王時。東西周分治。王報徙都西周。是也。○注時居至周主。○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自誤。故主作王。按二十六年冬十月。下疏引作自號西周王。其言入何。〔注〕據非成周。〔疏〕注。據非成周。○舊疏云。公羊之義。以成周為正居。故言此矣。是以下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是也。

纂辭也。〔注〕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地半。稱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

纂辭言入。起其事也。不言西周者。正之無二京師也。不月者。本無此國。無可與別輕重也。〔疏〕注

故

從至事也。○春秋立納。入皆為纂辭。此書入。知纂矣。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注。猛非正也。通義云。天王入于成周。不為纂。此知為纂者。天子無名道。今而名。其纂可知矣。本句當立。故猛為纂。崔彥直曰。入王城不月。知居于皇亦不月者也。居入不月。然後知王猛之非正。而春秋譏矣。○注。不言至師也。○此決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稱周故也。是以成周為正居也。○注。不月至重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者字。舊疏云。春秋大國纂例。月。隱四年冬十二月。衛人立晉。是以其禍

大故也。小國例時以其禍小。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是也。今此入王城。篡天子。其禍實如大國之例。而不月。正以本無可與別輕重之義。是以時之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注〕据子卒不言名。外未踰年君不當卒。〔疏〕

注据子卒不言名。○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是也。通義云。据天王崩不名。即此爲未踰年之子亦當稱王子。不當名。其外未踰年君不當卒者。以春秋上□無其事故也。舊疏云。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書者彼乃見殺。非此之類。而言外者。正以內之子般子野之徒皆書故也。

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注〕春

秋篡成者。皆與使當君之父死子繼。兄死弟及者。篡所緣得位。成爲君辭也。猛未悉得京師。未得成王。又外未踰年君。三者皆不當卒。卒又名者。非與使當成爲君也。嫌上入無成周文。非篡辭。故

從得位卒。明其爲篡也。月者。方以得位明事。故從外未踰年君例。〔疏〕

注春秋至辭也。○後漢書楊震傳。故經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

以防篡也。然篡已成者。雖非子繼弟及。亦止得與。故齊小白入于齊後。會齊侯于柯。及齊侯小白卒。衛人立晉後。宋公衛侯遇于垂。及衛侯晉卒。皆如成君辭也。○注猛未至當卒。○校勘記出三者皆不當卒。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三作二。當据

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二。是也。猛既未悉得京師，篡仍未成，自不得如成君書卒。又外未踰年君，亦不合卒。曲禮疏云：若既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孔疏特引以證稱子稱名，非謂許其卒也。是二者皆不合卒也。○注卒又至尊也。○校勘記：鄂本無卒字，當据正。舊疏云：既不合卒，今書其名，非欲成其爲君，但嫌上經入于王城之時，無成周之文，恐其非篡辭，故從其得位而書卒。正欲明爲篡故也。通義云：壽死而句及正也。猛非次當及者，則非可繼景者也。前不稱王猛，無以見其已立。今卒乃還稱之曰王子猛，猛立而猶謂王子，猶之比立而猶謂公子云爾。○注月者至君例。○舊疏云：篡既不成，理宜略之，而書其月者，春秋方書其卒，若得位然，以明其篡事。故曰方以得位明事也。從外未踰年君例者，僖九年注：弑未踰年君例，當月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書月，從未踰年君例矣。彼奚齊書時，故注如彼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晉人圍郊，犯天子邑。〔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癸酉朔，据麻爲月之二日，大十一月十

二月朔卽爲癸酉，小餘不足二十分。劉孝孫推春秋日食，亦以癸酉爲朔日，或藉後歲之分以成日也。一行大衍麻，以爲十二月癸酉朔入食限。元史云：杜預以爲癸卯，非是。五行志：劉歆以爲十月，楚鄭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戊寅朔，小二月丁未朔，大三月丁丑朔，小四月丙午朔，大五月丙子朔，小六月乙巳朔，大七月乙亥朔，小八月甲辰朔，大九月甲戌朔，小閏月癸卯朔，大十月癸酉朔。蓋杜預不置閏也，故與三統殊。○注是後至子邑。○見下二十三年五行志下之下。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與何氏異，然皆以占周事也。

公羊義疏六十五

昭二十三年

盡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疏〕

左氏穀梁作姁

癸丑叔鞅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有癸丑月之十三日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閒田有大夫主之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注〕與侵柳同義〔疏〕

注與侵柳同義○卽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侵柳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云天子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也又曰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

兩國自相伐今此圍郊亦然故曰與侵柳同義通義云此晉人乘王室有亂而犯周之邊鄙云爾左傳以爲討子朝蓋晉史飾成其事邱明不能辨正其明年傳云晉侯使士彌牟問于周衆乃辭子朝之使則是時晉猶助朝安得有勤王之師是自相柄鑿也

且經文在叔執卒下而彼傳言壬寅圍郊又在癸丑前與經不合明失實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注〕不日者惡背中國而與楚故略之月者比胙附父仇責之淺

也不書葬者篡也篡不書者以惡朱在三年之內不共悲哀舉錯無度失衆見篡〔疏〕注不日至略之○春秋之

義大國卒例日此不日故解之此書卒于楚故知背中國而與楚也○注月者至淺也○僖十四年冬蔡侯胙卒注不月者賤其背中國而附父仇故略之甚彼過深故不月此僅與楚爾過淺故止不日也○注不書至篡也○凡春秋篡不明者不書葬此東國篡不見立納入之文故去葬以起之○注篡不至見篡○左傳謂費無極取貨東國謂蔡人出朱而立東國史記管蔡世家云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按太子友即世子有為楚所殺上十一年執世子有以歸殺之傳所謂用以築防也則朱自以失衆見篡非緣平侯殺友可知舊疏云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何氏云出奔者為東國所篡然則東國既篡於朱而無立入之文朱無文既則春秋之義惡朱明矣所見之世始錄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春秋但恠見譏而已故何氏云不共悲哀舉錯無度而已矣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戊辰月之三十日大事表云胡今江南潁州府治新設阜陽縣為胡國地又云春秋有二沈宣

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此蓋沈之別邑。楚取之以爲重鎮。時爲沈尹者。莊王之子公子貞也。亦名寢。莊王後更以封孫叔敖爲食邑。所謂寢丘是也。今爲河南光州固始縣。沈本國。世屬于楚。則定四年爲蔡所滅。後入楚爲平輿邑。杜注。汝南平輿縣有沈亭。今河南汝甯府治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輿故城。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平輿。應劭曰。故沈子國。今沈亭是也。水經注。汝水篇。汝水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爲瀘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四年。蔡滅沈。後楚以爲縣。又潁水篇。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楚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又決水篇。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是一統志。雞備亭在光州固始縣東南。杜云。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大事表云。今江南鳳陽州壽州西南六十里有安豐故城。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說苑尊賢云。吳用延州季子。并冀州。揚威於雞父。按冀州字誤。據左傳。則此戰爲公子光也。

胡子髡。沈子楹滅。〔疏〕

釋文。楹。左氏作逞。穀

梁作盈。穀梁釋文云。盈。本亦作逞。古呈聲。盈聲同部。得互假也。左氏襄二十一年。經。晉欒盈出奔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晉平公。彪七年。欒逞奔齊。齊世家。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徐廣曰。史記多作逞。晉世家。平公六年。晉欒逞有罪奔齊。左傳。昭四年。逞。其心以厚其毒。新序善謀篇。引作盈。其心。此逞盈互通之證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此本疏中下文作沈子盈。則疏本與穀梁同。故於此下無文。

獲陳夏齧。〔疏〕

說文。頁部。賴。頭不正也。讀又若春秋陳夏齧之

齧。左疏引世本。齧是微舒曾孫。

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注〕据甲戌齊國書及吳戰于艾陵。俱與夷狄言戰。

今此從詐戰辭言敗。〔疏〕

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偏戰者日。詐戰者月。今此書日。故言偏戰。○注据甲至言敗。○卽哀十年夏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是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注〕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也今吳序上而言戰則主中國

辭也〔疏〕注序上至直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
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注伐人者爲客見伐者爲主戰序上言及者爲主蓋爲幽之會服友喪未終而不至

故是與衛以直故使衛爲主言及也又僖十八年宋公以下伐齊夏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傳春秋伐人者爲客伐者爲
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是則客直主不直則客序上故與宋爲主言及是序上言戰別客主人直不直之義也繁

露竹林云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是春秋常辭皆起之者居下宋爲例變故傳特
解之也○注今吳至辭也○舊疏云今吳人序其上而言戰則是吳人爲主中國之辭故不得言戰直言敗而已通義云時六國

之師爲楚伐吳若偏戰之詞當以吳及六國是與吳爲主故不可繁露竹林云春
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與中國爲禮又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

〔注〕据齊國書主吳〔疏〕注据齊國書主吳○正以艾陵之戰齊國書及吳故也通義云据鹹之戰可變使伐人
者爲主按難義在不使中國主非難不使伐人者主與宋齊中國相戰者異不得例以相

難中國亦新夷狄也〔注〕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

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不稱國國出師者賤賂之言之師者辟許獨稱師上五國稱

國之嫌〔疏〕注王室至主之○上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言不及外也注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是無君臣
上下之道故此云壞敗也通義云陳蔡新受楚封而率小國以附楚故曰新夷狄也六國爲夷楚役亦不可

與使爲主。義亦通。○注不稱至略之。○舊疏云。決桓十三年春。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之。又左疏引賈逵云。不國國嘗師者惡。其同役而不同心。據彼傳文爲說爾。然既合稱師。轉似同心辭矣。左疏引賈逵曰。泓之戰。譏宋襄。故齊朔。鄆陵之戰。譏楚子。故書晦。雞父之戰。夷之。故不書晦。亦以吳楚沈頓。諸君置之。夷狄之列。無足輕重。亦賤略之意。特公羊無不書晦義耳。○注言之至之嫌。○舊疏云。若不言之。直言吳敗。頓胡沈蔡。陳許師于雞父。則嫌師文獨使許稱。自陳以上。單稱國。是故言之以散之矣。其

言滅獲何〔注〕 据蔡公孫歸生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國言滅。君言殺。又獲晉侯言獲。此陳

夏齧亦言獲。君大夫無別〔疏〕

注据蔡至言殺。○卽定十四年。蔡公孫歸生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是也。彼國言滅。君言殺。解傳其言滅何也。君大夫無別。解傳其言獲何也。

獲晉侯。是也。彼晉侯君。此陳夏齧臣。君臣同言獲。無別。故據以難。國言滅。君言殺。解傳其言滅何也。君大夫無別。解傳其言獲何也。

別君臣也〔疏〕

穀梁傳曰。上下之稱也。注。君死曰。滅。臣死曰。獲。君臣之稱。左傳亦曰。

君臣之辭也。注。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

君死于位曰滅〔疏〕

此胡子髡沈子楹滅是也。詩。鄆風。載馳序。衛懿公。爲狄人所滅。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

正義。春秋之例。滅有二義。若國被兵寇。敵人入而有之。其君雖存而出奔。國家多喪。滅。則謂之滅。故左傳曰。凡勝國曰滅。齊滅譚。譚子奔莒。狄滅溫。溫子奔衛之類是也。若本國雖存。君與敵戰而死。亦謂之滅。故云。君死于位曰滅。卽昭二十三年傳。胡子髡沈子逞滅之類是也。淮南精神訓。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注。君死位曰滅。穀梁傳注。國雖存。君死曰滅。賢胡沈之君死社稷。

生得曰獲〔疏〕

卽僖十五年獲晉侯是也。周禮朝士職。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注。俘而

取之曰獲。楚辭哀時命云。釋管晏而任臧獲兮。注。獲。爲人所係得也。是獲多屬生得言。故禮記檀弓云。不獲二毛。注。獲。謂係虜之。又襄十年左傳。尉止獲。注。獲。囚俘皆是也。僖十五年注。善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

大夫生

死皆曰獲〔注〕大夫不世故不別死位〔疏〕

舊疏云大夫死曰獲者即此獲陳夏鬻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僖

元年左傳獲莒挈注大夫生死皆曰獲又宣二年獲樂呂注獲生死通名皆取此為說○注大夫至死位○檀弓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曲禮大夫死衆無死位文也正以大夫不世身死則已無位之存沒可別非如國君被滅國有存亡矣國雖不滅君死社稷亦曰滅以滅者亡國之善辭故也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鬻何〔注〕据荆敗蔡師于莘以

蔡侯獻舞歸不言獲〔疏〕

注据荆至言獲○見莊十年彼傳云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

進故從中國辭治之髡櫛下云滅者死戰當加禮使若自卒相順也經先舉敗文嫌敗走及殺也

故以自滅為文明本死位乃敗之爾名者從赴辭也〔疏〕

注能結至治之○正以偏戰日此書日故知偏戰哀十一年獲齊國書注云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

進也義與此爾王者不治夷狄故不與荆獲獻舞此書獲陳夏鬻故為治吳從中國辭也獲大夫雖次于獲君皆正不得也○注髡櫛至順也○舊疏云獲晉侯戕鄆子之徒皆獲戕之文在上今髡櫛之滅滅文在下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故退滅文於下使若公子友卒之類不為人所殺然故曰使若自卒一則不言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一則其言滅不與夷狄之殺諸夏二理合符故言相順按髡櫛書滅者君死於位為善二君辭不必如舊疏所云○注經先至之爾○校勘記云鄂本也作之此誤按紹熙本亦作之胡沈之君實因敗獲而後見左傳春秋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故以自滅為文先舉敗文則不嫌敗走及殺之矣及猶遍及之也○注名者從赴辭也○舊疏云公羊之義合書則書不待赴告而言從赴辭者正以髡櫛既死故胡沈之臣赴告鄰國云

道寡君某甲爲吳所滅。諸侯之史悉書其名。孔子案諸國之文而爲春秋。由是之故。錄其名矣。故曰。名者。從赴辭。隱公八年夏六月。已亥。蔡侯考父卒。秋八月。葬蔡宣公。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注。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而葬從主人。彼注云。至葬者有常月。可知不赴告天子。故從蔡臣子辭稱公也。以此言之。則此注云名者。從赴辭者。謂其赴告天子之辭。是以稱名矣。按髮櫛稱名。猶諸侯卒稱名耳。非褒貶所繫。故曰。從赴辭也。呂覽察微篇。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于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爲雞父之戰。蓋合吳太子諸樊入郢。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事爲一。同在一年故也。卑梁事不見三傳。或二傳之外傳語。

天王居于狄泉〔疏〕

杜云。狄泉。今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彼疏引土地名云。或曰。定元年城成周。乃遷之入城內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京相璠曰。今太倉西南池水名狄泉。舊說狄泉本在洛陽北。葺

宏城成周。乃繞之。按狄泉卽僖二十九年盟于翟泉之翟泉也。

此未三年。其稱天子何〔注〕。据毛伯來求金不稱天王〔疏〕

注据毛至天王。○卽文九年。毛伯來求金是也。彼傳云。何以不稱使。

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卽位。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是天子未三年不得稱王。此書天王。故據以難之。

著有

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

〔疏〕

注時庶至事之。通義云。先著敬王之正。下言立王子朝。乃顯其篡也。居狄泉者。時朝入王城矣。御覽引考異郵云。劉子單子折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國有三王。天下兩主。周分爲二。莫能救討。強弩張於前。櫛戟拔於後。是庶孽並

篡。天子微弱事也。繁露玉英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有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白虎通三軍篇。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爲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彼以天子喪居有內叛事。當行誅伐。不得執尋常諒闇禮。下引此傳例之言。天王失位。微弱特甚。亦急著正其號。不得執尋常未三年不稱王之義。非謂此居狄泉有夷狄內侵事也。穀梁傳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明天王失位。不得在國行即位禮。故即在稱其名也。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者。與書王室亂同義。

尹氏立王子朝〔注〕 貶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權。尹氏貶。王子朝不貶者。年未滿十歲。未知欲富

貴。不當坐。明罪在尹氏。〔疏〕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通義云。王子朝無貶者。與使爲君。乃得去王子之號。今書王子朝。正是不成君之辭也。○注貶言至之權。○隱三年尹氏卒。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

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是也。按成十六年。公會尹子以下伐鄭。書尹子。此稱尹氏。故爲譏世卿。與隱三年。書尹氏卒。相起。○注尹氏至尹氏。○正以子朝若貶。宜如上王。猛書王朝。爲當國辭。今不然。故解之。舊疏云。年未滿十歲者。何氏更有所見。或者正以衛人立晉。莒展與去疾之徒。悉去公子。見其當國。今此王子朝無貶文。乃與楚公子比之。經相似。上十三年。公子比之下。傳云。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比爲不當朝。爲未知故稱氏也。白虎通攷黜云。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貴童子也。周禮司刺云。壹赦曰幼弱。皆不坐年幼之義。公羊古義云。漢律。年未滿八歲。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罪。尹氏者。漢律所謂率也。張斐律表云。制衆建計。謂之率。漢書萬石君傳。上報石慶曰。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

也。如淳曰：率，家長也。原注引鹽鐵論云：春秋刺讒不及庶人，責其率也。舊疏云：年既幼少，未貪富貴，故以未盈十歲言。下二十六年出奔時，年已稍長，而不去，王子者，順上文也。

八月乙未地震〔注〕是時猛朝更起，與王爭入，遂至數年。晉陵周竟，吳敗六國，季氏逐昭公，吳

光弒僚，滅徐，故日至三食，地爲再動。〔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乙未，月之二十七日。○注是時至再動。○上二十

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上天王居子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是猛朝更起，與王爭入事也。遂至數年者，至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乃定也。晉陵周竟，卽上晉人圍郊是也。吳敗六國，卽上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季氏逐昭公，則下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是也。吳光弒僚，下二十七年，吳弒其君僚是也。滅徐，下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日至三食，則上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並書日有食之是也。地爲再動，則此及上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是也。五行志下之上，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王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注〕据上比乃復不言公不言有疾。〔疏〕

注据上至有疾。○上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又二十一年冬，公

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至河下不重言公不言有疾也。

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舉公者，重疾也。子之所慎，齋、戰、疾。

〔疏〕

注因有至疾也。○左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蓋公因叔孫舍被執如晉。及河乃畏晉。託疾而復也。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繁露楚莊王云。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

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公。而甚於昭公。變亂凌夷。而無懼惕之心。驚駭然輕詐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此。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窮也。又隨本消息云。魯昭公以事楚之故。楚強而得意。伐強吳。爲齊誅亂臣。魯得其威以滅鄆。先晉昭卒一年。楚國內亂。吳大敗楚之黨。六國于雞父。公如晉而大辱。春秋爲之諱。而言有疾。由此觀之。所行從不足恃。所事不可不恃。此亦存亡榮辱之要也。按昭公自卽位常如晉不得入。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皆言至河乃復。至此而五。恥莫甚矣。故書有疾以殺。深爲之諱也。諱之深。則恥之甚。如不必恥。何諱之有。故上十三年。公不與盟。不恥也。通義云。前無疾而復。今有疾而復。恥殺矣。無疾而復。恥猶可也。有疾而復。不可言也。故君子殺之也。○注舉公至戰疾。○決前凡公至河乃復。不書公義也。石經。岳本左氏經。無公字。而公穀傳釋文不言左氏無公字。疑脫。若直言有疾乃復。嫌視疾在無足重輕之科。故特舉公以重之。所引論語述而篇文。鄂本。閩監。毛本。齋作齊。紹熙本亦作齊。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故書公以明義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纘卒〔疏〕

左疏引服曰。賈逵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子師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與襄二十一年書孔子生合。

叔孫舍至自晉〔疏〕

二傳無叔孫字。舍作媯。經義述聞云。疏曰。上十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以其被執而還。故省去其氏。今此叔孫舍不去氏者。蓋以無罪故也。是以文十四年傳云。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注以其

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注：己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當各歸其本。以此言之，則知隱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貶文。引之謹案，叔孫二字，後人所增，非其原本也。文十四年傳，但言無罪而執者，稱行人，有罪而執者，不稱行人。未嘗言無罪而執者，至則稱氏，有罪而執者，至不稱氏也。不足爲叔孫舍至自晉之證。若隱如至自晉，省去其氏，叔孫舍至自晉，獨不省，則傳必詳言其義。文十五年傳，單伯至自齊，注：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以此例之，若叔孫舍至自晉，不省去氏，注亦必加訓釋。今傳無文，注亦不言其有異，則舍至自晉，與隱如至自晉，同一書法可知。至而不省去氏者，惟單伯一人，則隱如及舍之至，皆省去氏可知。且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說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曰：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據此，則一事再見者，其始稱氏族，其卒則但稱名，故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十四年，則省去季孫，而曰隱，如至自晉，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二十四年，則省去叔孫，而云舍至自晉，正所謂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其不得有叔孫二字，顯然明白。左氏穀梁並作媯至自晉，無叔孫二字。左氏曰：媯至自晉，尊晉也。杜注：貶媯族，所以尊晉。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范注：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此皆舍至自晉，不稱叔孫之明證。不應公羊獨有此二字也。徐氏所見本，已誤增此二字，故臆爲之說耳。孔氏通義亦沿其誤。按通義云：再氏者，爲舍賢而錄之也。公孫子齊，舍要季氏納公，季氏有異志，舍度力不能爲，怨咎自殺，蓋魯之賢大夫也。預見賢於此者，凡小善就其事善之，小惡亦就其事惡之，若乃先事而見褒貶，則必有大美大惡，足以榮辱其終身者也。此春秋論人之法也。今按：王氏謂無叔孫是也。傳注皆無說。孔氏因有叔孫，臆爲之說，爲賢舍而錄，別無所證。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注〕是後季氏逐昭公，吳滅巢，弑其君僚，又滅徐。〔疏〕

包氏慎言
云五月書

乙未朔。据麻爲二日。先藉後月之小餘。大三四兩月。五月朔亦爲乙未。劉孝孫甲子元麻云。以月行遲疾定合朔。欲會辰。必在朔。不在晦與二日。縱類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統。蓋謂此也。五行志。劉歆以爲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丙申朔。小二月乙丑朔。大三月乙未朔。大四月乙丑朔。小五月甲午朔。二日乙未。○注是後至滅徐。○季氏逐昭公。見下二十五年。吳滅巢。見下冬。弑其君僚。見下二十七年。滅徐。見下三十年。舊疏先言季氏逐昭公者。正欲決吳事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劉向以爲自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閒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舒。劉歆以爲魯趙分。是月斗建辰。左氏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月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歲秋大雩。旱也。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春秋分日夜等。故同道。冬夏至長短極。故相過。相過同道而食輕。不爲大災。水旱而已。二至二分。下皆漢儒左氏家舊說。與董劉何占皆異。臧氏壽恭推五日甲午朔。合辰在胃五度。二日乙未。日在胃六度。於魯尤驗。

秋八月大雩〔注〕先是公如晉。仲孫纁卒。民被其役。時年叔倪出會。故秋七月復大雩〔疏〕

先注

是至大雩。○校勘記。鄂本時年作明年。諸本皆誤。作時。按紹熙本作明。公如晉。仲孫纁卒。並見上。明年叔倪出會。卽下二十五年。叔倪會晉趙鞅以下于黃父是也。秋七月大雩。亦見下二十五年。五行志中之上。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懇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是春還歸之。按如何義。自謂國有大喪。君大夫出朝會。民人供億煩擾之。應於義爲切。

丁酉杞伯鬱釐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鬱釐。云本亦作釐。疏云。左氏穀梁作郁釐。字。今正本亦有郁字。亦有下當脫作字。按古鬱郁音近。史記陳杞世家。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案隱

曰一作郁釐。譙周云名鬱來。蓋鬱郁釐來聲相近。故不同也。左傳釋文釐作釐。云本又作釐。

冬。吳滅巢〔疏〕

大事表云。巢爲今廬州府之巢縣。與州來皆楚沿淮重鎮。昭四年。楚始患吳。築此三城。以斷其北來之路。吳爭七十年而後滅之。三城滅而楚淮右之藩籬盡撤。吳遂由陸路從光黃經義陽三關之險。以瞰郢都。

置大江於不問矣。按左氏以巢爲楚邑。公羊何氏於十三年吳滅州來云。不月者。略兩夷。此無注。應如彼解。春秋之義。書滅者皆國邑。多言取也。書序有巢伯來朝。蓋亦附楚小國也。

葬杞平公。

此
页
空
白

氏有作鸛之本。疏矣。按作鸛者。今文也。作鸛者。古文也。說文多用古文說。故鳥部。鸛。鸛。鸛也。从鳥。句聲。又鸛。鸛。鸛也。从鳥。谷聲。古者鸛。鸛不踰涉。玉篇。鸛。其愚切。鸛。鸛也。鸛。同上。一切經音義十九云。鸛。鸛。又作鸛。同。具俱。反。下以屬反。似反舌。頭有兩毛。角者。山海經。公羊傳。作鸛。音權。按山海經。中山經。又原之山。其鳥多鸛。鸛。注。鸛。鸛也。傳曰。鸛。鸛來巢。并用左氏說。周禮亦古文家說。亦當作鸛。穀梁當以一本作鸛。為正。穀梁多同公羊故也。公羊自作鸛。音權。不必比而同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

舊疏引運斗樞云。有鸛。鸛來巢于榆。此經不言于榆者。欲道來巢。即為異。不假指其處所也。左傳云。書所無也。周禮疏引服虔云。周禮曰。鸛。鸛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

新序十一云。鸛。鸛來。冬多。鸛。言鳥獸之類也。按類下缺三字。蓋謂失其所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注〕非中國之禽。

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鸛。鸛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為季

氏所逐〔疏〕

周禮疏引異義。公羊以為鸛。鸛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為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鸛。鸛本濟西穴居。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為昭公將去魯國。按考工記注。鸛。鸛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鸛。鸛來巢。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則鄭駁與先鄭同。故其注。周禮引左傳文也。御覽引稽命徵云。鸛。鸛非中國之禽也。御覽引考異郵云。鸛。鸛者飛行。屬於陽之鳥。穴居於陰之鳥。上缺二字。或以為夷狄字。又引稽命徵云。孔子謂子夏曰。鸛。鸛至。非中國之禽。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非中國之禽也。鸛。鸛穴者。而曰巢。按公穀二傳。皆無夷

狄之鳥語。惟五經異義引以為公羊穀梁說。蓋中國猶言國中也。言非魯所有之鳥也。詩周南葛藟。施于中谷。傳。中谷。中谷也。中谷有菴。同。又王風兔置。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此倒句法。訓詁中多有此例。如中阿為阿。中陵為陵。中中原為原。中皆是。則三

傳義皆可通。何注云：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正謂非魯國中之禽，而來居此國也。通義云：中國之中也。鸛鶴不踰濟，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者不宜有也。是也。舊疏引異義公羊說：鸛鶴夷狄之鳥云云，非也。又引冬官鄭注云：無妨於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取。然何氏並無以鸛鶴爲夷狄之鳥說。又引舊解以爲中國國中者，非傳注之意。按舊解甚是，不得反以爲非也。舊疏引鄭駁異義云：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鸛鶴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語多誤脫。與周禮疏所引不合。當以周禮疏引爲是。○注非中至所逐。○五行志中之下云：昭二十五年，有鸛鶴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蜚有蜮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眚也。鸛鶴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鸛鶴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鸛鶴白羽，早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犇于齊，遂死於外野。董仲舒指略同。穀梁注引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皆與何氏義同。何氏以權欲解鸛鶴，因以取占應也。後漢書何敞傳：故鸛鶴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左傳載師已語曰：文武之世童謠有之。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跣。公在乾侯，徵褻與襦。鸛鶴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驢。鸛鶴鸛鶴，往歌來哭。是以爲昭公被逐之應。首句亦以出辱韻。鸛鶴因以出辱解鸛鶴也。惟彼專占魯君，不若公穀占季氏以下逐上義切。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注〕一月不當再舉雩。言又雩者，起非雩也。昭公依托上雩，生事聚衆，欲以逐季氏，不書逐季氏者，諱不能逐，反起下孫及爲所敗，故

因雩起其事也。但舉日不舉辰者，辰不同，不可相爲上下。又日爲君，辰爲臣，去臣則逐季氏意明矣。

上不當日，言上辛者爲下辛，張本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疏〕

繁露楚莊王篇是故逐季

氏而曰又雩，微其辭也。五行志中之上云：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早甚也。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微幸，不可。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奔。按劉歆係左氏家說，董君言微其詞，何注所本。○注一月至事也。○鄂本紹熙本托作託，當據正。舊疏云：僖三年注云：大平一月不雨，卽春。秋亂世一月不雨，未害物，未足爲異。當滿一時乃書，然則春秋之義，一時能害，方始書雩，豈有再舉其雩乎？故曰一月不當再舉雩矣。既無一月再舉雩之例，而言又雩者，可以起其非實雩矣。按下經云：公孫子齊，明公逐季氏不克，反爲所敗，故諱言又雩也。史記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是其事也。○注但舉至上下。○舊疏云：以去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則此月上辛爲辛丑。下辛爲辛酉可知，所以直言辛，不兼言丑酉者，若言辛丑辛酉，卽是參差不同，不可爲上下故也。○注又日至明矣。○校勘記出。去臣云：閏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臣作辰，當據正。釋文亦作去辰。舊疏云：十日爲陽爲幹，故爲君之義。十二辰爲陰爲枝，故爲臣之象。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注：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周禮哲夔氏：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注：日謂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南齊書引蔡邕月令章句：日，幹也；辰，支也。日君辰臣，故去辰爲去季氏象。○注上不至張本。○舊疏云：雩例書時，卽桓五年秋大雩之文是，故云上不當日。若然，亦不合月，而云七月者，欲見上辛下辛皆七月之故。通義云：祭禮，日不諷辰，詩曰：吉日維戊，少牢饋食曰：日用丁巳是也。春秋兼舉日辰者，別事之先後也。雩本不在錄日辰之例，故但舉兩辛，以見疏數耳。蓋惟雩不書月日，再雩又不可書日，故但舉幹日，以別。既書幹日，不得不月矣。○注不言至逐君。○穀梁傳曰：季者有中之辭也。按凡言上者對下之稱，既言上辛，而不言下辛，亦董生所謂微其辭是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注〕地者。臣子痛君失位。詳錄所舍止。〔疏〕

釋文。楊州。左氏作陽州。校勘記。

葉鈔釋文。鄂本。閩本同。唐石經。監。毛本作揚州。疏同。紹熙本亦作揚州。包氏慎言云。九月書乙亥。月之二十日。左氏作己亥。則爲八月四日。按各本公羊皆作己亥。與左氏同。惟穀梁經作乙亥。杜云。陽州。齊魯竟上邑。彙纂。今兗州府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陽楊古音同。論語。陽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楊貨。是也。○注地者。至舍止。○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不舉公孫。爲重。而復書次于楊州者。臣子哀痛公之失位。是以詳錄公之所舍止之處矣。劉氏逢祿釋例。因事以定地。因地以定事。亦重其事。而加詳焉。爾。故莊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注。在寢地。加錄內也。同此義也。

齊侯唁公子野井。〔疏〕

穀梁傳。弔失國曰唁。詩。鄘風。載馳。歸唁衛侯。傳。弔失國曰唁。此據失國言之。若對弔死曰弔。則弔生亦曰唁。詩。小雅。何人斯云。不入唁我。襄廿三年。左傳。齊侯使夙沙衛唁之。詩疏引服

云。弔生曰唁。是也。杜云。濟南祝丘縣東有野井亭。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北逕平陰縣西。又逕盧縣故城。又東北右會玉水。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唁公子野井。是也。大事表云。在今濟南府齊河縣東。濟河北岸。山東通志。野井亭在濟南長清縣東北四十里。

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注〕傳言弑者。從昭公之辭。〔疏〕

注傳言至之辭。○舊疏云。君討臣下。正應言殺。今傳云弑。故須解之。

言從昭公之辭者。卽下文云。吾欲弑之。何如是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將殺。音試。下及注。同。按。依疏則傳文本作弑也。漢石經公羊。弑皆作試。猶今人語云。姑且試之。故其語可通乎上下也。

告子家駒曰。

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注〕諸侯稱公室。〔疏〕

漢書五行志亦作子家駒，蓋卽左傳之子家。羈上五年左傳有子家羈，公孫歸父之孫，卽

子家懿伯子。杜云：子家羈，莊公之元孫。舊疏云：季氏爲無道者，謂無日之道。廣雅釋詁：僭，擬也。○注諸侯稱公室。○論語季氏篇：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閔二年左傳：閔子兩社爲公室輔。公室猶公家也。故爲諸侯之稱。昭五年左傳：宋樂祁曰：魯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論語祿去公室五世，政遠大夫四世之語。蓋發於定公之世，故各多一世也。孔安國數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是文子卽專國政也。祿去公室，始于宣公時。專政者，東門氏輔之者。季氏逐子家父，虧姑成婦，皆文子事。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專國政，則當謂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也。吾欲弑之何如。〔注〕昭公素畏季氏，意者以爲如人君，故

言弑。〔疏〕

注昭公至言弑。○隱四年傳：與弑公也。注：弑者，殺君之辭。則臣下犯於君父，皆謂之弑。今昭公欲討臣下而言弑，故須解之。

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

夫僭於諸侯久矣。〔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考工記：畫績之事，其象方。天時變。注引子家駒曰：天子僭天。今何本無此句。周禮大宰疏引作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二於字當爲衍文。考工

記注無於字，可證。續漢志注引春秋考異郵云：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侯僭上。漢書賈禹傳：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周禮考工記云：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時有之耳。子家駒曰：天子僭天，意亦是也。彼疏云：子家駒曰：天子僭天，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彼云：天子僭天，未知所僭何事。要在古人衣服之外，別加此天地之意。故亦是僭天。故云：意亦是也。則傳文當有天子僭天語。公羊禮說云：天子僭天，今本無此句。兩漢諸儒多引之。蓋嚴氏春秋也。漢武帝册仲舒曰：蓋儉者不造元黃旌旗之色。賈禹傳：天子過天道，然未知過天道爲何事。而造元黃旌旗之色爲何證也。及觀考工記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引子家駒此天子僭天語。又鄭司農云：天時變，謂盡天隨四時色。知古人無一字無來歷也。惠氏棟駁之曰：黃

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卽天地也。乾爲衣。坤爲裳。卽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無天地可乎。按惠說非也。虞書十二章。自日月已下。不見有天地。繪以爲衣。繡以爲裳。非徒如易之空取象已耳。後王於日月而外。並天地而繪繡之矣。故鄭云古人之象。無天地也。天元地黃。故云盡天隨四時色。土以黃也。惠云。乾坤卽天地。古有繪乾坤於衣裳者乎。將以日月爲天。山爲地乎。又非通論矣。說苑。孔子與景公坐。左右曰。國史來言周廟燔。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知天殃其廟。合觀諸說。不獨見春秋嚴顏異。而考工鄭注。亦可互相發明矣。董仲舒。賈禹。劉向。鄒康成。皆公羊先師。後先一轍。至於春秋說文。又不得以緯書廢之矣。按御覽引合誠圖云。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增日月。日在上。月在下。論衡語增云。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莫知篇云。文章炫耀。黼黻華蟲。日月。明明日月星辰得用之矣。其諸侯僭天子。則下傳所言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之屬是也。禮記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也。又云。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又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皆大夫僭諸侯事也。彼又云。故天子徵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注言僭所由。蓋上行下效。故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相因以起也。

昭公曰。吾何僭矣哉。

〔注〕失禮成俗。不自知也。

〔疏〕注失禮至知也。○舊疏云。

正以魯人始僭在春秋前。至昭已久。故不自知。漢書賈禹傳云。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自久矣。

子家駒曰。設兩觀。〔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

〔疏〕

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周禮太宰疏引何氏云。天子兩觀。諸侯臺門。與今本同。按此禮器文。洪氏頤煊禮經宮室答

問。問庫門之制。曰。禮器。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是天子諸侯庫雉路三門皆有臺也。爾雅。闔者謂之臺。禮器疏。兩邊築土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郊特牲。釋之子庫門內。庫門既可釋祭。則其門堂之制。當與廟門同。考工記。唯言路門。應門。客數而不及庫雉。

明雉門庫門之大與路門同也。按禮器疏又云：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是也。○注天子至一觀。○舊疏云：禮說文禮記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注：觀也。正義：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懸法象，謂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爲雙。熊氏得焉。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按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曰：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按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于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懸法象魏，巍也。其虛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災，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曰：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按何氏此注，明云：諸侯內闕一觀，則諸侯非無闕。魯僭天子，在兩觀不在有闕。象魏爲藏舊章之所，則當有屋，其上可登而望，故皇氏云：登遊于觀之上。熊氏云：謂遊日看於觀之上也。桓宮災，季桓子恐延及觀闕，故曰：舊章不可亡。去祖廟尙遠，熊氏謂藏於祖廟，亦未可據。視朔於廟，自以諸侯受朔，藏之太廟，故視朔於廟，與此無涉也。禮經宮室答問又云：問雉門謂之觀，又謂之象魏，又謂之闕，其制可考否？曰：禮運仲尼與子蟄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鄭注：觀闕也。孔疏：出遊于觀之上，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左氏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明雉門與兩觀連也。太宰正月之吉，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也。故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左氏孔疏云：闕在門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其上懸治象，其狀巍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是觀與象魏、闕爲一物而三名焉。按禮疏引白虎通云：闕疑，熊氏謂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水經注引穎容云：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鑿於人。詩疏引孫炎爾雅注：舊章懸焉，使民觀之。淮南本經訓：巍闕注，門闕崇高巍巍然，然則觀示天下，故謂之觀。巍然高大，謂之爲魏，有疑則闕，故謂之闕。然觀與闕同在一處而非一物，闕者其制則在門兩旁，故孫郭說爾雅皆云：宮門雙闕。據緯文，則天子外諸侯內耳。故水經注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是也。中華古今注：謂兩觀，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則觀可升上。故禮運云：出遊于觀之上也。天子二觀，諸侯一觀，其制差耳。若闕則宜皆有二，故西京賦云：圓闕竦以造。

天若雙碣之相望。唐書載朱敬則、楊炎俱以世孝義被旌。門樹六闕。册府元龜言闕。闕二柱相去一丈。柱安瓦筒。號烏頭梁。卽謂之闕。是無不成對者。猶可見古闕遺制。

乘大路〔注〕禮天子大路諸

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疏〕

注禮天至飾車。北堂書鈔引白虎通。路者何謂也。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玉路。大

路也。謂車爲路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大戴禮朝事篇。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又云。天子乘大路。貳車。十有二乘。通義云。大路。殷路也。殷祀天以木路。尙質。周祀天以玉路。尙文。魯郊不敢純與王同。故乘殷之路。明堂位所謂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韠。旒。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按明堂位又云。大路。殷路也。注。大路。木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傳曰。大路。素桓。二年左傳。大路。越席。昭其儉也。宜斥木路。郊特性亦云。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蓋卽本魯言之。故注云。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諸侯路車者。詩小雅采芣。詠方叔云。路車有奭。又采芣云。路車乘馬。以周禮巾車次之。同姓諸侯宜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木路也。彼木路。無龍勒。不鞵。以革漆之而已。蓋與殷之大路。木路者自不同也。皆在王五路內。故統謂之路車也。大夫大車。舊疏引詩云。大車。檻檻。按詩王風傳云。大車。大夫之車。以巾車考之。孤乘夏篆。卿乘夏綬。大夫乘墨車也。白虎通謂大夫軒車。閔二年左傳。鶴有乘軒者。注。軒。大夫車。疏引服云。車有藩曰軒。蓋三面有蔽。空其前如軒。懸然。大車當亦然也。士飾車者。舊疏引書傳云。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巾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棧車。不革鞵而漆之。彼疏引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注云。飾漆之車。駢。併也。是其事。蓋較庶人役車爲飾耳。

朱干〔注〕干楯也。以朱飾楯〔疏〕

注干楯至飾楯。明堂位云。朱干。注。朱干。赤大盾也。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干。或謂之馘。小爾雅。廣器。干。馘。盾也。說文。戈部。馘。盾也。又云。馘。

盾也。則干者。馘之段借。周書王會篇。蛟戲。利劍爲馘。詩秦風。蒙伐有苑。傳。伐。中干也。釋文。伐。本又作馘。是也。又作撥。史記孔子世家。矛戟劍撥。索隱。撥。謂大盾。又作跋。蘇秦列傳。革映跋。芮索隱。跋與馘同。皆干別名也。郊特性說諸侯僭禮。亦有朱干。玉

戚〔注〕戚斧也。以玉飾斧。〔疏〕

注戚斧至飾斧。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戚斧。干盾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明堂位。玉戚。注。戚斧也。詩大雅篤公劉云。干戈戚揚。傳。戚

斧也。說文。戊部。戚。戊也。釋名。釋兵云。戚。感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感懼也。小爾雅。廣器。戚。鉞。斧也。鉞。即戊字。故說文又云。戊。斧也。引司馬法曰。夏執元戊。殷執白戊。周左杖黃戊。右秉白旄。說文。斤部。斧。斫也。鄭注。檀弓云。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六韜。軍用篇。大柯斧。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一名天鉞。伐木天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則玉戚者。蓋以玉飾柄與。以舞大夏。〔注〕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

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

俱文也。王者舞六樂于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舞四夷之樂。大德

廣及之也。東夷之樂曰株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疏〕

注大夏夏樂也。明堂位云。以舞大

夏。注。大夏。夏舞也。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與此反。彼注云。武象之樂也。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舞之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耳。康猶褻大也。樂記云。夏大也。白虎通禮樂篇。禹曰。大夏者。言禹能承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御覽引元命包云。禹之時。民大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注。王者至作樂。白虎通又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則先代之禮樂。天下大平。乃更制作焉。又云。大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有。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乃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得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帥其羣黨。

各攻位于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大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禮記樂記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明堂位云：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是天下大同乃自作樂之事也。○注取夏至文也。○白虎通禮樂篇：春秋傳曰：曷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己也。可因先以大平也。按此疑亦春秋說語。明周不取殷而取夏義也。周書世俘解：武王克殷，馘于周廟，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以崇禹生開爲夏歌也。漢書董仲舒傳：王者未奏樂之時，乃用先代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爲民，卽取與周俱文之義。○注王者至之中。○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樂者所以象德表功，因事之宜，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大乙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而爲之制，以樂其先祖。又三禮義宗云：周制禮用六代之樂，四時祭祀，分而用之，祭之尊卑，凡有此等，故用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代一樂，則用二調。遠取黃帝者，以舞樂之始，與於黃帝奏者，謂堂下四垂鐘聲之調，歌者謂堂上琴瑟之音。但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陽氣爲調，升歌者，常以陰禮爲聲。周人用六代之樂，祭天雲門，地以咸池，宗廟以大磬，不用時王之樂，以三樂其道最美，故三祭用之。宗廟用九德之歌，彰明先祖之德也。大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盡用四時之調。凡四方十二辰，則有十二律，陰陽相配，二代道共作一代之樂，故爲六樂。大蜡之祭，則盡用之。合天地四方之神，合六代之樂，故終不過六。按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雲門、大卷，皆黃帝樂，共爲六樂也。惟周禮分別以祭以享以祀，大濩以享先妣，大武以享先祖，此謂舞六樂于宗廟之中不同耳。然天神地示，四望山川，亦必有舞，何氏特科舉宗廟統言六樂，未分別之耳。○注舞先至之也。○校勘記出明有則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則作制，當據正制，謂己所制也，則卽法。復上按紹熙本作制，盧校本白虎通禮樂云：王者有六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謂因先王之樂，明有法，示正其本，興己所自作，樂明己作也，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文選注引韓詩傳：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按舞六代之樂，下有脫文，通典引五經通義又云：舞四夷之樂，明德澤

廣被四表。文選東京賦。四夷間奏。德廣所及。詩小雅鼓鐘傳。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禮記明堂位。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東夷。至曰味。○舊疏以為樂說文。引彼注云。陽氣始起於懷任之物。各離其株也。南者任也。盛夏之時。物皆懷任矣。草木畢成。禁如收斂。盛陽消盡。蔽其光景味然。是也。白虎通又云。故南夷之樂曰兜離。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味。東夷之樂曰離。與東都賦。傑侏兜離。合。通典引五經要義。亦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味。周禮鞮鞻氏注云。東方曰棘。南方曰任。西方曰離。北方曰禁。東棘西離。與樂緯文反。賈疏以為鈞命決說也。白虎通又云。南之為言任也。任養萬物。味之為言味也。味者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禁者萬物禁藏。朝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按何氏以東夷樂曰棘。離者御覽引書。大傳。陽伯之樂舞。株離。鄭注。象萬物生育離根株也。通典引五經通義云。東方所謂侏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株離。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作朝離。株侏通。與朝為一聲之轉。校勘記云。釋文及諸本皆作株離。蜀大字本作邾。誤。南夷樂曰任者。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五經通義云。南方所以謂任者何。陽氣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古南與任音義通。明堂位疏引白虎通。亦作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禁者。五經通義云。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何。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故謂之禁。北夷之樂曰味者。五經通義云。北方所以謂之味何。北方陰氣盛用。萬物暗昧不見。故謂之味。諸書或作棘。或作侏。皆通。

八佾以舞大武〔疏〕

解詁箋云。夏武互錯。通義云。謹按記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

夏。與此文相互。然八佾行綴之名。文武得通言之。周官大司樂曰。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則曰。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是夏舞亦有用干戚者矣。按禮記明堂位注云。大武。周舞也。蓋互文見義。樂記述武舞云。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城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蓋即八佾行綴與。

此皆天子之禮也〔疏〕

郊特性連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為諸侯僭禮。注云。言

皆天子之禮也。宮懸。四面縣也。錫。干盾。錫傳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舊疏云。周公之功。得用四代之樂。而以大夏之徒。謂之為僭者。刺其羣公之廟。若祭周公則備。按如周公。白牡。魯公。駢。羣公。不毛。是魯用天子禮樂。止得於文王周

公之廟。後世蓋用之。羣廟。故季氏有八佾舞庭。三家有雍徹。皆習見成俗。不知其非。故子家駒言之也。漢書董仲舒傳。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是皆天子之禮也。

且夫牛馬維婁。

〔注〕繫馬曰維。繫牛曰婁。

〔疏〕

注繫馬至曰婁。○文選注引字林云。維。持也。詩小雅白駒。繫之維之。傳。維。繫也。廣雅釋詁。維。係也。詩小雅角弓。式居婁。箋。婁。斂也。斂。束亦有維繫之義。何氏

以傳云。牛馬維婁。因以維屬馬。婁屬牛。皆謂繫之牢廄而言。散則通也。舊疏引舊說云。婁者。侶也。謂繫之於廄也。史記律書。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義亦相近。

委己者也。〔注〕委食己者。〔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委己。音紀。閩。監。毛本。已誤。已。按。注。委食己者。當作己。○注。委食己者。○廣雅釋詁。餒。食也。漢書陳餘傳。如以肉餒虎。注。餒。餓也。委。蓋餒字之省。詩小雅鴛鴦箋。無事則委之。以莖。釋文。委。猶食也。是也。食。皆即說文之餓字。食部。餓。糧也。从人。食。素問至真要大論。以甘緩之。注。餓。已。曰。食。他。曰。餓。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訓詁。餓。飽也。謂以食與人。曰。餓。又引聲類云。餓。哺也。方言十二。牧。餓也。注。牧。餓。謂放餓牛馬也。爾雅釋木。注。葉薪可餓牛。釋文引字林。餓。糧也。又作飼。是飼人飼畜皆可云。餓也。

而柔焉。〔注〕柔順。〔疏〕

注柔順。○爾雅釋詁。柔。安也。家語入官。優而柔之。注。柔和也。安和皆有順義。經義述聞云。何讓至婁字絕句。謹案。維。婁。分屬牛馬。古無明文。且牛馬之順於餒己者。不待維繫

而始然。然則維婁二字。爲贅文也。今按。此當讀且夫牛馬爲句。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爲句。維。與。惟。同。婁。古。屢。字。也。小雅角弓。箋。式。居。婁。驕。王。肅。注。婁。數也。正月篇。屢。願。爾。僕。釋。文。作。婁。巧。言。篇。君。子。屢。盟。賓。之。初。筵。篇。屢。舞。僂。僂。釋。文。並。曰。本。又。作。婁。是。也。云。屢。餒。己。者。喻。季。氏。之。得。民。已。久。也。故。下。句。曰。季。氏。得。民。衆。久。矣。言。牛。馬。非。他。人。是。順。惟。屢。餒。己。者。而。順。焉。亦。猶。季。氏。之。得。民。久。而。民。皆。從。之。也。按。王。氏。說。亦。通。通。義。云。此。言。牛。馬。不。知。擇。主。惟。其。能。委。飼。己。者。而。柔。馴。焉。以。喻。季。氏。能。飲。食。國。人。則。國。人。樂。爲。之。用。君。必。無。功。即。左。氏。述。子。家。之。言。所。謂。隱。民。多。取。食。焉。是。也。

季氏得民衆久矣。〔注〕季氏專賞罰。得民衆之心久矣。民順從之。

猶牛馬之於委食己者〔疏〕

注季氏至己者○舊疏云言牛馬之數猶順於委己之人而季氏作賞有年歲矣民從之固是其宜矣左傳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

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靜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又曰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事者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又曰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又曰子家子曰不可公室失政數世矣失民則何以集乎皆謂季氏專賞罰之政久得衆心民順從之事也

君無多辱焉〔注〕恐民必不從

君命固為季氏用反逐君故云爾子家駒上說正法下引時事以諫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

氏〔疏〕

經義述聞云多字釋文無音家大人曰多讀為祗祗適也言民皆為季氏用君若伐之則民必助之無適自取辱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君祗辱焉是也祗多古字通按襄二十九年左傳祗見疏焉正義祗作多服虔本作祗解

云祗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可證故襄十四年左傳多遺秦禽言祗遺秦禽也定十五年左傳多取費焉言祗取費焉哀八年左傳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土言不足害吳而祗足傷魯之國土也皆與此多字義同按多古韻在歌部祗古韻在支部支歌字古多通轉○注恐民至云爾○校勘記出固為季氏用云監毛本同閩本固作因皆誤鄂本作而為季氏用與儀禮通解續正合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亦作而淮南人間訓云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固知其必反見逐也○注子家至季氏○舊疏云上說正法者即謂上文朱干玉戚之屬是也下引時事者謂牛馬維婁是也按論語子路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又顏淵篇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故欲使昭公先自正乃正季氏也

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注〕果反為季氏所逐〔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作終弑之而敗焉諸本脫之字按疏中標經云終

執之者。有之。與石經合。左傳。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羈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讓。戾言於其衆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魯世家。三家共伐公。公遂奔。舊疏云。終弑之者。謂陳兵欲往。攻殺之也。○注。果反。至所逐。○謂如子家所料。後漢書曹節傳。審忠上書曰。虞公抱璧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三國志注引漢晉春秋云。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王沈。王經。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當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敗走失國。爲天下笑。皆以不聽羈言致敗故也。

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注〕弔亡國曰唁。弔死國曰弔。弔喪主曰

傷。弔所執紼曰纒。〔疏〕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先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注。弔亡國曰唁。○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詩。鄘風。載馳云。歸唁衛侯。

傳。弔失國曰唁。此言亡國。卽失國也。國策。秦果亡趙自危。高注。亡。失也。是也。北堂書鈔引邱季微禮統云。弔生曰唁。生謂之唁何。非爲喪之位。哭泣之事。但嗟嘆以言。故謂之唁。禮記曲禮曰。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蓋古唁意也。說文。口部。唁。弔生也。失國亦可直曰亡。呂覽審己云。齊湣王亡。注。亡。出奔也。是也。○注。弔死國曰弔。○校勘記云。諸本同。段玉裁云。此國字衍。禮統又云。弔死曰弔。弔死謂之弔。何素有厚恩。禮無服屬。但致傷哀痛毒。故謂之弔。說文。人部。弔。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命。馭禽。引伸之。凡問凶事。皆曰弔。史記宋世家。魯使臧文仲往弔水。集解引賈逵左傳注。問凶曰弔。傷悼亦曰弔。左傳。僖二十四年。周公弔二叔之不成。襄十四年。有君不弔。是也。慰問亦曰弔。孟子滕文公。三月無君。則弔。是也。對文異。散則通。○注。弔喪主曰傷。○廣雅釋詁。傷。痛也。又。傷。憂也。管子君臣篇。是故明君飾衣食。弔傷之禮。注。傷。謂喪祭。按此傷與弔連稱。蓋弔爲弔死。傷爲傷生。故此注云。弔喪主曰傷也。○注。弔所執紼曰纒。○小爾雅。廣詁。引也。後漢書。樂恢傳。注。輓。引極也。廣雅。廣詁。輓。引也。說

文車部。輓引之也。繞與挽輓通。爲其用手。故作挽。爲其引車。故作輓。爲其執紼。則作繞。用所執紼。謂執紼而用。如後世之輓歌也。古今注。薤露蒿里。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二章。李延年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是其遺也。

曰柰何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注〕自謂亡人。〔疏〕

注自謂亡人。○詩大

雅皇矣云。受祿無喪。注喪亡也。論語先進。天喪予。皇疏喪猶亡也。又八佾篇。何患於喪乎。皇疏喪猶亡也。故喪人猶亡人也。禮記檀弓。喪亦不可久也。又曰喪人無寶。注謂亡失位。大學作亡人。無以爲寶是也。又左傳哀二年。亡人之子輒在亡人。謂劇噴失大子位也。不佞〔注〕不善。〔疏〕

注不善。○成十三年傳。寡人不佞。論語疏引服虔注。佞才也。成十六年左傳。諸臣不佞。杜注。佞才也。國語晉語。寡君不佞。韋注。佞才也。不才猶不善也。失

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注〕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疏〕

注謙自至及君。○釋文作謙。云音謙。本又作謙。按漢書藝文志。易之謙。謙同也。舊疏云。言己之尊卑比齊之執事也。而舉措不善。失守社稷。由是之故。以羞及君。通義云。不敢斥齊侯。謙言爲齊執事之羞。說亦通。今亦通用執事斥所尊言。

再拜類〔注〕

類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疏〕

注類者至頭矣。○釋文見而稽類也。禮記檀弓云。拜稽類。哀感之至也。說文頁部。頓下首也。段注云。何注公羊曰。類猶今叩頭。檀弓稽類注曰。觸地無容。皆與

周禮頓首注合。頓首主於以類叩謁。故謂之稽類。或謂之類。周禮之九拜。不盡知而稽首者。吉禮也。頓首者。凶禮也。言拜而後稽類者。空首而頓首也。言稽類而後拜者。頓首而空首也。言稽類而不拜者。頓首而不空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於喪曰稽類。亦未有言頓首者也。然則稽類之即頓首無疑矣。有非喪而言頓首者。非常事也。類乎凶事也。如申包胥之九頓首而坐。穆嬴頓首于宣子。季平子稽顙于叔孫昭子。子家駒再拜類于齊侯。以失國正同也。沿至秦漢。以頓首爲請罪之辭。按

禮弓云拜而後稽顙注此殷之喪拜也又云稽顙而後拜注此周之喪拜也正義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總麻以上皆拜而後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又云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大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知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爲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歿爲妻杖得稽顙是知杖齊衰得爲凶拜此云再拜顙明先拜而後稽顙用周之吉拜然周禮大祝注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是爲之類即周禮之頓首故何云叩頭謂引頭至地即舉稽首者稽留之義頭至地多時此其異於頓首也昭公蓋亦止頓首周禮之頓首即檀弓之稽顙與慶子家駒〔注〕慶賀〔疏〕注慶賀○廣雅釋言云慶賀也國語魯語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注慶猶賀也曰慶子免君於

大難矣〔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無矣字後磨改增刻諸本誤承之按紹熙本亦有矣字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

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注〕鈇鑕要斬之罪即所錫之以死〔疏〕注鈇鑕至以死○校勘記出即所錫之以死云

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錫作賜按傳言賜不當殊文鄂本是也按紹熙本亦作賜公羊問答云鈇鑕爲要斬之罪何也曰春秋元命包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爲言捕也史記項羽本紀執與身伏斧鑕注崔浩曰質斬人槪也郭注三蒼云質莖槪也又范睢傳匄當橫質要傳斧鉞秋官掌戮注斬以斧鉞若今要斬按國語魯語云夫刑有五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注謂犯斬罪者又云其次用刀鋸注用刀以刺之鋸以斧之掌戮掌斬殺鄭注以斬爲要斬殺爲棄市同也鈇鑕者劉氏玉塵巽齋遺稿云爾雅槪謂之槪按周禮司弓矢以授射甲革槪質者攷工記謂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是已鄭注樹槪以爲射正此射正之槪也圍人云射則充槪質質疏圍人所習者莖取槪斬莖漢明掌畜官職斬莖是已史記范睢傳注槪莖質此資斬莖之槪也昭八年

升壺腹脩五寸。周禮夏官序官挈壺氏注。壺。盛水器。皆與禮器別。舊疏云。卽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元酒。南上。是也。腹方至爵飾。釋器無文。蓋用舊說。或以時事知之。言有爵飾者。謂刻畫盡爵之形飾其形體。按燕禮有方壺。有圍壺。彼注尊方壺爲卿大夫士。尊士旅食者。用圍壺。變於卿大夫也。是也。方壺有幕。用裕若錫。圍壺無也。兩方壺。左元酒。圍壺無皆瓦爲之也。漿者。周禮天官有漿人。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于酒府。曲禮云。酒漿處右是也。

曰。吾寡君聞

君在外。餽饗未就。〔注〕餽。熟食。饗。熟肉。未就。未成也。解所以致糗意。〔疏〕

注餽熟至熟肉。○紹。照本。鄂本。熟作執。下

同。加四點者。俗字。舊疏云。聘禮。宰夫朝服設殮。飪一牢。在西。鼎九。是殮爲熟食也。又云。致饗餼五牢。飪一牢。云云。上文對餼。下文有飪一牢之言。故知孰肉明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執食謂之餽。饗讀若殮。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饗。毛傳曰。熟食曰饗。大東篇。有饗蓋殮。傳曰。殮。熟食也。合言之。則曰殮饗。周禮外饗云。賓客之殮饗。饗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餽饗未就。注。餽。熟食。饗。熟肉。餽饗卽殮饗。淮南子道應訓。蓋負羈遺之壺餽。而加璧焉。壺餽卽壺殮。是殮餽古字通。倒言之。則曰饗殮。孟子滕文公。饗殮而治是也。說文食部。饗。熟食也。殮。脯也。从夕食。脯。申時食也。段注。小雅傳云。執食曰饗。魏風傳云。執食曰殮。然則饗殮皆謂孰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饗不言朝於殮不言孰。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曰。朝曰饗。夕曰殮。此析言之。公羊傳。趙盾見魚殮。左傳。僖負羈饋盤盂。趙衰以壺殮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殮。大禮曰饗。餼。掌客。上公殮五牢。饗。餼九牢。候伯殮四牢。饗。餼七牢。子男殮三牢。饗。餼五牢。此饗殮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皆熟食。按王氏讀餽爲殮。確不可易。對言之。則餽爲熟食。饗爲熟肉。散言之。則皆通。其以爲朝食曰饗。夕食曰殮。亦對舉詞。實亦不必泥也。通義云。朝食曰饗。夕食曰餽。是亦讀餽爲殮也。○注未就。至糗意。○禮記。孔子閒居云。日就月將。注就成也。論語。顏淵篇。以就有道。注孔曰。就成也。爾雅。釋詁。就成也。故未就爲未成。

敢致糗于從者。〔注〕糗。糲也。謙不敢斥魯侯。故言從者。〔疏〕

注糗糲也。○舊疏云。若今之糲米矣。孟子盡心章。舜

之飯糗。趙注。糗。乾糲也。段氏說文注云。米部。糗。熬米麥也。周禮。羞蓬之實。糗餌粉養。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元謂
 糗者。搗粉熬大豆爲餌。養之。黏著以粉之耳。按先鄭云。熬大豆及米。後鄭但云。熬大豆。注內則又云。搗熬穀。不同者。黍稷菽麥皆
 可爲糗。故或言大豆以包米。或言穀以包米豆。而許云。熬米麥。又非不可熬大豆也。熬者。乾煎也。乾煎者。蠶米豆春爲粉。以粉餌
 養之上。故曰糗餌粉養。鄭注搗粉之許。但云熬。不云搗粉者。因鄭釋經。故釋粉字之義。許解字。則糗但爲熬米麥。必待粟之而後
 成粉也。梁誓云。峙乃糗糧。某氏云。糗。糲之糧。孟子注。糗。飯乾糲也。左傳。爲稻醴梁糗。廣韻曰。糗。乾飯屑也。此皆爲熬穀米粉者也。
 糲。乾飯也。釋名曰。干飯飯而暴乾之也。周禮。廩人注曰。行道曰糧。謂糲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干飯今多爲之者。焦氏循孟子正義
 云。說文。鬲部。鬻。熬也。鬻。尺沼反。一切經音義。炒。古文鬻。鬻。熬。四形。崔實四民月令作炒。然則熬米麥卽是炒米麥。今農家米麥
 豆皆炒食。米卽謂之炒米。豆卽謂之炒豆。炒米可以沸水漬之。當飯。大麥小麥。炒之又必磨之爲屑。用沸水和食。謂之焦麵。所謂
 糗也。糲乃今之飯乾。與此不同。而皆可爲行糧。惟農食樸儉。省熬煮之費。往往炒米麥爲飯。是則舜之飯糗耳。按廣雅釋器云。糗
 糲也。說文。熬米麥也。又云。糲。乾也。文選。聖主得賢臣頌。羹藜啜糗者。注引服虔云。糗。乾食也。左氏哀十一年注。糗。乾飯也。後漢張
 禹傳注。糲。糗也。是糗糲皆乾飯之名。取行道便也。古五穀皆可謂之飯。不必如焦氏分糲爲如今之飯乾也。史記大宛傳。載糲給
 貳師。後漢書明帝紀。杆水脯糲。四民月令。四月作棗糲。以待賓客。蓋棗屑雜和米麥爲餅餌也。事物紀原。引干注。周禮云。糗餌者。
 或屑而蒸之。與棗豆之味同食。是其類與。糗亦謂之餘。書費誓。峙乃糗糧。說文引作餼糧。說文云。餼。乾食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
 云。乾飯也。是也。廣雅釋器。糲。糲也。釋名釋飲食。餼。候也。候人飢者以食之。詩小雅伐木云。乾餼以愆。蓋皆糲糲之屬。○注。謙不至
 從者。○與上
 稱執事同義。

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疏〕

變於前之

再拜類。蓋初見愈遽。故再拜類。此漸舒。故從吉禮。再拜稽首也。

以袵受。〔注〕袵。衣下裳當前者。乏器。謙不敢求索。〔疏〕

注袵衣至前者。○考工記。轉人

云衣衾不徹注衾謂裳也一切經音義引董解詁衾謂裳際所及交列者也或曰衣襟也說文衣部衾衣襟也段氏注云凡朝祭喪服衣與裳殊深衣不殊喪服記曰衾二尺有五寸鄭曰衾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玉裁按朝祭服同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屬衣則垂而放之者也玉藻衾當旁鄭曰謂裳幅所交裂也江氏永曰以布四幅正裁為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削幅一寸得七尺二寸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倍于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幅狹頭二寸在上寬頭二尺在下故也削幅一寸亦得七尺二寸共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所謂衾當旁也玉裁按此注所謂或殺而上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也此二者皆謂之衾凡言衾者皆謂裳之兩旁按昭公蓋著深衣取裳之下而稍偏之衾以受輿禮記聞喪扱上衾注上衾謂深衣之裳前蓋扱衾於上亦謂裳前稍側者也

○注乏器至求索○舊疏云所以衾受之者蓋以行客之人於器物乏故也

高子曰有夫不祥〔注〕猶曰人

皆有夫不善〔疏〕注猶曰至不善○通義云夫讀如夫如是之夫言有如是不祥之事按禮記檀弓云夫夫也注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則夫猶此也有夫不祥言有此不祥也爾雅釋詁祥善也彼疏引李注祥福之善也禮記

禮運是謂大祥注祥善也故不祥為不善按不祥猶言不弔也書大誥云弗弔喪二十四年左傳若之何不弔漢五行志引左傳旻天不弔注應劭曰旻天不善于魯家禮記雜記云如何不淑皆謂不善也若之何者反詞有夫者正詞意則同也

君

無所辱大禮〔注〕禮臣受君錫答拜謂之拜命謂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大卑故曰君無所

辱大禮〔疏〕注禮臣至之辱○校勘記出謂之拜命謂之辱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作謂之拜命之辱此下謂字衍當據以刪正按紹熙本亦與鄂本同○注高子至大禮○通義云諸侯非見于天子無稽首今昭公稽首者自謂失

國遂同齊臣也故高子辭之云辱大禮按禮覲禮賜侯氏舍侯氏再拜稽首又郊勞行享侯氏皆再拜稽首士相見禮始見于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燕禮大射命賓賓再拜稽首又醴爵于公皆於阼階下北面再拜稽首司正升酌散亦降階再拜稽首

聘禮。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使者反命。賓介皆再拜稽首。是臣與君行禮始再拜稽首也。其見異國之君亦然。聘禮。賓觀。先請以臣禮見。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勞主國之君。賓介歸饗餼。皆然也。然亦有相敵亦再拜稽首者。聘禮。主國之卿餼。賓再拜稽首。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侑幣。再拜稽首。聘禮。主君使卿郊勞致館。賓亦再拜稽首。故昭公雖行此大禮。尚不爲過。自貶抑。故孔子曰。其禮與鬪足觀也。

昭公葢祭而不嘗。〔注〕食必

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不嘗者。待禮讓也。〔疏〕

注食必至讓也。○禮記曲禮云。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法。延道也。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

也。客不降等。則先祭。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徧祭。謂載臠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疏。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許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又玉藻云。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謙也。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又云。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殮。主人辭以疏。注。祭者。盛主人之饌也。殮者。美主人之食也。論語鄉黨云。侍食于君。君祭。先飯。注。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疏。若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然後乃敢祭也。此玉藻言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猶後祭。先飯。辯嘗脩飲而俟。注。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又禮士相見禮。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注。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經義述聞云。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君之命。然後祭。祭者不同。然則鄉黨所記。侍食之常禮。邢疏極爲分晰。此昭公雖自謙。比諸齊臣。齊仍以客禮待之。故食必祭也。通義云。祭者。重齊賜也。不嘗者。示失守社稷。志不在食也。義亦通。然敵客相食之禮。無考。然既不須主人延道。則客祭之後。主人亦當有禮讓之節。故何氏以不嘗爲待禮讓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腆。厚也。

服謂齊侯所著衣服也。言未敢服者見魯侯乃敢服之謙辭也。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

祖禰。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黻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禰。〔疏〕注

厚也。○小爾雅廣言云。腆厚也。國語魯語。不腆先君之敝器。傳三十三年左傳。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文二年左傳。不腆敝器。襄十四年左傳。有不腆之田。杜注皆云。厚也。○注服謂至辭也。○何義以服謂齊侯所著則未之敢服爲齊侯自謂通義云。謹案服器齊所貽昭公以爲旅次用者。未之敢服用。言皆新潔也。敢以請。請魯侯受之也。此所謂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義亦通。○注禮天子朝皮弁。○舊疏云。皆出禮記。漢禮亦然。禮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素鞶。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衣。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彼謂仕於諸侯之士。諸侯視朔皮弁服。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此視朔時君臣同服之服故也。其天子則周禮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禮記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詩衛風淇奥篇。會弁如星。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又鄭風緇衣云。緇衣之宜兮。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又小雅頍弁云。有頍者弁。傳弁皮弁也。箋云。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若然。覲禮云。天子衰冕負黼屨者。秋冬朝覲在廟。故服衰冕。春夏受贄在朝。則皮弁也。或者每日視朝皮弁。其受外諸侯朝覲宗遇禮重。則衰冕也。鄭氏以皮弁之衣用布。放繼公謂皮弁服用絲。禮經釋例云。聘禮注引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素端與皮弁爲二服。孔疏引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與周禮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亦別乎皮弁言之也。按盧云。布上素。下皮弁。白布衣。鄭氏固有所受

矣。皮弁亦用之於蜡。禮記郊特牲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曰：皮弁素服而祭，是也。蓋天子以下同，亦用之於聘禮。聘禮云：賓皮弁聘。又云：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外。此諸侯之禮，未知天子然否。○注夕元端。○玉藻云：卒食，元端而居。天子服元端燕居也。左昭元年疏引服氏左傳解詁云：禮衣端正無殺曰端。士冠禮云：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注此莫夕於朝之服，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按冠禮所稱士服，故有元裳黃裳雜裳之異，別上士中士下士。以此三等裳配元端也。皆緇帶爵鞞，其不言冠者，平時元冠始冠則服緇布冠，不言屨者，彼經又云：元端黑屨，屨與裳同色，以元裳爲正也。其朝服亦元端，唯素裳爲異，素裳故素鞞白屨，鄉飲酒記注朝服素鞞白屨是也。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同。蓋元冠、元端、元黃雜三等裳，緇帶、爵鞞、黑屨，元端服也。元冠、元衣、緇帶、素裳、素鞞、白屨者，朝服也。此元端朝服之分，其實其衣皆端，故總謂元端。金氏榜禮箋云：衣以端名者，其二。後鄭云：衣袂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是謂元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得名，乃次于朝服之服。其一，鄭仲師云：衣有酌裳者爲端，對深衣以下連裳削幅者得名。乃冕弁服。朝服元端通稱。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樂記言端冕則冕亦稱端。左傳言端委論語言端章甫，則朝服元端皆可稱端是也。夕者，左傳昭十二年：子華夕衰十四年：子我夕，然非常禮。蓋天子服元端燕居，諸臣有事夕者，亦卽服以見。猶朝服皮弁卽服以視朝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彼爲大夫士之禮。諸侯次于天子，疑亦宜然也。○注朝服以聽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朝，皮弁以視朝。又云：朝服以聽朝者，司士職。王入內朝，皆退。注：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則朝服卽皮弁服也。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又按天子之朝名朝服者，或非皮弁。周書王會云：天子南面立，統無繁露。朝服八十物。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大公在右，皆統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有繁露。考爲王朝之服云：冕無繁露，有繁露則次朝覲會同之冕服也。非常朝之服也。又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素裳，亦或名皮弁爲朝服。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曰：朝服，皮弁服。皇疏：凡言朝服，惟是元冠緇布衣素裳。今此之朝服，謂皮弁。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也。所以亦謂朝服者，天子用之以日視朝。今云朝服是從天子受名也。考曾子問：諸侯相見，必告於廟。朝服而出視朝。熊氏謂此朝服爲皮弁服。据聘禮：諸侯相聘

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此以皮弁服爲朝服。亦在侯國。可與孔傳相證。按士冠禮注。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金氏榜禮箋云。石渠論元冠朝服。戴聖云。元冠。姿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帛帶。素章。鞞。鄭君謂朝服素裳。實本小戴說。是也。皮弁服亦布上素下。與朝服同。故皮弁服亦通謂朝服也。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江氏永懋黨圖考云。古未有絳花。布以麻爲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然何氏於皮弁朝於聽朝。曰朝服。似是二事。蓋朝者視朝。論語皇疏云。禮。每日旦諸臣列在路門外。以朝君。君至日出而出視之。視之則一一揖。卿大夫而都一揖。士是也。其聽朝。蓋君與臣圖事時。玉藻所謂君適路寢聽政者也。時衆臣亦各適諸曹治事。所匠人所謂外九室者也。在路門之外。治朝左右矣。視朝禮節。聽朝事長。故服有殊與。○注元端以燕。○周禮司服職。凡甸冠弁服。注。王卒食而居。則元端。又小臣職。正王之燕服位。注。謂燕居時。玉藻曰。王卒食。元端而居。彼注云。天子服元端。燕居也。此元端或朱裳。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也。司服注云。緇衣素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明天子諸侯以朱爲裳者。可名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其諸侯與羣臣行燕禮。亦朝服。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或天子亦然。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是也。蓋天子燕居或素裳。或朱裳與。○注皮弁至行射。○孝經卿大夫章注。田獵戰伐。卜筮。冠皮弁。白虎通。擗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素積者。積素以爲裳也。言要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又云。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引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宣元年傳注云。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續漢輿服志。乘輿加元服。初緇布進賢冠。次爵弁。次武弁。即以武弁代皮弁也。士喪禮。商襲祭服。注。祭服。爵弁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賈疏云。引郊特牲者。證皮弁之服有二。一者皮弁時白布衣。素積爲裳。是天子朝服。亦是諸侯及臣聽朝之服。二者皮弁時衣裳皆素。葛帶榛杖。大蜡時送終之禮。凶服也。故皮弁亦用以征伐也。征伐田獵事近。故亦服以取禽獸。左傳襄十四年。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注。皮冠。田獵之冠也。又昭二十年。皮冠以招虞人。又三十二年。雨雪。楚子皮冠以出。並田獵所服。蓋皆鹿皮冠也。惟司服云。凡甸冠弁服。注。冠

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又云：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附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是征伐田獵所服不同，且彼冠弁以甸，亦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尙威武也。則亦當韋弁服矣。然鄭注司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彼疏引鄭氏雜問志，說成十六年左傳韎韋之附注，又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則與周禮注異。而其注聘禮，韋皮歸饗簾，又云：韋弁，韎韋之弁。蓋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則以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用兵，故易韋爲布，而皆云素裳。蓋沿皮弁之遺，皮弁用以征伐田獵，或異代之制，時尙質禮服等差無多故也。且何邵公與白虎通所引多逸禮，或禮緯文，故與古文禮不合也。行射者，王制一命卷疏，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按射人職，賓射在朝，宜用朝服。天子朝服，皮弁服也。諸侯燕大夫禮，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卽因以行射。明天子燕羣臣于寢，蓋亦不與諸侯同，不必用皮弁矣。司服云：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者。彼注云：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疏此大射在西郊虞庠中，亦服鷩冕也。射義疏云：天子大射，必先習于澤宮，而後射于射宮。其射宮，天子則在廟也，故用冕。與賓射燕射殊，是則大射服冕，賓射皮弁服。燕射元端服也。又鄉射禮注云：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異者，以鄉射常用元衣素裳之朝服，若皮弁，則天子賓射之朝服故也。鄉射禮云：主人朝服，速賓。注：戒時元端，敖氏繼公以爲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盛氏世佐謂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方苞謂鄉飲酒與賢能國之重典，故戒賓速賓皆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特舉朝服，明前皆常服，皆宗鄭氏之說。凌氏廷堪云：鄉飲酒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例見於此，則戒賓時當亦朝服。韋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篤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旣以鄉飲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皆同敖說。然鄉射雖行鄉飲酒禮，而其禮輕於鄉飲酒，其賓亦輕，則不得全同。故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速同爲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非朝服明甚。因此以見彼也。若鄉射亦戒速同朝服，則當於戒賓時特言朝服矣。當以鄭注爲是。然漢時郡國行鄉射用皮弁，漢去周末遠，又可見古時行射有用皮弁者矣。○注諸侯朝

朝服○禮記玉藻云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正義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然元端與朝服大同小異特朝服專用素裳爾詩曹風蟋蟀云麻衣如雪箋云諸侯之朝朝服司服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彼引詩以證衣用緇布也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注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本玉藻爲說玉藻不言臣鄭注兼言臣者欲見君臣同服也穀梁傳三年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摺笏而朝諸侯委卽委貌端卽元端明桓公服朝服以朝諸侯也玉藻又云朝服以食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古朝服重於元端故諸侯用朝服不止於視朝也○注夕深衣○詩蟋蟀箋又云夕則深衣也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深衣三袷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同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注謂大夫士也謂大夫士朝元端爾其深衣則同故彼上述諸侯之禮亦云夕深衣祭牢肉也大夫士視私朝服元端朝君時服朝服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元端莫夕於朝之服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然則諸侯夕見諸臣或亦深衣以非視朝之正故不必君臣同服也鄭氏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疏云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是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以采而已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也若諸侯大夫天子之士朝服自祭朝服用布則中衣亦布矣檀弓云練衣黃裏注練中衣以黃爲內是喪服亦有中衣但不得繼揜尺也按深衣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此不與長衣同者吉服中衣亦用采緣其諸侯得緇黼爲領丹朱爲緣郊特性云緇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知大夫士但用采緣而已長衣以素緣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矣若以布緣則曰麻衣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粗細至葬可以素纁練則用纁緣也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遠故謂之深衣也按深衣者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也中衣者有

表者也。長衣者以素緣者也。長中繼揜尺。深衣但緣而已。喪服之中衣同深衣。亦但緣耳。○注元端以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謂冠元端。繡帶。素鞞。白屨也。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又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崔靈恩云。天子燕圻內諸侯。以繡衣。燕圻外諸侯。以元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據士冠禮。素裳白屨。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屨也。特性記朝服。元冠繡帶繡鞞。可見朝服鞞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爲元冠繡衣素裳。鄭主裳屨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屨非也。按裳鞞屨同色。經例率同。皮弁服用鞞。自天子至士皆然。其朝服自上至下。亦皆素鞞。其元端服。唯大夫用素鞞爾。其特性之用繡鞞者。鄭注以爲下大夫之臣。敷氏以爲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二說皆可通。蓋朝服俱正幅。故稱端素爲裳。其冠則元冠。司服注。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冠。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是也。元冠亦曰委端。卽殷之章甫。夏之母追也。天子以下同。天子諸侯燕居以元端。與此少異。檜君羔裘遺遙。遺遙乃燕居。故詩人作刺也。玉藻。然後釋小寢釋服。注。釋服服元端。知元端燕居。與燕羣臣通服之也。蓋朝服用元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元端。唯皮用皮弁之裳。故鄭燕禮記注云。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元端而衣皮弁服。與禮異。蓋相沿有自矣。○注禕冕以朝。○禮記玉藻云。禕冕以朝。注。朝天子也。禕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禮觀禮云。侯氏禕冕。釋幣于禩。鄭注。禕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禕。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也。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緇。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賈疏云。今之諸侯皆禩用禕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禩。曾子問曰。諸侯禕冕出視朝。鄭注。謂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及助祭在廟。理當禕冕也。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已。然則卿大夫聘天子受之於廟。及助祭亦宜申冕服也。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注。端當爲冕。是諸侯元冕以自祭。彼注又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蓋魯禮同於二王後。故得用衮冕。其實亦唯在文王周公廟服之。其餘則仍元冕。二王後亦唯祭始受命王用衮也。魯則周公魯公別牲或

魯公廟用鷩冕。按觀禮注又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五等諸侯，衮鷩裘服不同，而統名爲裨衣。先鄭注司服，專以鷩爲裨衣。故後鄭不從也。說文衣部：裨，益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皆增益之衣。故皆名裨衣。其冕則同。司服注云：六服同冕者，首飾尊是也。凡冕服皆元衣纁裳，故衣無文，裳刺黻者。直謂之元冕。其纁纁以九章，七章，五章，三章者，則別以衮鷩裘絺之名焉。冕名雖同，旒數則異。則弁師職云：王之五冕，皆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諸侯之纁九就，瑇玉三采。注：侯當爲公。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冕則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其王公之玉，則鄭注又云：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纁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裘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其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是其差也。按禮記曾子問：大祝裨冕，執束帛。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元冕也。正以周禮孤服絺冕，卿大夫服元冕也。三孤六卿爲九卿，故鄭統孤於卿內也。又樂記：裨冕擗笏。注：裨冕，衣裨衣而冠冕。裨衣，衮之屬也。與觀禮注同。彼疏云：謂從衮冕之衣，皆是。鄭注曾子問云：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裘，是鄭解裨冕，皆以自衮以下。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上公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裘冕五章，皆其上也。而謂之裨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爲偏駕也。儀禮正義引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衮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鄂本云：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是鄭意以大裘元衣爲上，其衮鷩裘以下，俱是附益之衣，故名裨衣。但天子享祀饗射，亦隨事服之，不名爲裨。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裨者。蓋以爲此所服者，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亦猶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稱，偏駕有不敢自同於尊之意。或因下注有衮衣者，裨之上也。一語遂疑裨冕當指鷩冕以下言之。不知注意謂裨冕有五，衮冕爲上，猶之衮冕爲首。爾非以衮與裨較，謂衮冕在裨冕之上也。敷氏直以裨冕爲公鷩侯伯鷩子男希，又云：此朝以裨冕。與周官大行人異。褚氏云：玉藻：裨冕以朝。鄭注：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裘，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鷩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按褚氏寅亮又云：諸侯自祭元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裨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裨。云尊君抑臣之義也。又云：裨字之義，當從注訓爲卑。

不當如楊倞訓爲卑。義俱精當。見儀禮管見。○注天子至祖禰。○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是天子以諸侯之禕冕祭其祖禰也。魯備用天子之禮樂。其祭文王周公廟。則袞冕。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是也。疏引熊氏云。此謂祭文王周公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祭魯公以下。則亦元冕。故玉藻云。諸侯元端以祭。鄭注。祭先君也。端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是二王之後。祭其先王。亦用其先代之服。不立始封之君廟。則祭東樓微子以下。當元冕。然魯公性盛。與羣公別。則祭服雖不敢用袞冕。亦當與祭羣公概用元冕者殊。說見上。曾子問。太宰太宗太祝皆禕冕。荀子禮論。大夫禕冕。士章弁。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以元冕亦天子禕冕之一也。○注卿大至祖禰。○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注。祭于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典命疏。少牢是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玉藻疏云。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鄭雜記注。及司服注。俱云。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爾。則諸侯之卿祭于己。不得爵弁矣。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希冕元冕。皆謂助祭之服。天子之孤。以希冕助祭。則當以元冕家祭。天子之卿大夫。以元冕助祭。即當以爵弁家祭也。又按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常用皮弁。與郊特性及玉藻疏。謂天子大夫自祭。亦爵弁之說。自相矛盾。竊謂爵弁自祭之義。勝於皮弁。王制疏謂天子大夫自祭。皮弁徒以諸侯大夫自祭朝服。因是推之。天子大夫。亦當朝服朝服。則皮弁不知行禮於朝。則以朝服爲正。故王制疏引燕禮記。燕朝服于寢。證天子燕于寢。亦當朝服。則皮弁也。行禮於廟。則以祭服爲正。諸侯大夫家祭。雖朝服。義不係於朝。何得以諸侯大夫家祭用朝服。即以例天子大夫家祭。亦朝服哉。諸侯之大夫。上服元冕。既以助祭。次則爵弁。考王朝三命之七。助祭君廟。無過爵弁。諸侯大夫再命。僅當王朝中士。故不敢以助祭之服自祭。爵弁之下。則有皮弁。皮弁又爲君蜡祭之服。亦不敢自祭。已廟。故降而服朝服耳。按司服注。又云。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又少牢禮。朝服。元冠。縹布衣。索裳。又云。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少牢禮。大夫家祭。其筮日。請期。視殺。視濯。尸服。皆朝服也。然則何氏此注。謂諸侯卿大夫也。○注士爵至祖禰。○禮記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疏云。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也。詩周

頌絲衣云。載弁俅俅。箋云。弁。爵弁也。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是士助祭則爵弁。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鞅。注。此與君祭之服。爵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用絲耳。按雜記注。弁。爵弁也。是爵弁爲助祭之服。其尊卑次于冕。賈疏云。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上元下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其爵弁則前後平也。其說本之漢禮器制度。又按弁師注。士變冕而爵弁。士之爵弁。爲士上服。猶大夫以上之冕也。冠禮注。其布三十升。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其爵弁制亦大同也。吳氏疑義云。據說文。弁本作兗。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制與冕制異。與皮弁之制同。據說文釋文爲說義。亦通。大宗伯疏。凡言士者。無問天子諸侯士。例皆爵弁助祭也。黻衣裳者。黻當作鞅。冕服謂之鞅。其他服謂之鞞。皆以韋爲之。字林。韋。柔皮也。鄭注乾鑿度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鞞者。舜所制也。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冕服既備。故復制之。以示不忘古。按。鞅亦作蒂。詩采芣。赤蒂在股。箋云。冕服謂之蒂。其他服謂之鞞。正義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鞅。鞅猶大夫以上有蒂也。士以鞅鞅配祭服。故他服統謂之鞞。士無冕。不得有鞅名。此直以鞅言鞅耳。故士冠禮。陳弁服于房中。以鞅鞅配爵弁。素鞞。鞞鞅配皮弁元端也。故士冠禮注云。鞅鞅。鞅鞅也。士緇鞅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藉爲鞅。鞅之制似鞞。鄭以玉藻解冠禮。是鞅卽鞅也。而名鞅鞅者。鞅言其色。鞅言其實。玉藻注云。緇。赤黃之閒色。卽冠禮之鞅也。說文。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鞅。卽爾雅釋器之一染。謂之緇。染于韋。則曰鞅。染之帛。則曰鞅。說文。鞅。帛赤黃色。是與玉藻注之說緇同也。說文市部云。士無市有鞅。制如楛。缺四角。玉藻云。鞞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華帶博二寸。此鞞之形制也。爵弁服其色鞅。賤不得與裳同。以爵弁服纁裳。纁爲三染。鞅只一染。故少異也。說文之市卽鞅字。鞅卽鞅字。知鞅爲鞅類也。冠禮注。合韋爲之。解鞅字義。取合韋。大夫以上。亦用韋爲之。而不名鞅。以大夫以上。有山火龍章之飾。故名鞅。士無飾。但名爲鞅。本其實而言之也。鞅鞅可名鞅鞅。而不得單名鞅。可以單名鞅。士喪禮。殷鞅帶。注。鞅帶者。鞅鞅鞅帶是也。詩小雅瞻彼洛矣云。鞅鞅有

與諸侯世子。除三年喪。服士服。見天子也。毛傳亦云。韎韐者。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韐。所以代韠也。今本章誤草。一下脫入字。矣。衣裳者。士冠禮。纁裳純衣。鄭箋詩云。其服。爵弁服。紵衣。纁裳也。其注冠禮。又云。純衣。絲衣也。唯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按詩周頌。絲衣其紵。載弁俅俅。弁。爵弁也。則爵弁用絲衣可知。此鄭禮注所本。然與詩箋少異。周禮。媒氏之純帛。論語。子罕之今也。純。鄭皆讀爲纁。又云。古纁以才爲聲。字亦作紵。與詩箋合。蓋一言其實。一言其色也。經義述聞云。純當讀黝。廣雅。黝。黑也。黝與純音義相近。是亦主色言之。然作絲衣。解亦未爲不可也。纁裳者。鄭注云。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纁。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沈氏形儀禮小疏。纁。淺頰。頰。淺纁。皆由淺入深者。更以纁入赤。則爲朱。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朱深纁是也。然絳爲大赤。纁則赤而有黃也。凡冕服皆元上纁下。爵弁爲冕之次。故亦纁裳也。詩傳又云。祭服元衣纁裳。謂此也。元端者。士冠禮注。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又主人元端。爵韠注云。元端。士入廟之服。以特牲士祭用元端。故知爲士入廟之服。不言者。方氏苞儀禮析疑云。篇首朝服用元冠。則元端之冠不待言矣。聶氏禮圖引張益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委貌形制相同也。冠禮記。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委貌亦單言委。雜記言委。武元縞。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皆元冠服也。公西華言端章甫。猶言端委也。以委貌章甫同也。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纁帶。纁韠。是元端以祭其祖禰也。王制疏云。若其自祭。則皆降焉。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按士祭。簋日。簋尸。視濯。主人及子孫兄弟。有司。羣執事及宿尸。宿賓。尸及賓。主人及祝。佐食。皆元端也。士齊祭亦服元端。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是也。金氏榜禮箋云。周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獨大夫士不專主於士。蓋齊祭事近故也。故玉藻。元冠丹組。纁。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素組。纁。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元冠。齊。是自諸侯達于士一也。

有不腆先君之器〔注〕器謂上所執簞壺〔疏〕

注謂上至簞壺○上文高子執簞食國子執壺是也。

未之敢用。

敢以請〔注〕請行禮〔疏〕

注請行禮○下傳云敢辱大禮敢辭故知此請為請行禮

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

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注〕不敢當大禮故敢辭〔疏〕

校勘記出敢辱大禮敢辭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亦上有不字者若

有不字則辭下讀按當作敢上亦一本有不字者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

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注〕以我守宗廟在魯時有

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注〕已有時未能以

事人今已無有義不可以受人之禮〔疏〕

舊疏云未之能以服者謂未能服之以事人矣下文未之能以出亦然○注今已無有○舊疏云今已無有者謂己身之己或解己為已然之

已也按音紀是通義云言宗廟在魯弗能顧先祖之器服弗能守尙何顏以受賜按孔氏義較直捷敢固辭者禮記投壺注云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者重辭也

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

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注〕欲令受之故

益謙言從者〔疏〕

禮記鄉飲酒義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故古人揖讓辭受皆以三為數汪氏中釋三九云一奇二偶不可以為數二乘一則為三故三者數之成也是也

昭公曰喪

人其何稱〔注〕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失國不敢以

故稱自稱故執謙問之〔疏〕

禮記檀弓云聞喪於夫子乎注喪謂失位也魯昭公稱於齊侯曰喪人其何稱正義云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按檀弓秦穆使人弔公子重耳曰喪亦不可久也注喪謂亡失

位同故重耳亦稱喪人○注行禮至所稱○禮記表記云無辭不相見也無禮不相親也故賓主當各有所稱○注時齊至問之○校勘記出昭公自謙失國云鄂本謙作嫌此誤按紹熙本亦作嫌齊侯以遇禮見昭公事見下

景公曰

孰君而無稱〔注〕猶曰誰為君者而言無所稱乎昭公非君乎〔疏〕

經傳釋詞孰猶何也言何君而無稱也論語八佾云孰不

可忍也楚詞九章孰兩東門之可蕪孰字並與何同義○注猶曰至君乎○爾雅釋詁云孰誰也猶曰誰有為君者而無稱也國語越語上云孰是吾君也而可無死乎章注孰誰也誰有恩惠如是君者詞氣與此同

昭公於是

噉然而哭〔注〕噉然哭聲貌感景公言而自傷〔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說文噉高聲也一曰大呼也从囗耳聲春秋公羊傳曰魯昭公叫然而

哭噉與叫聲相近許以叫為高聲大呼較之何注云噉然哭聲義益切也○注噉然至自傷○說文口部噉吼也一曰噉呼也段注云呼當作噉噉號也曲禮毋噉應鄭曰噉號呼之聲也呼亦當作噉俗寫通用耳公羊傳昭公於是噉然而哭注哭聲兒釋文皆古弔反按方言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噉噉楚謂之噉噉廣雅釋言噉噉也太元竈雖毀不噉注噉不正之聲也漢書韓延壽傳噉噉楚歌注服虔曰噉音叫呼之叫是噉叫通噉為噉號故何以為哭聲經傳凡言然者皆狀詞故何氏以為哭聲貌也

諸大夫皆哭〔注〕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為菑〔注〕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

外衛威儀。今大學辟雍作側字〔疏〕

唐石經諸本同。○注。當周至威儀。○舊疏云。猶言周匝爲埵牆。按禮記檀弓。四者皆周注。周也。小爾雅廣言周也。說文土部。埵。庫垣也。爾雅釋丘。水

潦所選埵。郭注。謂丘邊有界埵。水環繞之。釋名釋宮室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垣牆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子產盡壞其館之垣。皆謂匝繞之牆也。周禮考工記注。泰山平原所樹立物曰當。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以當死害生曰當。漢書溝洫志。瓠子歌。隤林竹兮礎石當。注。石當。謂重石立之也。蓋凡立物皆謂之當。立人以當埵垣。故亦謂之當。周禮掌舍云。無宮則共入門。注。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此類是也。說文艸部。當。下段注云。考諸經傳。凡入之深而植立者。皆曰當。如考工記輪人。當。訓。建輻。弓人。當。訓。以鋸。析。公羊傳。以人爲當。漢書。礎石當。鄭師師云。泰山平原所樹立物爲當。聲如載。博立。梟。某六爲當。其他若毛傳。木立死曰當。漢書傳。刃公之腹中。急就章。分別部居。不雜。廟。漢大學石經。以人爲側。皆此字之引。申段借。按此傳。當當作當。紹熙本作當。是也。史記河渠書注。引韋昭云。木立死曰當。考工記輪人注。當。謂輻入轂中。後漢書楊賜傳。插也。漢書張安世傳注同。又溝洫志注。當亦垂耳義。與傳同。皆樹立爲義。○注。今大至側字。○校勘記云。此即東漢熹平立石大學之公羊傳也。汪氏中經義知新記云。此即石經與。然則漢經其文字固不必盡依石經矣。洪氏頤煊讀書叢錄云。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當。讀如雞。廁之廁。漢書張耳傳。貫高等。迺壁人。柏人要之。置廁。側即廁字。廁側皆則聲。與當古音皆在之部。故通。

以辟爲席〔注〕辟車覆笭〔疏〕

注。辟車覆笭。○舊疏云。笭。卽式也。但車式以笭爲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轡式之植者橫者也。禮。君羔。辟。虎。植。大夫士。鹿。辟。豹。植。是也。孔氏音義云。

辟與詩淺幘。禮然。禛。豨。禛。字聲訓並同。說文巾部。辟。繫布也。段注云。既夕禮。玉藻。少儀。鄭注。公羊何注。皆曰。辟。覆笭也。按。車覆笭。與車笭。是兩事。車笭者。周禮之蔽。毛詩。爾雅之弗。說文之篋。鄭曰。車旁禦風塵者也。覆笭者。禮經。周禮。公羊傳之辟。大雅。曲禮之幘。今周禮之幘。蓋於軾上者也。車笭多以竹。故字从竹。覆笭不用竹。用皮。巾車曰。王之喪車。犬禛。鹿淺禛。然禛。豨。禛。各用其皮也。大雅之淺幘。虎皮也。與玉藻之羔。辟。鹿。禛。皆諸侯大夫士之吉禮也。曲禮以素幘。卽士喪禮之白狗。禛。大夫士之凶禮也。然則車

覆筭古無用鬻布者。許以鬻布釋賸。賸之本義也。經典用爲車覆筭之字也。按此可用以代席明亦皮也。

以鞶爲几〔疏〕

說文革部。鞶。馬鞍具也。段注。此爲跨馬設也。左傳。趙旃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左師展將以

公乘馬而歸。三代時非無跨馬者矣。然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用鞍駕車。其始於三代時與。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同。釋文亦作以鞶。閩監。毛本作鞍。非。

以遇禮相見〔注〕 以諸侯出

相遇之禮相見〔疏〕

注以諸至相見。○惠氏士奇春秋說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泄牲曰盟。其禮皆亡。公羊略言遇禮曰。以人爲筮。以臂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筮一作側。謂周垣垣。所以分

內外。衛威儀。古無單騎。未聞有鞍。謂之馬鞮。卽謂之鞍。故管子山國軌曰。被鞍之馬千乘。賸者。車覆筭。會盟有壇。周爲埒垣。布席設几。遇禮易略。故以人及鞍。賸代之。曲禮注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覲禮存朝宗。遇禮亡。按此遇與周禮之遇不同。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其禮之異者。則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彼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擊於廟。受享於朝。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是皆諸侯朝天子之禮。此則曲禮所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者也。隱四年注。古者有遇禮。爲朝天子者。朝罷朝卒相遇于塗。近者爲主。遠者爲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與周禮冬遇之爲諸侯常禮不同。昭公失國。齊侯卒唁於外。不得行朝會常禮。故假遇禮以相見也。

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注〕言昭公素能若此。禍不至是。主書者。

喜爲大國所唁。地者。痛錄公。明臣子當憂納公也。〔疏〕

通義云。言是禮也與。乃若其辭。則有足觀矣。譏昭公不知禮之本。而威儀文辭是亟。故不能以禮爲國致。

有此辱也。按此本左傳是儀也。非禮也。義為說。○注言昭至至是。○何意言此時昭公與齊侯問答揖讓之與辭均足觀矣。惜其未失國時不能如是也。論語里仁篇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亦此意也。○注主書至所唁。○下三十一。年云。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主書者。蓋與此同。○注地者至公也。○與上書次于楊州同義。舊疏云。下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不復書其地者。正以公居于運。與在國同。故與此異。下云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子乾侯。地者。與此同。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疏〕包氏慎言云。十月無戊辰。十一月之四日為戊辰。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疏〕包氏慎言云。十一月無己亥。十二月之十六日。如左氏。則十月十日皆不誤。惟八月誤作九月。依公穀。十月之戊辰當為戊戌。

一月己亥當為己巳。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疏〕大事表云。當在今開封杞縣境。水經注泗水篇。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為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都矣。春秋時。宋元公卒于曲

棘是也。杜云。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宋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注〕時宋公聞昭公見逐。

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疏〕注時宋至錄之。○穀梁傳曰。邢公也。注。邢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於曲棘者。欲謀納公。左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注。請納公。二十六年左

傳云。子猶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是宋公欲憂納昭公事也。恩錄之。與成二年。書曹公子手同。彼注云。春秋託王子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

此以諸侯能爲王者憂勳
王而卒亦宜恩錄之也

十有一月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注〕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故書不舉伐

者以言語從季氏取之月者善錄齊侯〔疏〕

穀梁傳內不言取以其爲公取之故易言之也舊疏云襄元年傳云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經不書楚取彭城是

也○注爲公至故書○杜云取鄆以居公善其憂內與宋元公卒書地爲恩錄義同○注不舉至取之○左傳齊侯圍鄆杜云欲取以居公不書圍鄆人自服不成圍據彼疏云以傳云書取言易也故買爲此解杜從之也是本買氏與此云以言語取之季氏義近舊疏云正以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舉伐言取故決之○注月者善錄齊侯○舊疏云正以哀八年夏齊人取讎及俾外取邑而書時今此書月正以美憂內詳錄齊侯矣通義云孫覺曰春秋取田邑皆貶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爲昭公取運以其取不爲己得特書其爵

此
页
空
白

公羊義疏六十七

昭二十六年
盡三十二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注〕月者閔公失國居運致者明臣子當憂納公不當使居運後不

復月者始錄可知〔疏〕

穀梁傳曰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注據公但至陽州未至齊又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重故可言至自齊按杜云陽州齊魯境上邑又

云濟南祝丘縣東有野井亭明野井已入齊境史記注引賈逵曰鄆魯邑既反魯地自不得不書至自齊矣○注月者至居運○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也○注致者至居運○舊疏云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之下注云不致者爲下去王適足起無王未足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舊臣子辭成誅文也然則昭公失所爲臣所逐而致之者正以罪輕於桓公明其臣子當憂納公故也穀梁傳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范云至自齊者臣子喜其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亦責臣子當憂納公之義故特書居于運明未得國辭范云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是也○注後不至可知○卽下秋公至自會二十七年冬公至自齊居于運等不自從可知也

夏公圍成〔注〕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不從叛書者本

與國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為重。不從定公。又以親圍下邑為譏者。昭無臣子。又即如定公當致也。

〔疏〕

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郈。今本及石經皆作成。○注書者至圍成。○論語季氏篇。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責公不當擾民圍成也。○注可從至為重。○舊疏云。成三年。叔孫僑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

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然則今此圍成。是圍叛之文。而知惡公書之者。正以本與國俱叛。理宜不復以叛為重故也。通義云。從內邑不聽例。書者。凡黨於季氏皆叛邑也。則即舊疏所不取一說也。穀梁云。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大公也。亦何氏所不取。○注不從至致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鄂本。又作入。則上屬。言昭無臣子納公。按。作又是也。言昭已失國無臣子。又若如定公。則當致故也。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自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士。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為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然則注言昭無臣子者。正解不以親圍下邑為譏之故。以本非其邑也。若是譏其親圍下邑。則當書公至自圍成。今不然。故知非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剡陵。〔注〕不月者。時諸侯相與約欲納公。故內喜。

為大信辭。〔疏〕

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製作郈。釋文。郈陵。音專。本又作專。杜云。郈陵地闕。齊氏召南考證云。呂祖謙春秋集解不云。公羊作剡陵。疑此經亦應作郈陵也。按紹熙本亦作郈。○注不月。

至信辭。○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時故解之。舊疏云。剡陵之會。無相犯。復無大信。止合書月。而書時者。正以約欲納公。故為大信辭矣。左傳云。會于郈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助納之。而使居于運。〔疏〕

注致會至于運○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爲諸侯所謀納故齊至作得意文也書居于運蓋亦閔公失國居運因以責臣子不憂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有庚申月之十一日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疏〕

注是時至東周○上二十二年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號西周王是也蓋自王猛以王城爲西周子朝因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也

其言入何〔注〕据入者篡辭〔疏〕

注据入者篡辭○卽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之屬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何篡辭也是也

不嫌也〔注〕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篡

主言入者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正居在成周實外之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疏〕注

言至爲篡○校勘記云鄂本者作者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者上二十三年云天王居于狄泉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者何著有天子是也此注本上傳爲說故云不嫌爲篡○注主言至難也○隱八年我入邶傳其言入何難也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何難也是則篡國言入重難亦言入不嫌同辭也○注不言至外之○校勘記出起正居在成周云蜀大字本閔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正作王當據正此本疏云起成周爲王居閔監毛本亦誤爲正居按紹熙本亦作王居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

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是京師乃王居所在。宜書入于京師矣。舊疏云。今言天王入于成周。不言入京師者。正欲起其正居在成周故也。所以能起之者。既爲天王所入。正居明矣。又云。言實外之者。正以天子之重。海內瞻望。宜親九族。以自衛守。而辟庶孽。蒙塵于外。經歷數年。方歸舊守。是以不言京師。終實外天子也。蓋不言京師。兼二義矣。通義云。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按詩王風譜云。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又小雅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皆王城也。是景王以前之京師也。漢書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宗周在鎬京。王城卽洛邑也。書洛誥所謂。我乃卜澗水東。瀆水西。惟洛食。是也。故詩譜又云。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經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按此洛誥所云。我又卜瀆水東。亦惟洛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是也。此敬王以後之京師也。漢之維城。河南。皆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境。何氏云。實外之。蓋責敬王雖子朝奔楚後。不反王城正居。故下三十二年。城成周。亦不言京師也。且書成周。又見新周。使若國文。亦外之之義。○注月者。至正位。○舊疏云。正以此上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不書月。今此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故也。通義云。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言。以居于狄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一不正。較然可知矣。又與下經以王子朝比觀之言。以者不正。益可知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

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猶楚嬰齊〔疏〕

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按杜氏左傳本亦作召伯。注云。召伯奔非一人。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奔非一人。故言氏。彼

蓋據傳文。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伊氏固。南宮豎。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故也。按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隱三年。譏世卿。齊尹氏卒。此當彼相起。當止尹氏書氏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書五行志。子暹楚之出也。故奔楚。○注立王至其黨。○卽上

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是也。校勘記出當先誅渠帥。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帥作率。按釋文作渠率。云或作帥。舊疏云。漢之賊首皆名渠帥。包氏慎言云。此明首從之別也。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晉郤克納捷菑于邾。貶稱人。彼弗克納。猶貶。況以內臣而擅廢置乎。唐律疏義。諸共犯罪者。以造意爲首。隨從者減一等。明尹氏造意。召伯毛伯爲從也。○注猶楚嬰齊。○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注。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于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是也。此於上經治尹氏。此始及召伯毛伯。故云猶楚嬰齊。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疏〕

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注〕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

國闔廬欲其高之。故爲沒其罪也。不舉專諸弑者。起闔廬當國。賤者不得貶。無所明文。方見爲季子諱。本不出賊。以明闔廬罪。雖可貶。猶不舉。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略之。〔疏〕

注不書至罪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

來聘。傳云。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左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伏甲於窟室。而宣王鱄。請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于胷。遂弑王。吳世家。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于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是闔廬弑

君事也。此不書吳闔廬弑其君，故解之，謂爲季子諱也。云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者，襄二十九年傳又云，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時也。去之延陵，是其事也。春秋爲季子諱，故沒闔廬弑君罪，以遂賢者之志也。○注不舉至明文。○校勘記云，文、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文作又，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又，當屬下讀。然舊疏云，假令書見，正得稱人文無所明故也。則疏本作文，屬上讀也。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則彼督爲大夫，得貶去氏。起馮當國，此專諸賤，若舉專諸弑，只合稱人，不見貶文。無以起闔廬當國也。故曰文無所明也。故並沒之。○注方見至不舉。○校勘記出以明闔廬罪，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明作除，當據正。解云，今此月者，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可證本是除字。按紹熙本亦作除，舊疏本雖作文，屬上讀，然作又爲是。明不舉專諸弑有二義也。一則不足起闔廬當國，一則見欲盈爲季子諱也。○注月者至略之。○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又定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蒙上冬文，亦不月，故知例皆時略之，以明其失衆。此書月，故與彼殊。舊疏云，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是以稱國，非失衆見弑之例，故不略之。解詁箋云，不日者，卒本不日，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卽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疏〕

釋文邾婁快本亦作噲唐石經諸本亦作快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說與鼻

我同義〔疏〕

注說與鼻我同義○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彼傳云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者見治始起外諸夏錄大略小大國有大

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小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則邾婁快書亦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太平書也舊疏云見於邾婁者以其近魯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注〕月者爲下出也〔疏〕

注月者爲下出也○舊疏云正以上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

葬曹平公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則曹於所見之世止自卒月葬時故知此月宜其爲下事出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注〕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次于乾侯不諱

者憂危不暇殺恥後不月者錄始可知〔疏〕

注乾侯晉地○杜云乾侯在魏郡斥邱縣晉竟內邑大事表云關駟曰地有斥鹵故曰斥丘今直隸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邱古

城水經注洹水篇又北徑斥邱縣西縣南有斥邱蓋因邱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公如晉次于乾侯是也一統志斥邱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南春秋時乾侯邑○注月者至見荅○穀梁傳公在外也左傳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杜云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是如晉不見荅也○注次于至殺恥○正以上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反又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此不見荅直書次于乾侯者閔公憂危甚臣子急宜憂納之不暇殺恥也○注後不至可知○即下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復書月從可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三十日辛未冬至宜壬申然正月無中氣退閏于前年十二月則冬至在正月朔日而四月不得有丙戌故縮冬至于正月晦日四月經有丙戌

月之十六日甯左氏穀梁作靈古音義通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十五日左氏穀梁甯作靈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疏〕

注不致至

至晉○正以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已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未得與晉君相見，又不見容，故直書公至自乾侯。故春秋與齊侯，婁善錄之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注〕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書者，如晉不見荅，喜見唁也。不月者，例時

也。〔疏〕注言來至內辭○舊疏云，正以下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不言來故也。凡春秋言來者，皆從內爲王義。穀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注書者至唁也。○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注，主書者喜爲大國所唁，此與彼

同義。○注不月者，例時也。○舊疏，正以經不月，故知例然，則知下文荀躒唁公之徒，雖在日月之下，不蒙日月可知。然則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亦不蒙上日月可知。

公如晉，次于乾侯。〔疏〕

杜云，復不見受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有庚子，月之六日。左傳倪作詣，周氏廣業孟子時地考云，以子叔疑爲名，莫知其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注，叔詣卒，公羊穀梁作叔倪，釋文倪有五計五。

兮二音，五兮頗與疑音相近，意卽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以此推之，龍斷之說，或出於愛憎之口與。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注〕据國曰潰邑曰叛〔疏〕

注据國至曰叛○僖四年蔡潰文三年沈潰是國曰潰也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

于戚以叛定十二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之屬是邑曰叛也

郭之也〔注〕郭郭〔疏〕

注郭郭○舊疏云郭之猶云國之古今異語也俞氏懋公羊平議云郭不

訓國疏謂郭之猶曰國之失何氏之旨矣何氏訓郭為郭郭大也玉篇邑部曰郭大也郭為大故郭亦為大初學記引風俗通義云郭亦謂之郭郭者亦大也是其義也郭之猶曰大之邑不言潰而此言潰乃張而大之之意所以張而大之者正以君存焉爾古人之文亦或避習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珍之也杜云珍豈也此傳不曰大之而曰郭之猶彼傳不言貴之而曰珍之矣莊子秋水篇曰埤大之殷也埤即郭之異文也

曷為郭之〔注〕据成

三年棘叛不言潰也〔疏〕

注据成至潰也○即彼經云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是也

君存焉爾〔注〕

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郭之者公失國也不諱者責臣子當憂而納之

殺恥不如救危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本乃由于圍成失大得小而不

能節用〔疏〕

注昭公至公也○僖四年蔡潰注云重出蔡者侵為加蔡舉潰為惡蔡錄義各異也又十四年蔡侯卒注不書葬潰當絕也則潰有罪辭此公所居故從國書之明昭公當絕也○注不言至國也○舊疏云正以桓

七年春，焚咸丘。傳云：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然則彼二文皆言國之。今言邾之者，正以昭公居國，裁得國外土地而已。其國內宗廟，非公之有，故傳言邾之，不言國之耳。通義云：運非都，故不曰國之，而曰邾之。按何意，咸丘於餘丘皆以君存，故此比邑於國，猶言國都也。此昭公已無國，無所比擬，故變國言邾也。○注不諱至危也。○與二十八年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同義。○注孔子至節用。○論語季氏篇文，孔曰：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引以證昭公不能安民也。圍成，則上二十六年公圍成是也。彼注云：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脩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又穀梁傳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是也。通義引趙汭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者，季氏誘運人，脅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據國叛君之事，故特書之。此本杜氏說，不足引以說公羊。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月者，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

子當憂納之。〔疏〕

注月者，至君書。○解書正月義也。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此。昭公運潰失居，遠在乾侯，

故書在以存之也。通義劉敞曰：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公居于運，有魯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穀梁傳：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注：中國，猶國中也。意謂公在魯五年，每年正月不書公在運者，猶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運潰，客寄乾侯，非其本國，故歲首必書君所在者，魯之國中雖不存公，春秋之義，自存公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此年方書公在者，閔公之意深也。前此猶冀其反國，至是齊晉相視莫發，寓公之禮，屈辱已甚，無可幾望，故此後詳其所在，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公之去國爲旅人，其情見于旅。旅之上九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處乎巢。鄆潰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諸侯莫肯納公，國中臣子莫肯存公，則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道絕矣。故春秋於正月必言

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齊氏召南考證云。前此居郛。不書在郛。郛。魯邑也。居郛猶居魯也。乾侯則晉邑。非魯地矣。是以每歲書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辰月之二十三日。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一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

上州來巢見義者。固有出奔可責。〔疏〕

左氏穀梁禹作羽。左氏傳作禹。岳本左氏經亦作禹。從傳文也。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南過徐縣。北地理志曰。臨淮郡春秋吳滅徐。徐子奔楚。楚救徐

弗及。遂城夷以居之。按此與巢。州來。鍾離。皆相近。故吳得吞食也。○注至此至國也。○正以滅例月故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陳。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此所見世故月之。○注不從至可責。○校勘記出固有出奔可責。云宋本。閩監本同。毛本固作因。誤。吳滅州來。見上十三年。吳滅巢。見上二十四年。舊疏云。州來與巢。皆當所見世。而不書月以見之。至此乃月者。正以既滅其國。復奔其君。因責章禹不能死位。是以於二國皆不月也。於上經既不書月。明其還同所聞之例。故何氏於州來之下為云不月者。略兩夷是也。通義云。吳滅國至此乃月。并為所見之。世錄治小國。責章禹不死位也。按滅例月。故然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注〕時晉侯使荀櫟責季氏不納昭公爲此會也季氏負捶

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

諱亟取邑卒大夫者盈孫文〔疏〕

杜云適歷晉地左氏荀櫟作荀櫟昭五年左傳輔櫟釋文作輔櫟又昭九年左傳使荀櫟佐下軍釋文櫟本又作櫟十五年左傳晉荀櫟如周釋文作櫟云本

或作櫟是櫟櫟同也國語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韋注知宣子晉卿荀櫟之子甲也此釋文云櫟本又作櫟又作櫟○注時晉至會也○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荀櫟曰寡君使櫟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是其事也○注季氏至敢入○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注云負捶者聽刑之禮也釋文捶作篋云本又作捶校勘記云閩監毛本捶作篋疏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負篋又釋文校勘記云盧本捶改篋按十行本注作捶閩監毛本注作篋所載釋文各如其本是从木者後人所改定八年馬捶舊本皆从手可證公羊問荅云問捶何物曰說文以杖擊也前漢書路溫舒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負捶聽刑之禮也按廣雅釋詁捶擊也莊子正論捶笞臍腳注捶杖擊也淮南道應訓捶鉤者年八十矣注捶鍛銀擊也蓋捶本擊物之名故从手因謂所擊之物爲捶莊子天下云一尺之捶釋文引司馬注云捶杖也莊子至樂云檄以馬捶文選注引李觀音義捶排口鉄以灼火也皆以捶爲物名因通謂之篋文選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被篋楚受辱注篋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篋楚又云篋楚皆杖木之名漢書司馬遷傳注篋杖也是也華嚴經音義注引聲類捶从竹廣雅釋器篋箠也漢書韓延壽傳民無篋楚之憂注篋杖也說文捶篋並收捶爲以杖擊篋馬旣爲刑具當作捶也故後漢書杜篤傳捶驅氏熨注捶擊也亦作捶舊疏又云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左傳亦有其文按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

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是其事也。○注：公出至魯，錄○校勘記出以殊外言來者，云鄂本以作而，按紹熙本亦作而，舊疏云：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明其非君命者不錄之也。今昭公不在，所以書季孫隱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又書黑弓以濫來奔之文，又以殊外者從王魯錄，文故得然，不爲爾時有君命也。按春秋於每年書公在乾侯，卽所以存君，明魯人不君之，春秋君之也，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注：諱亟至孫文○下三十二年傳，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濫爲亟是諱亟取邑也。上二十五年，叔孫舍卒，二十九年，叔倪卒，皆在公孫于齊後，是卒大夫也。卒大夫所以待君命者，君許之無罪，始得以正終也。猶今云：任內處分悉與開復也，皆欲盈足諱奔言孫之義，故云盈孫文。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是孫爲諱辭，傳注不言從莊元年夫人孫子齊可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爲君父諱惡，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今君不存國而書大夫之卒，故須解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注〕始卒便名日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迫後定寅皆當略。〔疏〕

包氏

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四日。○注：始卒至當略。○舊疏云：春秋之義，小國始卒名日及葬，未能悉具，會二見之後，方始能備。卽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昭三年春玉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五月葬滕成公之徒是也。言薛比滕最小者，正以滕子卒於宣公之篇，薛今始卒，故云比於滕爲小國也。而今始卒日，卽得名葬具書，正由於後定寅皆當見略，追此之故，是以二注備書矣。其定見略者，卽定十二年春，薛伯定卒，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也。其寅見略者，卽哀十年夏，薛伯寅卒，彼注云：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世，賈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此略賈之，見其義是也。通

義云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邾婁同例謂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葬邾婁悼公也然則莊三十一年齊薛伯卒不為始者彼注云卒者與滕俱朝隱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就也是彼齊卒非從恆例矣

晉侯使荀欒唁公于乾侯〔疏〕

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疏〕

左氏穀梁作黑肱禮大射儀侯道五十弓注今文改弓為肱唐韻正云弓古音肱弓與繩齊叶見於小戎采綠漢書儒林傳子庸授江東馭臂子弓名與字必配弓當肱之假也此黑弓

蓋與周公黑肩晉侯黑臀相似當作黑肱弓其假借也杜云濫東海昌慮縣大事表云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一統志昌慮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邾濫邑續漢郡國志作藍左傳釋音力甘反或亦作藍歟馬氏宗榘左傳補注章懷後漢書

注昌慮故城在徐州滕縣東南古邾國之濫邑也

文何以無邾婁〔注〕据讀言邾婁〔疏〕

注据讀言邾婁○舊疏云謂當時公羊子口讀邾婁黑弓矣通義云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邾婁師法自連邾

婁讀之因以起其義也杜預橫謂是魯史闕文後世有為斷爛朝報之說以廢春秋者預其罪首與

通濫也〔注〕

通濫為國故使無所繫〔疏〕

通義云通濫義如周

齊世佯云通股命有國之通是也

曷為通濫〔注〕

据庶其不通也〔疏〕

注据庶其不通也○即襄二十一年邾婁庶其以漆闔丘來奔是也

賢者子

孫宜有地也〔疏〕

漢書王莽傳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又梅福傳云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功成未封而死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

也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注賢者子孫必有土地本此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正義云得采國為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圻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也圻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圻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此傳云賢者子孫宜有土地明春秋通濫之義則宜等之外諸侯世者賢者孰謂謂叔術也〔注〕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疏〕注叔術至公子○舊疏云

謂母弟也或曰羣公子謂庶弟也何賢乎叔術〔注〕据叔術不書讓國也〔疏〕

蜀志秦宓傳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

乎雖有子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

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注〕顏公時也邾婁女有為

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疏〕

魯世家眞公卒子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

戲為魯太子樊仲山父諫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謂不知為武公夫人抑懿公夫人也

孝公幼〔注〕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邪將妾

子邪〔疏〕

魯世家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列女傳魯孝義保傳初孝公父

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是孝公幼也。通義云孝公懿弟。○注不知至子耶。爾雅釋親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孝公爲顏外孫則嫡出也。按列女傳有稱舅之文或妾子與。

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注〕所與淫公子凡九人。〔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顏下有公字後磨改刪去。故此行九字通義云顏於魯爲妻父因得入。

宮淫女公子。莊元年傳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注謂女公子也是也。周禮大司馬職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故下言天子誅顏立術。凡國存君死曰滅。非必滅其國也。○注所與至九人。○舊疏謂顏公一人不應並淫九人。故以所言之。因以

納賊。〔疏〕

通義云弑懿公也。列女傳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此傳上下不見伯御文。蓋與史記列女傳異。

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

公子與。〔疏〕

通義云蓋魯公子伯御。舊疏云爲內通於魯公子也。又云邾婁一國并有九女於魯宮內者。蓋所取於邾婁相通爲九人。不必盡是一人妻。其說非。

臧氏之母養公者

也。〔疏〕

通義云孝公時尙未立懿弑則孝當爲君。故以公言之。列女傳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母臧氏之寡也。

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

妻。〔注〕禮也。〔疏〕

注禮也。○舊疏云內則文喪服注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疏三母之外別有食之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取大夫妾不並取之內則注云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

有子。疏引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卜士頁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喪服有乳母。即此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荀子禮論云乳母飲食之者而三月彼謂士之子大夫則大夫之子父沒乃爲之服。諸侯之子蓋無服也。內則又云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勸注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之即此。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疏〕

舊疏云內

則大夫之妾士之妻並陳之謂士妻不吉乃取大夫之妾亦得事不具矣何者乳食一母何假二人乎則未知臧氏之母爲是大夫之妾爲是士之妻故曰曷爲者通義云禮曰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謂於二者科取其一今未知臧氏之母者大夫之妾與士之妻與按魯有大夫臧氏爲公子疆後隱公稱疆爲叔父則孝公之子與此臧氏自別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注〕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

也〔疏〕列女傳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注〕以身死公

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當賞以活公爲重也〔疏〕列女傳伯御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

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注以身至重也〔原文闕〕賊至湊公寢而弑之〔注〕弑臧氏子也不知欲弑孝公者納篡邪將

利其國也〔疏〕通義云時伯御既弑懿公將並除孝公也小爾雅廣詁云奏進也湊即奏之借說文亦云奏進也玉篇湊競進也謂進公寢而弑之也史記趙世家蒯相如前奏缶亦謂進缶也燕策士爭湊燕史記作趨趨趣同

義○注弑臧氏子也○列女傳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臧氏子稱弑者推伯御意爲孝公故也○注不知至國也○列女傳云伯御與魯人作亂則將利其國也何氏依違其辭者以上傳云未知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也

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

易公矣〔疏〕列女傳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

列女傳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

臣有鮑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訴作訴閩監毛本改愬按釋文作周愬云本亦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

公于魯〔疏〕列女傳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通義云國語所謂宣王伐魯立孝公者也公羊不出顏夫

人者嫗盈女也〔疏〕舊疏云謂此老嫗是盈姓之女說文嫗母也廣雅釋親嫗謂之妻王氏念孫疏證云妻與嫗

氏穡公羊平議云既云夫人不得又謂之嫗疏義非也嫗盈疑是顏夫人之母以其老故尊之曰嫗耳古婦人或繫於母而稱之

女部嫗母也是也通義云自是以國色也〔疏〕儋十年傳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

者吾爲其妻〔注〕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婦人以貞一爲行云爾非德也〔疏〕校勘記出非德也云

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注〕利其色也 有子焉謂

之盱〔疏〕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盱許于反本或作盱一音夸說文繫傳引下文盱有餘作戊有餘戊盱音義通方言盱

嫁叔術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注〕爲顏公夫人時所爲顏公生也〔疏〕注爲顏至生也○校

勸記按下爲顏公三字誤術覆上當刪正釋文盱及夏父邾顏公之二子按盱與夏父同母異父之昆弟也公羊問荅云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

盱幼而皆愛之〔注〕叔術嫗盈

女皆愛盱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疏〕

釋文而食音嗣

有珍怪之食〔注〕珍怪猶奇異

也〔疏〕

注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云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注珍怪奇異之食禮記王制云八十常珍注常食皆珍味也又九十者天子欲有間焉則就其食以珍從注天子就而間珍味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周禮膳夫

珍用八物內則有八珍皆謂奇異之食也

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注〕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

〔注〕人夏父自謂也而盱有餘〔注〕言盱所得常多叔術覺焉〔注〕覺悟也知小爭食

長必爭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事之先見〔疏〕

注覺悟至爭國○校勘記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小作

少按紹熙本亦作小孟子萬章篇使先知覺後知注覺悟也廣雅釋言覺害也說文見部覺寤也莊子齊物云且使大覺而後知此大夢焉亦謂大悟也白虎通辟雍云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注易曰至先見○易下繫辭文校勘記云鄂本同此本翻刻吉誤爲者閩監毛本承之按紹熙本亦作吉越絕書敘外傳記蓋謂知其道貴微而賤獲易曰知幾其神乎曰嘻此誠爾國也夫〔疏〕唐石經原刻無此字起而致國

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

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注〕五分受其一〔疏〕

通義云所受即濫是也服氏虔長義云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廣森

謂建國制地要取開方方三十里者其積九百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乎豈虔不曉算術抑苟取一時之辨舊疏亦云彼乃左氏之偏辭未足以奪公羊以爲邾婁本大國但春秋之前在名例隱元年何氏有成解按如孔義則叔術所受不止於濫濫其一邑爾或叔術所都與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注〕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邾婁君爲父兄之行公

扈者氏也〔疏〕

注公扈者氏也○公羊問荅云後世有此氏否曰說苑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

其證習乎邾婁之故〔注〕故事也道所以言也〔疏〕

注故事至言也○襄二十六年左傳問晉故焉杜云故事也周禮占人職以八卦占巫之八故注八故謂

八事通義云能知邾婁之故事者也以上或說失實故引其言以證之舊疏云道所以言也謂道下傳所言矣

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注〕

惡有猶何有甯有此之類也言賢者甯有反妻嫂殺殺顏者之行乎〔疏〕

注惡有至類也○高注呂覽本生篇云惡安也安有何義

故惡有即何有○注言賢至行乎○通義云豈有稱人國之賢者而所行若此乎是叔術妻嫂事公羊固依違其說也

誅顏之時天子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謂誅顏天子死也

作一句讀按時字疑衍通義云時天子猶言時君也

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注〕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爾故

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感兒爭食之事〔疏〕

注無妻至之事○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惑作感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惑

當此之時邾婁

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注〕猶曰何故死畜吾天子違生時命而立夏父

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夫子本所以知上傳賢者惡少功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

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按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宋繆公以反國

與與夷除馮弑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馮殺與夷亦不輕於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

而功有餘故得爲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公扈子有是言〔疏〕

注猶曰至

父乎○通義云死義如蔑死我君之死按誅君之子不立顏爲天子所誅其子夏父不得立故常加兵于邾婁也○注此天至效也○正以邾婁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足爲天子死則讓之驗也○注夫子至是也○舊疏云上傳謂五分之後後受之以上矣唐律疏義名例云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復發其輕者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免後數所謂以重者論之也滅不言入見莊十年彼傳云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皆其重者也校勘記云鄂本知作如此誤監本夫誤天按紹熙本知亦作如天作夫不誤○注按叔至爲重○舊疏云但當絕其身不合殺之故曰無死刑然則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者謂姑妹之徒今一則非父子聚麀二則嫂非姑姊妹故也當以殺殺顏者爲重者謂犯王

命殺魯賢臣。故以爲重。○注宋繆至爲賢。○舊疏云。宋繆公反國之事。在隱三年。彼傳文具矣。其餘馮弒君之事。卽桓三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舉馮弒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之諱。是也。云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者。言繆公死乃反國。非其全讓之意。不如叔術生讓。其功大矣。云罪不足者。謂犯王命。殺魯大夫。豈如宋馮弒君乎。故以爲罪少于馮矣。其罪既少。其功有餘。故得賢之。按叔術之罪。在犯王命。故何氏以與馮弒君相繫。然究不如弒君重。且有讓國之美也。○注傳復至是言。○解詁箋云。春秋之義。事在隱元年前者。罪不追治。功必追錄。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存疑詞。未乃以公扈子之言爲斷。意以致國夏父。雖以家事干王事。而意合於讓。夫子追進之。以救末世乎。讓之禍。若宋馮之不書篡而書葬。爲盈諱文。以明議賢之辟。然督當國。則已有所見矣。猶必曰以成宋亂。取郟大鼎于宋。此與宣公弒子赤立。賂齊以濟西田。而奪卽位者。法無異也。若篡弒之罪。可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意矣。公扈子有見夫子通濫之意。而爲言亦非。包氏慎言云。世本言邾顏居邾。肥徙郟。杜世族譜言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爲附庸居郟。則顏非見誅於周者也。公羊說。顏淫魯宮中。而納賊臧氏母以子易公。而逃賊湊。而弒臧氏子。而疑其辭曰。邾顏時邾妻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爲武公與爲懿公與。又言孝公幼。據史記魯世家。孝公爲武公子。懿公弟。懿公薨後。尙有兄子伯御。立十一年。然後孝公繼之。武公在位僅二年。而其繼立者。少子戲。是爲懿公。懿公板弒而立伯御。宣王伐魯而立孝公。事見周語。然則孝公之立。天子爲魯之逆王命。因誅魯之所立而立。孝公不關於邾顏。傳言顏夫人媼盈女也。謂之媼盈女。著其賤也。則叔術之妻媼非媼也。盈女不忘夫。而志報夫仇。自以色市。盈女無罪。叔術利色。而爲之殺。殺顏者。則罪無所逃。故未述公扈子之言曰。烏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乎。夏父。當是時。邾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則叔術者。天子誅顏之時所立。妻媼之事。言者之妄也。據言者之說。顏以邾君而淫魯宮外。淫當誅。納賊而賊魯。幼君。顏之罪不止於其身。天子誅顏反魯君義也。誅君之子不立。夏父爲顏子。本無得國之理。叔術者。天子所立。無嫌於篡。致國於夏父。非正也。然則天子之誅顏。必非如言者所云。顏誅不以罪。叔術有嫌於心。故因天子死。而致國于夏父。春秋當篡奪之時。以讓救爭。故不追治其逆。天子命之罪。而以讓國之功。通其所封邑比之列國。所謂善善及

子孫也。黑弓以濫來奔，叛也。不繫黑弓於邾婁，則沒其叛罪。益若濫為黑弓之邑，其來奔也。如紀季以鄆入于齊者然。何氏之叔術妻嫂，身當絕，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為重意，以叔術之殺殺顏者為國討賊。何氏益亦以顏之見誅於天子死於訴，而其訴於天子，必不如言者之云。如言者云云，鮑廣父、梁買子者，魯臣也。叔術何得殺之？術即殺之，魯能已乎？天子能已乎？當魯孝公時，宣王在上，能誅顏，不能誅術乎？則邾婁國為墟矣。又有何國之可讓公羊記言者之辭，傳疑也。記公扈子之言，解惑也。扈為邾父兄，習邾，故不信公扈子之言，而執言者傳聞之偏辭以譏公羊。則公羊非怪，而人自怪之耳。按包氏所駮，深得傳意。

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注〕據國未有口繫

于人。〔疏〕

注據國至于人。○舊疏云：言若通濫，是國宜應特達，何故文上無邾婁而已？其口仍繫邾婁言之乎？故注云：據國未有口繫于人，則傳意謂通濫則文何以止無邾婁，又謂春秋之文弟子據以相難也。

天下

未有濫也。〔注〕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故口繫于邾婁。〔疏〕

注欲見至邾婁，○正以當時原無濫

國，通濫為國，春秋新意也。是故口繫邾婁，不得更改也。

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注〕據上說天下實未有

濫者，言春秋新通之也。春秋所通之君文成矣，不言濫黑弓來奔，而反與大夫竊邑來奔同文。

〔疏〕

注春秋所通之君。○校勘記云：鄂本所作新，此誤。上之春秋新通之君可證。按紹熙本亦作新。○注不言至同文。○即襄二十一年春，邾婁庶其以漆闔丘來奔之屬是也。既成濫為國，則宜書濫黑弓來奔，不宜仍與庶其等文同也。

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為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注〕此解不言濫

黑弓意。叔術者賢大夫也。如不口繫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爲叔術賢心。不欲自絕于國。又觸

天下實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不可設也。如口不絕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邾婁

世大夫。春秋口繫通之。文亦不可施。〔疏〕

注此解至弓意。○弟子問。文言以濫來奔。與竊邑同之意。此皆爲不言濫黑弓來奔。意似相違。正以不言濫黑弓。意明。則文言以濫來奔。

義著矣。○注叔術至設也。○叔術賢大夫。不欲與邾婁絕。若不口繫邾婁。嫌叔術已與國絕。是失賢者心。且似實有濫國。春秋新意不明。無以見追有功。顯有德。興滅繼絕之義。通義云。假令與邾婁庶其同書。則黑弓醜爲叛人。而叔術子孫無專濫之道。是絕之也。今爲叔術賢。故不欲絕其世。亦通。毛本實誤。○注如口至氏邑。○舊疏云。若口云邾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大夫氏邑。通義云。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則又嫌大夫皆得世。○注起本至可施。○舊疏云。欲起黑弓本是邾婁大夫。口繫于邾婁。新通之爲世大夫故也。按疏意不明。何意以黑弓本邾婁世大夫。春秋因其口繫于邾婁。但可通濫爲國。不得徑施濫文於黑弓上也。蓋通濫爲國。不言邾婁。春秋之賢叔術。其言以濫來奔者。究係竊邑叛臣。設其文不得沒其實也。此之故也。

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注〕推猶因也。因就大夫竊邑奔文通之。則大

夫不世。叔術賢心不欲自絕兩明矣。主書者在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

世。〔疏〕

注推猶因也。○禮記儒行。下弗推。注推猶追也。舉也。皆與因義相足。○注因就至明矣。○正以不書濫黑弓。但就竊已奔文。見通濫爲國。是大夫不世與叔術不絕于國之義兩明也。通義云。故使仍與大夫以邑叛者同文。而又

別之于邾婁則黑弓實大夫與叔術不當絕之義皆可推而知也蓋叔術雖世爲大夫于邾婁原其始本與夏分國土地人民皆所固有不得反責其專濫爲竊邑也按孔義非春秋但賢叔術故文不繫邾婁而以濫來奔實與竊邑同科也雖文夏父分治諸侯且不得專地何論大夫也○注主書至絕世○舊疏云隱元年注諸大夫立隱不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今此追之者春秋之義勸其後功是以上二十年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漢齊丙吉傳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襄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又外戚恩澤侯表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絕修廢舉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又功臣表云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每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後漢齊馮異傳安帝詔曰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絕世何爲先生妄殺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因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韓詩外傳古者天子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繼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濫本非國無爲興繼春秋意在追有功顯有德故從興滅繼絕起義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犯中國圍蔡也〔疏〕

包氏

慎言云十二月書辛亥據麻爲一日大月則十二月朔亦爲辛亥然少餘不得歲增二日劉歆亦以爲月之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乙酉朔大二月乙卯朔小三月甲申朔大四月甲寅朔小五月癸未朔大六月癸丑朔小七月壬午朔大八月壬子朔小九月辛巳朔大十月辛亥朔小十一月庚辰朔大十二月庚戌朔二日辛亥也○注是後至蔡也○昭公死外卽下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是也晉大夫專執卽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歸于京師是也楚犯中國圍蔡卽定四年楚人圍蔡是也舊疏云直言圍

蔡足矣。何須言楚犯中國。欲言日食爲夷狄強諸夏微之象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劉向以爲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皆與何氏所占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

闕者何。邾婁之邑也。

〔疏〕

左傳疏引土地名。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闕城。

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注〕與

取濫爲亟。〔疏〕

注與取濫爲亟。卽上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是也。舊疏云。取亦有作受字者。按莊二年疏引作受。今作取。誤。二年之間。比取兩邑。故以爲亟。而諱之也。通義云。公在外。而國中取邑。宜若無諱。然春秋壹

不變其常詞者。所以存公。而正名分也。杜預以爲昭公取魯邑。彼未知齊侯取運。唯繫之齊。得言取爾。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隱如專魯。而公反爲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昧乎。順逆之甚。按左穀皆誤。以取闕與公在乾侯連文。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

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注〕書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謹權

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起正居實外之〔疏〕

注善者至意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本同鄂本無也字毛本誤尊

卑穀梁世叔申作大叔申左傳莒人下脫邾人二字舊疏云隱七年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云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至今大崩弛壞敗然後發衆城之猥苦百姓虛空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天子之城不時脩理至今大壞方始城之而書者正欲起其當時之善故也何者當是之時天子陵遲諸侯奢縱忽能修其廢職有尊尊之心是以書見故曰起時善通義云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注孔子至行焉○論語堯曰篤文彼不冠孔子曰按漢書律厯志云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明皆孔子語宣十七年注引興滅國全節文亦有孔子曰引之者證修廢職也○注言成至外之○校勘記云疏中引注作欲起正居此脫欲字舊疏云正以不言京師而言成周者欲起正居在成周故也言實外之者正以王微弱不能守成周猥苦天下是以不言京師實外天子按外之者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與宣十六年書成周意使若國文也漢書地理志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為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疏〕

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未月之十七日易林遯之蠱云昭公失常季氏悖狂遜齊處鄆喪其寵身

公羊義疏六十八

定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定公第十〔疏〕

校勘記唐石經定公第十一卷十魯世家昭公卒于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左傳釋文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

安民大慮曰定此釋文又云何以定公爲昭公子與左氏異

元年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注〕据莊公雖不書即位猶書正月〔疏〕

通義以下三月屬春王絕讀云据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

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首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云爾相承此傳橫著元年春王之下竊以王爲月設春王斷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輒蹈不知之作抑慙蓋闕之義按穀梁傳注引徐邈曰按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即位在於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則徐氏以三月連讀矣按如傳義定哀多微辭去正月者隱起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不於春王絕句無以起定無正月義不嫌如通三統之書春王三月乎○注据莊至正月○即莊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是也舊疏云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今定公亦下有三月而上無正月故据之又云隱公之經亦云元年春王正月下云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亦是上有正月下有三月

月而不據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薨于外。且欲讓桓位。非已有與定公不類。其閔僖之屬。雖承弒君之後。其所承者。皆在位見弒。元年之下。復無三月之文。與定不同。故不據之。然則桓公戕于齊。昭公卒于外。亦是不類。而得據之者。正以昭公失道。爲臣所逐。終死于外。恥與桓同。故據之耳。穀梁疏亦以莊公相例。卽本此傳爲義。

正月者。正卽位也。〔注〕本有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卽位。〔疏〕

注本有至卽位。○校勘記云。監。毛本同。闕本不疊有字。按下有字衍文。今按紹熙本亦不疊有字。通義云。本所以不言卽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卽位之實也。舊疏云。隱元年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以此言之。書正月爲大一統。而言正諸侯之卽位。兼二義故也。何氏彼注云。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卽是正月者。正諸侯卽位之義。

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注〕雖書卽位於

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

卽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疏〕

舊疏云。謂定公行卽位之禮。在正月之後也。通義云。定公卽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注雖書至正月。○正以正月以存君。昭公歿。定公立。國不可一日無

君。故雖未卽位。亦宜如莊公之有正也。左傳疏云。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卽稱元年也。既經改元。卽宜有正矣。○注今無至正月。○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爲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守其社稷者。絕。是昭公出奔當絕也。舊疏云。依經及傳。正以定公卽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何氏更言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者。正月書正月。大一統也。明不但卽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奔。終卒於外。爲辱更甚。論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魯國之當絕矣。是以何氏消量。作如此注。故諱爲微辭者。謂經與傳直作無卽位。故無正月之義。其定公當絕之文。沒而不見。故謂微辭。而包氏慎言云。如何氏言。誅君之子不立。絕君之子亦不得立也。鄭伯突出奔。以存正

錄不以失衆錄奪正之罪。重於出奔失衆。律所謂一人犯二罪。以重者論。然則奪正罪應誅也。按穀梁傳不言正月者。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又下公卽位。穀梁傳云。卽位授受之道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卽位。謹之也。定之卽位。不可不察也。是則穀梁義亦不與定公繼體奉正也。不可不察。蓋亦微辭與。何氏謂昭公出奔國當絕。謂昭公絕於國爾。舊疏謂魯國當絕。過矣。季氏當誅。然叔孫舍叔詣固欲納君矣。不得謂魯無臣子也。惟定爲絕君之子。不合卽位。春秋之義。宜於成襄之後。擇賢而立焉爾。故不書正。以示義焉。論語爲政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子齊適齊。以定公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卽位。桓公宣公例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奚其爲爲政正辭也。按劉氏之說。甚是。惟以定爲昭弟。非何氏義。若果昭弟。實其不討賊可也。不得謂其不宜立也。北堂書鈔引感精符云。魯昭公時。雉還環入宋。注。雉之爲言弟也。喻昭公弟爲季氏入之爲君也。亦以定爲昭公弟。

卽位何以後

〔注〕据正月正卽位。昭公在外。〔注〕昭公喪在外。〔疏〕

注昭公喪在外。穀梁傳不言卽位喪在外也。

得入不得入

未可知也。〔疏〕

舊疏云。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不謂据定公之身也。其實定公先在子內。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行卽位禮。是以卽位在正月之後。而左氏以爲喪及壞墮。公子

宋乃先入者。何氏所不取。按穀梁下公卽位傳云。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猶不敢。况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范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卽位。昭公之喪。入不入。未可知。故定公不得行卽位禮也。

曷爲未可知。〔注〕据已稱元年。

〔疏〕

注据已稱元年○舊疏云謂已稱元年春似行即位之禮
訖何言昭公之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而即位後乎

在季氏也〔注〕今季氏迎昭公喪而事之

定公得即位不迎而事之則不得即位〔疏〕

舊疏云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禮其實為君
之道已成是以上文得稱元年春矣但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

云在季氏也通義云昭公之子衍與公子宋俱從在
外季氏謀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尙未有定屬也

定哀多微辭〔注〕微辭卽下傳所言者是也定公

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摠言多〔疏〕

注微辭至是也○文選劉歆
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及夫子

歿而微言絕注引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荀子勸學云春秋之微也楊注謂褒貶沮勸漢書藝文志注李奇曰
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禮記檀弓云禮有微情者疏引何允云微者不見也又坊記云所以章疑別微左傳哀十六年注微匿也
蓋匿其實義而隱微其辭也舊疏云定哀二君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謂餘處更有所對若然昭與定哀同是太平之世所以特
言定哀者昭公之篤無微辭之事寧可彊言之乎繁露楚莊王云義不訕上誓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
世愈近而言愈謹矣又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史記匈奴列傳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
則微爲其切當時之文而罔寢忌諱之辭也○注定公至言多○定公有王無正者上注云雖書卽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
月今無正月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卽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然則書正月所以大一統
不但書卽位而已惟昭公當絕定公不當立皆宜絕不可直書故退卽位於下若似未卽位故不書正月然也故爲微辭沒其當
絕之文也不務公室者下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傳云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猶勉也不務公室亦
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正以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譏定公不罪季氏務

彌公室。乃脩大門觀。僭越王制。不敢顯言。但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爲若不務公室。久不脩治云爾。亦得爲微辭也。喪失國寶者。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注。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五玉盡亡之也。傳特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則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即大弓等言。可世世保用之。其實因定公失政陪臣專權。拘執正卿。喪失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會鄰邦。當絕故也。故微其辭也。黃池之會者。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曷爲以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爲大國。尙猶汲汲于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是也。蓋彼本惡諸侯君事夷狄。因書晉及吳。見晉尙汲汲於吳。知諸侯莫敢不至。則魯之往會。恥殺矣。是亦微辭也。獲麟者。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也。注。絕筆於春。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而經但書獲麟。春秋紀以爲瑞。明撥亂功成。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亦得謂爲微辭矣。

爲主人皆當爲微辭。非獨定公。〔疏〕

舊疏云。主人習其諱。謂習其經而讀之也。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訓詁之義矣。○注。主人至定公。○謂若黃池之會。獲麟在哀公之世。則主

人屬哀公。蓋凡得位有權勢者。皆爲主人。故爲微辭。以辟害容身也。

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注〕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

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

辟害容身。慎之至也。〔疏〕

隱二年傳。託始焉爾。注。焉爾。猶於是也。舊疏云。讀其微辭。意指難明。雖問解詁。亦未知己之有罪乎。春秋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卽卽位也。定無正月

者。即位後也。無以知其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釁定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問其傳之解。詰云。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正以久不脩理。不以公室為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僭天子是也。○注此假至於是。○舊疏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彊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定哀多微辭。下文即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宜指定哀言之也。○往處孔至至也。○舊疏云。此時君者。還指定哀也。孔子作春秋。當哀公之世。定歿未幾。臣子猶存。故亦畏之。為之諱。惡。恩隆於定哀。故曰。以上諱尊隆恩也。若不迴避其害。則身無所容。故曰。以下辟害容身也。其傳未行。口授弟子。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慎之甚。故曰。此慎之至也。按諱尊者。繁露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是也。隆恩者。隱元年注云。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又云。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是也。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其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害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辟害容身之義也。通義云。微詞者。意有所託。而詞不顯。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既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是也。論語憲問篇。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厲言不危。俗順言以遠害。又為政云。多見闕殆。論語述何云。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危辭。以上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戴氏望論語注亦云。於所見世。君大夫有過惡。不敢直陳。而託諸微辭。以見遠害。如定無正月。書戊辰。公即位。及立燭宮。不日之類。皆是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仲幾。本或作機。按昭三十一年疏。作仲機。左氏穀梁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幾。通義云。三月雖繫執仲幾。其實外執大

夫例時非
何氏義

仲幾之罪何〔注〕據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疏〕

舊疏云。上言晉人。似非伯討。言于京師。是伯討之文。與奪未明。故難之。○注據言至有罪。○成

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喜時是言于京師爲執有罪故成伯討也

不蕘城也〔注〕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

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蕘作衰釋文作不衰云或作蕘困學紀聞云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蕘字當從漢志作衰與左氏合按

釋文作衰音素戈反則字作衰而音同蕘其或音初危反乃衰本音也經義雜記云五行志不衰城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爲蕘蕘城謂以草覆城也蕘音先和反按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不衰城說文衰艸雨衣从衣象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作蕘俗字也衰城義當從師古說通義本作衰云董仲舒讀傳文如是是衰分之衰師古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邵公讀爲蕘云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本竟作蕘字者誤也定從開成石經作衰○注若今至是也○魏志劉馥傳揚州刺史劉馥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苦數千萬枚爲備及吳圍合肥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苦蕘覆之故何氏以時事喻之也故舊疏云衣讀如衣輕裘之衣按五行志下之下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師古注一曰衰讀爲蕘蕘城謂以草覆城蕘音先和反是顏氏亦二說備存按說文衣部衰下段注云艸部蕘雨衣一曰衰衣小雅何蕘何笠傳蕘所以備雨齊語注襪襪蕘襲衣也六韜蕘薛箬笠衰俗從艸作蕘而衰遂爲等衰衰絰字以草爲雨衣必層次編之故引伸爲等差也郭璞注山海經蕘辟雨之衣也音摧衰以辟雨因卽用以衣城卽謂衰城管子謂水官之吏常按行隄有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隄防可衣者衣之卽蕘城之法也○注禮諸至丈尺○周禮大司馬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與用數鄭意植卽春秋傳華元爲植巡功之植屬卽聚會之要者簿書左傳諸侯城成周屬役賦又書以授帥及會城而栽注栽卽植也謂植幹書者要也謂役要卽何氏所謂治城各有分丈尺顏氏所謂差次受功賦也經義雜記又云衰城之義有從師古說謂以差次受功賦顏氏必本漢魏人舊注故勝於何邵公陸德明亦一音初危反國語齊語管子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章注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土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可證顏注之有本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輿顏注正合。徐疏謂昭之二年既城訖。於此責其不葺而已。此臆說也。按何氏此云各有分丈尺。亦即衰次之義。公羊禮說云。公羊之義。不絕異說。一事兩義。往往並載。傳不葺城也。詩傳。葺以備雨。何氏望文生義。以漢法況之。故云。若今以草衣城。劉馥傳。天兩城欲崩。以苦葺覆之是也。何又云。諸侯為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此即九章所謂差分。謂衰分也。何氏蓋見京師有作衰城者。師古五行志注。與何氏後說同。何氏據胡母生條例。與董仲舒不同。是所受之本異。故兩存其說也。按何氏自以草衣城為正。解。即此所云分丈尺。亦謂分丈尺以草衣城。上年城訖。恐未堅牢。故更以草覆蔽。用防雨雪崩弛之事。舊疏亦非無見也。○注宋仲至所主。○即左傳之宋仲幾不受功也。即不受役要也。彼傳仲幾曰。滕薛邾吾役也。云云。是其事也。其言于

京師何〔注〕据城言成周。執不地。〔疏〕

注据城言成周。○即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執不地。○舊疏謂春秋上下大夫見執。例不舉地。即

下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祈黎。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彼傳云。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悌矣。注。悌。悲也。仁之者。若曰。在招丘。可悲矣。閔錄之辭。執未言仁有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是也。伯討也。〔注〕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

得伯討之義。〔疏〕

注大夫不得專執。○正以上年經書城成周。皆大夫。此年左傳云。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是大夫專執事也。下傳云。大夫之義。大夫不得專執也。

是大夫不得專執。○注無稱至之義。○傳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諸侯執人之例。其大夫不得專執。既執之有理。故沒其名氏。地以京師。從伯討之例。明以天子事執。為得伯討義也。

伯討則其

稱人何。〔注〕据城稱名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夫稱人相執。與諸

侯同例。〔疏〕

注据城稱名氏。○即昭三十二年。書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周。是也。○注諸侯至人也。○即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又成十五年。書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伯討不稱人

例也。○注復發至同例。○正以經稱晉人。嫌大夫相執亦稱人以執。非伯討與諸侯同。故發此難。

貶。〔注〕故稱人爾。不以非伯討故。〔疏〕

注故稱至討故。○故稱人爾。義具下傳。所

謂文不與者是也。

曷爲貶。〔注〕据晉侯伯執稱人。以他罪舉。〔疏〕

注据晉至罪舉。○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彼傳云。此晉侯也。其稱人何

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其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所謂以他罪舉也。文公執衛侯。得伯討之義。宜稱侯。但以致衛侯殺叔武之禍。故貶稱人也。

不與大夫專

執也。〔疏〕

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曷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曷爲不與。〔注〕据伯討實與。〔注〕言

于京師是也。而文不與。〔注〕文不與者。貶稱人是也。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

執也。〔注〕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歸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

當決主獄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爲天子執之。〔疏〕

舊疏云。据實與但何氏奮

文。不復言大夫之義。不得專執。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大夫。有爲無道者。力能執之。則執之可也。異僖元年二年。敘邢城楚丘之傳者。正以諸侯相執。伯者之常事。大夫相執。例之所略。詳尊略卑之義也。通義云。不發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尊者與弗克納同義。惠氏十奇春秋說云。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說者謂京師非執人之地。非也。吾不知執之者有所受之與。抑無所受之與。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是奉天王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乎。曰可。執之當其舉。且既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雖然。宋仲幾固有可執之罪。而晉士伯非執之之人。晉士伯不告于天子。而專執之。仍以憾而執也。故書曰。晉人言士伯非執之之人也。按惠氏多本左氏立義。○注大夫至侯也。○僖四年。齊人執陳袁濤塗。傳發稱侯。稱人之例。明諸侯得專執。但別伯討不伯討爾。大夫則雖伯討亦不得專執也。○注不言至所歸。○即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是也。以諸侯執諸侯。當決之天子。僖二十八年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是也。犯之惡甚。故分別錄之。明執衛侯。執曹伯歸京師。得正。執莒子邾婁子以歸。失正也。故襄十六年注云。錄以歸者。惡晉也。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是也。其襄十九年。晉人執邾婁子。亦是諸侯相執。而不錄所歸。蓋即盟祝柯時執之。或即釋之。實無所歸也。○注大夫至別也。○舊疏云。若執大夫。當決於主獄之人耳。若其犯之。但爲小惡。故從外小惡例。不復分別之也。若然。所見之世。錄外小惡。而言從外小惡。不復別之者。正謂時錄之。以見太平之世。諸夏小惡。在治之限。文不盡錄。故得然解。按此不書所歸。是其例也。杜云。晉執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注無例至常書。○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更無大夫相執之義。即是無其比例。不在常書之限。又引舊云。此事所以無歸于以歸之例。正由大夫相執不在當書故也。○注又月至執之。○舊疏云。今而書之。又書其月。詳錄之。與諸侯相執同例者。善爲天子執故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襄十六年三月。晉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正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是也。皆書月。通義云。三月雖繫執宋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按執大夫無例。不得援外執大夫例時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注〕至自乾侯者。非公事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

于乾侯。〔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月之二十三日。白虎通號篇云。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于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證也。○注非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非隱也。注非貴也。淮南汜論訓。而墨子非

之。注非。譏也。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又齊侯暗公子野井。又齊侯取運。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運。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公內為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是皆事齊不專。中去之晉。竟

不見容

事也。

戊辰公即位。〔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戊辰。即位月之二十八日。公穀皆言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言須殯而後即位。癸亥去戊辰蓋五日。殯期也。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注〕据癸亥得入已可

知。〔疏〕

注据癸至可知。○而以上傳云。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今癸亥喪已至國。合即即位。而至戊辰。故据以難。

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注〕

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

于北牖下。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大斂于阼階。殯于西階之上。祖于

庭。葬于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

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

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疏〕

穀梁傳。殯然後即位也。通義云。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殯于兩楹之間。魯有王禮。辟時天子。故多雜殷法也。檀弓曰。殷朝而殯。

于祖。而左氏說魯喪殯廟。卽殷法也。喪自外來。當盡始死哀禮。故五日而後殯。其明日卽位。顧命。成王乙丑崩。康王癸酉卽位。鄭以爲殯之明日。此亦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也。○注正棺至之禮。○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脫髦。括髮以麻。婦人髻。帶麻。于房中。又云。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注。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士喪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士舉男女奉尸。僕于堂。幃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注。僕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第上也。是則夷於堂在兩楹之間。故何氏以正棺兩楹之間爲象夷堂之節也。曾子問云。君出疆。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非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此云象旣小斂。則宜服殯服矣。曾子問又云。入自闕。升自西階。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旣塗而成服。是此昭公喪自外來。亦宜如是。故先象斂。然後乃塗之。爲未得盡君臣之禮。故此略存其儀節焉。孔氏以此正棺卽爲殯。不毋急遽。曾子問又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此昭公去小斂已遠。自不限此禮也。又雜記云。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轉爲說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室。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轉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爲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僕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之如賓也。禮記檀弓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賓主夾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或以魯殯於兩楹間。爲魯多用殷禮。如。牲用白牡之類。亦以意言也。若然。僖八年左傳。弗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于廟。而正棺于兩楹間者。禮記疏引服虔注云。

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也。至朝廟時。亦殷周不同。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疏。殷人尙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于祖廟。周則尙文。親雖亡歿。故若猶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及朝廟。遂葬。又云。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也。與服意以廟爲殯宮異。然則如鄭意。兩楹間卽廟之楹間。既夕禮。遷于祖。亦正棺于兩楹之間。或魯用殷禮。亦正棺于廟之兩楹間與。○注禮始至遠也。○校勘記云。北牖。宋本同。閩監本。毛牖作墉。按釋文作北墉。云音容。本又作牖。鄭注禮記。北牖下云。或爲北墉。蓋何注本作北墉。卽鄭所云。或本是也。今公羊注作北牖。則後人從禮記改轉。毛本于改於。非。白虎通。崩薨。篇人死必沐浴于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于牖下。沐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卽遠也。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按今檀弓無死于牖下二語。禮記坊記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注。遠之。所以崇敬也。按始死于北墉下者。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牖下。注。病者恆居北牖下。士喪禮記。寢東首。于北墉下。士喪禮。死于適室。注。疾時處北墉下。彼釋文作庸。云牆也。張氏識誤。李氏集釋並同。按彼記上云。北墉下。云設牀第當牖。則作墉爲是。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牆。無牖也。士大夫以上皆同。詩豳風七月。塞向墉戶。毛傳。向北出牖也。庶人。葦戶。然則北牖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任氏啟運宮室考云。或以爲室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亦據詩塞向爲說。私室卽謂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墉無牖。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北矣。胡氏培輩禮正義。士昏禮。婦盥饋。席于北墉下。注。墉。牆也。室中北牆。又婦廟見。席于北方。注。北方墉下。是北唯有墉無牖。諸說甚確。論語。伯牛有疾。自牖執其手。皇疏。牖。南窗也。君子有疾。寐於北壁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皇疏言北壁。足爲北墉之證。賈勝賈孔疏。朱子集注作北墉下。亦承疏文之誤。禮記檀弓。坊記。俱有飯於牖下之文。惟室南有牖。北無牖。室內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卽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浴于中霤者。檀弓云。掘中霤而浴。注。周人浴不掘中霤。以喪大記云。浴水用盆。沃水用攝。沐用瓦盤。爲周制故也。中霤。室中也。故檀弓記曾子之喪。浴于鑿室。爲不合于禮也。士喪禮云。管人汲。不說編屈之祝。漸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甕。用

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士有冰。用夷檠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拒用巾。浴用巾。拒用浴衣。溲濯棄于坎。是其事也。飯舍于牖下者。士喪禮云。主人入卽位。商祝襲祭服。祿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櫛。建於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白虎通云。所以有飯舍。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舍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是也。小斂於戶內者。士喪禮云。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精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積裏。無統。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又云。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喪大記。凡斂者六人。正義。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夷于兩楹之間。說見上。大斂于阼階者。士喪禮云。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精絞。衾。衾二。君禭。祭服。散衣。庶禭。凡三十稱。衾不在算。不必盡用。又云。帷堂。婦人尸。東西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商祝作絞衾衣。美者在外。君禭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又記云。大斂于阼階。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是也。殯於西階之上者。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殯。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記云。既殯。主人脫髦。注。既殯。置銘於殯。復位時也。士喪禮。又云。掘殯。見衽。注。殯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輜。檣。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輜。檣。置于西序。塗不斂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是也。祖于庭者。禮既夕云。俛牀。饌于階間。注。俛之言尸也。朝正。極用此牀。疏。謂極至祖廟兩楹之間。尸北首之時。乃用此牀。又云。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極。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正極于兩楹間。用夷牀。又云。薦車直東榮。北轉。注。車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又云。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祖。乃載。注。乃舉。極。卻下而載之。李氏如圭云。下極於階間。載之。褚氏寅亮云。復以軸。降自西階。載於車。此時。極仍北首也。既夕。又云。乃祖。注。還。極。鄉外。爲行始。是祖。

於庭也。白虎通云。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于庭。葬于墓。又曰。適祖。升自西階是也。葬于墓者。既夕云。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注。於是脫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喪大記。凡封用。縛。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威。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既夕又云。乃窆。主人哭踊無算。注。窆。下棺也。是也。飯含于牖下。毛本屬誤。壙。按。紹熙本不誤。士喪既夕。所載多是士禮。大夫以上。容有異用。有率儀節。均不外是。○注禮。天至大斂。○白虎通又云。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于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尙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通。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于口者。孝子欲生其親也。與何氏所說。惟天子禮異。士喪禮說。陳小斂衣云。厥明。陳衣于房。張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厥明者。繼昨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鄉大夫蓋與士同。下天子諸侯也。士喪禮說大斂云。厥明。滅燎。陳衣于房。胡氏培壘儀禮正義云。厥明者。小斂之次日。死之第三日也。蓋士并死日數。鄉大夫除死日數。三日大斂也。大斂與殯同日。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是也。○注夷而至卽位。○士喪禮云。卒斂。主人髻髮。祖衆主人免于房。又云。士舉男女奉尸。僕于堂。主人卽位。踊。襲經于序東。楊復儀禮圖云。小斂變服有二節。謂主人主婦馮尸後。主人髻髮。祖衆婦人髻于室。衆主人免于房布帶。此一節也。奉尸僕于堂。主人拜賓後。卽位。踊。襲經于序東。此又一節也。又云。爲父母有小異。據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喪大記。主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之文也。小記孔疏云。爲母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竟。卽堂下位時。爲父猶括髮。襲經帶。以至成服。爲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襲經帶。以至成服。蓋爲母易括髮爲免。卽在此經。卽位。踊。襲經于序東時也。曾子問記。君在外薨。入時禮云。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又云。則子麻弁經。疏。衰。直杖。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布弁如爵弁而布。按。殯服者。小斂後未殯前之服。士喪禮云。小斂。直經。大帶。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不改。故鄭如彼注也。何氏特舉經言之。男子重經故也。其首服。被疏引。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

弁。又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凡弔服視主人之服爲節。檀弓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繡衣素裳。又露褐衣。則子游褐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記云。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蓋小斂夷堂一時事。故子游絰而入。明主人時亦絰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有絰帶。弔者加絰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爵弁加絰。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絰。謂之弁絰。士則易元冠爲素委貌。加絰焉。雜記曰。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緇。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是小斂後弔者絰。知主人亦絰。故何云。夷而絰。明小斂後卽夷也。殯而成服。謂大斂後也。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疏。上厥明滅燎。是三日之朝行大斂之事。今別言三日成服。則除上三日。更加一日。是四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爲三日也。又既夕記云。三日絞垂。注。成服日絞。要絰之散垂者。又云。冠六升。外緝。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敖繼公曰。云成服者。纍已經帶矣。今復以冠衰之屬足而成之也。按絞垂亦謂主人及大功以上親。其小功總麻。初則絞之。不待三日也。戊辰然後卽位者。癸亥至丁卯五日。大斂次日卽位也。卽位吉服。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又云。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彼本顧命。康王之誥立義。是大斂後卽殯前吉服。卽位禮畢後。釋冕。反喪服。明諸侯之禮亦宜然也。書疏引鄭書注云。王釋冕。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知君臣皆同反服矣。○注。凡喪至士杖。○喪服四制云。三日受天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注。三日者。死後之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按士三日成服時始杖。據彼二記文。則天子諸侯杖在大斂前。蓋尊卑之差也。喪大記疏云。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死後三日也。疏又云。下云。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熊氏

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也。○注童子至故也。○喪服傳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喪服四制云。杖者何也。爵也。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鄭喪服注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擔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衆子也。喪服傳又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賈疏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也。又云。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雖無爵。然以適子。放假有爵之杖。爲之喪主。衆子雖非爲主。子爲父母致病。是爲輔病也。敖繼公云。傳意蓋謂此杖初爲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擔主輔病之義焉。白虎通崩薨篇。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亦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是卽輔病之義也。白虎通又云。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皆本喪服傳也。按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一人杖。謂長女也。又如喪大記所載授杖之制。有夫人世婦等在內。則婦人亦有杖。孔氏小記疏。以婦人謂童女也。以彼注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則鄭以喪服之婦人皆童女也。賈疏以彼傳童子爲庶童子。謂當室童子。則杖引問喪曰。童子不總。惟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非。不廬。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直有緘喪經帶而已。賈疏又云。彼傳疏人爲童子婦人。引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云云。諸君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又云。童子得稱婦人者。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是未成人稱婦人也。與喪服四制孔疏云。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小記疏爲鄭學者。則謂爲童子婦人同。而賈疏引雷次宗。則謂此喪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矣。孔疏引賀循亦云。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皆與鄭說異。沈氏形儀禮小疏云。

童子何以不杖。包女子子言。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也。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子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問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則婦人皆杖者。唯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楊氏復儀禮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金氏榜禮箋云。婦人唯爲主者杖。不爲主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爲夫。母爲長子。爲主而杖者也。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不爲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明他婦人不爲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爲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衆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爵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經意。胡氏培壘儀禮正義云。此傳鄭無注。細繹傳意。自以成人婦人爲是。而沈氏金氏之說尤詳。蓋傳層遞問下。其間童子者。以男子非主皆杖。童子何以不杖。其問婦人者。以童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已成人。非主何以不杖。此兩問俱跟非主而杖說。下若童子當室而杖。婦人爲主而杖。則其義已該於擔主中矣。童子自包女子子在內。若以上句爲問童男。下句爲問童女。則童男既以稚弱不能病。豈童女又能病乎。此問所不必問者也。賈孔之說失之。

子沈子曰〔疏〕

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引沈子正棺乎兩楹之間曰。然後即位也。卽用此傳文。可知卽此子沈子。但非穀梁家師。故不冠

以子。定君乎國〔注〕定昭公之喪禮於國〔疏〕注定昭至於國。○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定當讀爲正。古字通字耳。用尙書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史記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

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並其證也。正君乎國。卽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間。上文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說其事也。此引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說其理也。穀梁傳曰。何爲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

間。然後即位也。與此傳文雖互異。而義實相同。蓋惟正君乎國。即是正棺於兩楹之間。故以正君乎國爲沈子之言可也。以正棺於兩楹之間爲沈子之言。亦可也。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斤於字句間也。孔氏通義。不據穀梁傳。定爲正。而自爲之說曰。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國。謂穀梁傳與此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失之甚矣。

然後即位〔疏〕

通義云。此後師別自爲說。謂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也。然穀梁傳云。正君乎國。然後即位。

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均稱沈子語。而與此傳正相反。弟子乖其師說如此。按孔氏非是。何注明云。定昭公之喪禮於國。卽穀梁所引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也。定卽正義。俞氏之說當矣。昭公之喪既正。卽於殯前行即位禮。稱君與天子大數。後稱王同也。

卽位不日。此何以日〔注〕。據卽位皆不日。錄乎內也。〔注〕內事詳錄。善得五

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卽位。故日主書者重五始也。〔疏〕

通義云。卽位不日者。有常日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何言乎有常。正始必

以月之朔。書曰。月正元日。是也。○注內事至變禮。○繁露天道施云。近者詳。遠者略。故內事詳錄也。舊疏云。書月所以得變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卽位。象五日殯訖卽位之禮。故錄日以明之言其變而合禮矣。杜云。定公不得以正月卽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亦謂失卽位之常日也。按此書日似兼有二義也。○注或說至故日。○穀梁傳內之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卽位。厲也。注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卽位。危。故日之。○注主書至始也。○左傳疏引春秋緯。稱黃帝坐於扈閭。鳳皇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又云。說公羊者。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卽位者一國之始。卽此也。禮記中庸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鄭注。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禮記疏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又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卽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也。是則五始者。元

年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即位也。此則元年也。春也。王也。公即位也。無正月者。微辭也。解詁箋云。本例應追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如桓宣之文。因定哀多微辭。故小變其例。從其實。即位之日。書之。則篡文顯而微矣。傳所云。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其說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二十四日。

九月大雩〔注〕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立煬宮。

煬宮者何〔注〕据十二公無煬公煬公之宮也〔注〕春秋前煬公也〔疏〕注春秋前煬公也。杜云煬公。

伯禽子也。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會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左疏。證法。好內怠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祭法。鄭注云。魯煬公。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疏引世本。煬公。伯禽之子。是春秋前也。世本云。煬公。徒魯。宋衷曰。今魯國。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疏〕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杜云。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公穀無季氏禱煬公事。要之無論爲

何。皆在親盡。立煬宮非禮也〔注〕不日。嫌得禮。故復問立也。不日者。所見之世諱深。使若比武不宜立者也。

宮惡愈故不日〔疏〕

舊疏云春秋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日故此不日嫌得禮也注言此者正以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爾按隱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成六年春二月辛

巳立武宮傳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晉爲篡發例書月者大國篡例也立武宮書日爲失禮立宮發例也昭二十三年伊氏立王子朝不發傳從立晉例可知也此不日與立武宮日異故復發傳聞嫌爲得禮異也故也○注不日至不日○舊疏云例既書日而不日者正以當所見之世故也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與向說違者蓋失禮於鬼神例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下何氏云失禮宗廟例日是也若失禮修營宗廟則例書時即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也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楹書月者注云功重於丹楹是也若其失禮始造宗廟者例書日即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所以然者刻楹功重於丹楹猶變例書月況始造宗廟爲費實深甯不日乎通義云昭公之世季孫隱如禱于煬公今立其宮以報之趙汭曰立煬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按趙氏牽涉左氏孔氏何爲從之煬宮是否季氏所立本傳無文然親盡之廟非所宜立與武宮同而不日殊其爲所見世所聞世之別明甚定哀多微辭諱之愈甚譏之愈深也

冬十月實霜殺菽〔疏〕

差繆略云叔公羊作菽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左氏初刻作叔磨改作菽石經穀梁作菽左傳釋文正作叔云本或作菽說文作未校勘記監本冬字空缺

何以書記異也〔注〕菽大豆時猶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疏〕

注菽大豆○詩小雅采菽云采菽采菽箋菽大豆也左傳成十八年

云不能辨菽麥注菽大豆也左傳此經疏云菽者大豆之苗又是耐霜之穀五行志注師古曰菽大豆也○注時猶至爲異○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猶作獨解云知獨殺菽不殺他物者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猶亦作獨舊疏云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實霜不舉穀名傳云記災也即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此則但傷一穀既不成災故謂之異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注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注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傷三十三年隕霜不

殺草是也。其曰殺。舉重也。非公羊義。

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注〕据無麥苗以災書。〔疏〕

注据無至災書。○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何以書。

記災也。是也。舊疏云。向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貫霜。不舉穀名。何故。莊七年經云。無麥苗者。彼傳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水旱螟蟲。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舉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故也。然則一災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季氏。故不得不錄也。俞氏櫛公羊平議。以傳文菽為衍文。蓋無麥苗以災書。則此貫霜殺菽。亦當以災書。而傳乃曰記異也。故弟子問曰。此災也。曷為以異書。亦通。

異大乎災也。〔注〕異者所以為

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為稼強。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反為淫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

誅季氏。〔疏〕

注異者至罰也。○隱三年傳注云。異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是則先事而至。人君可以為戒。若其變改。則不害人物。若災。則害事已見。無及變更。故君子重異不重災也。

故詩疏引洪範五行傳。及鄭駁異義。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異為非常。上天垂象。教先乎殺。故為教化。災已害物。誡罰已及。故為刑罰也。繁露必仁且智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凡災異之本。盡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為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是異為人戒義也。五行傳又曰。害物為災。不害物為異。災散於已。至異戒於未。

來。未來者可追。已至者無及。故君子視不害物大於異物也。說苑政理云。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于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注周十至殺菽。○說文。未豆也。荅小豆也。淮南子墜形訓。菽夏生冬死。農桑輯要引四民月令云。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豆。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又引汜勝之書曰。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當可種。則種菽有早晚。南方早者六月可種。晚者亦至冬令也。詩小雅小明云。歲聿云莫。采蕭穫菽。是夏正之八月。非穫菽時。而爲微霜所殺。故爲異也。○注菽者。至象也。○舊疏云。菽爲第三之稱。故爲少類。季氏於叔孟爲弟。亦是少之義。故得爲其象。菽雖第三。爲稼最強。季氏雖幼。彊於叔孟。故曰菽者少類。爲稼強。季氏之象也。按說文。未象豆生之形。未於五穀中。莖植最低。故叔季之字。从未。廣雅釋詁。叔少也。古多聲義相兼也。故菽亦作叔。禮記檀弓。啜菽飲水。盡其歡。三公山碑。叔粟如火。是也。古微書春秋考異郵云。菽者稼最強。五行志云。菽草之難殺者也。又引董仲舒說亦云。菽草之彊者也。○注是時至季氏。○五行志中之下云。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以視公也。釐公三十二年。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乘事之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殺穀。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本穀梁爲說。志又云。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何氏之意。本此。韓非子七術篇。必罰云。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棄灰。注。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按韓非當斥此。實霜殺菽言。故下云。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御覽引考異郵云。定公卽位。隕霜不殺菽。菽者稼最強。季氏之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吳嘉禾三年九月。隕霜殺穀。說者謂誅罰不由君出。政在臣下。是時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石顯用事。永光元年九月。隕霜殺稼。同應。定元年十月。乃夏之八月。而隕霜殺菽。較漢吳在九月。更早一月。而菽乃穀之尤勁者。而能殺之。則稼與菽更不足言矣。蓋石呂後皆復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公受國季氏。爲寄食之君。其後哀公客死於外。故當定卽

位之後。夏之八月。卽有隕霜之異。君弱臣強之象也。舊疏云。何氏以爲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旣爲昭公之子。而喜於得位者。正以父見放逐。薨於乾侯。讐人秉政。有年歲矣。忘其恥辱。欲求福於淫祀。天怪其所爲。故示之戒也。又引舊疏云。定公爲昭公弟。立非其次。是以喜之。而謂昭公爲父者。臣子一例故也。

公羊義疏六十九

定二年
盡四年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疏〕包氏慎言云五月無壬辰四月之二十七日。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注〕据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不但問及者方於下及聞其文問之。

故先俱張本於上。〔疏〕

注据桓至言及○卽哀三年書桓宮僖宮災是也○注不但至於上○校勘記云鄂本聞作問此誤言傳文不但問及者何而連言雉門及兩觀災問也爲下方復問曷爲雉門災及兩觀故

先於此俱問張本於上也。

兩觀微也。〔注〕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主觀爲其飾故微也。〔疏〕

注雉門至微也○禮記明

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舉門雉門天子應門注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正義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昭二十五年傳子家駒曰諸侯僭天子久矣設兩觀云云是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也彼傳不及雉門者舊疏云天子諸侯皆有雉門但形制殊耳按諸侯三門他國不聞有雉門或唯魯有而又制如應門故爲天子制也史記魯世家揚公築茅闕門徐廣曰茅一作第又作夷雉字古文作𠄎雉亦與夷通左傳昭十七年服注雉者夷也又漢書楊雄傳注引服虔云雉夷聲相近爾雅釋詁樊光注雉

夷也是也。古微書引感精符云。雉之爲言弟也。故弟闕門卽雉闕門也。蓋卽觀也。周禮闕人注。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元謂雉門爲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爲二。必知雉門爲中門者。凡諸侯三門。有皋。應。路。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亢。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則庫門向外。兼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門矣。既言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按毛氏大雅詁傳云。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蓋皋應本太王爲諸侯之門。文王增爲天子之制。諸侯不得更有皋應之名。故魯唯庫雉路也。江氏永鄉黨圖考云。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又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此爲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江氏又云。明堂位言魯之庫門。擬天子之皋。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之外。言君復於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爲魯記也。禮器言釋之於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爲衛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按諸侯之門。或路門同。爾魯有雉門者。正以有兩觀。故通典引三禮義宗云。雉門。雉。施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象。魏故以施政教爲名。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闕是也。他國無兩觀。中門未必名雉。則大門不必如魯有庫門也。魯有庫門。或因魯有大庭氏之庫得名。其檀弓所記。多是魯諸儒假魯事以明經制。不必他國皆然。家語多王肅私竄。不可據焉。戴氏震三朝三門考云。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外門。庫門諸侯外門。應門天子中門。雉門諸侯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朝與門無虛設也。王氏夔鄉黨正義云。戴氏謂天子亦三門。與宋劉氏斂之說同。既以爲三門。則皋門卽庫門。雉門卽應門。亦可通名。故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

內是指王朝也。戴氏以爲據魯以合於天子，殆非也。作雉解，路寢明堂，咸有庫臺、庫門、臺門，卽雉門。是天子亦得稱庫雉也。考工記匠人云：廟門容大屬七個，闕門容小屬參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參個。注云：大屬牛鼎之屬，長三尺，每屬爲一個，七個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闕，小屬鬬鼎之屬，長二尺，參個六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個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個二丈四尺。雉氏循羣經宮室圖說：路門爲人君視朝之地，宜廣於諸門，不應小至一丈六尺五寸。視應門三之二也。以考工記門堂門室注參之，東西當得三十步，而兩室與門各居其一，則中亦十步也。一步六尺，則十步爲六丈矣。然古尺比今尺爲短，如注言一丈六尺五寸，得今九尺。彊則與詁文不容之言不合，而雉氏所言亦太侈。劉氏寶楠論語正義云：細釋記文，但謂以乘車五個略狹，故曰不容車耳。乘車五個三丈三尺，尺度以今尺爲二丈強，而路門稍狹，則爲二丈內外矣。記又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阿，棟也。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疏謂門之屋兩下爲其脊高五丈，不著門丈之制。又此皆爲天子言之。若諸侯宮廟之門，其高廣經無明文，然必當殺於天子。王氏鑿引迮氏愛蓮曰：據鄭氏說，諸侯三門，其高與天子同。其廣路門丈六尺五寸，雉門二丈四尺，皋門之廣與應門同。諸侯之庫雉亦與天子同。其說合理，殆非是也。門爲主，觀爲其飾者，釋名釋宮室云：闕在兩旁，中間闕然爲道也。禮記疏引白虎通云：闕者所以飾明別尊卑也。崔豹古今注云：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然闕止在雉門旁，崔謂每門皆有於禮乖也。元和郡縣志：兩觀在縣東南五十步。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卽孔子戮少正卯處是也。穀梁桓三年禮：逆女，諸母兄弟不出闕門，或謂卽此。然諸母並不得出路門也。恐非指是。左傳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疏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門上作臺也。按觀與闕似是一處而二物。詳昭二十五年義疏。雉門爲正，兩觀在門旁瞻觀之物，故以兩觀爲微。

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注〕据下新作雉門

及兩觀先言作者。主災者兩觀也。〔注〕時災從兩觀起。〔疏〕

注時災從兩觀起。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

注始災者兩觀也。通義云實兩觀災延及雉門。非雉門災延及兩觀。

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注〕据欲使言兩觀災及雉門。

若言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作主災者兩觀諸本皆誤作時孫志祖云左傳疏引作主按紹熙本作主不誤。注据欲至孔父。見桓二年。正以兩

觀先災宜書兩觀災及雉門也。

不以微及大也。〔疏〕

穀梁傳先言雉門尊尊也。注欲言兩觀災及雉門則卑不可以及尊。災不從雉門起故不得言雉門災及兩觀。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也。鄭嗣曰欲以

兩觀親災則經宜言兩觀災及雉門。雉門尊兩觀卑卑不可以及尊。故不得不先言雉門。而後言兩觀。欲令兩觀始災故災在兩觀下矣。通義云兩觀先災而後言之稱言有序。猶孔父先死而曰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也。若然仲子以微不言及兩觀又以微言及者言及而後其微見者加及以絕之。也不待言及而其微見者不加及以絕之。

何以書。〔注〕不復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以書者。上已問雉

門及兩觀災。故但言何以書。〔疏〕

注不復至以書。舊疏云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傳云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注云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以主覆問上所說二事不問求賻。又七年城中丘傳云

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注云上言中丘者何。指問邑也。欲因其何以書。嫌但問書中丘。故復言城中丘何以書也。傳二十年傳云西宮災何以書。然則彼三傳文皆舉句而問之。今此不嫌不以微及大何以書。而不舉句問之者。正以上傳已云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不能復重言之。故省文也。

記災也。〔注〕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為

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

在春秋中猶不書〔疏〕

注此本至云爾○見昭二十五年穀梁疏引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而今魯過制故致天災也五行志上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

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舉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何氏劉氏皆以魯雉門爲僭天子皆與漢志所載董劉說合是公穀義同惟此傳云記災不云記異董劉說及受女樂事在後與傳例不合○注立雉至不書○隱五年初獻六羽傳云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此義與彼同解詁箋云傳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此因災見且以張王文猶郊禘也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注〕据俱一門兩觀如故常〔疏〕

通義云据新延廢不言作○注据俱至故常○莊二十九年傳云有所增益曰作此仍故常無所增益而

言作故据以難

脩大也〔注〕天災之當減省如諸侯制而復脩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脩大也

〔疏〕

毛本脩作修。○注天災至大也。○繁露王道云。作雉門及兩觀。譏驕溢不恤下也。驕溢即脩之義。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如其度也。俱與何氏有所增益。曰作義合。彼注又云。繕故曰新。此言新作。蓋有舊而又增大之也。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亦以其奢泰不奉古制惡之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注〕据西宮災復脩不書。〔疏〕注据西

○見僖二十年西宮災。復脩以理度知也。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

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禮。微辭也。月者久也。當即脩之如諸侯禮。〔疏〕注務勉也。○呂覽士節云。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又聽言云。不可

不務也。高注並云。務勉也。荀子富國云。儻然要時務民。注務勉強也。○注不務至辭也。○舊疏云。即文十三年傳。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何氏云。簡忽久不以時脩治。至令壞敗。故譏之。然則此文不務公室者。亦可見魯人簡忽。五月有災。十月乃作之義。故云亦可施於久不脩也。校勘記出亦可施于久不脩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于作於。下同。作於是。按主人習其辭而聞其傳。則但責其久不脩。其實則責其僭天子不務如公室也。故爲微辭也。通義云。譏季氏當國不勉務公室之事。朝闕重地。被災彌五月。然後脩之。魯雉門如天子應門。而兩觀尤非諸侯之法。春秋雖若以譏久不脩書。其僭已據事直見矣。所謂微辭也。○注月者至侯禮。○舊疏云。正以莊二十九年春。新延殿。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皆書時。此特月者。譏其久不脩也。舊云。如天子之門大。不可即成。故月以久之。按舊說是也。時魯宜因陋就簡。及時脩治。今乃務爲驕溢。工作繁多。曠日持久。故書月以起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讎外不見答於晉故危之〔疏〕

注月者至危之○正以凡朝例時。此月故解之。書月爲危者。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注如楚書月者。危公朝夷狄之屬是也。而僖十年注云。故如京師則月榮之。如齊晉則月安之者。美惡不嫌同辭故也。知不見荅於晉者。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傳。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注。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君子榮見與。恥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又十二年。十年。三年。二十一年。皆書公如晉至河乃復之屬。皆不見荅之辭。此與彼文同故也。內有季氏疆臣。外不見荅盟主。故爲危。

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三月。磨改作二月。解云。公羊穀梁皆作三月。左氏作二月。未知孰正。按此則當從唐石經原刻。包氏慎言云。三月有辛卯。月之朔日。春秋杜氏釋

例長歷。定公三年甲午。二月癸亥朔。辛卯二十九日。

夏四月。

秋葬邾婁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注〕。後相犯時者。諱公使大夫盟。又未踰年。君薄父子之

恩。故爲易辭。使若義結善事。〔疏〕

釋文。枝。二傳作拔。校勘記云。枝。唐石經。諸本同。按。枝當爲拔。字之誤也。如公孫拔之誤爲公孫枝。按。枝與拔字形相近。易混。漢書地理志。北海郡下樂都云。侯國。莽

曰。拔。壘。一作杖。一作枝。又荀子疆國云。拔戟加乎首。注。拔。或作枝。是也。左傳校勘記。顧炎武云。石經拔誤枝。按。石經此處殘缺。炎武所據乃補刻本。杜云。拔地闕。左傳作邾。杜云。邾卽拔也。大事表云。當在今兗州府嶧陽縣境。○注後相至善事。○會盟之例。大

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後相犯不信明。即哀元年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之屬是也。今而書時為大信辭。故解之。閔二年注。君臣無相適之道。故大夫不敵君。莊九年注。鄰國之臣猶吾臣也。此公使大夫盟諸侯。非禮。又邾婁子穿卒於三月。冬會其孤。又失禮。故皆為諱。作易辭也。易者。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倂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是也。通義云。不月者。入春秋來。邾婁數伐我邊鄙。內亦亟取其邑。唯終定公之世。二國修禮。未嘗相犯。故特大信辭也。義亦通。又云。未踰年稱爵者。與其所可與。識其所可讎。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無癸巳。據麻。三月之九日。正月之八日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注〕月而不舉重者。楚以一裘

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拘不書者。惡蔡侯

吝一裘而見拘執。故匹夫之執歸不書者。從執例。〔疏〕

左傳疏引土地名云。召陵。楚地。舊疏云。上文二月陳侯吳卒。下之六月。葬陳惠公。然則其父未葬。宜稱子

某。而言陳子。僖九年宋子之下注云。宋未葬。不稱子某者。出會諸侯。非尸柩之前。故不名。然則今此陳子亦然。但從宋子省文。故不復注之。○注月而至兵也。○正以侵伐例時。此月若其舉重。宜云公會劉子晉侯以下侵楚。不言于召陵也。而今會侵並舉。是

書月又不舉重。故解之。善錄其行義兵者。僖十五年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注。月者。善錄義兵。僖十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以下伐齊。注。月者。與襄公之征齊。善錄義兵。此與同也。舊疏云。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以下。侵蔡。何氏云。月者。善義兵也。然則彼亦是義兵。而舉重者。正以彼下經云。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云。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則以下有喜服楚之文。爲義兵可知。是以不勞具錄也。桓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以下于侈。伐鄭。彼注云。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不舉伐爲重者。用兵重於會。嫌月爲桓伐有危舉。不爲義兵錄。故復錄會也。按。詳錄多爲善辭。所謂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是也。此書月。已爲義兵錄。復以蔡昭見執。諸侯雜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又詳錄所會地。著其善也。蓋侵伐書月。不必皆錄義兵。如莊十年二月。公侵宋。書月爲危。僖四年冬十有二月。公孫慈會齊人以下。侵陳。書月爲刺。下六年二月。公侵鄭。八年春王正月二月。比侵齊。爲危。莊三年正月。朔會齊師伐衛。書月爲惡。齊魯是不皆爲義兵錄。故此復不舉重以起之也。拘蔡昭公者。卽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是其事也。○注。拘不至夫之。○僖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之屬。皆書執。此不書。故解之。匹夫之者。舊疏云。所以不直言賤之。而言匹夫之者。以楚人執良霄之屬。大夫猶書。今反不書。賤於大夫。故言匹夫之。○注。執歸至執例。○舊疏云。卽僖二十一年注云。凡出奔歸。書執。獲歸不書者。出奔已失國。故錄。遷。應盜國與執獲者。異。臣下尙隨君事之。未失國不應盜國。無爲錄也。是其被執而歸不書之義。今此蔡侯之執。經雖不書。其實見執。故得從其例矣。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注〕爲不會召陵故也。不舉滅爲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日者。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彊臣之讎。故有滅則

危懼之爲定公戒也〔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庚辰月之二十六日。校勘記出公孫歸姓。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公孫歸姓。二傳無歸字。姓音生。按昭二十三年注作歸生。疏引此經同。左氏釋文作公孫生。云本

又作姓。按姓生通。昭元年會于鹹。三傳皆作公孫歸生。左穀此經蓋脫也。○注爲不至故也。○舊疏云。召陵之會。蔡爲謀首。召陵之經。不見沈子。而今滅之。故知義然也。○注不舉至位也。○襄六年齊人滅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注。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彼萊君死位。故但舉滅國爲重。今欲責沈子不死位。故并書以歸殺之也。○注日者至戒也。○正以滅例月。此日故解之。定哀滅例日者。舊疏云。定哀之時。文致太平。若有相滅。爲罪已重。故皆書日。以詳其惡。卽此經及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之屬是也。又云。旣言定哀滅例日。乃是滅爲例矣。而又言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者。欲道哀公之篤。若有相滅。例合日。按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注。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不滅。故不日。故舊疏謂欲見他義者。容不書之是也。舊疏又云。哀公之篤。更無書滅之經。而知例日者。正以文承定公之下。定公猶日。則哀公明矣。定公承黜君之後。偏有危懼。是以有滅則書日。哀公無此義。故諱其滅。以沒不救同姓之罪。但知例合書其日。故何氏云焉。按定哀滅例日。何氏此語。必有所受。故據以爲例。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注〕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爲季氏所逐。定公初卽位。

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後楚復圍蔡。不救。不日者。善諸侯能翕然俱有疾楚之心。會同最盛。故褒

與信辭〔疏〕

釋文。浩油。二傳作皋鼈。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九經古義云。鼈鐵論作浩鼈。爾雅釋訓。皋皋。瑁瑁。樊光本。作浩浩。按鼈鐵論見和親篇。桓寬多用公羊說。或亦公羊異本也。惠氏棟云。古讀皋爲浩。鼈爲由。皋浩同部。

油鮑皆从由聲故也。大事表云：鄭氏曰：鄭地城皋也。杜注：繁昌縣東北有成皋亭。今在許州府臨潁縣界。按在臨潁者近是。水經注：潁水篇：潁水又東南逕皋城北。卽古皋城亭矣。春秋書公及諸侯盟于皋鮑者也。皋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一統志：城皋亭在許州府臨潁縣南。定四年盟于皋鮑。卽此地是也。○注再言至錄之。○舊疏云：正以僖五年夏公及齊侯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九年夏公會宰周公以下于葵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之屬。皆不再言公。今此再言公。故於此解之。昭公數如晉不見荅者。卽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疾。乃復。是數如晉之文也。不見晉人來聘之經。故云不見荅也。卒爲季氏所逐者。卽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而再言公。故知其喜。似若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傳曰：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之類。注云：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義亦通於此。按上年公如晉。亦至河乃復。此得與諸侯盟。故尤喜錄之。驪鐵論和親云：春秋存君在楚。諸鮑之會。書公。殆夷狄也。三傳皆無此義。蓋殿氏春秋說。通義云：彼意似以楚強無信。侵之有危。爲公危錄此盟。蓋會盟異地。間有他事。又劉子不與盟。備此三者合書。諸侯例也。但葵丘重丘之等。不書公。及今再言公。卽與會于宋。再言豹同意。故知是殆之也。按春秋於中國勝楚事。俱有善辭。故下經伯莒之戰。吳進稱子。此突爲殆諸侯。與全經例乖。○注後楚至信辭。○鄂本襲作襲。卽下經楚人圍蔡是也。下傳云：夷狄也。而憂中國。又曰：蔡請救于吳。明在會諸侯無救之者。故無救文也。宜書日而書月。爲小信辭者。正以諸侯能竊然疾楚。故猶與之也。

杞伯戊卒于會〔注〕不日與盟同日〔疏〕

釋文：戊音茂。又音恤。二傳作成。按：戊戌成三字混。未知孰是。史記杞世家：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與二傳同。校勘記云：戊。唐石經諸

本同。○注不日與盟同日。○舊疏云：考諸古本。日亦有作月者。若作日字。宜云：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合書日。卽上言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之文是也。今不日者。正以與盟同日。文不可施故也。何者。若言五月甲子。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

則嫌上會非信辭。若言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甲子。杞伯戊卒于會。則嫌與盟別日。是以進退不得日也。若作月字。宜云所見之世。雖例書日。若有內行失。亦但月之。即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何氏云。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所見之世。賈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是也。今杞伯亦有內小失。宜合書月而不書日。正以與盟同月故也。通義云。不日者。與益姑同義。蓋用古本為說。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疏〕

大事表云。在今南陽府葉縣西。應劭以漢華容縣為許所遷之容城。非也。定四年許遷。後二年鄭即滅。許傳云。因楚敗也。漢華容為今荊州府監利縣。在鄆都之側。鄭豈能至此。又哀元年許復從楚圍蔡。似

未嘗滅。或云楚復封之。則不可考其何地矣。方輿紀要云。容城在荊州監利縣東五里。應劭以為楚遷許之容城。沈氏欽韓云。其地當在南陽府。或曰葉縣西。蓋本顧氏棟高說。水經注夏水篇。又東過華容縣南。縣故容城矣。春秋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按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即析也。在今南陽府之內鄉。鄭許世仇。許避鄭患。豈有復遷葉縣之理。葉去鄭近於白羽也。則應劭謂在華容者。近是。楚新復國。鄭承其敵滅許。鄭去之後。許仍復封。故哀元年得見于經。故水經注同也。應說

秋七月公至自會〔注〕月者為下劉卷卒。月者重錄恩〔疏〕

注月者至卷卒。○舊疏云。春秋之義。致公例時。桓二年冬。公至自唐之屬是也。若其

有危。乃合書月。即下八年三月。公至自侵齊之屬是也。今此上會有義兵之錄。上盟有信辭之美。又再言公為喜文。則知公於時無危事。而有七月。故知月為下事爾。若然。桓十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何氏云。致者善。桓公能疾惡。同類。比與諸侯行義兵伐

鄭致例時。此月者。善其比與善行義。故以致復加月也。似月爲善者。正以桓是篡賊。動作有危。而能疾篡脫危而至。故致之。何氏彼注。必言此者。欲對桓元年垂會之注云。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以此言之。則桓十六年注云。以致復加月。仍是危文。但善其比行義。故能脫危而至。與此仍不妨矣。○注月者。重錄恩。○此解劉卷卒。書月義也。舊疏云。大夫之卒。宜又降于微國之君。但合書時而已。而書月者。正以新奉王命。主會于召陵。於魯有恩。故重而錄之。故云月者。重錄恩也。

劉卷卒。

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注〕劉卷卽上會

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王魯文王之張義也。卒者。明主會者當有恩禮也。言劉卷者。主起以大夫卒之。屈於天子也。不日者。此尹氏以天子喪爲主重也。此卷主會輕。故不日。〔疏〕

通義云。我主之者。蓋劉子反自召陵。避疾

道卒。魯人爲之辯護。其喪事與按。劉子會召陵伐楚。由楚返周。不入魯境。魯無爲辯護喪事。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寔內諸侯也。非列士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則公羊義亦當然。○注劉卷至義也。校勘記出。因上王魯文王之云。闕本作故主之。是也。此作王之。誤。監毛本故亦作文。上屬與疏合。主之作王之。同誤。舊疏云。正以召陵之經。劉子爲首。今而書卒。故知一人也。不然。大夫之卒。例則不書。劉卷何事。獨錄見也。今而書見。明有恩於魯。傳曰。我主之。亦其一隅矣。又云。劉子天子之大

夫奉天子之命致諸侯於召陵。主會明矣。此傳宜云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主我也。而云我主之者。正以春秋王魯。因魯之文。故言我主之。不善主我也。言張義者。欲張魯君爲王之義。○注卒者至禮也。○舊疏云。若主會有恩禮。卽違例。魯卒也。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成十六年十七年之時。數有公會。尹子單子之文。而皆不卒。言卒等有恩。當論遠近。蓋在主會之年卒者。恩而錄之。若期外者。當從恩殺略之。是以尹子單子之徒。不見卒文。若奔喪主我使來會葬之屬。其恩差重。三年之外。方始略之。卽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彼注云。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償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明當有恩禮。又文三年。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彼注云。王子虎卽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於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尹氏卒在期內。舊疏述之者。爲亦當在加隆之例。其卒若在期外。亦宜恩錄也。○注言劉至天子。○舊疏云。襄十五年。劉夏之下。傳云。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注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故以所受采邑氏稱子。今此劉卷。乃是圻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所以不言劉子卷卒。從諸侯之例。而言劉卷。其但字者。正欲起大夫卒之風於天子故也。通義云。劉敞曰。何以不言爵。圻內之君也。不世爵。故不與爵稱也。王者之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此三代之禮。最所重者也。於經未有以言之。觀乎劉卷卒。則可信矣。故生稱爵。其祿也。卒稱名。從正也。解詁箋云。著劉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祿。去子者。明爵不得世也。按劉卷之本國與爵不可考。其是否劉夏之後。亦不可定。要皆外諸侯而食采於劉者也。左氏家以爲夏後者。公羊所不取。○注不日至不日。○正以尹氏卒。魯辛卯。故解之。舊疏云。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注云。尹氏卒日。此不日者。在期外也。然則尹氏之主諸侯。由其期內。故日之。今此劉卷之主諸侯。亦在期內。而不日者。正以尹氏之主諸侯。乃是天王崩。償贊隱公。其恩重。劉卷之主諸侯。乃在召陵之會。故不書日。見其輕矣。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注〕囊瓦稱人者。楚爲無道。拘蔡昭公。數年而復。怒蔡歸。有言伐之。故貶。明罪重於圍。

〔疏〕

注囊瓦至伐之。○哀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稱爵。此稱人。故解之。知人爲囊瓦者。以下傳云。使囊瓦將而伐蔡也。下傳云。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于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

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與師。是其事也。○注故貶至於圍。○隱二年注。凡奮兵者。正不得也。故圍亦有罪。但不爲其惡。此囊瓦貶稱人。故罪重於圍也。繁露王道云。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疏〕

釋文。圍。左氏作圉。虞本或作吳。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作孔圉。虞字缺。穀梁同左氏說。文□部。圍守之也。牽部。圍。圍圉。所以拘罪人。圍圉聲義皆。

同也。漢書地理志。天水郡冀。禹貢朱圍山在縣南。師古曰。圍。讀與圉同。隸釋堯廟碑。紹磐祝圉。大饗碑。下及陪臺隸圉。皆段圉爲圉也。

葬劉文公。

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注〕其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舉采者。禮諸

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爲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時劉卷以

功益封。故不以故國。而以采地書葬。起其事。因恩以廣義也。稱公者。明本諸侯也。〔疏〕

注其實至云爾。○正以傳

云我主實劉卷主會爲主我也。通義云明內有恩禮當錄之。○注舉采至其子。○白虎通京師云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采否曰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入輔佐得兩食之。故王制曰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兩家采則謂更受采地於京師也。公羊禮說云采有二始封之時則有采地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其始封所受者。舊大傳云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弟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紀季以鄆入于齊鄆卽紀之采也。此國滅而采不滅之證。其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者詩所謂還予授子之粢兮。傳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是也。按諸侯受采京師之制亦有二有受而傳之子孫者此注所云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是也。召公封燕仍爲大保周公封魯別子仍爲周大夫其圻內采地子孫世守故春秋周有召伯周公也。一則入爲大夫時有采地沒後仍歸采地于王朝其子襲本爵如故王制所云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云大夫不世爵注謂圻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但守其祿位而已不得據有其地故衛武公齊丁公並入爲卿士不聞有子孫世守采地于京師也。卽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當亦有采地故鄭風緇衣有授子之粢語其子孫亦不聞世有采地于周也。明卿士於王室有館舍於圻內有采祿矣。又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其命數仍如其本國故詩王風大車云毳衣如萑箋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爲大夫者蓋天子大夫四命出封始加一等不得服毳冕諸侯入爲大夫者本爵故尊直以入仕爲榮不得加其命數故詩疏引鄭志荅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是由尊諸侯使之以其命也。其采地所在則周禮載師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以卿之采地在小都去王城四百里公之采地在大都去王城五百里也。陳氏奐毛詩傳疏以尙書大傳所記采地爲湯沐邑非大傳明云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子孫世守之不得遠至京師也。韓詩外傳亦有是語。○注時劉至義也。○漢書毋將隆傳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有德是則諸侯入仕爲褒故錄劉卷不以故國爲善辭又書葬以起褒以功益封也。○注稱公至侯也。○正以春秋五等之爵葬皆稱公故劉卷稱公明本諸侯也。蔡邕議按古之以子配者魯之季文子

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曰。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按何以本諸侯。故稱公。蔡以其尊同。故稱公。二義並通。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莒。楚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魯庚午。月之二十日。

伯莒。左氏作柏舉。穀梁作伯舉。伯柏莒舉音義通。杜云。柏舉。楚地。水經注江水篇。江水又東。逕上磯。北山名也。仲雍謂之大小竹磯。北岸烽火洲。卽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字。得其音而忘其字。非也。又云。舉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口。南對舉洲。左傳定公四年。吳楚戰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江夏有沮水。或作舉。疑卽此也。於漢爲邾。屬江夏郡。元和郡縣志。龜頭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所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卽此方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于柏莒。蓋合柏山舉水而名。一統志。舉水源出麻城縣東北黃蘗山。西南流。入黃岡縣西三十里入江。在麻城名岐亭河。入黃岡縣界。謂之舊州河。其入江處謂之三江口。大事表云。名勝志云。湖廣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因柏山舉水而得。今案傳文。子常濟漢。自小別至于大別。又三戰而陳于柏舉。是在漢之東北。其地應在麻城縣境也。

吳何以稱子。〔注〕据滅徐稱國。〔疏〕

注据滅徐稱國。○卽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是也。

夷狄也。而憂中國。

〔注〕言子起憂中國。言以明爲蔡故也。與桓十四年同。〔疏〕

注言子起憂中國。○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

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於伯莒黃池之行。變而反道。乃爵而不殊。白虎通號篇云。蔡侯無罪。而拘于楚。吳有憂中國心。與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注言以至年同。○桓十四年

冬。宋人以齊人以下伐鄭。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借人之力以救己之亡。既不能左右之。又不能行其意。如楚人圍蔡。蔡方望救于吳。焉敢以吳而柏舉之戰。春秋亦書以者。蓋憫蔡之危。善吳之救。吳之謀楚也。數十年矣。伍員謀于前。宰嚭謀于後。然則柏舉之戰。吳之志也。名為救蔡。吳實主兵。而春秋特書蔡侯以吳子者。蔡無罪而楚圍之。吳能救之。蓋惡楚而進吳也。按春秋進吳。閔中國也。楚自熊通僭號。凌轢諸夏。二百餘年。桓文亦特小挫其鋒。吳能假救蔡入其都。滅其國。實足以張王法。雖其志不必尊王。春秋即攘夷大之。亦重義不重事之意也。

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疏〕

新序九云楚平

王殺伍子胥之父。史記楚世家。無忌讒太子建於王。平王囚其傅伍奢。而召其二子。而皆以免父死。伍尙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尙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子尙。

挾弓而去楚。〔注〕挾弓者。懷格意也。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左傳亦具有其事。

弓。〔疏〕

注挾弓至意也。○穀梁傳。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闥廬。新序云。子胥出亡。挾弓而干闥廬。釋名釋姿容云。挾夾也。在旁也。越絕齊吳內傳云。吳憂中邦奈何。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闥廬。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

光傳云。楚遣使追捕子胥。胥乃貫弓執矢去楚。楚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是即懷格意也。舊疏云。格猶拒也。謂若君使追之時。已即懷拒之意。故曰挾弓者懷格意也。若似今人謂不順之處為格化之類也。或云。格來也。言所以挾弓者。懷欲到來復仇之意。按來意不明。訓拒是也。○注禮天至盧弓。○蓋逸禮文也。舊疏云。古禮無文。則禮緯亦無是語。詩大雅行葦。敦弓既堅。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釋文云。敦音彫。正義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曰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云天子敦弓。其諸侯公卿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孟子萬章篇。張朕趙注。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音義云。張。都禮切。

丁音彫。云義與弨同。焦氏循孟子正義云。氏周皆訓至。說文車部。疊抵也。鄭氏士喪禮注。輜。輦也。輦。輦字同。輞之爲抵。猶彫之爲弨矣。說文。彈。畫弓也。卽詩之敦弓。此之雕弓也。段云。雕弓者。蓋五采畫之。凡經傳言彫。有謂刻鏤者。如玉謂之彫。金謂之鏤。禮記。玉豆彫。論語。朽木不可彫。是也。有謂繪畫者。卽此雕弓是也。多部曰。彫。琢文也。古繪畫與刻畫無二字。諸侯彤弓。則天子當五采。石鼓詩有秀弓秀卽。繡五采備。謂之繡。或曰。天子之弓。但刻畫爲文也。東京賦。彫弓斯毅。薛注。彫弓。謂有刻畫也。彈與雕語之轉。敦弓者。彈之假借字。詩禮又段敦爲之。敦。彈可讀如自。不得竟讀彫也。孟子作弨。亦雙聲。又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注。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名烏號也。郭璞曰。雕。畫也。然則天子畫弓。其來尙矣。諸侯彤弓者。詩小雅。彤弓召兮。毛傳。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書文侯之命云。彤弓一彤矢百。是也。嬰弓者。釋文云。見司馬法。段云。嬰卽江賦之櫻字。蓋朱黑相間而嬰繞也。盧弓卽旅弓。黑弓也。文侯之命云。旅弓一旅矢百。是也。荀子大略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黑弓卽此之盧弓也。

以干闔廬

〔注〕不待禮見曰干。欲因闔廬以復讎。闔廬曰。士之甚。〔注〕

言其以賢士之甚。〔疏〕

穀梁傳。闔廬曰。大之甚。注。子胥匹夫。乃欲復仇於國君。其孝甚大。敵氏憾公羊平議云。士當作大。穀梁傳可據以訂正。大字隸書每變作士字。如赤。幸。壺。壹等字。其上皆從大。而今皆作

士。是其證也。大之甚。譌作士之甚。何氏因曲爲之說。於義終不安也。按越絕書吳內傳亦云。闔廬曰。士之甚。與公羊同。蓋士之者。猶言人之也。言其誠足爲士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亦此義。故何云言其以賢士之甚也。

勇之甚。

〔疏〕

穀梁傳。越絕書同。

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

〔注〕必須因事者。其義可得因公託私。而以匹夫興師討諸侯。則不免爲亂。〔疏〕

繁露王道云。諸侯不得爲匹夫。

輿師越絕書荆平王內傳云子胥居吳三年大得吳衆闔廬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爲匹夫輿師又吳內傳云將爲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爲匹夫報仇說苑至公篇吳王闔廬爲伍子胥輿師復仇于楚子胥諫曰諸侯不爲匹夫輿師○注則不免爲亂○鄂本爲作於紹熙本亦作於

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

是止〔疏〕

說苑至公篇亦載子胥曰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仇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此與何氏上注其義可得因公託私義相足越絕書吳內傳亦云虧君之行

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穀梁傳爲是欲輿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輿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弗爲也意謂若爲匹夫輿師不免於亂是爲陷君於不義也通義云言若使君爲匹夫輿師則是虧君之義是也 蔡

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

歸之〔疏〕

穀梁傳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焉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行歸新序云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楚令尹囊瓦求之昭公不予於是拘昭公於郢數年而后歸之史記蔡世家昭侯十年朝楚

昭侯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譏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越絕書吳內傳云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卽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上三年左傳云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三傳所記大同易林泰之恆云蔡侯適楚留連江濱踰日歷月思其后君是也宣十二年傳南郢之與鄭注云南郢楚都范注同 於

是歸焉用事乎河〔注〕時北如晉請伐楚因濟河〔疏〕

毛本事誤是經傳釋詞云焉猶也用事猶禮器所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之事也○注時

北至濟河○正以蔡侯由楚返蔡不渡河也。管蔡世家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何氏所本穀梁傳歸乃用事乎漢左傳云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新序云昭公濟漢水沈璧曰云云皆作漢蓋皆可通傳者不一紀載或殊也。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

怒〔注〕見侵後聞蔡有此言而怒〔疏〕

新序亦云諸侯有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楚人聞之怒越絕書吳內傳云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爲前列穀梁傳荀諸

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前列猶前驅也左傳昭二十九年實列授氏疏列謂行列謂先啟行也故在內蕃衛者爲內列周禮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列蕃營之在內者是也○注見侵至而怒○以上經楚人圍蔡在侵楚後故。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疏〕

卽上經楚人圍蔡是也舊疏云圍而言伐舉總名故也新序云於是興師伐蔡管蔡世家楚怒攻蔡越絕書楚聞之使囊瓦興

師伐蔡穀梁傳爲是興師而伐蔡

蔡請救於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

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注〕猶曰若是時可興師矣激發初欲興師意〔疏〕

左傳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

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穀梁傳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越絕書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非有罪楚爲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心意者時可矣新序云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注猶曰至師意○詩秦風駟鐵奉時辰牡傳時是也大雅生民時維姜嫄箋時是也爾雅釋詁時是也按若猶此也單言之則曰若連言之則曰若此通義云若時言如

此時也。荀子儒效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此若義信乎人矣。彼此者，卽此若時也。初欲興師，意卽上傳闔廬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也。

於是興師而救蔡〔注〕不書

與子胥俱者，舉君爲重，子胥不見於經，得爲善者，以吳義文得成之也。雖不舉子胥爲非懷惡而

討不義，君子不得不與也。〔疏〕

穀梁傳爲是興師而伐楚，越絕書闔廬於是使子胥與師救蔡而伐楚，荆平王內傳又云：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卽使子胥救蔡而伐荆。新序云：於是興師伐楚。

遂敗楚人於柏舉，而成霸道。子胥之謀也。故春秋美而褒之。通義云：傳主釋經進吳子之意，善其救蔡，非善其爲子胥復仇云爾。舊疏云：不書救蔡者，正以蔡爲兵首故也。○注不書至爲重，○正以傳文有善子胥之意，經不書與子胥俱，故解之也。其實春秋重吳能救蔡，以夷狄而憂中國，故舉君爲重也。○注子胥至之也，○舊疏云：子胥不見於經，而得爲善之者，正以吳得進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成之也。穀梁疏云：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綯，不言子胥之善，夫資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共均。旣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令忠臣出自孝子，孝子不稱忠臣，今子胥稱一體之重，忽元首之分，以父被誅，而痛纏骨髓，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臣，而忠孝不得並存，傳不善子胥者，胥兩端之間，忠臣傷孝子之恩，論孝子則失忠臣之義，春秋科量至理，尊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以藉吳之兵，戮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純臣之具道，傳舉見其事，不言其義，蓋吳子爲蔡討楚，申中國之心，風夷狄之意，理在可知。按楊氏斯言，自爲正論。古之君臣，與後徵殊，分土而治，固無分民，三諫不從，得去，所以孤惡人君。楚王信任讒邪，子胥父兄無罪，受誅慘痛之情，血氣所共，君臣之義，旣絕，責求之備，可寬。然春秋不見子胥，但爲褒吳之辭，蓋亦實與文不與爾。○注雖不至與也，○鄂本與下有之字。舊疏云：吳子若直救蔡，討楚而敗之也，是其憂中國尊周室之義，但親用子胥之謀，兼有爲復仇之意，是以傳家取而說之，遂舉子胥之辭以見之。雖舉子胥之辭，但非懷惡而討不義，是以君子與之。昭十一年，楚子誘蔡侯之下，傳云：懷惡

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故注者取而況之。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今荆平何善。以次太伯何曰。非善荆平也。乃勇子胥也。賢其免於無道之楚。困不死也。善其以匹夫得一邦之衆。並義復仇。傾諸侯也。非義不爲。非義不死也。是其義也。

曰事

君猶事父也〔疏〕

韓詩外傳六。親尊。故父服斬衰三年。爲君亦服斬衰三年。禮記坊記云。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注。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

此其爲可以

復讎奈何〔疏〕

通義云。就舉上子胥辭。實其事。楚君何不如事父。

曰父不受誅〔注〕不受誅。罪不當誅也〔疏〕

越絕書外傳紀

策考云。伍子胥父子奢。爲楚王大臣。爲世子聘秦女。大有色。王私悅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是子胥父以無罪被誅也。新書耳痺云。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父不受誅。事詳左傳史記。○注不受至誅也。○禮喪服注。受猶承也。呂覽園道注。受亦應也。爾雅釋詁。應當也。承應皆有當義。

子復讎可也〔注〕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

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母。莊公不得報讎。文姜者。母所生。雖輕於父。重於君也。易曰。天

地之大德曰生。故得絕不得殺〔疏〕

通義云。可也者。亦可也。緣孝子言之。即復讎爲愛父。緣忠臣言之。即不復讎亦爲善成其父之志。子胥適託憂蔡與師。得免於惡。假令正爲匹夫復讎。春秋猶

當責之。故不與足可之辭也。禮記疏引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仇。鄭駁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

思之言也。白虎通誅伐云：父母以義見殺，子不復仇者，為往來不止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不復仇可也。後漢書張敏傳：春秋之義，子不報仇，非子也。是皆用公羊為說。○注：孝經至事君。○孝經：士章文。舊疏引孝經鄭注云：資者，人之行也。又引喪服四制注云：資，猶操也。然則言人之行者，謂人操行也。故與何氏訓取義異。唐元宗注用孔傳，亦以資為取。四制云：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注：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蓋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事君之義，取於事父，所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也。○注：而父至可也。○諸侯之君與王者異。古者有分土，無分民。故諸侯之臣，於義得去也。是以禮記雜記云：遠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遠大夫之諸侯，不反服。不言遠天子，明天子之臣無去義。天子四海為家，無出故也。○注：孝經至君也。○莊元年，夫人孫子齊，傳，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子齊何念母也。又云：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貶者，見王法所當誅，是則文姜之罪。王法誅之可也。故傳元年善齊桓誅哀姜也。莊公但責其念母耳。故莊元年注又云：言孫者，明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意也。喪服四制云：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取事父以事母，故母厭于父。喪服：父在為母期，是也。緣所生之義，則重於君爾。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不以義斷恩故也。○注：易曰：至得殺。○易繫辭下傳文。左傳：莊元年云：絕不為親禮也。故於義得絕也。

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注〕子復囚，非當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疏〕

注子復推刃。○校勘記云：鄂本囚作讎。當據正。毛本討誤。封按：紹熙本亦作讎。一切

經音義引蒼頡篇云：推，輶也。前也。墨子小取云：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淮南汜論云：故恩推則儒注推猶移也。亦即一往一來之義也。後漢書臧洪傳：洪曰：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

復讎不除害。〔注〕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子復。將恐害己而殺之。時子胥因吳之衆，墮平王之墓，燒其宗

廟而已。昭王雖可得殺，不除云。〔疏〕

注時子至而已。○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文又云：鞭平王之尸，血流至踝。此注不言之者，省文也。昭二十六年秋九月，楚子居卒，至今十餘年矣。而言血流

至踝者，非常之事，寧可以常理言之，或者蓋以子胥有至孝之至，精誠感天，使血流，所以快孝子之心也。說苑奉使云：昔者荆平王爲無道，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使爲將，三年，將吳兵復仇於楚，戰勝乎柏舉，絞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子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家，管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吳越春秋二云：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履，右手抉其目，謂之曰：誰使汝用譏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寃哉！楚世家：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世家：子胥伯，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越絕：審荊平王內傳云：使子胥救蔡，伐荆，十五戰，十五勝，將卒六千，操鞭捶管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又吳內傳云：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捶管平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均無燒其宗廟語。唯穀梁傳云：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校勘記出時子胥因吳之罪，云蜀大字本，闔監毛本同，鄂本無之。此衍。○注昭王至除云。○校勘記云：闔本云缺。上畫監毛本改作去。

朋友相衛。〔注〕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相衛不使爲讎所勝。時子胥因仕於吳，

爲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廬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

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疏〕

注同門至曰友。○舊疏以爲出著頌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禮大司徒云：五曰聯朋友。注同

師曰朋，同志曰友，同師卽同門也。論語學而與朋友交，集解鄭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皇疏：同處師門曰朋，同志曰友。詩周南關雎，琴瑟友之，箋：同志曰友。說文又部：友，同志爲友。从二，又相交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論語稽求篇云：同門曰朋，此是古注說。

文及詩注。左傳注。公羊注皆然。同師便不如同門之當。蓋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儻居處名色。故朋為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注相衛至所勝。○禮記曲禮云。交遊之讎不同國。注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為朋友。又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知父母歿。得為朋友報讎也。周禮調人職。從父母兄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不為戎首。故但相衛。檀弓云。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注為其真當成之。負即不勝也。是也。○注時子至復讎。○繁露滅國上云。故伍子胥一夫之士也。去楚干闔廬。遂得意于楚。所託者誠是。何可禦耶。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以固干闔廬。闔廬勇之。甚將為復讎。名譽甚著。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是亦謂闔廬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讎也。舊疏引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箋云。朋友。謂羣臣與成王同志好者。義亦通於此。又云。書傳。散宜生等。受學於太公。太公除師學之禮。酌酒切脯。約為朋友。然則太公為師。既除師學之禮。連朋言之。亦何傷。○注孔子至損矣。○論語季氏篇文舊疏云。引之者。道闔廬子胥相與益友。蓋以闔廬為諒。何者。謂一許為之與師。終不變悔。是也。蓋以子胥為直與多聞。何者。不敢虧君之義。復父之讎。是其直也。子胥賢者。博古今之事。是其多聞矣。便辟者。舊疏謂巧為醫諛。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辟者。非鄭氏之意。則讀辟為醫。鄭氏義也。集解引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蓋讀辟為避。故皇本注中作避。惠云。馬鄭皆讀辟為避。誤矣。善柔者。舊疏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蓋亦鄭義。馬氏專以面柔釋之。便佞者。釋文作辯佞。云本亦作便佞。校勘記云。疏本亦作辯佞。云辯為佞矣。今本作便佞。蓋据何晏論語本改。按便辯古通。書。辯秩亦作便秩。御覽四百六引論語注云。便佞。辯以為佞也。與公羊疏文異義同。蓋亦鄭氏義也。

而不相迺〔注〕迺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

相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疏〕

注迺出至先也。○說文無迺字。古从辵。字多與从辵字混。疑迺即迺也。陳氏壽祺左海經辨云。說文迺。迺朋友相衛而不相迺之迺。史記韓世家將以楚尙韓。注迺從

死也。文選吳都賦。徇躡鷗之沃。劉注。亡身從物曰徇。漢書賈誼傳注。臣瓚曰。以身從物曰徇。蓋謂朋友相衛。不得以身從死也。徇之以身。有敢勇爭先之義。故何訓為先也。不相迺。即禮記居從父昆弟之讎之不為魁也。彼注魁。猶首也。天文北斗星。魁為本杓。

爲未。謂人謂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則亦不爲魁也。玉篇：洵，出表辭也。集韻：先也。蓋皆本此爲說。左傳：襄十年云：帶其斷以徇于軍，亦卽出表之意。舊疏云：依大司馬田獵習戰之時云：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然則表者，謂其戰時旅進旅退之限。洵者，謂不顧步伍，勉力先往之意。故曰出表辭，所以伐吳之經，不使子胥爲兵首者。蓋以吳王討楚，兵爲蔡故，且舉君爲重，是以不得見也。○注不當至之恩（原文闕）

古之道也〔疏〕

通義云，已上二

事因方論復

讎故旁及之

楚囊瓦出奔鄭〔疏〕

越絕齊吳內傳：囊瓦者何楚之相也。

庚辰吳入楚〔疏〕

包氏慎言云：十一月，齊庚辰，月之三十日。左氏經作入郢。史通雜說云：春秋左氏傳釋經云：滅而不有，並建國都，唯取國名，不稱都號。何爲郢之見入，遺其楚名，比于他例。一何乖躒，尋二傳所載，皆云入楚，豈左氏之本獨爲謬與。

吳何以不稱子〔注〕

據狄人盟于邢有進

行稱人〔疏〕

注：據狄至稱人，○僖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注：狄稱人者，能常與中國也是也。

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

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注〕

〔疏〕

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吳越春秋二云：闔廬妻昭王夫人，伍胥孫

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按昭當作平。繁露王道云。楚昭王行無度。殺伍子胥父兄。蔡昭公朝之。因請其妻。昭公不與。吳王非之。舉兵加楚。大敗之。君舍乎君室。大夫舍乎大夫室。妻楚君之母。貪暴之所致也。又仁義法云。闔廬能正陳蔡之難矣。而春秋奪之義辭。以其身不正也。按陳字衍。越絕書敘外傳記。子胥妻楚王母。無罪而死于吳。其行如是。何義乎。曰。孔子固貶之矣。賢其復讎。惡其妻楚王母也。通義云。此左傳所謂以班處宮者也。反其故俗。故不足進。按哀元年左傳。蔡人男女以班。襄二十五年左傳。男女以班賂晉侯。士虞記注。班。次也。蓋謂男與女相次。故左氏云。以班處宮。此傳云。舍其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義之。曷爲狄之。其入郢也。以班處宮。故狄之。柏舉之戰。以義始。以狄終。春秋不遺善。不隱惡。先進而後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如此。列女傳云。伯蘿者。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昭王時。吳入郢。王亡。吳盡妻其后。宮伯蘿持刀曰。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放。士庶人宮割。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耳。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則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是妻楚王母事也。越絕書以子胥妻楚王母。蓋傳聞之誤。楚王母卽平王所爲。太子建娶于秦者也。○注日者。惡其無義。○校勘記云。鄂本無作。不此誤。舊疏云。正以春秋之義。入例書時。傷害多則月。卽定五年夏。於越入吳。僖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之屬。今而書日。故須解之。

公羊義疏七十

定五年
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臣恣日甚魯失國寶宋大夫叛〔疏〕

包氏慎言云正

月書辛亥朔左傳作三月劉歆以爲正月二日則劉氏所據左氏作正月也漢書楚元王傳注亦云五年正月辛亥朔師古所據疑是穀梁經而二傳釋文不言與左氏異○注是後至夫叛○舊疏云蓋謂下八年秋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之文是也魯失國寶卽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是也宋五大夫叛卽下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是也校勘記云疏中引作宋五大夫叛何校本同此脫五字當據補五行志下之下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後鄭滅許魯陽虎作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按五行志作三月蓋後人據杜本左氏經改之

夏歸粟于蔡〔疏〕

周禮大司徒云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注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春秋定五年夏歸粟于蔡是也賈疏彼雖非荒札之事直取歸粟一道證經通財之義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注〕據齊人來歸衛寶〔疏〕

注據齊至衛寶○見莊六年

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時爲蔡新被強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戊陳同義〔疏〕

穀梁傳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注。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是魯也。彼傳又云。義邇也。注。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賈逵取彼爲說云。不齊所會後也。○注時爲至之粟。○鄂本強作彌。舊疏云。卽老子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彼注云。言妨其耕稼是也。○注與戊陳同義。○襄五年戊陳傳。孰戊之。諸侯戊之。曷爲不言諸侯戊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念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故言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戊之。今歸粟于蔡之義亦然。故云與戊陳同義矣。是也。亦刺諸侯不能翕然同救恤蔡難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者何。〔注〕不言或者嫌兩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原刻脫越者何三字。後磨改補刻。故三行每行十一字。於越者何。此經及下十四年於越敗

吳于醉李是也。越者何。昭三十二年。吳伐越之屬也。舊疏云。此文加於字。是以單言越者。翻然可怪。故執不知問。○注不言至兩國。○舊疏引舊云。正以傳四年傳云。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然則彼言或者。乃是兩事之辭。今此若云。曷爲或言越或言於越。則嫌爲兩國。是以別之。舊疏又云。隱元年傳云。曷爲或言會或言及之屬。此何故不云曷爲或言於越或言越者。弟子之意。本疑於越與越爲兩國。是以分別而問之。按舊疏義。則詰注嫌爲疑。

於越

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

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

以見善惡。故云爾。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

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疏〕

注於越至曰越。杜云。於發聲。正義言有此發聲是也。越於本語詞。易繫辭傳云。於稽其類。書堯典。黎民於變時雍。皆是越之發聲。曰於猶吳之發聲爲句吳也。於越雙

聲。句吳疊韻。皆夷音也。釋名釋州國云。越。夷蠻之國也。度越禮義。無所拘也。穀梁傳注。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卽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按稱越稱於越。春秋新例也。故曰越人自名曰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注治國至云爾。○舊疏云。此狀謂模狀也。模狀猶規矩。若有規矩。是得先王之術。故謂之進。若無規矩。是失治國之法。當獲咎禍。故謂之退。凶儀云。無狀招禍。義亦通於此。亦有一本狀皆作禮字。但非古本。是以不能得從之也。通義云。本受中國封號曰越。其俗自名曰於越。先言倪而後言小邾。婁進之也。先言越而後言於越。退之也。楚病中國。繼之以吳。春秋所不樂言也。未復繼之以越。君子尤惡之。故深絕而外之。按。越其正稱於越。其俗所自稱。或曰越。或曰於越。當時本有二稱。春秋卽因以示褒貶進退也。○注赤狄至異也。○舊疏云。正以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欒。函單言狄。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傳。潞子之爲善也。離于夷狄。是其加亦爲進之事也。但狄者北方之總名。乃鄙賤之號。赤者是其別稱。故得加之爲進矣。今越者乃是其國名。若似齊晉魯衛之屬。諸夏之人有禮儀者。其國名之上。不見加於處。唯有越爲此文。尋檢其事。此時入吳。實合罪貶。故注之。按此亦所謂因其可貶而貶之也。○注吳新至於越。○釋文作罷弊。音皮。弊亦作敝。少儀云。國家罷敝是也。毛本罪誤。最吳世家。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將擊越。吳越春秋二云。越王元常。恨闔廬破之。構李。與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是其事也。吳新憂中國。謂其救蔡伐楚。上歸粟于蔡。爲子辭。故於越入吳。爲疾辭。舊疏云。夷狄之稱。止有七等之名。州不若國。最其賤者。今乃加於見其入吳之疾。故以罪重

之言。

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注〕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逐君者舉君出為重故從季辛起

之猶衛孫甯〔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丙申之十九日○注仲遂至起之○釋文作起殺云音試宣八年仲遂卒于垂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是其貶去氏以起弒君也隱如逐君合

貶經無貶文以君出為重故昭二十五年公孫子齊次于陽州是隱如之罪已見矣又書季辛相起即彼年經云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注云不言下辛言季辛者起季氏不執下而逐君是也故何氏以季辛已起其逐君之惡故於卒時不復貶也解詁箋云不貶者著所見世例亦微辭也通義云隱如之罪重矣比之於鞏是不卒者也比之于遂是不日者也今卒而又日者定公之大夫也定公德其立已而不能正出君之罪則如其恩禮以錄之云爾蓋惟君臣之大義於鞏遂既明之矣故於此得施微詞焉此之謂所見異辭按鞏亦桓之大夫何以於桓世不見其卒日者所見世大夫有罪無罪皆日故也○注猶孫甯○襄十四年衛侯衍出奔齊注不書孫甯逐君者舉君絕為重是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子月之四日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遯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疏〕

包氏慎言云正月書癸亥月之十日左氏穀梁游遯作游速大事

表云此所滅之許非許本國也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其地已悉歸于鄭為舊許矣至定四年楚遷許于容城則在今南陽府葉縣西至此年鄭復滅之則係容城楚所遷之地也傳云因楚敗蓋以四年入郢之難而滅其與國耳按容城當以在華容者是說詳

定四年。意當時鄭雖滅許。僅將其君歸。未必卽有其地。卽以爲在葉縣。亦未必爲鄭所有。以沈諸梁在葉也。

二月。公侵鄭。〔注〕月者。內有彊臣之讐。不能討。而結外怨。故危之。〔疏〕注月者至危之。○正以雙例時。此月。雙解之。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疏〕通義云。列數之者。各以事往。非相爲副也。不各言如晉者。其事不正。故其辭不繁。按孔氏取左傳爲義。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疏〕唐石經同。閔監。毛本祁作祈。

冬。城中城。〔疏〕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古本無何字。有者誤也。穀梁及賈經皆無何字。而賈氏云。公羊曰。仲孫何忌者。蓋誤。按上文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有何字。

蓋誤指上經也。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謂爲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與此傳文同。故知此經無何字。

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爲其難諱也。一字

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

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此春秋之制也。〔疏〕

舊疏云。正決上文夏仲孫何忌如晉之文也。○注爲其至下也。○舊疏云。難言者。謂言難著。既不言君父之名。卽是臣子之敬。

故曰長臣子之敬也。動不違禮。爲下之易。故曰不逼下也。白虎通姓名云。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言。武庚按彼以二名猶言更名也。與何氏異。然傳明以何忌爲難。則以二字爲名爲二名矣。禮記疏引異義云。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是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囊疾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慎謹按。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從左氏義。是則白虎通所載左氏說也。鄭駁無考。○注春秋至制也。○舊疏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者。實不大平。但作大平文而已。故曰文致大平也。春秋說昭公亦爲所見世。而此注偏指定哀爲大平者。正以昭公之時。未譏二名。故也。文王之臣散宜生。孔子門人宓不齊之屬。皆親事聖人。而以二字爲名者。謂依古禮。若似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名子爲宮涅之屬。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爲後王法。是以譏其二名。故注卽言此春秋之制也。則傳云二名非禮者。謂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是也。按越絕書敘外傳記云。賜見春秋。改文尙實。譏二名。與素王亦發憤記吳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隱元年注云。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繁露露序云。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教小過。是亦始于蠱糲。終于精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地之大。人人有土。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意也。通義云。春秋之制者。君子所託新意。損益周制。以爲後王法。若周人尊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春秋親親。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成王既殯。康王冕服受朝。春秋之義。則踰年卽位。於其封內。三年稱子。凡此類非一。欲見周禮本得二名。但春秋譏之耳。而許叔重橫引文武賢臣。蘇忿生散宜生爲難。烏足與譏也。杜預輒以不稱何爲闕文。名闕一字。復何難曉。而君子不敢增也。何忌自昭末年見經。至此獨一年有兩事。取其同簡異名。易以相起。故就此譏之。如子服何忌。左傳又謂之子服何。或

單言何蓋時多有此春
秋取其單言者爲正焉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疏〕

穀梁傳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注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

齊侯衛侯盟于沙澤〔疏〕

通義云再盟皆不月者。齊聯衛鄭晉始失伯伯主不信。信在諸侯矣。左氏穀梁經無澤字。左傳作瑣。杜云即沙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在今大名府元城縣東。按左氏書地往

往省文于公羊如此。公羊作沙澤。左氏作沙。僖二年公羊作貫澤。左氏作貫。蓋皆從省文也。釋例土地名。衛地沙磧二名。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方輿紀要沙亭在大名府東。左氏謂之瑣。晉地道記方城縣南有瑣陽城。是即沙亭矣。經學危言云。左氏經作沙。傳作瑣。公羊作沙澤。成十二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瑣澤。公羊經亦作沙澤。然則瑣即瑣澤。公羊曰沙。左氏曰瑣。齊魯讀之異。今此左氏作沙。與傳不合。寫誤也。杜於此注云。地在陽平元城于瑣澤下云。地闕是未考沙瑣沙澤瑣澤同是一地耳。語極明晰。

大雩〔注〕先是公侵鄭。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圍運。費重不恤民之應〔疏〕

注先是至云應。即上六年二月公侵鄭。

又冬城中城。又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又冬季孫斯仲孫忌圍運。是也。城中城先言者。舊疏云。蓋逐重者先言之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七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與何義反。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注〕承前費重不恤民。又重之以齊師伐我。我自救之役。〔疏〕

注承尊至之役。○即上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是也。校勘

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無下我字。按。有我字是。紹熙本重我字。左疏引賈逵云。旱也。

冬十月〔疏〕

左氏經無此句。杜亦無說。宜是脫文。左傳校勘記云。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亦脫此三字。據石經。宋本。瀋熙本。岳本補。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疏〕

舊疏云。侵伐例時。而此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讐。而外犯疆齊。故危之。按義具下注。

公至自侵齊。〔疏〕

舊疏云。以例言之。不蒙上月矣。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注〕

出入月者。內有疆臣之讐。外犯疆齊。再出。尤危於侵鄭。故知入亦當蒙

上月〔疏〕

注出入至上月○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脫再字。鄂本尤誤大。紹熙本無脫誤。舊疏云。春秋之例是也。故何氏分疏之云。此定公侵齊所以出入月者。正以內有強臣之難不能討。而外犯強齊。頓煩再出。尤危於六年。

侵鄭之時。故知其入亦當蒙月也。上六年三月。公侵鄭。彼注云。月者。內有強臣之讐不能討。而外結怨。故危之也。下經始云。公至自侵鄭。則知何氏以爲至不蒙月。故此決云。再出尤危於侵鄭。則知入亦當蒙月也。穀梁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疏〕

杜云。瓦。衛地。東都燕縣。東北有瓦亭。大事表云。今衛輝府滑縣東南瓦岡集。古瓦亭也。水經注。濟水篤酸。濱首受河于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又東北逕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

春秋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是也。一統志云。在衛輝府滑縣西。

公至自瓦〔注〕此晉趙鞅之師也。但言晉師者。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公會大夫。不別得意。雖得意不致。此致者。諱公爲大夫所會。故使若得意者。〔疏〕

注此晉至師也。○舊疏云。正以下經

云。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故知此亦趙鞅之師也。○注但言至辭也。○宣元年。趙盾帥師救陳。宋公以下會晉師于斐林。伐鄭。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此與彼同。故據以解之。通義云。按左傳。時趙鞅等來救魯也。瓦內

地。按如彼傳。士鞅居首。注止言趙鞅。恐不取左氏爲義。瓦爲內地。書至。當有解說。何無注。亦不以爲內地也。○注公會至不致。○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彼謂公與鄰國諸侯。尊同。勢敵。故分別得意與否。若大夫以下。尊卑異等。自宜得意。故無區別。故僖二十五年注。公與未踰年君大夫盟。不別得意。雖在外。猶不致也。此與趙鞅會。可不致。而致者。以諱與大夫會。似與晉君會。依得意。恆例。書矣。故使若得意者。疏及閩監。毛本同。鄂本脫。

使字。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戊辰。月之八日。左傳釋文。柳本或作抑。

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疏〕左氏經作士鞅。按左氏公會晉師于瓦。傳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士鞅居首。故侵鄭之師。亦書士鞅也。杜云。兩事故曰遂。

葬曹靖公。〔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曹暉。云才井反。本亦作靖。按段校本作暉。周書諡法。共以解信曰靖。

九月。葬陳懷公。〔疏〕諡法。慈仁。短折曰懷。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疏〕杜云。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注〕復文公之逆祀。〔疏〕

注復文公之逆祀。○左傳云：順祀先公而祈焉。杜云：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

通言先公禮記疏引服虔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穀梁傳：貴復正也。漢書郊祀志：春秋大復古，善順祀。後漢書質帝紀：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體祚，而卽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爲萬世法。又周舉傳：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逆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大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皆以從祀爲順。

文公逆祀去者三人。〔注〕諫不從而去之。〔疏〕

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是也。彼傳云：躋者何升也。何

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注〕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

微也。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疏〕

公羊問答云：順祀而叛者何也？曰：論衡曰：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貫於俗者謂則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稀。解詁箋云：叛者謂陽虎之屬也。逆祀當出季氏之意，欲章其立僖之功，文公不知正之耳。從祀亦非定公之意，陽虎欲更季氏之政，定公亦不能違爾。義或然也。惟劉氏又以叛者謂陽虎之屬，自相矛盾。通義引左傳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

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此傳云叛者五人。虎叛已見下文。故略舉其黨。卽寤也。極也不狃也。輒也。志也。傳意明順祀非實得正。亦微辭耳。季氏專魯國。然後舍中軍。陽虎專季氏。然後從祀先公。而春秋齊之。豈若國之典制者。稱其美不稱其惡。臣子之義。重其禮不重其事。制作之意也。察於此。可以治公羊之學矣。○注諫不至曰叛。○舊疏云。謂諫君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之者。謂之叛也。○注不書至禘也。○左傳辛卯禘于僖公。注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舊疏云。何意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但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而已。一禘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若其有喪。正可於喪廢其禘祫之年。仍自乘上數之。卽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祫同年矣。至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注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禘。是從僖八年禘祫同年數之。卽文二年爲祫年。五年爲禘祫同年。又隨次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矣。凡爲祭之法。先重而後輕。禘大於祫。固當先之。則知從祀先公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若然。旣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者當之矣。按陽虎爲欲去季氏。故不必正時也。○注言祀至之辭。○說文。祀祭無已也。从示。已聲。釋名。釋天云。殷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皆本已爲義。以其一年稱祀之義。則取其已。以其大祭稱祀之義。則取其無已。反正互訓。古人多有此例。○注不言至其順。○舊疏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文三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之文。皆道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從祀僖公。而言先公者。正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注〕微而竊。大可怪。故問之。〔疏〕

注微而至問之。○舊疏云。哀四年傳云。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是。盜爲微賤之稱。寶玉大弓。國

之重寶故云
微而竊大也

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注〕季氏之陪臣爲政者。

〔疏〕

注季氏至政者。○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孟子滕文公篇。陽虎曰。趙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下九年左傳。齊鮑文子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論語

季氏篇陪臣
執國命謂此

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

陽虎拘季孫。〔注〕季氏逐昭公之後。取其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季孫取玉。

不書者。舉逐君爲重也。〔疏〕

注季氏至寶玉。○季氏逐昭公。在昭二十五年。取其寶玉。藏於其家。何氏蓋以理知之。或別有所見。左傳謂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按陽虎時已與孟氏戰敗。奔

亡之不暇。安能尙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故何氏不取。○注取玉至重也。○各本無也字。依鄂本補。

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賊而鉸其板。〔注〕

以爪刻其饋斂板。〔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石經原刻作賊。後改賊。下同。釋文作賊。又云。鉸。本又作鐵。七廉反。又且。審反。本或作鉸。誤。按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俄而牙絨械成。字皆作

俄。何注桓二年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創得之頃也。此从目。非通義。本作俄。云臥而睨之曰賊。按。臥而睨之無謂。石經原刻是也。○注以爪至斂板。○廣雅釋器云。鉸。錐也。又釋詁。鐵。銳也。集韻。鉸。或作鐵。說文金部。鐵。器也。一曰鑄也。鉸。本以錐刻物之名。不必專指以爪刻也。爪爲人手掌之稱。時季氏被囚。或無鐵物。故直以爪刻字於上。求救。蓋當時急切所爲。何氏非訓鉸爲以爪刻板也。通義云。鉸。刻也。板。饋食器上蓋。按說文。無板字。當作版。古音方反。皆重唇音。故訓方爲版。因之。斂。藏衣物之器。亦謂之板。

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蒲圃本又作甫葉鈔本作滿圃按左傳亦作蒲圃

力能救我則於

是〔注〕於是時至乎曰若時而出〔疏〕

舊疏云謂至于某日如約之時也以此言之則知上文云某月某日宜亦言其時但傳家省去之至此乃言若時以刻日也左

傳云王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蓋是日若時也校勘記云疏及諸本同唐石經乎磨改日誤曰

臨南者陽虎之出也〔疏〕

舊疏云姊妹之子謂之出蓋是虎之外生也或曰從其家出而仕于

公亦不妨下季氏云世世有子是矣通義云臨南臨楚字出姊妹之子也蓋舊疏前一說是也

御之〔注〕為季孫御〔疏〕

注為季孫御○左傳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

圃林楚即臨南也

於其乘焉〔疏〕

舊疏云於其乘焉謂於其上車之時矣

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

〔注〕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為臣〔疏〕

俞氏懋羣經平義云何解未得有字之意有者相親有之謂也昭二十年左傳是不有寡君也杜注有相親有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滯子

離於狄而未能合於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亦言不相親有也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謂季氏累世親厚於子異於它人若如何解則為不辭按如何義亦未為不可通

子可以不免我死乎

〔注〕以義責之〔疏〕

左傳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杜云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

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

不勉〔疏〕

左傳林楚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

陽越者陽虎之從

弟也。爲右。〔注〕爲季孫車右。實衛之。〔疏〕
左傳陽越殿。注云。越陽虎從弟。○注爲季至衛之。○舊疏云。謂守衛季孫不令走。乘車中有車右也。 諸陽之

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注〕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疏〕
注孟氏至橫去。○舊疏云。卽釋宮四達謂之衢。季巡曰。四達各有所

至曰衢。孫氏曰。交通四出是也。釋名釋道云。四達曰衢。齊魯謂四齒杷爲衢。杷地則有四處。此道似之也。時臨南奉季孫適孟氏。此衢蓋卽近孟氏之舍。故曰孟衢。左傳云。及衢而騁。卽此衢也。 臨南投策而墜之。

〔注〕策馬捶也。見二家迭食之。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疏〕

釋文作而隊。唐石經缺。○注策馬捶也。○襄十七年左傳。左師爲己短策。正義引服虔注。策馬捶也。淮南道應訓。杖策鑲上貫頤。注策馬捶文。十三年左傳。繞朝贈之以策。杜注。策馬。也。呂覽審爲云。杖策而去。注策。策也。說文竹部。策。馬箠也。 陽

越下取策。臨南駮馬。〔注〕捶馬銜走。〔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駮。本又作檄。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按廣雅釋詁。敵擊也。王氏念孫疏證云。玉篇。敵。敵擊

也。公羊傳。駮敵並音素董反。其義同也。是也。○注捶馬銜走。○鄂本捶作搖。按依說文。當作箠。段借字。捶。譌作搖。按紹熙本亦作搖。廣韻。駮馬。搖銜走也。則作搖亦通。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是也。 而由乎孟氏。陽

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注〕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疏〕

釋文。莊。本或作殿。亦音莊。蓋漢人避諱改也。○注莊門。至著門。○左傳。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又曰。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注。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此以爲陽虎射之異。 然而甲起於琴

如〔注〕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疏〕

注甲公至帥也。○即下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

左傳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注二家至起兵。○即上傳云。力能救我則於是。是也。下注云。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左氏以為孟氏家臣。何所不取。

弒不成。卻反。舍于

郊。皆說然息。〔注〕說解舍然猶如。〔疏〕

舊疏云。正以季孫於陽虎為君。故謂之弒也。卻反舍于郊者。謂上文陽虎從而射之時。逐之鄉。孟氏令而還去舍于郊。故曰卻反舍

于郊。不謂元從郊來。左傳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即此之卻反舍于郊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弒作殺。云音試。下同。卻。本又作却。說然。本又作稅。○注說解舍然猶如。○易遯六二。莫之勝說。虞注。說解也。國語齊語。脫衣就功。注。脫解也。禮士昏禮。主人說服于房。又既夕記。主人說髦。注。今文說為稅。稅亦訓舍。詩碩人。稅于農郊。是也。然猶如者。詩魏風葛屨云。宛然左辟。說文人部引作宛如左辟。然如雙聲字得通用。故論語憲問云。子曰其然皇疏。然如此也。禮記大傳。其義然也。注。然如是也。通義云。說然猶脫然也。按此即左傳之寢而為食也。俞氏懋羣經平議云。何氏此解殊未明了。說猶脫也。詩野有死麕篇。舒而脫脫兮。毛傳。脫脫舒遲也。重言之為脫脫。單言之即為脫。淮南子精神訓。則脫然而喜矣。高注。脫舒也。此傳云說然猶彼云脫然。乃舒遲之意。蓋陽虎意中無所畏懼。故與其徒脫然止息耳。脫與說古字通用。荀子正名篇。楊倞注曰。說讀為脫。義亦通。

或曰。弒千乘之主。

〔注〕時季氏邑至於千乘。〔疏〕

注時季至于千乘。○禮記坊記云。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鄭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又

鄭注小司徒云。井十為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革車十乘。士一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軍之制也。禮記疏引司馬法。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

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爲八里則方十里者六十四井也季氏爲大夫極于百乘而得千乘者蓋初作中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及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皆盡征之公車千乘皆季所專故目爲千乘之主焉論語先進云季氏富於周公亦以季氏專執而不克舍此可乎〔注〕嫌其近而無所依〔疏〕左傳其徒曰追其將至陽虎曰夫魯政盡征其民故也

孺子得國而已〔注〕得免專國家而已〔疏〕通義云孺子謂季桓子按謂季孫仍得國政而已也左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微死何暇追余如丈

夫何〔注〕如猶奈也丈夫大人稱也〔疏〕注如猶奈也○文選東京賦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薛注如奈也昭十二年傳子苟如之何注如猶奈也論語子罕篇匡人其如予

何皇疏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注丈夫大人稱也○說文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臂也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禮記郊特牲注夫之言丈夫也曲禮云若夫注言者欲爲丈夫也廣雅釋器男子謂之丈夫哀十一年傳是謂我不成丈夫也是丈夫爲美六之稱也易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以丈夫與小子對故何氏謂大人稱也通義云丈夫陽虎自謂言必不敢追已賊而曰彼哉彼哉〔注〕望見公斂處

父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切遽意〔疏〕注望見至彼哉○卽下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是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賊字从目故訓爲望其實非也賊讀爲俄俄謂須臾

之頃也虎舍于郊而說然息謂魯人必不來追我也俄而思公斂處父必來追故曰彼哉彼哉此意中之處父非目中之處父也處父至則不及駕故曰趨駕非望見處父之師而後駕也俄而二字傳文屢見桓二年傳曰俄而可以爲其有矣莊三十二年傳曰俄而牙絨械成作賊者假借字耳上文曰俄而鉞其板亦是借賊爲俄也漢書外戚傳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則又借用蛾字按此陽虎實望見公斂處之師故趨駕既駕而師至故曰懂然後得免作見解作俄讀俱無不可通彼哉彼哉論語憲問篇亦有是

語。夫子論子西也。宋氏翔鳳過庭錄云。何意謂彼哉言彼地不可久處。禍將及也。楚令尹子西之治亂足以招亂。故孔子思速去之。與公羊言趣駕語義同。蓋魯齊兩論也。論語稽求篇云。堉蒼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字。在上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為證。於是傳會之家。遂謂魯論舊本原是彼字。然按公羊定八年。陽虎謀弑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賦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按論語集解引馬曰。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皇疏。彼哉彼哉者。又答或人言。人自是彼人耳。無別行可稱也。蓋陽虎初見甲起。不知何人。尙脫然息。及見公斂處父。乃懼而疾走。曰。彼哉彼哉。彼即公斂處父。蓋畏詞也。與論子西語氣同。而語義異也。何晏論語序云。古論至順帝時。馬融為之訓詁。則馬習古文也。說文無彼字。玉篇人部。彼。邪也。廣韻所本。說文用古論。故不收彼字。過庭錄又云。廣韻五寘。彼。哀也。論語云。子西彼哉。言子西不若子產治政之有遺愛。管仲治齊之無怨言。終於掩面而死。固可哀也。廣韻所載。蓋古文論語之遺。彼字當在史籀亡篇中。故說文不載彼字也。按玉篇云。邪也。廣雅云。衰也。則廣韻之哀。即衰之譌。子西之死。在孔子後。孔子何得逆知其事而哀之。且作邪字解。亦不可通。以之說論語。則論子西太過。以之說公羊。則陽虎不得以公斂處父為邪也。彼哉者。若曰是彼也哉。○

注再言至遽意

○(原文闕) 趣駕〔注〕使疾駕〔疏〕 注使疾駕○後漢光武紀注。趣。急也。讀曰促。管子國蓄云。則君雖強本趣。耕注。趣。讀為促。說文走部。趣。疾也。漢書程方進傳。督趣司隸。注。趣。讀曰促。

謂促其疾行。故曰趣駕也。左傳。從者曰嘒。速駕。公斂陽在。即處父也。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注〕公斂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疏〕 注公斂至之將。○左傳。成卒公斂處父告孟孫。成爲孟氏邑。則公斂處父孟氏家臣也。與何異。懂然後得免。〔疏〕 通義云。懂。懂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懂。才能也。國策云。邯鄲僅存。注。僅。裁懂。即僅字之借。言僅僅得免也。左傳。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故得免也。

自是走之晉。〔疏〕 左傳。陽虎入于謹陽。闕以叛。魯世家云。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

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左傳下十年具詳其事。

寶者何。璋判白。〔注〕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

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

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

〔疏〕

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左傳注。謂夏后氏之璜。孔疏以為劉歆說。皆何氏所不取。○注判半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注判半也。楚辭注。引字林。判半也。一切經音義。判古文胖。又作牌。詩大雅訪落。繼猶判。渙傳。判分也。周禮。朝士。職。凡

有責者。有判書。注判半分而合者。是判為半也。○注半圭曰璋。○詩大雅。械。機。左右奉璋。傳。半圭曰璋。白虎通。瑞。贊。引禮。半圭為璋。周禮。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按璋。本半圭之名。又言判白者。蓋半白下天子也。亦玉人職。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之義。毛本圭作珪。下珪。璧字皆从玉。○注白藏至以白。○舊疏云。白藏天子。青藏諸侯。春秋說文。蓋諸侯純青。天子純白。魯降於天子。異於諸侯。故判白也。藏字釋文無音。○注不言至之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珪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唯無琥。蓋彼周禮也。周禮。圭璋以朝。聘。璧琮以享。琥璜用以大饗。所用亦與下注所記不合。○注傳獨至是也。○校勘記云。峨峨。鄂本。閩監。毛本。同。此本翻刻者。峨字誤。从虫旁。釋文。峨。峨。本又作娥。按廣雅。釋訓。娥。娥。容也。與何氏引詩正合。毛詩作裁。假借字也。舊疏云。言文王祭皇天上帝時。在助祭者。奉此半圭之璋。其儀容峨峨。盛莊矣。盡是俊士之所宜利。何氏與鄭同。按舊疏所云。即鄭氏箋義。公羊禮說云。此疏大謬。鄭箋。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疏。禮。圭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冬官玉人。大璋。中璋。邊璋。皆者璋瓚也。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則皆灌事祭宗廟也。按何氏謂判半也。半圭曰璋。與毛同。鄭以為璋瓚。與何異。何以為郊天。鄭以為宗廟之祭。絕

然兩途。徐謂何與鄭同。不察之甚矣。何氏郊天之說。出于仲舒繁露四祭云。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戕鬣。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是也。鄭以上章爲郊天。此章爲祭宗廟。舊疏亦沿上章而致誤。與詩疏引孫毓異同。評云。國事莫大乎祀。祀神莫大乎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亦以此節爲郊天之詩。毛氏本上章爲說。蓋亦以爲郊天之禮。謂君王行禮之時。其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也。彼疏引王肅申之云。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引。顧命曰。大保乘璋以酢。皆與鄭以璋爲璋者異。○注禮珪至徵召。○白虎通瑞鷩篇云。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之事也。與此互異。蓋皆逸禮文也。珪以朝者。白虎通云。珪以爲信。何珪者。兌上。象物始生見於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圭也。上兌。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理順備也。位在東陽見義于上也。又云。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珪以朝。諸侯執圭以覲。天子是此之珪。以朝。卽彼之珪。以質信也。說文玉部。珪。瑞玉也。禮記禮器云。諸侯以圭爲瑞。注。瑞。信也。荀子大略云。聘人以珪。楊注。謂使人聘他國。以珪璋。皆因圭以質信。故用以朝。臣下所執。則隸圭也。諸侯所執。以朝天子。則大宗伯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之類是也。璧以聘者。白虎通云。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甯。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于陽也。陰德盛于內。故見象于內。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內方象地。外圓象天也。按禮聘禮。受享束帛加璧。君享用璧。知聘用璧也。其子男朝。天子亦以璧。大宗伯云。執穀璧。男執蒲璧。是也。琮以發兵者。白虎通云。琮以起土功。發衆何。琮之爲言宗也。象萬物之宗聚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在西方。西方陽收功于內。陰出成于外。內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內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按。琮之見於禮者。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玉人云。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聘禮。享夫人以琮。此謂琮以發兵。與諸書不合。璜以發衆者。白虎通云。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陽何。陽始物微。未可見也。璜者。橫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橫于黃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湯之所施。無不節也。徵召與發衆事近也。璋以徵召者。白虎通云。璋以發兵。何璋者。半珪。位在南方。南

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何。陰始起。象物尙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莫不章。故謂之璋。亦與徵召取義爲近。按周禮典瑞。牙璋以起軍旅。蓋周禮也。璋以徵召。又以郊天者。蓋郊天之璋。判白。此或卽青藏者與。

弓繡質〔注〕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疏〕

穀梁以爲武王之戎弓也。杜預用劉歆以來說。以大弓卽封父之繁弱。與何氏異。舊疏云。千斤之文。何氏

有所見也。○注質拊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釋文。質拊。此从手旁訛。按廣雅釋言。拊。抵也。考工記弓人云。於挺臂中有拊焉。注拊。側骨。釋名釋兵云。中央曰拊。拊。撫也。人所撫持也。拊卽敵。故下文云。方其峻而高其拊。長其畏而薄其敵。鄭司農云。敵。謂弓人所握持也。戴氏震考工記圖補正云。挺臂中有拊。拊。纏弦宜高而薄之。以便握持。敵與拊皆弓把。拊者其內側骨。謂之質之。周禮疏云。拊把中。居弓之正中。質亦有正義。司弓云。矢以授甲革。楛質者。注質正也。是也。蓋唯繡爲異爾。○注言大者力千斤。○舊疏云。家語云。三十斤爲鈞。謂之石。然則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故左傳云。可以威不軌。戒不虞也。按斤數不合。段校本謂字上有百二十斤四字。下文三斗有餘四字乃衍文。

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

甲頤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蓍龜。經不言龜。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立。主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舉五玉爲重。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

書微辭也〔疏〕

注純緣至吉凶○周禮司几筵云設崇筵粉純司農注純緣也禮既夕記云繼純注飾衣曰純謂領與袂士冠禮青紵纁純注純緣也凡衣履之飾邊者皆曰純故亦謂龜之緣曰純也毛本顛誤頗說文龜部龜

甲邊也从龜。其聲。天子巨龜。尺有二寸。諸侯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段注云。頗者。覆之省。龜之段借字。劉淵林注蜀都賦。引譙周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瑇瑁。俗名曰靈。又郭注爾雅。亦用其說。而今本多訛字。漢書食貨志。元龜。距。其長尺二寸。其亦段借字。孟康曰。其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緣者。甲之邊也。甲文象木。載字。甲之象。故介蟲外骨謂之甲。禮記樂記云。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史記樂書同。卽此之青純也。青黑色。近故禮器注云。秦時或以青爲黑。故也。千歲之龜。髻色成青黑。故曰青緣。樂記疏謂寶龜之甲。並以青黑爲之緣。非也。○注易曰。至著龜。○繫辭上傳文。韓康伯本作莫大乎著龜。釋文大作善。與此同。漢書藝文志。儀禮疏引皆作莫善。賈公彥云。凡草之靈。莫善於著。凡蟲之靈。莫善於龜。中山經云。江水出焉。其中多良龜。郭注。良。善也。亦取易爲義也。舊疏云。今易善作大。爲異文。彼注云。凡天下之善惡。及沒沒之衆事。皆成定之言。其廣大無不包也。舊疏多用鄭說。疑亦鄭氏注也。校勘記云。惠棟云。古易皆作莫善乎著龜。王弼本善作大。後人皆仍其誤。按今文易作莫善。古文易作莫大。鄭注本及王弼本皆費氏古文也。故作大。鄭注云。言其廣大無不包也。可證是大字。○注經不至之辭。○校勘記云。疏引作世世保用之辭。此以保訓寶也。今本仍作寶。非定元年疏引同。按何校本。正作保。郊特牲云。龜爲前列。先知也。故云以先知從寶。省文。通義云。經未見龜者。虎止竊弓璋。傳廣言魯所有寶爾。明堂位曰。封父龜。卽此也。大弓。繁弱之弓也。按明堂位所記魯寶多矣。傳何爲不敘及。但廣言龜。蓋龜亦虎所竊也。龜謂之寶者。禮記禮器云。諸侯以龜爲寶。注。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是寶龜。唯天子諸侯有之也。白虎通著龜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蓋尋常卜龜。大夫得有也。士喪禮有卜日。知士亦有矣。故臧氏守龜有句。僂者。論語公治長篇。臧文仲居蔡。包注。蔡。國君之守龜也。長尺有二寸。皇侃疏。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下國之吉凶。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不得畜蔡也。則臧氏居蔡。蓋亦僂。越故孔子譏其不知不獨山節藻梲也。○注此皆至之錫。○舊疏云。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穀梁傳亦以爲周公受賜藏之魯。

書召誥云。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疏引鄭注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是爲始封之錫也。若然。定四年左傳又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者。彼蓋賜魯公。此爲賜周公。同爲始封之錫也。此傳璋卽寶玉。書鄭注以璋與寶玉殊言之者。寶玉雜色。有琮璧圭璜。而璋祀天之物。尤重。故特舉之與。○注不言至名也。○穀梁傳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彼蓋以盜卽竊。其實盜爲賤者之稱。竊者乃其正名也。○注定公至義立。○舊疏云。家語文。校勘記。今家語無君臣之義立。按韓詩外傳五云。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新序五亦載此事。蓋何氏所本。家語多王肅僞竄。非何所據也。大戴禮少問云。臣故曰。君無言情於臣。君無假人器。君無假人名。論語子路篇。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皇疏。孔子答曰。爲時昏禮亂。言語翻雜。名物失其本號。故爲政必以正名爲先也。○注主書至絕之。○校勘記出喪其五玉云。鄂本同。閩監。毛本作寶玉。非。此本訛作王玉。今訂正。包氏慎言云。五玉爲天子所錫。以鎮國者也。爲盜所竊。當坐不謹。故絕奪其爵。解詁箋云。魯郊非禮。辨已見前。詩云。奉璋當是周官璋瓊。尙書顧命所謂秉璋以酢者也。此盜竊寶玉。當是魯之命圭失之。定公坐重。故爲微辭。傳順經諱文。別舉三物以實之爾。按三傳無以寶玉專指命圭者。公羊之義。命圭亦在其中。所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若以璋爲璋瓊。則宗廟之祭。臣子所執。傳無緣特舉之也。○注不書至爲重。○律所謂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也。陪臣執大夫。辱莫大焉。蓋定哀之世。文致大平。故爲深諱辭與。○注書大至辭也。○舊疏云。言大弓與龜。皆可保用。所以龜得從寶省文。而特書大弓不省文。使若都以國寶書。作微辭之義。何者。經言盜竊寶玉大弓。若似所謂寶玉卽大弓。是言可世世傳保而金玉之然。故得爲微辭也。按大弓得爲寶玉者。明堂位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與越棘並。故知亦國寶也。其爲微辭者。道大弓謂之寶。實爲喪其五玉當坐絕也。

此
页
空
白

公羊義疏七十一

定九年盡

十三年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嚙卒。〔疏〕

毛本脫伯字。包氏慎言云。四月書戊申。據厯四月無戊申。三月之十二日也。下書葬鄭獻公卒在四月。相距僅一月。經當以慢葬書日。而不日。恐經月有誤。嚙。左氏作羹。

得寶玉大弓。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注〕微辭也。使若都以重國寶故書。不以罪定公者。其

寶失之當坐。得之當除。以竊寶不月。知得例不蒙上。〔疏〕

注微辭至故書。○舊疏云。寶玉大弓者。乃是周公初封之時。受賜于周之物。而必藏之魯者。欲使世

世子孫無忘於周。而定公失之。季氏奪之。皆當合絕。而上文直言盜竊寶玉大弓。此文直言得寶玉大弓。傳云。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不見貶之者。正言作微辭。使若都以重國寶之故而書之。文更無刺譏之義也。然則此言微辭者。仍與上文共爲一事。通義云。先王之賜。先君之世守。失之足以爲辱。得之足以爲重。故兩錄之也。此陽虎歸之也。然可言爲盜所竊。不可言爲盜所歸。故但舉得之而已。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按孔氏之義。甚是。惟於何氏微辭意未合。○注不以至當除。○舊疏云。上注云。無以

合信天子交實諸侯當絕。今知不復絕之者。以得之當除故也。杜氏云。弓玉魯之分器。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義亦通於此。○注以竊至蒙上。○校勘記出知得例不蒙上。云鄂本下有月字。諸本皆脫。疏云不蒙上月。按紹熙本有月字。上八年冬下無月。知書盜竊寶玉大弓不月。故此亦不蒙上。四月文矣。穀梁傳。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公羊不言得之。故孔氏據左氏爲說。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欲伐魯也。善魯能却難早。故書次而去〔疏〕

杜云。五氏。晉地。大事表云。亦曰寒氏。十年傳。午

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曰。請報寒氏之役。卽此。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有五氏城。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按何氏云。欲伐魯。則五氏非晉地矣。○注欲伐至而去。○舊疏云。知欲伐魯者。正以直書其次。上下更無起文。乃與莊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之文同。故知正欲伐魯也。故彼傳云。其言次于郎何。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是也。彼注云。此解本所以不言伐言次意也。二國纔止次。未成于伐魯。卽能敗宋師。齊師罷而去。故不言伐言次也。明國君當強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於近邑。賴能速勝之。故云爾。所以強內者。是其書次云。欲伐魯善其却難早之文。釋文作卻難。云亦作却。解詁箋云。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屈貉。解詁魯恐故書刺微弱也。當爲一例。劉氏蓋用杜氏說。以五氏爲晉地。然邯鄲去魯絕遠。魯何爲恐之。而書以刺微弱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注〕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疏〕

注月者至不易○正以平例時下十一年冬及

鄭平是也此月故解之齊侯欲執定公事詳下注解詰箋云月者魯盜在齊晉欲藉齊晉以襲國上齊衛次五氏是也魯汲汲與齊平故不易按不易謂不佞易也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傳何以不日易也注易猶校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此下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為易辭也宣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注月者專平不易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注月者刺內暨暨也皆各有為也齊未與晉合於魯盜在齊晉無涉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疏〕

左氏作夾谷杜云即祝其水經注淮水篇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亭

縣之東有夾口浦史記注引服又云東海祝其縣是也大事表云舊以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夾谷是為定公會齊侯處按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在魯若此之遠今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顧氏炎武杜解補正云在今萊蕪縣杜解及史記服虔注皆云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險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萬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于此地故得有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外也又日知錄云金史淄川有夾谷山一統志夾谷山在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舊名祝其山其陽即齊魯會盟之處萌水發源於此水經注萌水出般陽縣西南甲山是以甲山為夾谷也而萊蕪縣志又云夾谷在縣南三十里接新泰縣界未知所據然齊魯之境正在萊蕪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餘里二說俱通沈氏欽韓云一統志夾谷峪在泰安府萊蕪縣南三十里又云夾谷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四十里

此本寰宇記。而以春秋之夾谷在海州者爲是。云祝其漢縣在贛榆縣西五十里之夾谷。宜在此地。按齊魯好會。宜就兩國竟上。胡爲遠至海濱。漢之祝其。不必卽傳之祝其。當從顧氏爲允。按顧氏之日知錄。尙未實指所在。杜解補正定在萊蕪。故沈氏依而用之。

公至自頰谷〔注〕 上平爲頰谷之會不易。故月致地者。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

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

〔疏〕

注致地至致也。○鄂本誅侏儒下疊侏儒二字。又故致也。鄂本作故致地。按紹熙本與鄂本同。當從之。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此上平書月爲頰谷之會不易。不得意可知。今而致地。故云頰谷之會。至曲節從教。舊疏云。

家語及晏子春秋文也。穀梁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子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左傳鞌。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史記齊世家。與魯定公好會夾谷。鞌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鞌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孔子世家。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孔子趨而進。

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癸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新語五云。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兩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來。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僞于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歎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漢書陳湯傳。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旃笑君。孔子誅之後。漢書陳禪傳。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張升傳。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皆用公羊說。其穀梁。左傳。史記。新語。與公羊詳略互見。蓋皆傳聞之異也。

晉趙鞅帥師圍衛。

齊人來歸運、謹、龜陰田。〔疏〕

杜云。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大事表云。博縣爲今之泰安府。龜山在新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與泰安府境相接。一統志。龜山在泰安府新泰縣西南

四十里山之南。卽兗州府泗水縣。水經注汶水篇。其水自谿而東。濬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田。龜山在博縣北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卽龜陰之田。春秋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史記注引服虔云。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漢書五行志引來作徠。地理志引謹作鄞。說文亦作鄞。歸者。復還所取之物之謂。禮記祭義云。子全而歸之。孟子盡心云。久假而不歸。皆歸還之義也。

齊人曷爲來歸運、謹、龜陰田。〔注〕据齊嘗取魯邑。〔疏〕

注据齊嘗取魯邑。○舊疏云。卽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哀八年齊人取謹

及傳之文是也。孔子行乎季孫。二月不違。〔注〕孔子仕魯。政事行乎季孫。三月之中。不見違過。是

違之也。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疏〕

舊疏云。孔子家語亦有此言。若以家語言之。孔子今年從邑宰爲司空。既爲大夫。故有行於季孫之義。孔子世家。定公以

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田司空爲大司寇。是也。○注孔子至之也。○左傳哀十四年傳。且其違者不
過數人。注。違。不從也。後漢書朱景等傳。注。違。失也。廣雅釋詁。違。備也。言無有備失。故無不從也。○注不言至之家。○孟子萬章云。
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趙注。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按世家。季孫使人召孔子。
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然亦卒不行。是孔子未仕季氏。孟子所言。卽謂仕於定公也。季氏執政。故曰於季桓子。故此傳曰。行乎季
孫。三月不違也。齊人爲是來歸之。〔注〕齊侯自頰谷會歸。謂晏子曰。寡人或過於魯侯。如之何。晏子

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邑。請皆還之。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

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疏〕

注齊侯至還之。○舊疏云。皆晏子春秋及家語。孔子世家之文。校勘記出或過。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或作獲。當據正。穀梁注
引作獲。按紹熙本亦作獲。世家云。景公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
君。爲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
之田。以謝過。穀梁敘此語。在斬侏儒之前。不合。史記正義。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龔丘縣東。

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魯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新語又云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於魯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墮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故爲政而以德非獨辟害折衝也所欲不求而自得是也舊疏云其四邑者蓋運也謹也龜也陰也邑而言田者桓元年傳云田多邑少稱田然則此等皆是土地頃畝多邑內人民少故稱田龜亦是邑非山名賈服異若欲同於賈服卽云上二邑邑內人民多故舉邑名龜陰言田者龜是山名直得田而不得邑而言侵魯四邑請皆歸之者謂雖有此請齊君不全許是以但得三邑而已蓋非何氏之意按何注四邑蓋三邑之譌運也謹也邑也龜陰田也據左傳皆在汶陽也索隱引左傳鄆謹及龜之田是鄆謹與龜陰別○注歸濟至寶同○齊人來歸衛寶見莊六年按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不言來也彼傳云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未絕乎我也曷爲未絕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語許取之其人民貢賦尙屬于魯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彼與魯未絕故不言來與此異也舊疏云言魯不應復得之者正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是也○注夫子至之驗○正以魯不應復得故夫子不欲受也舊疏云四邑屬齊年歲淹久已絕於魯魯不應得頰谷之會討殺侏儒威劫齊侯方始歸之雖曰獲田君子不貴也解詁箋云傳此注義例闕遠得聖人之心矣魯任用孔子則聖化及天下豈以區區反侵地爲得意反侵地者正齊人欲沮撓魯政卽歸女樂之幾受女樂大惡不可言也而左氏穀梁以反侵地爲聖功陋矣頰谷書政者蓋齊以魯有聖人有加禮焉故也齊桓衣裳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怵惕嘗以聖人相君而置之危地且教曹沫屈建之詐設兵刑以偏好哉何君依違之辭去之而義益長矣劉意以上注頰谷之會致地此注及謝過一節須刪去按孔子誅侏儒事左穀史記新序並載其事則當時容或有之孔子不必藉此威齊而齊人之歸田亦未嘗不因此存之固無損聖德焉聖人固不置君危地而危隍之來亦聖人所能預禁則有不如此而不可者禮記儒行云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疏此喻艱難之事言儒者見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此實暴虎之事而得爲儒者實自述也若夾谷之會孔子欲斬齊之佞儒是也舊疏云言此違之驗者欲對上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

也。文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疏〕

齊乘云：郕城在沂州東三十六里。水經注：無鹽縣之郕鄉城。郕即昭伯之故邑。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郕。今其城無南面。一統志在東平州南四

十里是也。通義云：郕

費皆內邑不聽者。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解云：左氏穀梁費為郕。公羊正本作費。字與二家異。賈氏不云公羊曰費者，蓋文不備，或所見異也。春秋

異文箋云：謹案左氏傳明云秋復圍郕。穀梁亦作郕。自當以郕字為正。且郕邑屬叔孫氏，故圍郕。叔孫為主。費邑屬季氏，若有事於費，帥師者當為季氏，不當獨任叔孫也。以是知公羊作費或傳受之譌。

宋樂世心出奔曹〔疏〕

舊疏云：世字亦有作泄字者。故賈氏言焉。左氏穀梁作大字。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禮記檀弓泄柳，唐石經作世柳。

宋公子池出奔陳〔疏〕

釋文池，左氏作地。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奔作奔。按池與地皆从也。得聲於古。讀若它。莊子大宗師篇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釋文池，本亦作地。崔同。顧氏炎武唐韻正云：五

支池，古音駝。六至地，古音沱。陳第曰：詩稱地在斯干韻。楊與今音同。及讀風原橋頌，以過韻地讀平聲。正叶沱字。楊雄羽獵賦亦同此例。按斯干九章，以地瓦儀議。禡而子楊二字，可不入韻。不當以此證其為今音也。閩監毛本誤以釋文池左氏作地為注語。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牽〔疏〕

左氏穀梁鞏作安甫。舊疏云：賈氏不云公羊曰鞏者，亦是文不備。穀梁經甫亦有作浦字者。差繆略云：安甫，公羊作鞏父。

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彊出奔陳〔注〕復出宋者、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

公子池、樂世心、石彊從之、皆是也。辰言暨者、明仲佗強與俱出也。三大夫出不月者、舉國危亦見

矣〔疏〕

左氏經脫下宋字○注復出至言之○舊疏云、如此注者、正決昭二十年、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不重言宋向甯也、左傳、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迺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

出奔陳、則以欲帥國人出爲辰事、不可同於公羊也○注公子至是也○下十一年云、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皆在惡之科也、又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注辰言至出也○隱元年傳、暨猶暨暨也、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是則辰爲不得已、從仲佗等出矣、舊疏云、知非辰強之者、正以莊三十二年、公子牙、昭元年、招之屬、以其有罪、皆去弟以貶之、今不去弟、故知仲佗強之矣、穀梁注云、辰爲佗所強、故曰暨、用何氏義、釋文強作彊、葉鈔本作強、是也、通義云、佗彊起意、而辰序上者、既加暨、又序下、嫌辰全無罪矣、義或然也○注三大至見矣○昭二十年、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注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此亦三大夫出奔、不月、故解之。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注〕不復言宋

仲佗者、本舉國已明矣、辰言及者、後汲汲當坐重〔疏〕

注不復至明矣○舊疏云、以奔時舉言宋仲佗、是其率國人去已明矣、是以此經不復言宋也○注辰言

至坐重。○隱元年傳及猶汲汲。又云及我欲之。明上奔為不得已。故書暨。此叛為辰汲汲。故變暨言及。舊疏云言當坐重者。惡其母弟之親。而汲汲于叛。故當合坐。重於疏者。通義云。胡康侯曰。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辭。得已而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而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注〕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疏〕

注不言至可知。○決上宋公之弟。辰以下自陳入于蕭。以叛文也。

冬。及鄭平。〔疏〕

鹽鐵論備胡云。孔子仕于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敵國之難。鄰境之患。強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桓驪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龜陰之田。

叔還如鄭。莅盟。〔疏〕

校勘記云。閻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蒞作莅。鄂本作蒞。一从艸。一从水。此合并為蒞。非通義云。平六年侵鄭之怨也。既平之後。遂終春秋未嘗相犯。故特與在盟。同為大信辭。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弑。危社

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疏〕

注不日至略之。○釋文弑作殺。云音弑。所見世小國卒例。書日月。昭三十一年夏四月丁巳。薛伯毅卒之屬是也。今不日月。故解之子。未三年失衆見弑者。即下十三年。

薛弑其君比是也。知失衆者。以其稱國以弑故也。又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此亦宜日月。而不日月。亦略辭也。校勘記云。解云。禍端在定。亦有作在

是者今解從定按薛弒其君比卽在定十三年則此作定非也定當從是今按禍端在定卽謂禍端在定之當廢不廢也不必改是字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疏〕

穀梁傳墮猶取也注陪臣專強違背公室恃城爲固是以叔孫墮其城若新得之故云墮墮猶取也墮非訓取言今但毀其城則郕永屬已若更取邑於他然彼疏云何休難云當

言取不言墮實壞耳無取於訓詁鄭君如此釋之則范注皆鄭釋廢疾語諸本脫去釋廢疾曰皆誤作范注矣劉氏逢祿難云夫子辨家邑之制爲此墮也若叔孫討陪臣安得書於春秋是也通義云啖助曰毀全除之墮但損之水經注汶水篇汶水自桃鄉四分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之郕郕城南郕昭伯之故邑也禍起鬪雞矣春秋定十二年叔孫氏墮郕今其城無南面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曷爲帥師墮郕帥師墮費〔注〕据城費〔疏〕

注据城費○見襄七年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疏〕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買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續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劭曰孔

子攝魯司寇。非常卿也。折僭濫溢之端。消纖介之漸。從政三月。惡人走境。邑門不闔。外收強齊。侵地。內虧三桓之威。是其事也。通義云。再言三月不違者。前據爲中都宰時。此據爲司空時也。舊疏云。上十年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以此言之。三月之外。違之明矣。故上有注云。定公貧而受之。此違之驗。此傳復言之者。家語定十年時。孔子從邑宰爲司空。十一年又從司空爲司寇。則爲司空時。爲季孫所重。齊人遂懼。求歸四邑。及作司寇時。攝行相事。國無姦民。誅少正卯。政化大行。季孫重之。復不違三月。是以作傳文言其事矣。按此三月。蓋猶論語雅也。篇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之三月。言其久耳。不必僅三月不違也。

曰家不藏甲〔疏〕

禮記禮運云。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爲魯君。漢書毋將隆傳。春秋之誼。

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

邑無百雉之城〔疏〕

禮記坊記云。都城不過百雉。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

於是帥師墮郕。

帥師墮費〔注〕郕。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

陪臣執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故君子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書者。善定公任大聖。復古制。弱臣勢也。不書去甲者。舉墮城爲重。〔疏〕

注二大至

患之。○卽上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又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之屬。是。按左傳。歷記南蒯。公山弗狃等。以費叛。侯犯以郕叛等事。明二邑大夫數叛。故患之也。○注以問至墮之。○舊疏云。春秋說及史記皆有此言。按孔子世家云。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是

其事也。○注故君至其言。○論語憲問篇文。○注不書至爲重。○舊疏云。以傳云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明其並從二事。而特舉墮城。不書去家之甲者。舉重故也。必知去甲亦合書者。正以成元年三月作丘甲。書之於經。明知去甲亦合書矣。雉

者何。五板而堵。〔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疏〕校勘記。毛詩小雅鄭箋引而作爲。下而雉同。○注八尺至十尺。○舊疏云。八尺曰版者。韓詩外傳文。校勘

記云。當作內傳。傳注版作板。當從此說。文木部。栽下段注云。古築牆。先引繩營其廣輪。方制之正。詩其繩則直。是也。繩直則豎。植幹。題曰植。植于兩頭之長杙也。旁曰幹。植于兩邊之長杙也。而後橫施板于兩邊。幹內以繩束幹。實土築之一板。竣則層築而上。詩曰。縮版以載。是也。何注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曰戴禮。韓詩也。鄭箋詩引此傳而釋之曰。雉長三丈。則版六尺。自用其說也。

五堵而雉。〔注〕二百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詩鴻雁正

義引王愆期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百雉而城。〔注〕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

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

受過也。〔疏〕注二萬至制也。○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也。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卽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

二尺也。按坊記注。以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與何注絕殊。然如鄭說。則百雉之城。不及二里。未免過隘。左傳疏引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何說雉積。與韓詩說合。雉此未及板之廣耳。毛詩疏引異義。周禮說。雉高一丈。長

三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鄭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按如左傳。則大都三國之一。卽正得百雉。正合大夫之正。孔子何爲言邑無百雉之城。墮郈墮費耶。如其合制。郈費大夫有辭以對。聖人能違禮爲之耶。周禮典命注云。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典命疏引書無逸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元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不定。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一。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等與鄭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駁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據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按鄭爲兩解者。以匠人營國方九里。據天子而言。則公宜七里。侯伯宜五里。子男宜三里。以典命國家宮室以命數爲節。則公九命。當九里。侯伯七命。當七里。子男五命。當五里。詩大雅文王有聲箋云。築城伊瀆。適與城方十里等。小於天子。大於公侯也。賈公彥云。雖改殷制。仍服事殷。未敢十二里。則周之天子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則匠人云九里。或據異代法。以其匠人有夏殷法故也。按此則鄭駁異義所主。所謂天子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見坊記疏者也。通義云。今按此城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墨子曰。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若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之。三里之城。實周百有八雉。容舉成數也。周禮城郭以命數爲節。公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者。皆謂外城。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乃侯伯之正制。天子外城十有二里。而致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者。以公之外城爲其中城也。左傳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三里之城。其積九里。九里之城。其積八十一里。爲方九里者。九十里之城。其積三十九里。爲方九里者。五而強。五里之城。其積二十五里。爲方九里者。三而弱。然則都城百雉。於子男爲大都。於侯伯爲中都。於公爲小都。今云家私邑。悉如中都之利。不利公室。故諷使墮之。

按舊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疑何注二萬尺脫。公侯方百雉語。故舊疏如此也。所謂方者。不必如開方積數。故下注引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無方字也。何注明云。周一里有奇。孔氏以每面五百丈近三里之城計之。亦合其實。何氏之說不可通於周禮。何氏引禮說云。天子千雉。則奚止十二里哉。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舉其邑之至小者而言。今縣城有周三里者矣。不必卽指國都。亦不必泥方字立說。卽匠人典命。亦不必強合。孔氏以典命所記爲外城。匠人所記爲內城。亦以意言耳。百雉之城。公侯之制。家邑不得同之。今三家私邑。僭擬國都。故孔子云然也。孔氏又云。古周禮說。三堵爲雉。與此傳不合。或當以五堵者度長。三堵者度高。若然。一堵之牆高丈長四丈。一雉之牆高三丈長二十丈。義亦可通。然周禮說與禮戴詩韓春秋公羊不必強爲合也。存之。○注禮天至十雉。○舊疏以天子千雉。及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皆春秋說文。按何注引禮或逸禮。禮緯亦有是語。蓋受百雉之城十。何氏申春秋說文也。匠人疏引異義。古周禮說。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蓋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城及都城之高也。何氏自論周城之數與彼不同。○注天子至軒城。○舊疏云。春秋說文初學記引白虎通云。天子曰嵩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干城卽軒城音義通。軒城闕一面。卽不敢自專之義。○注軒城至過也。○說文臺部。臺。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闕。段注云。闕之義同缺。引何氏公羊此注。軒城者闕南面。以受過也。按毛詩出其東門傳。闕。曲城也。闕。城臺也。城門上有臺。謂之闕。周官匠人詩。靜女。所謂城隅也。天子南城門有臺。故新序雜事五云。天子居闕之中是也。闕卽宣十五年傳之埋。埋卽包城臺音。韓詩外傳。司馬子反乘闕而窺宋城。卽埋也。亦卽說文之闕。闕。樓上戶也。闕在高處。可以眺望故也。鄭爲諸侯無南城門。其三面皆有城。城皆有臺。故子矜詩云。在城闕兮是也。闕卽轆。轆變爲孰。三面有臺。南方獨無。故爲孰。軒懸之缺。南方故亦曰軒。猶泮水之缺。北方皆爲下乎天子也。毛詩之闕。乃孰之段借。非象魏之闕。陳氏奭詩毛傳疏。引爾雅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等語。釋之誤矣。毛詩傳曰。乘城而見闕。箋申之曰。登高而見於城闕。卽謂城門之闕。非見觀闕之闕也。南方亦有城垣。但無臺爾。不必如舊疏所云。不設射垣以備守也。舊疏又云。舊古城無如此者。蓋但孔子設法如是。然至作舊疏時。未必春秋古城仍有存者。且

後代小邑亦有四門不全其一
面無城樓者蓋即孰之遺象與

秋大雩〔注〕不能事事信用孔子聖澤廢〔疏〕

注不能至澤廢○舊疏云謂三月之後
違之按如受齊人所歸田其一事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疏〕

包氏慎言云十月書癸亥據歷當為九月之二十八日時歷不閏六月
故十月有癸亥下又書十一月丙寅朔是當時於十一月後方置閏也

左氏穀梁作齊侯春秋異文箋云公羊作晉侯方音之譌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作
晉誤也宋張洽云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按古齊晉多混說詳昭十年齊樂施來奔下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薛弑其君比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疏〕

五行志劉歆以為十二月二日楚鄭分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庚午朔大二月庚子朔小三月己巳朔大四月乙亥朔小五月戊
辰朔大六月丁卯朔大七月丁酉朔小八月丙寅朔大九月丙申朔小十月乙丑朔二日丙寅○注是後至以叛○薛弑君在下
十三年冬晉荀寅士吉射叛亦同時舊疏云晉荀寅士吉射叛在弑君之前而後言之者正以弑君之變重故先取以應之五行
志下之下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弑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

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疏〕

注成仲孫氏邑。○說文邑部，鄭

古氏邑。段注：今春秋經傳皆作成，鄭成古今字也。左傳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杜云：成，孟氏邑。此年左傳云：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注成在魯北境，故按孟氏邑之成，非姬姓鄭國之鄭也。隱五年，衛師入鄭，文十二年，鄭伯來奔，僖二十四年，左傳管蔡鄭霍文之昭也。各書皆从邑作鄭，而許於鄭下不云姬姓之國者，蓋許所據左氏鄭成字互易，不可以今所據繩許也。公羊鄭國之字作盛，或盛爲姬姓國之正字，鄭爲孟氏邑之正字也。古鄭國在今兗州府汶上縣北二十里，有鄭城。孟氏之城，地當近杞也。○注圍成至叛邑。○圍例時，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是也。此書月，又莊二十七年注云：凡公出在外，致在內不致，此在內而致，故並須解之。舊疏云：天子不親征下土者，卽公羊說云：一國叛，王自征之。若四國皆叛，安得四王而征也。是其義也。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傳云：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彼注云：美其得正義也。故以從王征伐錄之。然則天子不親征下土，而美之者，直是美諸侯之得正，猶自不言桓王伐鄭之善，故彼注又云：蓋起時天子微弱，諸侯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死節，稱人者，刺王者也。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而親自用兵，故見其微弱，僅能從徵者，不能從諸侯也。按何氏彼注，卽天子不親征下土之義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明諸侯有罪，天子當命方伯討之也。諸侯不親征叛邑者，舊疏云：正以諸侯於天子亦宜以國爲家，如天子之有天下也，而不能全服，親自征之，故爲非禮。爲春秋所刺也。沈氏欽韓云：書之者，所以恥公而惡夫方命者也。校勘記出下土，云閩監，毛本同。蜀大字本土作土。此本疏中引注亦作土。當據正。○注公親至錄之。○校勘記出故危錄之，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下有矣。左傳載公斂處父又曰：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是其不能服也。公親圍成而不克，恥甚，故爲從他國來文。書月以危之，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是也。穀梁傳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侵伐人國，且不必皆危，僅邊齊，何危爾。通義引趙汭曰：昭圍成不月，異在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疏〕

穀梁脫衛侯二字左氏穀梁瑕作葭左傳實郟氏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郟亭大事表云鉅野縣今屬山東曹州府

夏築蛇淵囿〔疏〕

水經注汶水篇蛇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管囿也大事表云蛇在今濟南府肥城縣南成十八年注云刺奢泰妨民也

大蒐于比蒲〔疏〕

桓六年注云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又昭八年蒐于紅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此蓋與彼同釋文作大廋云本又作蒐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疏〕

大事表云即今太原府之太原縣唐叔始封時故都也成王封叔虞于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古唐國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曰伯曰闕伯季曰實沈

不相能日尋干戈帝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爲晉星杜注大夏晉陽也曰大夏曰太原曰大鹵曰夏墟曰唐曰晉曰鄆左傳所稱凡七名皆指晉陽一地後爲趙氏食邑古唐國在今縣治北古晉陽城在縣治東北包氏慎言云鞅意非叛無君命而持兵向國事同於叛論罪當誅潛研堂答問云欒盈之入曲沃趙鞅之入晉陽書之以戒大都耦國之漸人君不可專其私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疏入者內弗受也以其無君命於義不受是也雖非實叛未奉君命擅據私邑故書入書以叛罪之

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疏〕

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伐晉取朝歌大事表云朝歌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衛始封時故都後入于晉孔疏衛爲狄所滅

東徙渡河，遷楚丘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左穀無及字，此及衍文也。釋文不言左穀無及字，知陸所見本無矣。荀寅、士吉射、位鈞罪等，非有首從，無爲言及也。通義云：晉陽趙氏之私邑，朝歌寅、吉射之私邑也。實自國出居其私邑，而春秋不言出奔，反與彭城曲沃同，以入言之者，唯君有國，臣不專地，苟專私邑以叛，卽與入公邑同誅。

晉趙鞅歸于晉

此叛也。其言歸何？〔注〕据叛與出入惡同。〔疏〕

注据叛至惡同。桓十五年傳云：歸者，出入無惡。此上已書叛，明出入惡矣。今此反書歸，故難之。

以

地正國也。〔注〕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疏〕

舊疏云：趙鞅以井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故云以地正國也。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

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注：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注軍以至以地。○昭元年有千乘之國，注云：十井爲一乘，是也。按：十井八十家，賦長穀一乘，以魯頌及司馬法計之，每乘三十人也。

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

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簡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疏〕

注無君至誅事。○哀三年疏引作書歸而赦之。穀梁注引凱曰。專入晉陽。

以與甲兵。故不得言叛。實以驅惡而安君。則釋兵不得言歸。春秋善惡必著之義。舊疏云。君子之人。探端知緒。但誅其意。若輕而難原。不誅其事。若重而可恕。以趙鞅意實非逆。但以持兵擲國為罪。是以春秋書歸以赦之。故曰誅意不誅事也。後漢書董卓傳。昔趙鞅與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人。楊秉傳。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皆取公羊為說。通義云。時荀寅士吉射作亂。攻趙氏。趙鞅奔晉陽。與師以拒二子。君為之逐荀士而復鞅。其復有君命。故以歸言之。其出無君命。故以叛言之。然書歸者。非與使無惡也。所以起其叛。為以地正國。明雖逐惡人。苟無君命。不免為叛。鞅自以與寅吉射情有曲直。而春秋之誅壹施之。此臣道之大防也。後世蕭高字文之徒。猶託名清君側之惡。為義師者。唯春秋之教不明。而亂臣賊子不知所懼也。董仲舒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臣不奉君命。雖善以叛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不言及是也。解詁箋云。傳例言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趙鞅荀寅士吉射皆亂賊。故上入邑以叛同文。趙鞅挾君勢惡尤甚。故變文以起之。曰歸者。著其以清君側為名。書入則不能著。非為善辭也。歸者出入無惡。其出也入邑以叛。其入也必挾君以令。故反與以出人無惡之文。此變例中之正例。與趙盾復見同義。若欲赦之。則當以出惡歸無惡之文。書復歸矣。按趙世家。晉定公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荀寅范吉射與午善。謀作亂。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是亦以其無

君命故也。又云定公十八年。簡子圍范中行氏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按史記所載。本之左傳。以事而論。趙鞅與韓魏相比。同以私怨逐荀范。荀范始亂。又有伐公之罪。故趙鞅雖惡。然其歸也。有君命。明知晉君之命。卽韓魏所挾之命。但既奉君命。春秋卽以權屬君。故其不奉君命也。則曰叛。其奉君命也。則曰歸。尊君抑臣。尊綱紀於一綫而已。○注晉陽至逐之。○左傳注云。晉陽。趙鞅邑。按趙衰始封于溫。故文五年傳。趙衰稱溫季。其封晉陽。不知何代。

薛弒其君比。

此
页
空
白

公羊義疏七十二

定十四年

盡十五年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疏〕

禮記檀弓云公叔朮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注朮當爲朱春秋作戌衛公叔
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正義引世本云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

拔生朱按朮朱戌

古音同部得通也

晉趙陽出奔宋〔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陽誤鞅疏同解云穀梁與此同左氏作衛趙陽字也杜云
陽趙屬孫疏引世本云懿子兼生昭子舉舉生趙陽兼卽屬也按左傳以陽爲成黨證之世本當

從左氏作衛此及穀梁蓋因上年冬有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之文故誤衛爲晉毛本
又誤陽爲鞅鞅已歸于晉無復有奔宋事也差繆略云衛公羊作晉按今公穀並作晉

三月辛巳〔疏〕

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左穀皆作二月唐石經原刻作三月後磨改去上一畫經義述聞云三當爲
二左氏穀梁並作二据杜預長曆是年二月己未朔辛巳二十三日也若三月則戊子朔不得有辛巳矣

釋文但云公子佗人二傳作公孫佗人膾二傳作群而不言三月二傳作二月則此
傳亦作二月可知唐石經始誤二爲三包氏慎言云二月書辛巳月之二十三日

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

帥師滅頓以頓子膾歸〔注〕不別以歸何國者明楚陳以滅人爲重頓子以不死位爲重

〔疏〕

左氏穀梁作公孫佗人。唐石經佗字人旁磨改。膾舊疏云。左氏穀梁皆作頓子牂字。賈氏不注。文不備。按。牂膾音近。說文羊部。牂。从羊。引聲。倉部。膾。从倉。引聲。皆从引得聲也。鄂本膾誤。膾蜀大字本誤。膾。○注不別至為重。○舊疏云。正以上四年滅沈。以沈子嘉歸。六年。以許男斯歸之屬。其上文皆直一國大夫而已。是以其經言以歸。不暇分別。今此經上載二國。其下直言以歸而已。似非詳備之義。是以解之。明楚陳以滅人為重者。二國之卿。擅相滅獲。其過已深。假言歸楚。不足輕陳之罪。假言歸陳。不足滅楚之惡故也。頓子以不死位為重者。諸侯之禮。當合死位。頓子不死。其過已深。何假書言歸于某乎。故云頓子以不死位為重也。按襄六年傳。國滅君死之正也。故注云。然不言所歸。略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注〕月者為下卒出。〔疏〕

釋文。醉李。本又作橋。漢書地理志。會稽郡下由拳云。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橋李也。大事表云。

今嘉興府治嘉興縣南有醉李城。句踐歸吳後。夫差增封其地至此。然則與闔廬戰時。橋李猶為吳地。杜氏通典。吳國南自四千里與越分境。吳伐越。越子禦之子橋李。則今嘉興府之地也。古橋李城在今浙江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五里。左氏穀梁作橋李。杜云。橋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說文木部。橋。以木有所擣也。春秋傳曰。越敗吳于橋李。史記吳世家。越王句踐迎擊之。橋李。集解。橋音醉。賈逵曰。橋李。越地。漢書地理志。敗之。橋李。師古曰。橋音醉。越絕書。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為戰地。至于柴辟亭。句踐更就李為語兒鄉。沈氏欽韓謂就李即橋李也。嘉興府志。橋李城在秀水縣西南七十里。按就橋醉皆方音之轉。○注月者為下卒出。○隱六年注。戰例時偏戰日。詐戰月。此兩夷相敗。宜略於諸夏。不合月。今此書月。故云為下卒出也。吳子光卒。月者。襄十二年。吳子乘卒。注云。卒皆不日。吳遠於楚。是也。

吳子光卒〔疏〕

越絕書吳內傳吳人敗于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檣李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檣

李七里通義云趙汭曰吳楚之君雖卒於外不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堅〔疏〕

釋文堅本又作擊音牽左氏作牽按穀梁亦作牽易睽六四牽羊悔亡子夏傳牽作擊是牽堅擊音義同杜云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大事表云路史內黃西南三十里有故牽

城今在內黃之西南濬縣之北二縣本連壤內黃今屬河南彰德府濬縣屬衛輝府一統志牽城在衛輝府濬縣北十八里水經注淇水篇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春秋公會齊侯衛侯于牽是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疏〕

馬氏宗樵左傳補注云酈元曰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按洮城宋滅曹爲宋地

天王使石尙來歸賑〔疏〕

通義云黃道周曰歸賑而不舉日月何也其來者遠矣紀受者則不尊紀賜者則不親爲之紀時焉賑說文作賑鄭元注周禮地官掌屨引作屨

石尙者何天子之士也〔注〕天子上士以名氏通〔疏〕

注天子至氏通○周禮大宗伯疏云石尙天子之上士故稱名氏言來者自外之辭

歸者不反之稱舊疏云傳直言天子之士而知上士者何氏以爲春秋之例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今此經書其名氏故知之穀梁傳其辭石尙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杜云石尙天子之士石氏尙名釋例王之公卿皆

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是也。舊疏云何氏意必知例然者。正以傳云石尙者何天子之士。隱元年傳云宰者何官也。啗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僖八年傳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然則以此三處之傳言之。則知單名繼官不以名氏通。單稱王人云者。不以名見。故隱元年注云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略稱人是也。杜以上士中士稱名非。

賑者何。俎實也。〔注〕實

俎肉也。〔疏〕

周禮掌蠶云。祭祀共蠶器之蠶。注。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蠶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尙來歸蠶。蠶之器以蠶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蠶可以自器。令色白。彼疏云。注引左氏云。石尙來歸蠶。公羊

以為宜社之肉。以蠶器而盛肉。故名肉為蠶。是祭社之器為蠶也。按周禮直云蠶器之蠶。不別宜社者為蠶。故鄭氏總謂祭器。明社稷宗廟四望山川皆同。故引鬯人為證。蠶灰可以飾物。祭器皆用之。因謂祭器為蠶也。而鄭氏注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蠶。則又云。蠶。畫為蠶形。蚌曰含漿。尊之象。則又與地官注不同。蓋無正文。故說不定也。今三傳本皆作賑。公羊傳云俎實。穀梁傳亦云。賑者何。俎實也。祭肉也。何注云。實俎肉也。則賑即俎中肉。分賜臣下者。大行人歸賑以交諸侯之福是也。不云宜社之肉。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左氏說。賑。社祭之肉。盛之以蠶。又成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賑于社。注。賑。宜社之肉。則以為宜社之肉者。左氏說也。然彼傳因成子受賑于社。故云賑宜社之肉。因社肉亦謂之賑。非賑專為宜社之肉也。○注實俎肉也。○說文。俎。禮俎也。从牛。肉。在且上。漢書項籍傳。乃為高俎。注。俎者。所以薦肉。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俎。肉几也。士冠禮注。養於饌曰享。在鼎曰升。在俎曰載。故謂實為俎肉也。

腥曰賑。熟曰燔。〔注〕禮諸侯朝天

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之。故書以譏之。〔疏〕

周禮引異義。左氏說。賑。社祭之肉。盛之以蠶。宗廟之肉名曰膳。則以賑與

膳分社廟之祭。說文示部。賑。社肉。盛以蠶。故謂之賑。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尙來歸賑。說文多用古文春秋說也。又籒下云。宗廟火熟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籒焉。以饋同姓。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鄭注。賑。膳。社稷宗廟之肉。以

賜同姓之屬。闕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亦引是經。蓋亦用左氏義。穀梁傳與此同。則今文春秋說也。按釋文。燔。本亦作膳。又作繡。唐石經。諸本同作燔。盧氏文昭考證云。繡疑繡字之誤。說文火部。燔。熱也。詩小雅楚茨。或燔或炙。箋云。燔。燔肉也。炙。肝也。大雅生民云。載燔載烈。傳火曰燔。左傳僖二十四年。天子有事燔焉。襄二十二年左傳。與執燔焉。孟子告子。燔肉不至。皆謂熟肉焉。似不必分別社廟。亦謂之胙。僖九年。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是也。○注禮諸至俎實。○論語鄉黨云。祭於公。不宿肉。集解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班賜。不留神惠。曲禮云。凡祭于公者。必自徹其俎。注。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疏。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則彼注以下當作以上。是故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明孔子大夫。故候君之殞。致膳肉不至。故不脫冕而行也。然徹俎與歸俎不同。徹俎。謂當祭未徹俎時。尸與主人主婦。俎有司徹之。臣得獻之。俎自徹之。置堂下。祭畢後。士自持俎歸。大夫以上。君使人歸之。曲禮所云。乃助祭之臣。各獻俎肉。所謂賓俎。與君賜之胙。同名。脈膳也。故左傳昭十六年云。爲嗣大夫。喪祭有職。受脈歸脈。受脈卽受賜之肉。賓脈卽賓俎也。彼大夫助祭諸侯之禮。雜記所謂冕而祭於公者。知諸侯助祭天子。亦有歸脈之事。詩大雅文王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是也。諸侯助祭事也。禮記祭統云。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又曰。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則異姓諸侯助祭。亦必致膳。故孔子異姓大夫。有不宿肉之事。則古文家以脈燔專遺同姓之國非也。故左傳有賜齊侯胙事。說文。胙。祭福肉也。又有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燔焉之事。蓋二王後及有功德者。亦得賜焉。○注時魯至譏之。○舊疏云。正以魯無朝聘天子之處。而書歸脈以譏之。按如左傳所記。賜齊桓胙。及有事燔宋。則似天子賜脈。不專及助祭諸侯矣。然春秋書之。不得無故。何云譏之。或春秋制與穀梁以爲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脈。貴復正也。何氏所不取。

衛世子蒯瞶出奔宋〔注〕主書者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疏〕

注主書至之義。○白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

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明君臣以義故得去。父子以恩不得去也。舊疏云。父子天倫。無相去之義。子若大爲惡逆。人倫之所不容。乃可竄之深宮。關人固守。若小小無道。當安處之。隨宜罪誅。會其克改。寧有逐之。佗國爲宗廟羞。且子之事父。雖其見逐。止可起敬起孝。號泣而諫。諫若不入。悅則復諫。自不避殺。如舜與宜咎之徒。寧有去父之義乎。今大子以小小無道。衛侯惡而逐之。父無殺己之意。大子懟而去之。論其二三。上下俱失。衛侯逐子。非爲父之道。大子去父。失爲子之義。今主書此經者。一則譏衛侯之無恩。一則甚大子之不孝。故曰。子雖見逐。無去父之義。若其父大爲無道。如獻公幽王之類。若不迴避。必當殺己。如此之時。寧得陷父於惡。是以申生不去。失至孝之名。宜咎奔申。無刺譏之典。但衛侯爾時無殺子之意。是以刺噴出奔。書氏譏之耳。按疏語甚通。惟責備申生太過。檀弓云。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不得去之義明矣。孔子責曾子小則受。大則走。亦止謂暫避其怒耳。宜曰之事。書缺有間。不得據爲典要。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疏〕

上十年出奔陳。十一年入于蕭以叛。此乃自蕭來奔也。

大蒐于比蒲〔注〕譏亟也〔疏〕

注譏亟也。○舊疏云。大蒐之禮。五年一爲。若數于此。則書而譏亟。若緩於此。則書而譏罕。上十三年夏。已大蒐于比蒲。今始一年。復行此禮。故曰譏亟也。

邾婁子來會公〔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於都也。如入人都當脩朝禮。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

先會間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

受于廟〔疏〕

注書者至都也。○舊疏云：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今乃會人于都。故書而非之。通義云：杜元凱以爲會公于比蒲是也。大蒐大閱公雖在不書。國內常禮省文可知也。耶郤言公者乃特譏也。按杜注亦以意

言耳。○注如入至朝禮。○桓六年注：諸侯相過。至竟必假塗。入都必朝。所以崇禮讓。絕慢易。戒不虞也。是則凡入人都。皆當修朝禮矣。杜云：會公于比蒲。而不用朝禮。故曰會。按若會于比蒲。儘可書地不地。明在國內。故譏其不修朝禮也。若在外。何朝之有。若其行朝。則當如僖二十八年。書公朝于王所之例矣。杜說恐未當。○注古者至之地。○曲禮下文。○注考德至過誤。○舊疏云：謂考校其德行。齊一其刑法也。講禮義者。謂習其禮儀也。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義亦通於此。○注言公至于廟。○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不言聘公者。禮聘受之于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寶也。是則朝重於聘。更宜受之于廟矣。故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注不言朝公者。禮朝受之于太廟。是也。故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傳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彼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于廟。是則朝聘皆當于廟也。今此會在外。故言來會公。明不受之於廟也。

城莒父及霄〔注〕

去冬者。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政化大行。粥羔肫者不飾。男女異路。

道無拾遺。齊懼北面事魯。饋女樂以間之。定公聽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當坐淫。故貶之。歸女樂不書者。本以淫受之。故深諱其本文。三日不朝。孔子行。魯人皆知孔子所以去。附嫌近害。雖可書

猶不書。或說無冬者。坐受女樂。令聖人去。冬陰。臣之象也。〔疏〕

杜云：魯邑。大事表云：莒繫以父者。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是也。子夏爲莒父宰。

卽此今爲沂州府莒州地。晉在今莒州竟。杜云。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閻氏若璩四書釋地曰。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晉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密邇。要亦約略言之耳。一統志。春秋時有三莒。一爲周境內邑。昭二十六年。陰忌奔莒。是也。一爲齊東境。昭三年。齊侯田于莒。昭二十六年。陳桓子請老于莒。是也。一爲魯邑。定十四年。城莒父是也。惟莒州爲莒國之莒。與大事表同。山東通志。謂莒始封在萊州府高密縣東南。乃莒子之都。而子夏所宰之莒父也。春秋時莒子遷於城陽。漢封劉章爲城陽王。置莒縣。卽今青州府之莒州。莒父之邑。蓋以莒子始封得名耳。王氏塗四書地理考云。杜氏備晉之說。本屬臆度。高氏士奇曰。取地於莒。遂謂之莒。如鄭取許田。而謂之許。楚取沈邑。而謂之沈。魯有薛地。而謂之薛。然則莒父或係莒地。而魯取之。卽以爲莒州之地。在魯東南。與莒接壤可也。說文邑部有邾字。地名。从邑。少聲。玉篇亦云。魯地名。古霄邾聲同。但未知在今何地。○注去冬至不朝。○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此何氏所本。江氏永鄉黨圖考云。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圍。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之十三。蓋女樂事在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常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按孔子雖攝相事。而執政究係三家。如築圍。大蒐。雖曰勞民。尙於國政未爲大害。孔子必事諫阻。是孟子所謂不可磯也。不得據以證孔子世家非。而年表衛世家是也。韓非內儲說。仲尼爲政于魯。齊景公患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縱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按孔子爲政在

定公時。黎且口中不得稱謚。當是魯公之誤。諫之不聽。乃去。於聖人去父母邦之道。尤爲周到。觀齊歸女樂。不敢直陳魯廷。或因孔子諫止之。與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曰。誅鞏勦之介聖兮。注介間也。韓子曰。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鞏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遣魯公以女樂。以驕其志。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鞏以女樂遣魯公。樂之。公怠於政事。仲尼諫之。不聽。遂去之。不言其何年也。舊疏云。隱六年傳。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爲年。今此無冬。四時不具。故解之。是歲蓋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者。卽家語始誅篇云。孔子爲魯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是也。若以家語言之。則定九年始爲邑宰。十年爲司空。十一年爲大司寇。從大司寇攝行相事之時。年月不明。故此注云。蓋也。云政化大行。粥羔豚者不飾。男女異路。道無拾遺者。皆家語相魯文也。按校勘記出粥羔豚者不飾。云此本及閩監本。疏中引注。皆豚作豚。毛本始改爲豚。非。按史記家語。皆作羔豚不飾者。舊疏引舊說云。魯前之時。粥羔豚者皆以彩物飾之。自孔子爲相。此事乃止。故曰粥羔豚者不飾也。按世家云。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是也。齊懼北面事魯。世家無文。或何以意增之。饋女樂以間之。論語微子作歸女樂。彼釋文歸如字。鄭作饋。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注引論語作饋。文選鄒陽上書注引論語。亦作饋。並與何鄭本同。漢書禮樂志云。是時周室大壞。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巧僞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歸魯。而孔子行。顏注。餽亦饋字。引論語作餽。餽亦饋字也。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論語亦有是語。注。孔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行。是也。○注當坐淫故貶之。○舊疏云。推尋古禮。無女樂之文。魯人受之。故當坐淫泆之惡。去冬以見之。按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是諸侯外淫者。絕受女樂。差於外淫。故貶去冬也。冬者四時之名也。春秋以天之端正王之政。王者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今魯受女樂。怠政事。故去冬。明不能承天成化也。春秋正辭云。去冬何也。不終也。是年也。齊歸女樂。季孫受之。而孔子行。故曰不終。易曰。無喪無得。其吾聖人與。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夫季桓子與。通義云。去冬者。師說以爲齊人歸女樂之歲也。魯君臣受之。三日不朝。

雖諱而削其事。事繫于冬。故去冬以起之。史記曰。定公十四年。齊人遺魯君女樂文馬。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云且郊者。謂明年春當郊。實受女樂。在是冬之證。○注歸女至不書。○校勘記出故深諱其本文。云閭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蜀大字本。文作又。屬下讀。當据正。按此與莊二十三年。齊公如齊觀社同義。彼注云。觀社者。觀祭祀。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蓋淫大惡。不可言。故諱以觀社。小惡書。此亦諱淫。故去冬以起。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解齊人歸女樂章云。定公十四年。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詞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也。是也。舊疏云。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者。正以其獲麟之後。得端門之命。而制春秋。乃自因之。即云己之本。出由饋女樂之故。魯國之人。悉知所由。若其書之。即是附於嫌疑。近於禍患。是以雖非國家之諱。依例可書于經。孔子亦不書之。故曰附嫌近害。雖可書。猶不書。何意以魯受女樂。雖不為諱。亦不書為其附嫌近害。非謂受女樂可不諱也。○注或說至象也。○舊疏云。孔子自齊春秋。而貶去冬。失謙遜之心。違辟害之義。蓋不修春秋已無冬字。孔子因之。遂存不改。以為王者之法。宜用聖臣。故曰。如有用我者。莠月則可。三年乃有成是也。又春秋之說。口授相傳。達於漢時。乃著竹帛。去一冬字。何傷之有。按。或說恐未然。時季孫當國。史臣載筆。未必顯著國惡。直如南董。舊疏春秋之說下。似是駁或說也。蓋去冬之屬。孔子作春秋新義。未必不修春秋。已有此例。毛本令誤今。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疏〕

通義云。月者。為下錄郊牛之變是也。正以朝例時故也。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曷為不言其所食。〔注〕据食角。〔疏〕

注据食角。○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麋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麋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

漫也。〔注〕漫者。

偏食其身。災不敬也。不舉牛死爲重。復舉食者。內災甚矣。錄內不言火。是也。〔疏〕

校勘記云。鄂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

元本漫作曼。按釋文作漫也。○注漫者偏食其身。○列子黃帝篇。漫言曰。釋文漫散也。文選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注漫漫無厓際之貌也。漢書楊雄傳。爲其泰曼漙而不可知。注曼漙不分別貌。牛身偏爲鼠傷。散漫無際。故曰漫也。俞氏樾公羊平議云。漫卽曼字。唐石經元本作曼。是也。說文又部曼。引也。漢書禮樂志。世曼壽。師古注。曼延也。是曼有延及之義。故曰曼衍。莊子齊物論。因之以曼衍。是也。亦曰曼。漢文選封禪文。沕瀟曼。是也。古字本止作曼。以水言之。則从水作漫。猶以艸言之。則從艸作蔓也。詩野有蔓草。傳。蔓延也。此經不言所食者。蓋初食雖止一處。而其傷蔓延。不能知其初食之處。故曰曼也。何氏謂偏食其身。於義尙未盡得。楊雄傳。爲其泰曼漙而不可知。卽此曼字之義。按何云。偏食其身。卽包有曼延之義。因傳文作漫。是漫散意。當是其身偏食之象。○注災不敬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注。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疏。今牛體偏食。不敬之罪大也。五行志中之上。定公十五年正月。饑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舉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俶歸。鄆謹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經義雜記云。禮記。牛曰一元大武。說文。牛。大牲也。故牛死爲定公薨之象。以示不能誅賊臣。而用聖人也。○注不舉至甚矣。○舊疏云。春秋之義。悉皆舉重。食死並書。故解之。食在死前。而言復者。以食輕於死。故對重以爲復矣。所以爲內災甚之也。○注錄內至是也。○卽襄九年春宋火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此牛死復舉食以甚之。猶彼義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辛丑。月之十九日。上四年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強臣之仇。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

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隗。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微國也。昭三十年冬十二月。吳滅徐。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錄夷狄滅小國也。此亦所見世夷狄滅小國。而書曰者。從滅沈例也。

夏五月辛亥郊〔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亥月之朔日。

曷爲以夏五月郊〔注〕。据魯郊正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疏〕。

注據魯至正也。○成十七年傳。郊用正月。

上辛注。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常用也。僖三十一年注云。魯郊非正。故上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轉卜春三正義也。舊疏云。何氏必知然者。正以哀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之文也。○注養牲不過三月。○宣二年傳。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年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年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禮記祭義亦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正月郊牛死。應卽復養帝牛。五月郊。已過三月限矣。三卜之運也〔注〕。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

五月郊也。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爲也。不舉卜者。從可知。〔疏〕。

注已卜至郊也。○舊疏云。

猶言轉卜夏之正也。必知得吉者。正以經有郊文故也。若其不吉。宜言乃免牲。或言乃免牛。乃不郊矣。知其二吉者。以僖三十一年傳。三卜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彼注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也。是其得二吉。乃可爲事之義。今此五月而郊。故知得二吉也。胡氏匡衷儀禮釋官云。卜筮古者貴賤並用。三兆三易。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是鄭意。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縢乃卜三龜。士喪禮占者。

三人注以爲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是也。按太卜注子春云玉卣、帝顛頊之卣、瓦卣、帝堯之卣、原卣、有周之卣。此三卜也。太卜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蓋或卜或筮。得一卦。三人共占之。其從多者爲吉。所謂二吉也。通義云。魯郊本以十月土甲繫牲。十二月下辛卜日。今爲改卜。故正月始繫牲。更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不從。又以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得吉。卜乃郊也。然失稷牲唯具之正。哀元年穀梁傳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注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方秋之末。猶爲可也。意以郊在四月五月。是以夏始承春。比之秋九月郊。猶爲可也。又曰。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注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卜一辛而三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按四卜見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五卜見成十年。此亦五月而非五卜。彼不易牲。此因牛死。至三月末始卜。四月上辛。不吉。又於四月末卜。五月上辛。得吉始郊。故也。○注易曰。至爲也。○易蒙象傳文。舊疏引鄭注云。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是也。按四卜五卜。皆再三瀆也。故二傳皆云。非禮。舊疏云。引之者。欲道魯人瀆卜。故五月非郊之月。而得吉。非是。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故也。卦象之義。乃弟子請問師之事義。故言筮以況之。今此乃卜也。而引者。龜筮道同。亦何傷乎。不得其事者。謂不得其事之宜。卽五月郊天是也。雖吉。猶不當爲者。謂吉凶會以事之善惡爲本。郊非其月。雖吉。亦不得爲。何者。正以靈龜厭之。不復告其吉凶故也。義或然也。○注不舉至可知。○舊疏云。正以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云云。舉卜。今此直言五月辛亥郊。不舉卜者。正以言郊則知卜吉明矣。故可知。

壬申公薨于高寢〔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胡氏培壘燕寢。考云。左傳魯有楚宮。晉有固宮。皆是隨意所欲爲之。不在燕寢之數。魯之高寢。當亦似此。按

說苑修文云。春秋曰。壬申。公薨于高寢。傳曰。高寢者何。正寢也。曷爲或曰高寢。或言路寢。曰。諸侯正寢三。一曰高寢。二曰左路寢。三曰右路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曰路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繼體君世世不可居高祖之寢。故有高寢。名曰高也。路寢其立奈何。高寢立中路寢左右。然則天子之寢奈何。曰。亦三。承明繼體守文之君之寢曰左右之路寢。謂之承明何。曰。承明堂之後者也。故天子諸侯三寢立而名實正。父子之義章。尊卑之事別。小大之德異矣。穀梁傳曰。非正也。公羊左氏無傳。何氏莊三十二年注云。天子諸侯皆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與劉子政義大同。

鄭軒達帥師伐宋〔疏〕

釋文。軒達。左氏作罕達。

齊侯衛侯次于籧條〔疏〕

舊疏云。左氏作籧擊字。賈氏無說。文不備也。校勘記云。唐石經。閩本同。監。毛本籧誤籧。疏同。盧文弨曰。左氏經作渠條。傳作籧擊。按籧籧渠條。擊音義皆通。左氏成八年傳。與渠丘

公立於池上。注渠丘。邑名。莒縣有籧里。困學紀聞云。崔駰七依云。夏屋渠渠。文選注引七依作籧籧。可證。范云。地也。差繆略云。左氏作籧。按唐石經左氏穀梁並作渠條。石經公羊作籧條也。舊疏云。上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注云。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書次而去。然則今此亦然。故省文不注。而賈氏云。欲救宋善恤鄰也者。蓋與何氏異。或者九年之次。以其無起文。故解爲欲伐魯。今此上有軒達伐宋之文。下即云齊侯衛侯次于籧條。此則知欲救宋明矣。不注之者。從可知省文。按何氏之意。未必與賈氏同。

邾婁子來奔喪。

其言來奔喪何〔注〕据會葬以禮書歸含且贈不言來〔疏〕

注据會葬以禮書○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

禮也○注歸含至言來○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

奔喪非禮也〔注〕但解奔喪者明言來者常文不爲早晚施也禮天

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禮有不弔者

三兵死壓死溺死〔疏〕

杜云諸侯奔喪非禮不別同姓異姓與何氏異○注但解至施也○隱元年傳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明彼言來者有刺譏此自如常文言來非爲早晚施但解奔喪非禮雖及事亦非禮也釋

名釋姿容云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注禮天至禮書○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諸侯之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伯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謹案周禮諸侯無會葬事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駁無考然當周初千八百國若皆會葬列土封疆輕棄所守似非蕃屏之義蓋同姓同盟者有會葬禮故左傳隱元年衛侯來會葬無譏文彼傳又云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是也通義云會葬亦當遣大夫而已異義曰公羊說同盟諸侯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也按同盟諸侯不得過多何至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奔喪專指有服者言則奔喪之國亦僅矣無服者會葬亦必同姓之國也邾婁與魯既非同姓又非甥舅姻亞是無服也故以非禮書○注禮有至溺死○舊疏云春秋說文釋文壓死作厭死於甲反禮記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畏者人或以非罪攻己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厭者行止危險之下溺者不乘橋船通典引盧植注云畏者兵刃所殺也又引王肅聖證論以犯法獄死謂之畏臧氏琳經義雜記云若如所難則肅謂犯法獄死謂之畏古不有非其罪而在縲綯之中者乎欲異乎鄭實乖舊義按畏死之說盧王二注均勝鄭義三者皆謂死於非命者孟子盡心云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

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王氏原謂犯法獄死者，若其非罪而在縲綬，則不為犯法矣。盧氏所云，則祭義所謂戰陳無勇非孝也。故皆非正命也。白虎通喪服云：有不弔三何，為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為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問曰：大辱加于身，支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官，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居昭穆之位，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是也。喪服傷小功章：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闕有罪，若畏厭溺，當殤服之。又總麻章：夫之姑姊妹之長殤。通典引馬注云：禮三十乃娶，而夫之姊殤者，闕有畏厭溺者，然則此三者不弔，故服亦降於成人矣。檀弓疏云：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夫兵死溺死，果其身殉君父，損驅成仁，亦能不弔乎。又不可概論矣。舊疏云：邾婁子來奔，喪魯人無此三事，而引之者，以明不弔之類，非謂禮實同也。按何氏因論奔喪會葬，廣論弔禮爾。

秋七月壬申，嬖氏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壬申，月之二十三日，嬖氏，穀梁作弋氏。

嬖氏者何。哀公之母也。〔注〕嬖氏杞女，哀公者，即鄭公之姜子。〔疏〕注：嬖氏至姜子，校勘記出鄭公云：諸本同誤。

也。鄂本作定公，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定公。嬖氏杞女者，以杞為夏後，嬖姓也，不稱夫人，知其為妾。穀梁傳，姜辭也。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注〕據母以子貴。〔疏〕

注：據母以子貴。○隱元年傳文也。彼注云：禮，姜子立，則母得為夫人，成風是也。按襄公母定弋，昭公母齊歸，皆姜子為君，稱夫人者也。故據以難。哀未君也。〔注〕未踰年，不稱公。

〔疏〕

注未踰年不稱公。○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注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是未踰年不稱公也。踰年稱公，亦係臣子之稱，故其生母即尊稱夫人，而諸侯自稱猶稱子也。通義云：未踰年未成爲君，猶未得遽尊其母，魯之末失妾齊於嫡，故因其可正者正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注〕是後衛蒯瞶犯父命，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弑其君舍。〔疏〕

臧氏
壽恭

推是年正月癸未朔，小二月壬子朔，大閏月壬午朔，小三月辛亥朔，大四月辛巳朔，小五月庚戌朔，大六月庚辰朔。○注是後至君舍。○衛蒯瞶犯父命，卽哀二年。晉趙鞅納衛世子蒯瞶于戚，是也。盜殺蔡侯申，見哀四年。齊陳乞弑其君舍，見哀六年。五行志下之下，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主中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來，晉人執戎蠻子歸于楚，京師楚也。劉向以爲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其君而立陽生，孔子終不用，皆與何氏所占詳略互見。劉歆以爲六月晉趙分。

九月，滕子來會葬。〔疏〕

上注云：無服者會葬，故不發非禮傳也。通義云：不發傳者，與奔喪同，非禮可知。范云：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書非禮，皆以會葬非禮，非公羊義。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注〕吳，日西也。易曰：日中則昃，是

也。下吳蓋晡時。〔疏〕

校勘記出日下吳，云宋本，固本同。監、毛本，吳改昃，非。注及疏同。按釋文，唐石經作吳，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按，庶人葬不爲雨止，非

諸侯禮也。穀梁作日下稷。漢隸字原所載靈臺碑。日稷不夏。鄒闡頌。劬勞日稷。今維憲勤。費鳳別碑。乾乾日稷。皆與穀梁合。吳稷音義同。故尙書中候握河紀。至于日稷。運衡篇。退侯至于下稷。考河命篇。至于下稷。鄭注。稷讀曰側。按白虎通諡篇。引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應葬而有諡也。作側。與鄭氏書緯注合。伏環齊地記云。齊城西門側系水出。故曰稷門。是側稷音義亦近。側者不正之謂。日過中則不正。故曰側。說文作廂。在日部。从日。仄聲。其正字也。吳仄皆俗體。側取其義。稷假借也。包氏慎言云。九月丁巳。爲月之九日。戊午月之十日也。○注吳日至晡時。○易豐卦彖辭也。彼云。日中則吳。月盈則食。鄭注。言皆有休已無常。盛見舊疏。公羊問答云。問吳日西也何也。孟喜周易章句。廂日在西方時側也。問又曰。下吳蓋晡時何也。曰。此如前漢五行志曰。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時復。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是爲晡時。玉篇曰。晡。申時也。按說文。廂。日在西方時側也。从日。仄聲。易曰。日廂之離。又中候注。下側日西之時。周禮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注日昃。映中也。淮南墜形訓。東西方曰昃區。

辛巳葬定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又有辛巳。爲葬定弋之日。十月之三日。不蒙上月也。此定姒穀梁亦作定弋。

定姒何以書葬〔注〕

子般不書葬〔疏〕

注据不稱小君。○正以春秋夫人皆書葬。我小君故也。○注子般不書葬。○莊三十二年書子般卒。不書葬。是也。子般未踰年。君不書葬。今定姒之子。亦未踰年。而書葬。故据以難。正以哀此時雖未踰年。終

是成君。母以子貴。故成其母葬。與子般之終不成君者殊也。是以隱公之母稱夫人。書其薨。明隱公時已踰年。故曰夫人。子氏薨。宜書葬。而不書其葬者。隱二年傳云。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明乎此。則左氏於隱三年書君氏卒。爲擊子者。其誤不攻自明矣。

未踰年之君也〔注〕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疏〕

注哀未至正之

○正以哀雖未踰年。然已君矣。故得稱其母尊。所以書葬。母以子貴義也。沈氏彤左傳小疏云。儀禮喪服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疏云。今庶子承重。故總是嗣君及公子於妾母之喪。皆不

以年斷。故得數閏月也。按辛巳先儒皆以爲閏九月。春秋凡失禮則書閏。不告月。及閏月葬齊景公是也。此妾子禮得數閏。故不書閏。若如左氏以定姒實是夫人。臣子怠慢。不成其禮。則適母之喪。不以閏數。則當書閏月矣。

有子則

廟。廟則書葬。〔注〕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諡者。方當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則如之何。

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

舊疏云。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者。但當連作一

繫讀之。乃可解。按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彼所引穀梁說也。穀梁隱五年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彼以仲子爲孝公之妾。當築宮以祭。至隱則止。則子之立廟。卽穀梁之築宮與。又雜記上曰。妾耐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彼下文主妾之喪。疏引庚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曰。於廟中爲壇祭之是也。漢書韋元成傳。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歿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又云。孝莫大於殿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殿父之義也。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爲大宗後。尙得私祭其母。爲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得顧其私祖母也。按。崔氏所云。謂攝女君者。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別爲壇以祭。使其子主祭者。不在廟中。其子爲君者。則穀梁所謂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矣。范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皆以屈父之尊。不得伸其私恩故也。是以喪服。天子諸侯。庶子。父在。爲其母練冠麻衣。緇緣。喪服記所記。公子爲其母之服。在五服外者是也。父歿。爲後。則爲總。總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其不爲後者。大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是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母。謂父在者也。士庶子。爲其母。如衆人也。又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卽總麻章所云是

也。馬融云：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服總也。所以總者，彼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故也。若然，曾子問又云：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彼疏云：練冠乃異代之法，是也。爲禮經所記周制也。○注如未至夫人。○舊疏云：未踰年之禮則無諡，今此定姒如未踰年君之禮而稱諡者，正以方當踰年稱夫人故也。通義云：雖未踰年，其義成爲君，當得爲其妾母別築宮廟，故從廟則書葬之例。辛巳距戊午二十三日，蓋定公七歲卒，哭既畢，然後啓禮也。○注曾子至禮也。○舊疏云：引之者，欲道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按：舊說非是。定姒後定公兩月死，定公之喪猶在殯，仍是並有喪，所以不從先輕後重之禮者，以定姒妾母，不得援尊同常禮相例也。彼記云：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先何後？注並，謂父母若親同者。疏並，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明妾母與父不得云並也。鄭又云：同者，同月死，然下皆言葬事，明葬前皆然，不必泥同月也。故記又云：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鄭注：不奠，務於當葬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殯當爲實，辭於實，謂告將葬啓期也。何氏總而引之，故但云其奠也。其虞也，而已。謂如父喪在殯，先葬母時，從啓母殯之後，及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其母殯未啓之先，哀次之朝夕奠，則先父後母，與後日之虞祭同也。故正義引皇氏曰：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又引鄭志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是也。又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倍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車衰，注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引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耐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然則並沒則先葬母，葬母既竟，不卽虞耐，而更修葬父之禮，爲虞耐稍飾，父喪在殯，未忍爲，故云待後事。後事謂葬父也。雖葬母仍服斬衰，以父未葬，不合變服也。然則爲母虞耐練祥皆齊衰，卒事之日，卽反服重也。故通典引周

續之喪服答問云。葬奠之禮。何先何後。答曰。父母之喪。借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葬服斬衰是也。又喪服小記云。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正義重謂男首。經。女要。經。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若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衰。虞卒哭已變葛經。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喪服小記又云。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注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正義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經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經帶同。經則俱七寸五分之一。帶則俱五寸二十五分之十九。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經俱五寸二十五分之十九。帶俱四寸百二十五分之七十六。兼服之者。謂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經。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經。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故也。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聞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經。故云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婦人經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經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又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歿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注歿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又云。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注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故曾子問云。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其父母以下服。皆不得除也。其非殤長中降在。總小功者。亦弗除。服問云。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明正服在總小功者不得除。故下又云。殤長中變三

年之葛爲其降在總小功爲本服在大功以上服中故爲之著服而又爲之除也。雜記又云如三年之喪則既顛其練祥皆行。注言今之喪既服顛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殺喪者已練祥矣。疏云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庾氏又云後喪既顛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顛得爲前喪虞祔也。顛卽葛謂既虞受服之後也。知雜記前文之未殺喪是練後祥前也。此並有喪除服之殊也。閒傳又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鄭注輕者可施於卑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吳射慈云斬衰既葬緘裳六升男子絰帶悉易以葛婦人易首絰以葛要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殺小之爾仍遭母及伯叔兄弟齊緘之喪其爲母更以四升布爲要帶謂之包言包斬衰帶也。絰斬衰之葛絰謂之重者主於尊也。婦人易首絰以麻亦謂之包帶斬衰之麻帶謂之特期喪既葬服上服六升之緘裳男子帶上服之葛帶婦人絰上服之葛絰也。若斬衰既練後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謂斬衰既練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男子唯有要帶婦人唯有首絰是其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絰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絰著斯之葛帶是謂之重葛。然則檀弓所謂婦人不葛帶者謂齊斬之婦人也。其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則麻葛兼服之兼猶兩也。謂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服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矣。專指男子言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服問云小功無變也注無所變於大功齊衰之服不用輕累重也。又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總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謂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此哀公服妾母之喪依禮經止總又在三月以內其無所變易可知。

冬城漆〔疏〕

杜云漆邾庶其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鄆縣北馬氏宗榿左傳補注云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漆亭潁容釋例云漆邾之舊邑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漆有邾先君之廟是亦邾之大都故

魯得漆而遂都之彼依左氏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邑曰築都曰城傳爲說也

此页空白

公羊義疏七十三

哀元年

盡五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一〔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哀公第十二下注卷十一魯世家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注引世本將亦作蔣穀梁疏云公名蔣定公之子敬

王三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薨諡曰哀周書
證法恭仁短折曰哀左傳釋文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嬀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注〕隨微國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許男者戊也

前許男斯見滅以歸今戊復見者自復斯不死位自復無惡文者滅以歸可知〔疏〕

注隨微至微爾
○舊疏云正以

入春秋以來不稱爵大夫名氏不得見經故知其微隱五年傳云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此微國而稱侯故須解之也言本爵俱侯者謂其初封之時與齊晉之屬俱稱侯今為小國者但以土地見侵削故也知非得褒乃得稱侯如滕侯薛侯之類者正以滕薛入桓篇之後或稱滕子或稱薛伯故知隱篇稱侯由朝新王得褒今此隨侯一無善行可褒二無稱伯子之處故知本爵為侯也杜云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按春秋為明義之

書豈以楚之德怨爲進退。楚爲諸國僭亂之渠。隨卽復楚。有何足錄。杜之謬妄。可爲極矣。特以先時無事可紀。適此年有隨楚圍蔡之事。因仍其本爵書之。非義所繫。亦如胡頓卒葛之屬。偶一二見耳。穀梁注云。隨久不見者。衰微也。稱侯者。本爵俱侯。土地見侵削。故微爾。卽本何義。○注許男至自復。○下十三年有許男戍卒。知許男爲戍也。許男斯見滅在定六年。知戍爲自復者。以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爲楚所歸。書以見不與專封。專受今戍不見復歸之文。故知自復也。通義云。何氏必知許自復者。令諸侯復之。當有不與專封之文。陳蔡爲楚所封。春秋以自復之辭書之。許實自復。卽不復書。足與彼相起也。○注斯不至可知。○校勘記出滅以歸。云閔監。毛本同。鄂本上有從字。此脫。定六年書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書以歸。是斯不死位文也。左傳疏引世族譜云。許男斯後有元公成。悼公孫也。按下十三年釋文。戍本亦作成。則戍卽成。宜爲斯子。斯不死位。當絕。戍不得繼體奉正。其自復雖不似專受封。亦宜有惡文。而春秋不見者。正以許男斯書滅以歸。其不死位惡已見。是以此處從省可知也。舊疏云。斯不死位。其國合絕。今而自復。不爲惡文。正以定六年書已著。是以此處不見是也。

饑鼠食郊牛〔注〕災不敬故〔疏〕

注災不敬故。○與定十五年同。彼注亦云。災不敬也。穀梁作饑鼠食郊牛角。傳云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杜云書過也。不言所食非一處。

蓋卽此定十五年傳漫也之義。公羊亦不言所食。宜與彼同。五行志中之上。哀元年正月。饑鼠食郊牛。劉向以爲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于魯。此其效也。

改卜

牛〔疏〕

穀梁傳全曰。牲傷曰牛。未性曰牛。此斥未性者也。

夏四月辛巳郊〔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辛巳。郊月之六日。通義云。亦以改卜牛故。三月下辛始卜郊。特此一卜得吉。爾穀梁傳。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又曰。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

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不云非禮，從省文可知例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

有差。〔疏〕

注邾婁至惡輕。邾婁子來奔喪，見定十五年夏。去年來奔喪，於魯有恩，今即伐之，內惡已明，而不諱者，爲在期外，故恩殺惡輕也。○注明當至有差。○宣九年取根牟是也。傳曰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

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然則彼以加禮未期，其恩猶重，伐之惡，故諱。此恩殺惡輕，可不諱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漚東田及沂西田。

〔注〕漚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疏〕

舊疏云：公羊之義，言田者，田多邑少故也。穀梁傳云：取漚東田，漚東

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注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與此別。左氏以漚東、沂西爲邑名。按漚東田、沂西田，謂近漚之東與沂之西之田也。穀梁說是也。公羊亦無異義。○注漚沂皆水名。○穀梁注同。水經注泗水篇：漚水出東海合鄉縣，其水西南流入邾。春秋哀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漚東田及沂西田是也。大事表云：漚水出鄒山東，則流于邾魯之間。今滕縣南十五里有漚水。即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漚水者。前所取未盡，故邾復以賂魯。沂水，小沂水也。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今兗州府費縣爲邾之沂田。

此沂西田是也。出曲阜縣尼丘山。西流經魯之雲門者。為魯城南之沂。昭二十五年。季孫請待于沂上。以察罪。是也。出沂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者。為齊之沂水。襄十八年。晉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是也。大事表又云。此為邾之沂。俗呼小沂水。非沂水縣之沂也。出兗州府費縣。潞水在今滕縣南十五里。○注邾婁至上同。○亦以在期外。惡輕故。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注〕所以再出大夫名氏者。季孫斯不

與盟。〔疏〕

包氏慎言云。二月書癸巳。月之二十二日。杜云。句繹。邾地方輿紀要。葛嶧山在兗州府嶧縣東南十五里。句繹聲同而誤。○注所以至與盟。○左疏引服虔云。季孫尊。卿敵服先歸。使二子與之盟。穀梁傳曰。三人戰而二人

盟。何各盟其得也。其意言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也。與公羊左氏異。舊疏云。正以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傳云。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何氏云。卒竟但舉名省文。然則今此伐邾婁及邾婁子盟于句繹之經。亦是一事。而再舉大夫名氏者。正由季孫斯不與盟故也。舊疏又云。此注氏字。或有或無。故疏又云。此注內直云。所以再出大夫名者。即決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及諸侯者。間無異事。可知矣。今此二經。亦間無異事。而再出大夫之名。故解之也。按有氏字是也。注若無氏字。則經文

宜云州仇何忌及

邾婁子云矣。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丙子。月之六日。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戚者何。衛之邑也。〔疏〕

水經注河水篇。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率師納衛太子蒯瞶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衛之河上邑。

曷

爲不言入于衛。〔注〕据弗克納未入國。文言納于邾婁。納者入辭。故傳言曷爲不言入于衛。

〔疏〕

注据弗至于衛。○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婁。弗克納。彼捷菑實未入國。故曰弗克納。作未入國辭。而文言納于邾。婁與納頓子于頓文同。是又爲已入國辭。故曰納于邾婁。以納者入辭也。今此上亦有納文。亦是入國之辭。而言于戚。不言于衛。故据而難之。正以戚與帝丘相去非遠。既已納于戚。卽是入衛。而經只云于戚。故傳言曷爲不言入于衛。注疊言之也。

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注〕明父得有

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蒯瞶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爲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不去國見挈者。不言入于衛。不可醇無國文。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

父也。主書者與頓子同。〔疏〕

注明父至義也。○通義云。以蒯瞶對輒言之。固父也。雖若得有其子之國。以蒯瞶對靈公言之。則子也。靈公不以衛與蒯瞶。卽蒯瞶不得而有衛也。鄭康成曰。蒯瞶欲殺母靈

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瞶得反立明矣。解詁箋云。書世子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郤缺貶趙鞅不貶者。略亂賊也。丁履恆曰。父有子者。蒯瞶爲父。輒爲子。蒯瞶似可有輒之衛。子不得

有父者。劓贖爲子。靈公爲父。劓贖靈公所逐。輒乃靈公所立。劓贖不得有靈公之衛也。按。父有子。宜如何義。傳爲申答。不言入于衛。則父子止。據靈公劓贖言之也。穀梁傳。不繫戚於衛。子不有父也。○注。不貶至得也。○舊疏云。正以犯父之命理。宜貶之。然則文十四年。卻缺納不正。貶之稱人。今趙鞅亦納不當得位之人。而不貶者。以納父罪不至貶也。故明不得也者。正劓贖無惡。又知曼姑不得誅之明矣。按。注義極正。劓贖得罪于父。但不能得國耳。其於輒則父也。輒受國于祖。義不合讓。有悖祖命。得國之後。卽宜遣迎。尊崇不改。如禮經所謂廢疾不立者。庶爲仁至義盡。故曼姑可以無惡。而不得爲輒拒父。故不貶劓贖。以起之也。○注。不去至國文。○舊疏云。正以文十四年。晉人納接菑。注。接菑不繫邾婁者。見挈于卻缺也。今此不見挈者。不可醇無國文。是也。○注。輒出至父也。○舊疏云。知輒出奔者。正以劓贖之入故也。諸侯之禮。當死位。若其出奔。皆書責之。此不書。不責輒之拒父故也。按。何氏不知何據。蓋亦公羊外傳諸書語。則公羊家以此年劓贖卽得國。輒卽出奔矣。史記衛世家云。簡子送劓贖。衛人發兵擊劓贖。劓贖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十二年。孔悝納劓贖。輒奔魯。孔悝立太子劓贖。是爲莊公。左傳大同。均與公羊說異。如何氏義。則輒未嘗拒父矣。惲氏敬先賢仲子廟立石文曰。衛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于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劓贖爲其子。出公爲其子之子。劓贖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卽位也。內外十歲耳。元年劓贖入戚。二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爲之非出公也。夏氏斨衛出公。輒論世以衛公輒爲拒父。輒非拒父者也。其拒劓贖。君夫人南子爲之。非輒意也。輒尙可與爲善者也。惜乎有孔子而不能。終身負惡名而不敢辭耳。靈公薨時。輒至長亦年十餘歲耳。以十餘歲之童子卽位。則拒劓贖者非輒也。劓贖有殺母之罪。斯時南子在堂。其不使之入明矣。輒不得自專也。及輒漸長。而君位已定。勢不可爲矣。彼皆據左傳。輒雖久立而未嘗拒父爲說也。按。太史公自序曰。南子惡劓贖。子父易位。謂不以劓贖爲子。而以孫彌祖也。則夏氏之說信矣。○注。主書至子同。○卽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也。彼注云。納頓子書者。前出奔。當絕。還入爲盜國。當誅。書楚納之。與之同罪也。主書者。從楚納之。此定十四年。劓贖出奔宋。子無去父之義。已當合絕。今還入爲盜國。復當合誅。晉納之。宜與同罪。故曰與頓子同義也。舊疏云。劓贖犯父之命。其惡已明。晉爲伯主。而納逆命之子。奪已立之侯。故云。主書者。從晉納也。則明晉同罪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戌。月之七日。舊疏

云。諸家之經。軒達之下。皆有帥師。唯服引經者無。與諸家異。校勘記云。鄭軒達下不言帥師者。蒙上晉趙鞅帥師也。今三家下有帥師。當衍疏本與服氏無之。是也。左氏穀梁栗作鐵。鐵栗同部字得假借也。釋文亦作栗云。一本作秩。二傳作鐵。舊疏云。於鐵者三家同。有作栗字者誤也。今定本作栗字。則疏本亦作鐵。校勘記云。疏又謂三家同作戰于鐵。定本作栗者誤。而釋文同定本作栗。區別之云。二傳作鐵。陸德明所據之本不及疏本也。水經注河水篇。河水東逕鐵丘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救衛。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衛太子自投車下。卽此也。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威南河之北岸。有古城。威邑也。大事表云。今大名府開州北有威城。其南爲王合里。卽鐵丘也。一統志。鐵丘在大名府開州北方。輿紀要云。北五里。

冬十月。葬衛靈公。〔疏〕

解詁箋云。剽贖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適子以罪廢。得立適孫。文家法也。按劉說是。所謂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魯氏慄公羊平議云。父有子者。謂靈公已有輒爲子也。輒於靈公孫也。

非子也。而得爲子者。成十五年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彼嬰齊於歸父。以弟爲兄後。而有子道。然則輒於靈公。以孫爲王父後。其有子道明矣。靈公旣不以剽贖爲子。而別以輒爲子。則剽贖亦不得以靈公爲父。國語晉語。秦穆公使公子繫甲。公子重耳於翟。重耳再拜不稽首。此卽不得有父之義也。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章注。沒。貪也。靈公逐剽贖而立輒。剽贖乃於父死之後。介大國以求入。是父已有子。而必爭之曰。此吾父也。是貪爲後也。故春秋不與也。按俞說。非是。爲人後者。爲之子。謂支子入後大宗也。大夫士立後。必以次。非如天子諸侯。可以弟後。兄以叔後。姪也。故嬰齊後歸父。春秋譏之。天子諸侯立後。卽喪服斬衰章。所謂爲人後者。疏引雷次宗曰。此文當云。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與輒後靈公。似同而異。以孫後祖。則喪服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

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疏引鄭志趙商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是則孫爲祖後，爲之服斬，爲其承重故也。而祖孫稱謂，仍自無改，自不得以祖爲父。故父卒仍宜斬，而臣下從服期也。若如何氏謂輒卽爲靈公子，則輒實置劇贖於何地？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非蹈夫子所責與？是以朱子於宋孝宗之喪，主鄭志立論，詳宋史禮志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也。劇贖雖見逐於父，義不合去，而謂劇贖不得以靈公爲父，亦於理乖要之爲後，與爲子少殊，不得混爲一也。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注〕畏楚也。州來，吳所滅。〔疏〕

水經注：淮水篇，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

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昭侯自新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濱。地理志：沛郡下蔡，下云：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于此。後四世侯齊，竟爲楚所滅。按漢沛郡之下蔡，於今爲鳳陽府壽州地。○注畏楚也。○舊疏云：正以上文爲楚所圍，今遷而近吳，故知然也。杜云：畏楚而請遷，故以自遷爲文。四年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明時屬吳，故畏楚。○注州來吳所滅（原文闕）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注〕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稱公子者，惡失親也。〔疏〕

注稱國至之辭。○僖七年

傳文，彼注云：諸侯國爲體，以大夫爲股，肱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是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注〕 据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文。

故問之〔疏〕

舊疏云。公羊之義。輒已出奔。曼姑稟誰之命。而得圍戚者。下傳云。曼姑受命于靈公。而立輒。則曠奪輒。是以春秋與得圍之矣。○注据晉至問之。○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傳此叛也。其言歸

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而救之。是也。趙鞅操兵鄉國。春秋加以叛文。此曼姑亦操兵鄉國。而使齊國夏爲兵首。不加叛文。故据以難。伯討也〔注〕方伯所當討。故使國夏首兵〔疏〕

繁露順命云。子不奉

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聩是也。

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注〕靈公者。蒯蕢之父。

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注〕曼姑無惡文者。起曼姑得拒之。曼姑臣也。拒之者。

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故。義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拒之而已。傳所以曼姑解伯討者。推曼姑得拒

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不言圍衛者。順上文。辟圍輒〔疏〕

通義云。曼姑之義爲可距。則輒之義不可距。父文外自見。此傳立言之善也。蒯聩本靈公所逐。曼姑

爲父拒子。非爲子距父也。假令輒以愛父之故。委國而去。衛人猶當更立長君。將遂可以悖靈公之命。迎蒯聩而君之乎。推是以論曼姑不得不距矣。按孔氏曼姑之義甚正。繁露玉英云。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之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矣。苟息曼姑

非有此事也。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之。是也。苟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注曼姑至距之。○正以不似趙鞅加叛辭。故知無惡文也。校勘記。拒當同傳作距。下同。○注曼姑臣也。○舊疏云。欲道曼姑者。乃是靈公之臣也。受命乎靈公。當立輒。故得距。○引僖十年傳云。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注言臣者。明君臣相與言不可負。是按舊疏非是。注意以輒既出奔。則靈公之世子。則曼姑亦刺。○靈公之臣也。似不宜距。此難辭。下答辭也。○注拒之至而已。○正以曼姑受命于靈公。故得距。而下爲輒。故又不可以子誅父。故但得距也。禮記疏引異義云。妻甲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然則曼姑爲靈公討。刺。其卽爲天誅紂義。與唐律及今律。子孫毆父母。祖父母皆斬。故乙毆母而甲殺之。刺。得罪靈公。公羊說不言其欲殺母。則罪不至死。此時亦但與子爭得國。較毆罪輕。故曼姑亦但拒之而已。不可以子誅父者。謂不可以輒而誅父也。檀弓云。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疏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則輒之不得拒父。更可知矣。○注傳所至明矣。○公羊之義。輒雖出奔。曼姑受命于先君立輒。今刺。輒。奪輒。故曼姑得從伯討也。○注不言至圍輒。○舊疏云。刺。輒。去年入衛。今而圍者。止應圍衛。而言圍輒者。順上經文。且輒上出奔不見于經。若言圍衛。則恐去年刺。輒。入于戚。今年圍衛者是圍輒矣。故言圍戚以辟之。

輒者曷爲者也。刺。輒。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刺。輒。

而立輒。〔注〕据春秋有父死子繼。刺。輒。爲無道。〔注〕行不中善道。靈公逐刺。輒。而

立輒。〔疏〕

通義云。周人之法。無適子者。有適孫。靈公廢刺。輒。而不廢輒。則輒適孫當立者。故傳以爲有王父之命也。

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注〕輒之

義不可以拒父。故但問可立與不。〔疏〕

注輒之至與不。○正以上傳云。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知輒之義不可距也。故此傳但問其可立與不焉。

曰可。〔疏〕

漢書雋不疑傳。昔劇噴遠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通義云。傳言可者。謂衛人可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讐其父。偃然居位也。按雋不疑傳亦云。謂劇噴遠命。衛人可拒。春秋是之。非謂輒可拒父也。

其可奈何。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注〕不以劇噴命辭靈公命。〔疏〕

禮記疏引異義云。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

拒父。悖理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愛。鄭意以公羊所言公義也。左氏所言私恩也。然公羊亦不以輒可拒父。故下注云。雖得正。非義之高者。謂僅能得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正也。亦卽鄭氏傷仁恩之義。白虎通五行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後漢書安帝紀云。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穀梁傳。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父也。

以王父

命辭父命。〔注〕辭猶不從。〔疏〕

繁露精華云。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說苑辨物。上辭劇噴之命。不爲不聽其父。謂以王父命辭也。

是父之行乎子

也。〔注〕是靈公命行乎劇噴。重本尊統之義也。〔疏〕

注是靈至義也。○莊元年。夫人孫于齊。注云。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故絕文姜不爲不孝。拒劇噴不爲

不順。齊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通義云。記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禘。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是故輒有王父命。爲可立。劇噴無父命。必不可立。經若惡劇噴。卽似與輒。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卽似與劇噴。與劇噴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其義。言乎輒使曼姑距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拒劇噴。則可。輒之道雖當讓。而衛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子貢之問。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命。

之事。故援以爲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中知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詆公羊有助子仇父之說者。抑不善讀此傳矣。

不以家事辭王事〔注〕以父見廢。故辭

讓不立。是家私事〔疏〕

後漢書丁鴻傳。鮑駿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注以父至私事。○正以父子私恩。國者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得顧私恩而昧公義也。

以王事辭家

事〔注〕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疏〕

注聽靈至法也。○校勘記云。此本者誤。是今據鄂本訂正。閩監毛本因誤作是。遂刪去此字。

是上之行

乎下也〔注〕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

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主

書者善伯討〔疏〕

注是王至諸侯。○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於作乎。何校本疏中同。舊疏云。唯受靈公之命而拒。則曠而引王法行於諸侯者。正以靈公於曠。曠若似天子於諸侯。故取以況之。○注雖得至者。

也。○正以曼姑雖受命靈公。可以拒。則曠。究屬爲子拒父。故不得爲義之高也。包氏慎言云。衛輒之事。夫子不爲。而公羊不責其拒父何也。曰。則曠自絕於父。出奔。義無得國之理。夫子之不爲衛君者。謂其所以處骨肉之間者。未盡其道耳。非謂輒之不宜君衛也。使輒之事果爲逆天悖倫。聖人安肯受其公養者。江熙曰。經書衛世子則曠。援鄭世子忽爲比。不知春秋異義。不嫌同辭。則曠之稱世子。曠自世子之晉人世子之衛人。不以爲世子也。靈公之語公子郢曰。子無子。則靈公不以曠爲子也。公子郢之對夫人曰。亡人之子。輒在。目則曠爲亡人。則固絕之於國也。自靈公憤於刺澤之盟。叛晉。連年與齊伐晉。晉人雖殺涉佗以謝。而衛終不回也。繼又謀救范中行氏。並與趙氏結怨。靈公死。趙鞅納則曠于戚。挾世子之名。以要衛。衛人弗受也。經亦順而書之。曰。世子

耳。夫禽獸猶知有母。天王且以不能乎母而見絕。曠爲人子。曾其母之不知。而欲殺其母。是梟獍也。以義言之。曠者靈公所絕。亦春秋所絕也。考之左氏。曠之居戚。且十五年。不聞衛人爲通外內之言。則國人之不義曠而莫肯戴曠也明矣。然國人弗戴曠。而輒爲其子。能晏然已乎。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烏得而禁之。曠犯父命。出而復入。齊國夏石曼姑之圍戚。皋陶之執也。故公羊曰。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桃應曰。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父子重於天下。有司執法爲天下法也。法之在天下者。君不可枉。則寧棄天下以全父子。曠者靈公所弗子。而輒不能不以爲父。輒不能竊負而逃。然苟超然遠引。棄衛國如敝屣。曠雖頑。曾其子知有父而已。不知有父。安然處其位乎。夫子之不爲。謂其所以感格者無術也。仗義執言。穀梁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公羊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皋陶之爰書曠無所逃其罪。凡此爲齊國夏言之。爲石曼姑之受命於靈公言之。非爲輒言也。輒之義。知有父子而已。春秋於曠之入沒輒。出奔之文。亦以始遠。而後之所處。猶未爲失也。江熙。范寧。徒較量其父子之孰當立。孰不當立。則父廢而輒以孫爲祖。後固無惡於天下矣。況靈公以夏卒。劇曠以六月入戚。父在殯。而儻然稱兵。以圖復國。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苟有人心者。則宜於此變矣。江范所言。所謂設淫辭而助之故也。亂臣賊子。幾何而不接踵於天下哉。包氏此論極平允。而於何氏雖得正非義之高者。義猶切當也。○注故冉至爲也。○論語述而篇文。校勘記出曰。怨乎求仁而得仁。云鄂本。元本。閩本同。監。毛本。怨乎下增曰字。非。何煌曰。按文勢不當有曰字。論語有者。衍文。舊疏云。冉有所以疑之者。正以輒之立也。雖得公義。失於父子之恩矣。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者。正以輒之拒父。非義之高。不敢正言。故問古賢以測之。云子曰。古之賢人也者。言古之賢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則何氏所引論語。當是古之賢仁也。今本据何晏論語改之。舊疏又云。曰。怨乎者。謂諫而不用。死于首陽。然則怨周王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者。言其兄弟相讓而來。正以求爲仁道。卒得成讓。仁道遂成。不欲汲汲乎求仁。有何孜孜而怨周王乎。出曰。夫子不爲也者。正以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夫子以爲賢。而知輒與劇曠父子爭國者。夫子不助明矣。○注主書者

善伯討○舊疏云一則見輒之得正二則見曼姑可拒但主書善其伯討故曰主書者善伯討

夏四月甲午地震〔注〕此象季氏專政。蒯瞶犯父命。是後蔡大夫專相放。盜殺蔡侯申。辟伯晉

而京師楚黃池之會吳大爲主〔疏〕

包氏慎言云四月書甲午月之朔日○注此象至爲主○蔡大夫專相放。卽下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是也。盜殺蔡侯申見下四年。辟伯晉而京師

楚者卽下四年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傳。辟伯晉而京師楚是也。黃池之會吳大爲主者卽下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是也。五行志下之上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劉向以爲是時諸侯皆信邪臣莫能用仲尼盜殺蔡侯齊陳乞弑君通義云占與昭公同哀公孫越事在春秋後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疏〕

包氏慎言云五月書辛卯月之二十八日

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注〕据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疏〕

注据禮至其廟○公羊禮說云春秋之例始封之君其廟不毀其餘

親過高祖則毀其廟桓僖當毀而不毀魯廟災故孔子在陳聞之曰其桓僖乎其後董仲舒廟殿火災對本此然有中興之功則不毀經書成周宣謝災是也五經異義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爲殿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公羊御史大夫賈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按漢之廟制不用周禮每帝卽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後用賈禹之議以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爲宗不毀用公羊經師之說也

復立也曷

爲不言其復立〔注〕据立武宮言立〔疏〕

注据立至言立○見成六年。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唯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

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臣聞之。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然則僖廟定公時。猶未立也。

春秋見者

不復見也〔注〕謂內所改作也。哀自立之。善惡獨在哀。故得省文〔疏〕

注謂內至省文○舊疏云。春秋之義。諸是內所改作

者。但逐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其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災之。善惡獨在於哀。故得省文矣。似若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不言作楚宮者。正以襄自作之。還復襄自薨之。善惡獨在於襄。故得省文之類。通義云。春秋之大法。凡主譏者。有所託見。則不復特見。一省其文。一微其義。若然。經有有事于武宮。復言立武宮者。武公不在春秋中。嫌本有武世室。其爲廟毀。復立未明。故特見也。春秋正辭云。竊謂書墮郕不書城郕。亦是也。立武宮書者。嫌于不毀也。城費書者。以季首惡也。左疏引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則以桓僖之廟本未毀。與此異。按三家皆出桓公。而季氏得政在僖公世。故僖十五年。震其孚夷伯之廟。此蓋季氏所立。何以不言及〔注〕据雉門

及兩觀〔疏〕

注据雉門及兩觀○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也。

敵也〔注〕親過高祖。親疏適等〔疏〕

注親過至適等○正以桓僖皆在毀廟之數。輕重相同。故

不言及以別之。禮記王制云。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是則五廟外皆所當毀。計桓之於哀。八世祖也。僖六世祖也。按禮皆在宜毀者也。左疏引服虔云。俱在迭毀。故不言及。穀梁傳云。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是謂自我言之。皆親盡當毀是也。通義云。自義率祖。則太廟而外。其尊同。自仁率親。則高祖而上。其疏等。故言敵也。何以書〔注〕上已問此。皆毀廟。其言災何。故

不復連桓宮僖宮〔疏〕

舊疏云。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購。傳武氏子來求購。何以書。注。不但言何以書者。嫌主覆問上所。以說二事。不問求購。今此文亦有二事之嫌。主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

書而不復為嫌者。正以上傳云。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分疏已訖。是以不復言桓宮僖宮災。何以書矣。

記災也〔注〕災不宜立〔疏〕

注。災不宜立。○舊疏云。謂其宮不宜立。若曰。以其不宜立。

故災之然。史記注引服虔云。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為桓釐也。五行志上。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為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左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杜云。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經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說。以桓僖廟為毀後復立者。左傳無明文。故服杜以為原未毀者也。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言及此。不言及者。公穀以為尊卑敵體。故不言。服氏則以並毀。故不言也。哀公時。桓僖有廟者。服解亦本董劉之義。至於桓僖親盡。不當有廟。天故災之。三傳說並同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疏〕

左氏穀梁作啟陽。開者。為漢景帝諱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公羊之興。正在景世。故傳寫者遂改啟為開也。杜云。瑗邪開陽縣。大事表

云。今沂州府治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邾國地。季氏本曰。昭十八年。邾人襲邾。邾子從幣于邾。遂為邾地。近季氏費邑。魯既取。漸東。沂西。田則邾不得。不以啟陽讓魯矣。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邾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邾。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孥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者是矣。縣故瑗邪郡治也。地理志。東海郡開陽下云。故邾國。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丙子月之十四日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注〕稱人者惡大夫驕蹇作威相放當誅故貶〔疏〕注稱人至故貶○舊

疏云知是大夫者正以春秋之例君殺大夫稱國即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大夫自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則知稱國以放者君自放之即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則稱人以放乃是大夫自相放即此文是矣而言作威者即洪範云唯辟作威是也今此大夫作威故貶之言當誅者謂於王法常誅也言故貶之者正以大夫之貴平常之時合稱名氏故稱人為貶之是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注〕哀公著治大平之終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皆卒日葬月〔疏〕包氏

慎言云十月書癸卯月之十三日○注哀公至葬月○正以所見之世昭定哀三世故哀公著治大平之終也小國卒葬極於哀公者舊疏云即此癸卯秦伯卒明年五月葬秦惠公是也按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云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注秦侵伐自廣大故曰千乘然則秦是西方之伯國至千乘此注謂之小國者正以僻陋在夷罕與諸夏交接至於春秋大夫名氏不見於經是以比之小國其實非小者也舊說云地之張翥彼此異時蹇闢之數不可同日而語昭元年之時自以千乘為大國至此還小亦何傷也而有疑焉鄂本閩監毛本大改太非釋文大平音泰按秦伯自昭定而後不至蹇闢於左傳秦哀復楚走吳可見舊疏是所引舊說不可通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疏〕

包氏慎言云公羊經三月有庚戌據麻爲二月之二十二日三月無庚戌左氏穀梁均作二月疑公羊誤校勘記出盜殺云閩監毛

本同唐石經殺作弑此釋文及左氏釋文皆作殺音弑惟穀梁經作弑按作殺者釋文本也公羊左氏疏本宜皆作弑後人據釋文本改疏本也二傳並云此稱盜以弑何則經文作弑明矣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注〕據宋人弑其君處曰稱人〔疏〕

注據宋至稱人○文十六

年宋人弑其君處曰是也彼傳云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此稱盜故據彼以難

賤乎賤者也〔注〕賤於稱人者〔疏〕

注賤於稱人者○舊疏云彼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

自當稱人然則今此非士故言賤乎賤者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賤乎賤謂盜爲賤中之賤者也爾雅釋訓微乎微者也謂式微式微言微而又微也法言才乎才謂儀秦才而又才但非聖人所謂才耳其他有習乎習雜乎雜辰乎辰素問形乎神神乎神記淮陰侯列傳時乎時詞略同蓋謂賤者稱人稱盜則又賤之至賤者矣賤乎賤者孰謂〔注〕據無主者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

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疏〕

通義

云本賤者又犯罪故尤賤之○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舊疏云若其刑訖當有刑稱卽襄二十九年夏闞弑吳子餘祭是也今此言盜又謂之罪人故知未加刑也○注蔡侯至深戒○舊疏云卒詁爲終也○注不言至義同○卽襄二十九年闞弑吳子下注云不言其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不繫國故不言其君也舊疏云此處之盜仍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正以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也鹽鐵論周秦云春秋罪人無名號謂之云盜所以賤刑人而絕人倫也故君不臣士不友

於閭里無所容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注是直稱盜不在人倫之序是也錢氏大
昕答問云書闕弑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弑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婁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疏〕

通義云左氏以爲皆弑君之黨然經不以討賊之辭言之則彼未足信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疏〕

大事表云今河南汝州西南有蠻城爲春秋時蠻子國傳云晉執戎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戶按三戶今河南南陽府浙川縣西南有三戶城蓋在南陽汝州之

間矣水經注伊水篇又東北逕新城縣南胡氏渭云今洛陽縣南七十五里有新城春秋戎蠻子邑漢以爲縣左氏穀梁作戎蠻子古蠻曼同部假借字

赤者何〔注〕欲以爲戎曼子名則晉人執曹伯言畀宋人不言名歸欲言微者則不當書故以

不知問也〔疏〕

注欲以至名歸○卽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是也彼則曹伯不言名畀宋人不言歸故據以難毛本言畀誤以畀○注欲言至問也○舊疏云欲言赤是楚之微者自歸于楚則微者之例不當書

見故以不知問之。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注〕据執曹伯界宋人不言歸于宋。〔疏〕通義云弟

子讀經文似晉人執戎曼子爲一事。赤歸于楚爲一事。疑與赤歸于曹同類。故設問云爾。按傳已明言赤戎曼子之名也。似不必疑赤歸于楚爲一事矣。○注据執至于宋。○彼傳云其言界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故與此書歸于楚異。子北宮

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名而言歸意也。前此楚比滅頓胡諸侯由是畏其威。

從而圍蔡。蔡遷于州來。遂張中國。京師自置。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而不名而言歸

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言歸于楚者。

起伯晉京師楚。主書者惡晉背叛。當誅之。〔疏〕舊疏云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是伯執人歸于京師。執人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干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至意也。之文今戎曼子不言名。直言晉侯執戎曼子歸于楚。則是伯者

執人歸京師無異。故名戎子以辟之。言赤歸于楚者。似楚之微者自歸。不干戎子然。故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注此解至意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名而言歸。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言。舊疏云言赤歸于楚之意也。是也。○注前此至于楚

○楚滅頓胡。卽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嬗歸。十五年。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從而圍蔡。卽上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是也。蔡遷于州來。見上三年。通義云。引先師言以正之。此實晉爲楚執戎曼子歸于楚。欲言晉人執。則醇與晉侯

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嫌若以方伯待晉。而以京師比楚。故特避之。加名以爲別也。所以加名得見別異者。正以衛侯曹伯等執歸京師皆不名故也。舊疏云。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同文。似與伯者執人歸京師同。故辟其名

而名戎曼子也。使若晉非伯執者，僖四年傳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今此經云晉人，故云使若晉非伯討也。而亦微者自歸于楚者，若似楚之微者名赤，自歸于楚，猶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之類。○注言歸至師楚，○舊疏云，正以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界宋人，諸侯相執，不言歸，今言歸者，欲起晉人以楚為京師故也。按此所謂不沒其實也。○注主書至誅之，○舊疏云，主書此事者，正欲惡晉以楚為京師，背叛天子，當合誅絕也。若然，楚人是時京師自置，寧知不惡之者，正以宣十八年，楚子旅卒，傳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則吳楚僭號不書葬，一譏而已。自餘京師自置之事，理應不譏。故云爾。包氏慎言云，按伯者帥諸侯以供命于天子者也。晉為諸夏諸侯之伯，無天子命而擅執人君，歸之於楚，是為楚執也。晉為楚執人之君，是天子楚也。故坐以背叛當誅。按晉人而京師楚，則諸夏諸侯可知，故何氏以為地震之應。

城西郭。

六月辛丑蒲社災〔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丑月之十五日，舊疏引賈氏云，公羊曰蒲社，蓋所見本異。左氏穀梁經作亳社，唐韻正，亳，傍各切，平聲，則音蒲。書序作將蒲姑，釋文蒲，如字，馬本作薄，左傳昭元

年云，蒲姑商奄，釋文蒲，如字，又音薄。周本紀，遷其君薄姑，呂覽具備篇，湯誓約於鄆薄矣。注薄，或作亳，蓋蒲亳薄三字通。讀書叢錄云，蒲是薄字之省，薄亳古字通用。尙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馬本作薄。疏云，賈氏曰，公羊曰蒲社，所見本薄字，尙不省。通義云，左氏經作亳社，賈逵云，公羊曰蒲社，與亳音訓。並同。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陰明也。今公羊為蒲字，轉寫脫下寸耳。

蒲社者何〔注〕据鼓用牲于社不言蒲〔疏〕

注据鼓至言蒲。○見莊二十五年。

亡國之社也〔注〕蒲社者。

先世之亡國在魯竟〔疏〕

注蒲社至魯竟○舊疏云公羊解以為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絕云爾左氏穀梁以為亳社者殷社也武王滅殷遂取其社

賜諸侯以為有國之戒然則傳說不同按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注引劉向說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是也左傳杜注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疏云說者以為立亳社於廟門之外以為

屏蔽使人君視之而致戒也郊特牲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此皆以為殷社者也何氏以為亡國之社在魯竟者蒲雖不可考然左傳有蒲姑與商奄並舉則蒲姑即蒲亦即薄姑薄姑與四國作亂為周公所滅蓋即分其地屬齊魯故齊亦有薄姑氏地晏

子所謂薄姑因之是也薄姑是諸侯之號其君號證不可考因即舉其地為氏也詩疏引書大傳云奄君薄姑鄭注或疑為薄姑齊地非奄君名也薄姑與四國作亂四國即指管蔡商奄是薄姑非奄君名蓋魯既分得薄姑氏地因立彼國之社以示誠所以

魯有兩社閔二年左傳所云閔于兩社是也若以為殷社則宋亦有亳社左傳襄三十年烏鳴于亳社是也豈宋亦故表其先世之惡以自戒周家以忠厚立國恐周公成王不如是之已甚也繁露王道云周發兵不期會於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共誅紂大

亡天下春秋以為戒曰亳社災董生所說多與何邵公殊也通義云書序蒲姑馬本作薄姑何邵公云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似別有蒲國誤矣武王伐殷克薄班其社於諸侯呂氏貴直論曰殷之鼎陳于周之廷其社蓋于周之屏按孔氏遷左穀之說

以駁何氏然呂氏春秋所云武周所以為屏示戒未必諸國皆有也書缺有間固然何各國不聞有亳社耶

社者封也〔注〕封土為社〔疏〕廣雅釋詁社封也○注封土為社○白虎

通社稷云不謂之土何封土立社故變名謂之社別于衆土也禮記疏引異義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之子為后土后土為社許君謹按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稱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

元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俱言上公失之矣今人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何氏此義當同鄭說

其言災何〔注〕据封土非火所能燒亡

國之社蓋揜之〔疏〕

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

揜其上而柴其下〔注〕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絕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國者戒

〔疏〕

周禮地官媒氏注云亡國之社奄其上而棧其下蓋柴卽棧也管子內業篇傳馬棧者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淮南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注箕子亡之朝

鮮舊居空故柴護之蓋編木圍其四面用之亡國之社則爲柴其下用以護箕子之居則爲柴箕子之門用木爲車箱則爲棧車亦爲柴車用以養魚則謂之涿爾雅釋器云漆謂之涿毛詩疏引孫炎注積柴養魚曰涿說文木部梲以柴木離也是也編柴養馬則曰校廣雅釋木校極柴也故周禮夏官主養馬者稱校人也是也左傳哀八年吳囚邾子於樓臺梲之以棘亦卽柴其下之象故說文木部以校爲木囚亦謂編木繫人使不得外達此社用柴遮塞故注云火得燒之也莊子馬蹏云編之以卓棧卓棧卽草棧也故說文竹木之車皆曰棧又天地云趣舍聲色以柴其內柴亦取義爲塞也○注揜柴至者戒○漢書王莽傳古者畔逆之國旣已誅討四墻其社覆上棧下示不得通辨社出門見之著以爲戒師古曰棧謂以簣蔽之也下則棧之上則覆之所以隔塞不通陰陽之氣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作一見以爲戒也白虎通社稷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記曰喪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著明誠當近君置宗廟之牆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通典禮五引白虎通誠作柴魯有兩社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在其中也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上達也獨斷云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以分諸侯使爲社以自蔽戒屋之掩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與天地絕也面北向陰示滅亡也其祭以喪祝掌之周禮春官喪祝云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是也以士師爲尸

秋官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也。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注〕

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

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穀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

絕云爾〔疏〕

不直言何以書嫌止主問災也。○注戒社至上也。○陳氏禮書引韓詩內傳曰亡國之社以戒諸侯故白虎通亦謂諸侯有誡社也俱不云有亳社蓋各國各有誡社與。○注災者至云爾。○舊疏云是後至驂乘春秋

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按宋事彊吳未知所指五行志上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見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矣。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志又云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亂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舉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能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適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專就魯論義較近切惟謂亳社不當立未知何本何氏取應於天下諸侯者春秋託王於魯蒲社而災聖人故卽假以示王教滅絕焉。經義雜記云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社爲殷社故云亡國之社先王立之俾諸侯以亡爲戒今天災之因人君不能爲戒而國將亡也。乃何氏見公羊作蒲而以爲先世之亡國疏又云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考禮記薄社北廡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

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毫三字古通。何氏墨守公羊。未考左穀之經。不知蒲爲毫字之聲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此與立社爲使民戰栗之說無異。而反失警戒危亡之義。其誤二也。又歷指宋齊晉滕薛魯衛之聽命于吳。天以爲王教絕滅故災之。按經傳及先儒皆無此義。其誤三也。范注穀梁。最得經傳意。按如毫爲殷社。則古天子之社。不得立之侯國。宰予失言。在使民戰栗。何意只使諸侯知所懼戒。正得畏天尊王之意。何有不合。至各國聽命于吳之說。何氏本之諸緯。並非臆造。均不得據以相難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書甲寅月之二十九日。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注〕賊已討。故書葬也。不書討賊者。明諸侯得討士以下也。〔疏〕

注賊已至葬也。○正以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蔡侯被殺。而書葬。故知賊已討也。○注不書至下也。○舊疏云。考諸正本。何氏之注盡於此。若更有注者。衍字矣。又云。孟子曰。諸侯不得專殺大夫。是以春秋之內殺大夫。不問有罪無罪。皆書而譏之。若殺微者。例所不錄。今蔡侯之賊。乃微者。嗣子殺之。故不書見。故云明諸侯得專討士以下也。范云。不書弑君之賊。而昭公書葬。既謂之盜。若殺微賤。小人不足錄之。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比。本又作庇。亦作庇。同音毗。左氏穀梁作毗。按古比密毗輔字。祇皆作比。後世假用毗字。又譌作毗也。周易比彖傳。比。輔也。說文比部。比。密也。廣韻六脂。毗。說文曰。人齋也。今作毗。通爲毗。輔。

之。觚。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處白卒〔疏〕

包氏慎言云。九月書癸酉月之二十四日。左氏穀梁作杵。史記齊世家注徐廣曰。史記多作笮。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楚子昭卒不書閏〔疏〕

注据楚至書閏。襄二十八年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注。乙未。甲寅。相去四十二

日。蓋閏月也。彼卒在閏月。不書閏。故据以難。

喪以閏數也〔注〕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疏〕

釋文。數。所。主。反。下。及。

注月數閏數同。舊疏云。此數讀如加我數年之數。非頭數之數也。○注謂喪至為數。○毛本諸喪誤諸侯。舊疏云。此數乃為頭數之數。謂九月五月三月之喪。既是數月之物。故得數閏以充之。是以葬亦書閏矣。何者。葬亦數月之物故也。白虎通喪服云。三年

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期也。期者復其時也。大功已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期而小祥。又葬而大祥。舊疏引鄭志。答趙商云。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通典引射慈云。三年期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月也。然則此傳之以閏數者。謂功總之服。穀梁傳。所謂閏月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者。謂期三年服也。通義云。葬月當併閏計之。故特著其禮。五月而葬。亦事之以月數者。故同得計閏也。然何氏竟指大功以下。數閏釋此傳非也。禮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齊之臣子。豈有服大功者乎。明年傳曰。除景公之喪。期而小祥。服期者除。然景公以九月卒。而以七月練。是齊之未失。雖以年數者。亦數閏矣。按何特舉大功以下。以月數者。得以閏數。以明葬之以月數者。亦得以閏耳。不必謂齊之臣子。服景公以大功以下也。下傳云。喪數略也。必非指葬言。

喪曷爲以閏數〔注〕 据卒不書閏〔疏〕

舊疏云。此喪亦喪服大功以下者。

喪數略也〔注〕

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疏〕

通義云。喪數沽略。包氏慎言云。九月至十二月。方四月。未及葬期。時厯閏十二月。齊以有閏月。爲合五月之期。故經特書閏。以著其失。其說是也。○

注略猶殺也。○荀子天論云。養略而動希。注略。減少也。文選注引國語賈注。略。簡也。管子侈靡云。略近臣。注。略禮。謂不繁也。皆與殺義通。○注以月至閏數。○舊疏云。此數亦如加我數年之數。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舊疏引鄭志。趙商問曰。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相反。於禮斷之。何就鄭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是則鄭意以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舊疏又云。若穀梁之意。以爲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數閏。按穀梁說非是。

此
页
空
白

公羊義疏七十四

哀六年盡

十三年

六年春城邾婁葭〔注〕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曾加非於魯而侮奪

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閩監毛本同鄂本葭作葭非左氏穀梁作邾葭春秋異文箋云定公十三年左氏經次于垂葭公羊經作垂葭此年左

氏經作城邾葭公羊經作城邾婁葭知葭葭音相近杜云任城亢父縣有邾葭城大事表云今在兗州府濟甯州南二十里水經注泗水篇又西過葭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漵水從東來注之葭丘魯邑春秋之負葭矣漵水西南流入邾馬氏宗榿左傳補注云按郡國志負葭屬山陽郡與邾之漆與閭丘近哀七年因邾子負葭杜云在平陽縣西北哀二年伐邾取漵東田水經負葭漵水從東來注之酈元亦云漵水在葭丘西南是哀二年所取漵東田即負葭也本邾地故曰邾葭哀七年傳負葭故有釋亦葭丘本爲邾地之證杜注非是○注城者取之也○襄二年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今言城邾婁葭文與彼同故知城之爲取之也○注魯數至惡甚○即上二年伐邾婁取漵東田及沂西田又三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之屬是也有夷狄行者舊疏云正以貪而無親故也通義云諱取言城與虎牢同義不但言取葭者方將滅其國故諱之益深凡爲內深諱者正惡之大者也諱取不繫國今深諱反繫國者但言城葭嫌與內邑同文無所起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庚寅。月之十七日軫。史記世家作軫。

齊陽生入于齊。

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茶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茶也。注引何君廢疾曰。卽不使陽生以茶爲君。不當去公子。見當國也。又穀梁以爲國氏者取國

于茶。齊小白又不取國于子糾。無乃近自相反乎。以穀梁上傳曰。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茶也。其不以陽生君茶何也。陽生正茶不正。故何氏有此難也。鄭釋之曰。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茶。謂書陳乞弑君爾。茶與小白其事相似。茶弑乃後立。小白立乃後弑。雖然。俱篡國而受國焉。爾傳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陽生其以國氏何。取國于茶也。義適相足。又何自反乎。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則將誰乎。按經義述聞云。子糾未得入于齊。則國非其國也。豈得云受國于糾。故劉氏逢祿難之曰。茶之不正。以不日明之。與晉卓子同例。茶之弑實陳乞主之。故與晉里克同例。經曰。其君。傳曰。陳乞之君。非陽生之君。不亦亂于義乎。然則楚棄疾不以國氏比。又不稱其君。且得爲誅亂辭乎。商人取國于舍。又何爲不以國氏乎。按大國篡例。月。此不月者。舊疏云。陽生之入。實是九月。但事不宜月。故直時。若然。隱四年注。大國篡例。月。則齊爲大國。例宜書月。而昔事不宜月者。正以陽生之篡。陳乞爲之。故陽生之入。欲移惡於陳乞故也。似若莊九年夏。齊小白入于齊。注。不月者。移惡于魯。

也之類也。然則大國之篡所以月者，以其禍大故也。既移惡于陳乞，是以不月，正得述事之宜矣。

齊陳乞弑其君舍〔疏〕

釋文左氏穀梁舍作茶，云音舒，舍茶同部，故通。唐韻正舍，古音署。詩小雅何人斯云，亦不遠舍，與車盱韻。熊朋來曰，舍非但與車盱協韻，音作舒便合讀作舒。春秋哀六年齊陳乞弑其

君茶，公羊作舍音舒。此經中明證。史記律書，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九經古義云，史記律書，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是舍有舒義，故有舒音。

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注〕据齊公子商人

弑其君舍而立氏公子〔疏〕

通義云，弑而立者，謂繼弑君而立者。若宋督弑傷公而立莊公，不言宋馮入于宋，趙盾弑靈公而立成公，不言晉黑鬻入于晉之類是也。○注据齊至公子○文十四年齊公

子商人弑其君舍，故疑陽生不氏公子。

爲諛也〔疏〕

馮黑鬻等皆君弑而後復國，此則先復國乃以諛弑舍，故特爲篡詞與齊小白入于齊而後殺糾者同罪也。

此其爲諛奈何。

〔注〕問其義，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疏〕

齊世家云，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茶，左氏傳，諸子鬻似之子茶，嬖未知孰是。

陳乞

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注〕貴自尊也。〔疏〕

舊疏云，此乃有爲而

言非正道也。

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注〕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疏〕

齊世家云，景公病命

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與左傳同與此異

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

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注〕晉世子申生是也〔疏〕

注晉世至是也○即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穀梁傳

云陽生正荼不正世家荼少其母賤無行明不正也

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注〕教陽生走〔疏〕

左傳史記皆以陽生

奔在景公卒後

與之玉節而走之〔注〕節信也析玉與陽生留其半為後當迎之合以為信防稱矯

也奔不書者未命為嗣〔疏〕

注節信也○周禮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注諸侯於其國中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有節以輔之玉節之制如玉為之以命數為小大是也○注析玉至

矯也○漢書孝文紀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漚曰兩行書繪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檠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檠或用繪帛檠者刻木為合符也又終軍傳關吏予軍繻即師古所謂或用繪帛也蓋古或有用木者說文木部檠傳信也自謂木為之者又孝文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後漢書杜詩傳兵者國之凶器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注云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皆古玉節之遺也通義云使詐以使命出防關稽也周禮有金節竹節此言玉者蓋若龍輔之類○注奔不至為嗣○通義云子糾來奔亦不書同此例按定十四年衛世子蒯瞶出奔宋此陽生出奔不書明未命為嗣矣然則上傳云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立子以貴蓋陽生雖

非嫡出。但其秩次宜立。故亦爲正。或貴妾之子也。舊疏引舊云。陽生實是世子。但未命爲嗣。故出入不兩書。若命爲嗣。則是大國之君。出入合兩書者。非按左傳史記皆云。諸大夫願擇諸子。長賢者爲嗣。景公惡言嗣事。是未命爲嗣。若陽生是適。則諸大夫宜請立陽生矣。

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注〕于諸。實也。齊人語也。

〔疏〕

齊世家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左傳。傳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于齊。國人知之。傳子使子士之母養之。

除景公之喪。〔注〕期而小祥。服

期者除。〔疏〕

注期而至者。除。期而小祥。士虞記文。喪服斬衰章。父傳曰。父至尊也。又曰。君傳曰。君至尊也。則君父皆應三年。景公死於上年之九月。至此年秋末始及期。舍及陳乞。並諸大夫皆無除喪之禮。蓋時無三年喪禮也。

故孟子盡心云。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君之喪。猶愈於已乎。又滕文公篇。滕定公薨。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襄十四年左傳。吳子諸樊既葬而除喪。注。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閔二年傳。譏始不三年。論語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是當時各國皆不行三年喪也。詩檜風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則春秋前已有不三年者矣。通義云。除。義如除喪者。先重者之除。喪服自卒哭而練而禫。皆有變除之節。謂之除喪。此期而除喪者。所謂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也。義或然也。然此距景公之卒。並未及期。蓋連閔數之耳。練祭當以閔數。則不能行三年之喪必矣。

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

〔注〕常。陳乞子。重難言其妻。故云爾。〔疏〕

注常陳乞子。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田常卽陳恆也。漢博士避文帝諱。改恆爲常。注重難。至云爾。今人猶有此

稱。舊疏云。正以妻者已之私。故難言之。似若今人謂妻爲兒母之類是也。

有魚菽之祭。〔注〕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

〔疏〕

齊世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注齊俗至祭事○舊疏云主婦設祭禮則有之何言齊俗者正以主婦設祭之時助設而已其實男子爲首即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夫人薦豆之類若其齊俗則

令婦人爲首也故此傳云云即其文是矣○注言魚至所有○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魚菽之祭蓋陳乞自卑之詞也舊疏云依正禮水陸僉陳而止言魚與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故也公羊問答云問陳乞爲大夫而祭以魚菽何也曰祭典國君有牛享

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今陳乞大夫而言魚菽之祭故注云示薄陋無所有通義云牲用魚薦用菽家之

小祭祀所謂季女尸之者也亦以乞未終君喪不可自首祭事其妻服除故得言之禮爲夫之君服期按孔氏此論甚是陳乞本

爲立陽生事不必實有正祭也願諸大夫之化我也〔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疏〕桓六年傳曷爲慢之化我

人語也意謂魚菽至薄諸大夫不必以禮相將謙若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

不敢當盛儀然也通義云不將禮而相過謂之化

曰吾有所爲甲〔注〕甲鎧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

至于中雷〔注〕巨囊大囊中央曰中雷〔疏〕校勘記出巨囊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囊乃耶反又音託按

源毛詩稽古編云諸家釋囊彙各異毛傳小曰囊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引左傳趙盾食靈輒寘食與肉於囊及公羊傳陳乞

盛公子陽生于囊以囊僅容物證其小囊可容人證其大千寶晉紀論引此詩呂注云大曰囊小曰囊與毛傳反釋文引說文云

無底曰囊有底曰囊孫奕示兒編亦引之唐韻囊無底囊漢書注無底曰囊有底曰囊宋董氏及朱傳因之與釋文正反說各異

而毛傳最古疏引趙盾陳乞二事似爲確證史記平原君傳若錐之處囊中楊雄博士或自盛以囊又云范睢扶服入囊則囊未

嘗不可盛物。爨未嘗不可容人。二物本大同小別。可以互稱。人各以意名之乎。按陳說辨論極明晰。益本無定名。故說亦互異。○注中央曰中霤。○左傳宣二年三進及溜。釋文溜屋霤也。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熊氏經說云。古有中霤禮。蓋儀禮之逸而不傳者。霤者屋有複穴。開其上以取明。兩則霤之。因中庭曰中霤。鄉飲記有磬階霤。卽中霤也。大記有東霤。注云危棟上也。雜記有門內霤。卽賓執脯賜鐘人之處。釋名釋宮室云。中央曰中霤。古者寢穴復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古者霤下之處也。月令其祀中霤。注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舊疏引庾蔚之云。複地上累土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兩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爲中霤也。程氏瑤田釋宮小記云。霤之義始于廂。爾雅云。梁廂謂之梁。言宮室之上覆者廂。廂隆起也。當未有宮室之先。民複穴以居。地上累土爲之。謂之複。鑿地爲之。謂之穴。其上皆必有廂。然者覆之。此宮室梁廂之所自始也。開上納明。兩從此下。此則霤之所自始。故字从雨。而雨從留也。受霤之地。在複穴之中。則中室名中霤之始也。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祀土神也。土爲五行主。神在室之中央。室之中央。因於古先納明之霤。故名之曰中霤。祀之於此。故名祀土神曰祀中霤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牖象納明之霤。故主設之於此。郊特牲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祀土。中霤亦祀土。故家國相擬也。今世茅屋草舍。開上納明。以破甕之半側覆之。以禦雨。卽古中霤之遺象與。嘗試論之。古者初有宮室時。易複穴爲蓋。構度亦未遽爲兩下屋與。四注屋也。不過爲廂然之物。以覆於上。常如車蓋然。中高而四周漸下。以至於地。中高者棟。四周漸下者宇。度所謂上棟下宇者。或如是。亦通謂之壁。度卽屋之上覆者。非如後世墻垣始謂之壁也。古者明堂圓。其上以法天。余以爲上棟下宇之初。殆亦圓其上者與。古者屋覆至地。必開上納明。故霤恆入於室。後世制度大備。屋宇軒敞。四旁皆得納明。其霤不入於室。而惟外垂。故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則有東西南北之霤。凡大夫以下兩下屋。則有南北之兩霤。燕禮常霤。見有南北霤。復有西南霤也。鄉飲酒禮縮霤。則其南霤也。此言堂屋之霤也。凡門屋又皆有北霤。曰門內霤。凡此之霤。皆外垂。皆有木梲承之。檀弓所謂池視重霤。鄭氏謂屋之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也。按此自謂屋之中霤。非南北霤也。

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注〕色然。驚駭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

釋文。色然如字。本又作危。又或作危。按一切經音義引作猷然。此作色。蓋誤。經義述聞云。色者猷之借字也。一切經音義卷九。猷所力反。埤蒼云。恐懼也。通俗文。小怖曰猷。公羊傳。猷然而駭。是也。集韻。猷。恐懼也。亦引春秋傳。猷然而駭。與何本不同。蓋出王愆期。高龍。孔衍三家注也。境危皆色之譌。猶胞之譌爲脆矣。○注。色然驚駭貌。○莊子。大宗師云。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注。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說文。駭。驚也。從馬。亥聲。讀書叢錄云。說文。猷。悲意。色猷同聲。段借字。本作境危者。又因色字而譌。經傳釋詞。說論語。色斯舉矣云。斯。猶然也。鄉黨。馬注云。見顏色不善則去之。靈問篇。其次辟色。孔傳曰。色斯舉矣。二注相應。然。下句翔而後集。自指鳥言之。若謂孔子辟色。則與下句意不屬。若謂鳥見人之顏色不善而飛去。則人之顏色不善。又豈鳥所能喻。今按。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與翔而後集。意相反。色斯。猶色然驚飛貌也。呂覽。審應篇云。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公羊傳。色然而駭。何注。驚駭貌。與此相近。漢人多以色斯連讀。論衡。定賢云。大賢之涉世也。翔而後集。色斯而舉。議郎元賓碑。翻蒼色斯。竹邑侯相張壽碑。君常懷色斯。遂用高逝。堂邑令費鳳碑。色斯輕翔。翻然高潔。

開之則闐然〔注〕闐出頭貌〔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

闐然。見貌。字林云。馬出門貌。按說文。覲。暫見也。從見。炎聲。春秋公羊傳曰。覲然。公子陽生。按釋文。闐。丑鳩反。又丑甚反。一音丑。今反。見貌。○注。闐出頭貌。○玉篇。門部。闐。敕蔭切。馬出門兒。引公羊傳。開之則闐然。何注。闐然出頭兒。或作覲。按說文。見部。有覲字。則玉篇之或作覲。當云。或作覲也。段注云。猝乍之見也。倉頡篇曰。覲。覲。視兒。按與目部之睽。音義皆同。說文云。闐。出門兒。從馬。在門中。讀若彬。出門兒。與出頭貌。取象亦近也。說文。闐。私出頭貌也。閃。闐頭門中也。太元。嘗初一。嘗復。睽。天不覲其軫。范注。睽。窺也。劇次三。鬼睽其室。注。睽。見也。禮運注。滄之言閃也。凡閃。睽。窺。闐音義皆相近。

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遂

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注〕時舍未能得衆。而陽生今正當立。諸大夫又見力士。

知陳乞有備故不得已遂君之〔疏〕

齊世家會飲田乞盛陽生棗中置坐中央發棗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

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不可乃與盟立陽生與此大同小異○注時舍至君之○齊世家云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是未能得衆也毛本今作本正齊世家云鮑牧恐禍起蓋亦見力士知陳乞有備也故諸大夫亦從而君之爾

自是往弑舍〔注〕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

往弑舍故先書當國起其事也乞爲陽生弑舍不舉陽生弑者諉成于乞也不日者與卓子同

〔疏〕

齊世家云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左傳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鸞奴使朱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注陽生至事也○舊疏云先書當國起其事也者謂齊陽生入齊乃在弑舍之前所以起其先入後弑

也通義云陽生正舍不正而入于齊爲篡辭者舍有父命也此大爲臣子防也穀梁傳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注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是弑君之謀起於陽生故以當國辭起之○注乞爲至乞也○舊疏云舉重略輕春秋之常事今而不書者諉成于乞故也通義云比猶加弑陽生不加弑者彼言歸嫌比無惡此言入不嫌陽生無惡須主見陳乞之罪彼則別書棄疾弑公子比于下諉弑之罪自有所見也此二經文異而義同按弑君之事成于乞不書陳乞弑君乞罪不見陽生已書當國不嫌無罪也○注不日至子同○僖十年春王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子注不日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今此陳乞弑舍不日亦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也故曰與卓子同舊疏云鄉解云陽生之入實在九月但事不宜月故不書月則陳乞之事宜云不月而云不日者以卓子之弑書月若言不月則與卓子同文不可設故曰不日且陳乞弑舍實不書日謂之不日亦何傷則陳乞弑舍與里克弑卓子相類而不月者以文承陽生入齊

之下陽生入齊不月。是以陳乞之事不得月也。僖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注不月者。不正遇禍。終始惡明。故略之。此亦不月。何氏不云不月者。與奚齊同義。正以奚齊未踰年之君。與舍不類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疏〕

左傳校勘記云。釋文作繪。云一本作鄆。陳樹華云。穀梁、史記吳世家、魯世家、孔子世家。並作繪。是所據本有異也。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疏〕

包氏慎言云。八月。己酉。月之十一日。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注〕据當舉入爲重。〔疏〕

注据當舉入爲重。○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內

辭也。若使他人然。〔注〕

諱獲諸侯。故不舉重。而兩書。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

醇順他人來文〔疏〕

注諱獲至來文○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傳諱獲也注明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又僖十五年獲晉侯注釋不書者以獲君為惡書者以惡見獲與獲人君者皆當絕也是獲君當絕故

為內諱獲諸侯也舊疏云若不諱宜舉重云公入邾婁今不舉重而伐入兩書故知諱獲諸侯也又云使若魯公伐而去他人入之以來者以來是詣魯之常文故何氏言來者常文不為早晚施是也今始若不諱宜云以邾婁子益至自某而經言來故如此解又云醇順他人來文者以上諱獲諸侯故不舉重使若魯人伐而去他人自入之今文言來作外來詣魯之常文故曰醇順他人來文也按經若不諱當云以邾子益歸不言來也通義云諱不欲公首其惡與須胸同意不嫌觸日入例者下有獲文惡明

邾婁子益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絕曷為絕之〔注〕据俱以歸〔疏〕

校勘記云

唐石經諸本同按僖二十六年疏引此曷上有之字此脫○注据俱以歸○正以經書以來實則歸也不書歸而書以來不沒其實也與以隗子歸同故云据俱以歸

獲也〔疏〕

穀梁傳益之名惡也注惡其不能死社稷左傳

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負瑕故有釋

曷為不言其獲〔注〕据獲晉侯言獲〔疏〕

注据獲晉侯言獲○見僖十五年

內大惡

諱也〔注〕故名以起之也日者惡魯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例〔疏〕

正以擅獲諸侯宜絕故為內大惡也舊疏云隱二年無駭入極之下傳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昭四年取鄆之下傳云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今此又言內大惡諱也重發傳者正以往前二處入取文異今此上經雖亦言入但書名之由事須備釋是以又言通義云外言以歸內言以來別其辭也醇順諱文不舉公至故特辭不言以至而穀梁以為言來有外魯之辭焉非經意○注故名以起之也○正以內諱獲晉來獲之實恐不見故書名以起之正以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又曰諸侯失地

名是諸侯禮當死位今不能死位故生名見其宜絕知被獲矣○注日者至獲之○隱二年注入例時傷害多則月此書日故解之侮奪無已即上六年城邾婁注云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今又入其國獲其君故書日以惡內也○注入不至知例○莊六年注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至入則不書致明得意也此不書致從可知例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婁取叢注云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例與此同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注〕据以隗子歸不名〔疏〕注据以至不名○絕曷為絕之〔注〕据俱以

歸滅也〔疏〕大事表云按宋滅曹而經文書入先儒以為入與滅不同然哀十四年經書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則曹為宋邑明矣且春秋書入者多矣莒人入向向為莒邑秦人入滑而滑為晉邑秦人入都而都為楚邑至哀十三

年於越入吳豈得謂其非滅耶而宣十二年書楚子滅蕭而蕭反未滅仍屬于宋然則謂入與滅之判然不同者殆未可為定例也益知隱二年入極公穀以為滅者其說近是矣曷為不言其滅〔注〕

据滅隗也諱同姓之滅也〔注〕故名以起之〔疏〕注故名以起之○義與書邾婁子益同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鄆侯吾離來朝傳云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

何諱乎同姓之滅〔注〕据衛侯燬滅邢不諱〔疏〕

注据衛至不諱○見僖二十五年

力能救之而不救

也〔注〕以屬上力能獲邾婁而不救曹故責之不日者深諱之定哀滅例日此不日者諱使若

不滅故不日〔疏〕

通義云滅邢不諱滅曹諱者所見之世爲內恥尤深也此同事而異辭所以各見其義彼主責衛滅同姓此主責魯不救同姓之滅直書宋滅則責內意無所託變滅言入乃得起其微辭故曰諱之與譏之

爲用一也至於滅國之惡前後屢見不待責一宋公而後顯所謂見者不復見耳春秋用意每略人所易曉而發人所難知亦猶滅虞言執虞公梁亡不言秦滅勿獨嫌責宋公之薄也且入國而以其君歸罪固不減于滅矣○注以屬至責之○卽上七年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是也○注不日者深諱之○舊疏云既書入以諱同姓見滅而又不日故曰深諱也今疏本脫不字○注定哀至不日○定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注云定哀滅例日定公承黜君之後有弭臣之讎故有滅則危懼之爲定公戒也哀承定後亦宜日今不日諱使若不滅然故不日也

吳伐我〔注〕不言鄙者起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若伐而去〔疏〕

解詁箋云所見世著治大平文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

皆言我中府述春秋之化施及蠻貊正此意也從吳齊來伐上見者明當與春秋異道不得相干也按董子說見繁露奉本篇○注不言至魯也○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此見圍故不得言鄙矣通義云不言鄙者近逼城下之辭均與董異○注不言至而去○舊疏云國君當疆折衝當遠魯微弱深見犯至于圍國故諱之但言伐者差輕也按莊十九年齊人以下伐我西鄙注又云榮見遠也則此逼近國都恥可知故深爲諱也

夏齊人取謹及鄆〔疏〕

校勘記唐石經諸本同釋文鄆字林作鄆左氏作鄆解云左氏穀梁作謹鄆字杜云鄆在東平剛縣北大事表云戰國時為齊之剛邑故剛城在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五里玉篇

阜鄆鄆尺善反魯邑名與字林同水經注汶水篇又西南過剛縣北地理志剛故鄆也應劭曰春秋齊人取謹及鄆是也杜預釋地曰鄆在剛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又謂之鄆亭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鄆亭漢書地理志泰山郡剛故鄆

應劭曰春秋注取鄆及鄆今鄆亭是也鄆鄆皆單聲音義通方輿紀要應劭曰剛城故鄆邑也戰國時為齊之剛邑秦昭王三十六年取齊剛壽即此漢置剛縣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晉曰剛平後譌剛為埏今有埏城壩紀要又云鄆城兗州甯陽縣東北三

十五里故剛城北通志亦云鄆邑在登陽縣東北境爾雅注別為鄆應劭又引謹作鄆不知何家本漢地理志亦引作鄆說文有鄆字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注〕据上無戰伐之文〔疏〕

穀梁傳注

宣元年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
以是為賂齊此言取蓋亦賂也

為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為齊所怒而賂之恥

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疏〕

注邾婁至自取○穀梁傳惡內也范上注云魯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范以邾子益為齊甥本左氏為說何以為邾婁齊之與國未知何氏所本

歸邾婁子益于邾婁〔注〕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

之〔疏〕

注獲歸至歸之○舊疏云正以僖十五年秦獲晉侯後歸不書故曰獲歸不書今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故錄見之○注嫌辭至名之○監毛本名誤明又經文于誤子穀梁傳益之名失國也注於王法當絕故解詁箋云正以上

來爲獲歸。且刺畏齊而後歸益也。按桓十五年傳。歸者出入無惡。今此言歸。是無惡之文。嫌魯與益皆無罪。故復書名以罪之。蓋書名有二義。一則見邾婁子不能死之罪。一則見魯雖解釋邾婁子不能除其獲人之罪也。舊疏所以書益之名。得見魯之有罪者。正以上七年以益來之時傳云。內大惡諱。注故名以起之。然則初書名起見魯罪。則知今復名者其不善明矣。

秋七月。

冬十有一月癸亥。杞伯過卒。

〔疏〕包氏慎言云。冬十二月書癸亥月之四日。

齊人歸謹及僂。〔注〕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使若不從。

齊來。與歸我濟西田同文。〔疏〕

注書者至之邑。○魯歸邾婁子所喪之邑。經傳無文。未知何氏所據。○注不求至同年。取汶陽田是也。與歸我濟西田同文者。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也。則彼以未之齊。故不言來。此以不求自得。使若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故亦不言來。故云與彼同文矣。然則彼言我者。以其未絕于我。此不言我。蓋謹僂已絕于魯。濟西田未絕齊。不坐取邑。則謹僂齊人當坐取邑矣。通義云。既歸邾婁子。齊亦還所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疏〕

杜云雍丘縣屬陳留方輿紀要雍丘城今開封府杞縣治

其言取之何〔注〕据詐戰言敗也〔疏〕

注据詐戰言敗也○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是也敗于雞父傳云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

之辭言之故春秋各國詐戰者皆書敗

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注〕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兵者為征不義不為苟

勝而已十三年詐反不月知此不蒙上月疾略之爾〔疏〕

注詐謂至之類○舊疏云何氏蓋取禮記中庸云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又言奇伏者奇兵伏兵之謂也莊十一年左傳覆而敗之曰取某師杜氏釋例覆者謂威力兼備若羅網之所捲覆一軍皆見禽制故以取為文專制之辭也○注兵者至而已○春秋之義偏戰者日詐戰者月所以然者不為苟勝故繁露竹林云惡詐擊也○注十三至之爾○即下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苗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是不月也詐戰者月所以然者疾其行詐故略之也此二經設陷阱奇伏又為詐之甚者故不月疾之深故略之甚也知此不蒙上月矣

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注〕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奔。明當尤加禮厚遇之。

〔疏〕

注月者至遇之。○隱元年注。出奔例時。故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上六年夏。齊國夏高張來奔之屬是。今此月。故解之。舊疏云。文十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注月者。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尤當加意厚遇之也。義亦通於此。則知昭

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月者爲下。戊辰吳敗頓胡以下之師。書莒子之奔。雖在月下。不蒙月。何氏不注之者。正以隱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之下。注云。月者爲下。卒也。上已有注。故知庚輿之下。省文從可知。

公會吳伐齊。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疏〕

包氏慎言云。三月有戊戌。月之十六日。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疏〕

通義云。前後公會吳皆不致者。聽也。此致者。善公因齊喪退師。將順其美。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寅卒〔注〕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疏〕

左氏穀梁寅作夷。書變典寅實出日。釋文寅又音夷。又夙夜惟寅。釋文徐音夷。古音寅讀如以脂切。故得與夷通。○注卒葬至

姑同。○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上城杞已既復卒略之者。入所見世實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於終略責之。見其義則此不卒日葬月者。故亦以內行小失略之。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注〕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

〔疏〕注救中至不進。○僖十八年秋救齊。又云邢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於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也。定四年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傳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

國。注言子起憂中國則夷狄能憂中國皆進之。此稱國不進以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也。通義云何焯曰。救中國不進者吳楚結憾志不在救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陳袁頗出奔鄭。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疏〕

方輿紀要艾陵亭在泰安府萊蕪縣北

齊師敗

績獲齊國書〔注〕戰不言伐舉伐者魯與伐而不與戰不從內與伐使吳爲主者吳主會故

不與夷狄主中國也言獲者能結日偏戰少進也〔疏〕

宣二年春獲宋華元之下注云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則此復出齊者亦然但省文從可

知故不注○注戰不至與戰○莊十年傳云戰不言伐今此戰伐並舉故解之○注不從至國也○成二年季孫行父以下會晉卻克以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注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然則卻克等得敵齊侯由隨從晉人故得序于上王齊侯也今魯雖與伐實吳主會若與之序于齊上則是夷狄主中國矣是以退之而以齊主之也然則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郟林父序楚子上亦宜是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彼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者以彼楚稱子已成楚爲君此吳止稱國與彼殊也○注言獲至進也○莊十年荆敗麇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言獲齊國書故云能結日偏戰少進也亦猶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云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注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言之是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書辛酉月之四日左傳本有作母者六經正誤作毋與國本作母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注〕據當賦稅爲何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若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

〔疏〕

通義云。魯語曰。季康子欲以田賦。子謂冉有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

禮說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二十斛。芻粟二百四十斤。釜米十六斗。謂此田賦也。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有武事然後取其賦。故賦之字从武。从貝。昔伯禽徂征淮夷。芻葵餼糧。郊遂時之。此田賦之法也。今魯用田賦者。是無軍旅之歲。亦一切取之。厲民甚矣。稅畝本無其制。故言初。田賦本有其制。特不宜非時用之。故言用。傳例曰。用者不宜用也。○注田謂至率矣。○周禮大宰云。以九賦斂財。賄注。元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

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閻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閒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雇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賦者徵取財物之總者。自一至六。以三農九穀爲主。而草木鳥獸器用布帛及閒民夫布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則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關市山澤獨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皆有。關市山澤別爲二賦。不與六賦混也。幣餘之賦。則已用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公羊問荅云。古安得有此制耶。曰。此舉漢法以況之也。食貨志董仲舒曰。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貢禹傳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四夷。重賦於民。民產三歲以上。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元帝令產子七歲。乃出口錢。鹽鐵論田雖三十。而以頃畝出稅。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此皆漢法之可考者。哀公事強吳而虛國用。有類於後世之斂民。故何氏以漢法況之。按漢書昭帝紀注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貢禹傳。元帝時。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此傳言之最詳。則口錢之制。興於漢世。然管子山至數篇云。邦錢之籍。終歲十錢。則口賦之法。殆管子時已有矣。按如何注。則魯蓋仍按田於正供之外。復取民財。與口賦殊。孔氏說似較通。舊疏云。知如此者。正以家語政論篇云。季康子欲以一井之田出賦法焉。又魯語下篇云。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彼二文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而言一井。故知然也。○注不言至賦之。○校勘記出里若。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若作井。當據正。按紹熙本作城郭里巷。較鄂本尤善。蓋計田以井。故科賦亦以井起也。○注禮稅至什一。○穀梁傳。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宣十五年傳。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許慎所稱周禮說。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畝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芻乘二百四十。釜米十六斗。周禮無文。蓋卽魯語所謂先王制土。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禮記疏引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瀆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

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圻。地方百萬井。是仍不外以井定賦也。○注軍賦至一乘。○舊疏引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注哀公至什一。○上十年公會。吳伐齊。十一年公會吳伐齊。下云公會吳于橐皋。是其外慕強吳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辰。月之四日。

孟子者何。〔注〕據魯大夫無孟子。昭公之夫人也。〔疏〕論語述而云。君取於吳。其稱孟子爲同姓。謂之吳孟子。

何。〔注〕據不稱夫人某氏。〔疏〕注據不至某氏。○隱二年冬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之屬是也。諱娶同姓。蓋吳女也。〔注〕

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爲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

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

〔疏〕舊疏云。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之。○注禮不至無別。○曲禮文。鄭注爲其近禽獸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譏。謹案。易曰。同人于宗。

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卽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白虎通嫁娶云。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于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則白虎通與何氏說同。許君駁從左氏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明娶同姓不爾比也。

按禮記大傳云。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于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祀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禮記坊記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注厚猶遠也。國語鄭語云。史伯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聘后于異姓。又晉語胥臣曰。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御覽引禮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据大傳云。雖百世而婚姻不通。目爲周道。則禮外傳有來矣。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注昭公至孟子。○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姓曰吳。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左傳云。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疏引賈云。言孟子若言吳之長女也。禮記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周之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娶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按賈說是也。昭公特避孟姬之稱耳。杜預以爲詭託宋姓者。非也。詩齊風載驅云。齊子由歸。同此通義云。孟子者。貴母姊妹之稱。故坊記鄭注云。孟子蓋其且字。亦不以子爲宋姓也。○注春秋至國也。○禮記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此謂不修春秋也。然則魯春秋或常有夫人。自自吳之文。聖人修之。並沒吳文。但存孟子卒。舊書法而已。婦人繫姓不繫國者。卽隱元年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也。故孟子雖不諱。猶不繫吳。以文姜穆姜之屬。亦不繫國言之也。○注不稱至諱之。○舊疏云。若稱夫人。又言薨。則當書夫人姬氏薨。若葬。當言葬我小君昭姬。皆爲大惡不可言。故曰深諱之也。而云孟子卒者。若言宋之長女。爲魯侯之妾。而卒之。如定十五年書嬖氏卒之類。

公會吳于橐皋〔疏〕

杜云。在淮南邊。遼縣東南。大事表云。孟康曰。橐皋。音拓姑。漢置縣。今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皋鎮。俗猶名會吳城。漢遼遼故城。在今廬州府治合肥縣東。與巢縣相接壤。按漢書地理志九

江郡下。橐皋云。孟康曰。音拓姑。後譌拓。又譌柘。宋紹興十一年。兀朮屯兵柘皋。是也。方輿紀要。橐皋城。在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一名會吳城。杜云。淮南者。沈約州郡志云。魏復九江爲淮南郡。徙治壽春。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疏〕

左傳運作鄆杜云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縣口大事表云按晉時海陵縣屬廣陵郡今爲江南泰州發陽無考今通州如皋縣亦係海陵地縣南十里

有會盟原相傳爲吳楚會盟處考春秋之世吳楚始終無會盟事意必指此矣名勝志今有立發口在通州如皋縣西北二十里卽發縣口也按通秦地於時屬吳故九年左傳云吳城邗溝通江淮是其證矣魯衛宋不應遠會至此左氏作鄆者古員聲軍聲同部也通義云諸夏之會止於是故不月不致復爲大信辭所以撥亂世存中國其猶下泉殿曹匪風終檜之意與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螻〔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螻本亦作螻注同按注比年再螻疏作比年再螻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注〕螻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

爲異比年再螻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后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

分爲六卿〔疏〕

解詁箋云左氏記夫子之言曰火伏而後螻者畢今火猶西流司麻過也是據當時實測非不知歲差也時周不頒朔國自爲正官御廢職閏餘乖次經於十三年再書十二月螻終之以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以明改建夏正之數云○注螻者至爲異○五行志中之下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螻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螻十三年九月螻十二月螻比三螻虛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螻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

不得以蠡。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經義雜記云。按穀梁三蠡。范皆無說。用田賦傳云。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故子政據以爲說。欲以爲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蠡。是陰以父說爲非也。杜注左氏云。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月之初尙溫。故得有蠡。本劉子駿義。與傳合。律歷志。劉歆說云。哀十二年。亦以建中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張晏曰。周十二月。夏八月也。再失閏。當爲八月建酉。而去建申。誤也。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矣。劉歆徒以詩七月流火爲論。不知八月火猶西流也。○注比年至能理。○惠棟云。二語見荀子。理當作埋。從之。比年再蟪。卽下十三年冬十二月蟪是也。○注自是至六卿。○舊疏云。皆在春秋後。考諸舊本。宋是宗字。然則宗國猶大國。言天不能殺地不能埋。天下大亂。莫能相禁。是其紀綱之國。滅亡之象。是故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若作宋字。何氏更有所見。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千人合葬。故蠡蟲冬踊者。是其蠡爲齊亡之一隅也。何氏取象較廣。蓋亦春秋緯義。舊疏又云。左氏及史記皆云。晉亡分爲魏趙韓。今云晉分爲六卿者。蓋其初時晉君失政。六卿用事。不妨其下滅時。但三家分之矣。漢書五行志中。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蠡。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故志所引劉向董仲舒說諸蠡。皆與何氏同。大率皆以爲煩擾之應。惟此注與前解諸傳異。按顯宗紀云。魯哀禍大。天不降譴。注引感精符云。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則比年書蟪。當爲天下記異也。故何氏推廣之。春秋者聖人明義之書。此之再蟪。不必泥爲齊亡晉分之應。然記之春秋之末。則春秋後事皆在所繫。若執事實以求之。則泥矣。

十有二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注〕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

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疏〕

注前宋至詐反〇卽上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是也〇注反猶報也〔原文闕〕

夏許男戊卒〔注〕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疏〕

通義云失國復立尤微弱故不得日卒舊疏云昭八年冬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至十三年秋蔡侯廬歸

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二十年冬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二十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定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夏六月葬陳惠公定六年鄭游邀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今年夏許男戊卒秋葬許元公然則陳蔡之滅非吳廬之罪及其存時乃爲大國所復但以其不受封於天子故書君以見之仍以前君死位非其自復其國合存故許錄其卒葬也而許男斯者爲鄭所滅不能死位許國合絕不足存之而戊自復罪惡深矣若比之陳蔡不當合錄而錄之者正欲見其前君不死位後君自復之惡深是以書其卒葬而去其日月以見矣故曰比陳蔡不當復卒故卒葬略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疏〕

杜云陳留封丘縣有黃亭亭近濟水水經注泗水篇又東過沛縣東黃水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者也大事表云地名考從胡

傳以黃池列諸衛地非也公羊傳曰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趙伯循曰黃池魯地故魯獨會之耳若更有諸侯不當不序是時吳闕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商卽宋魯會而宋不會故吳王歸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則趙氏之言爲有據矣國語稱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沂水出蓋縣臨樂山入于泗而濟水在封丘縣南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有黃池東西廣三里春秋時爲宋地按漢書地理志魏郡內黃下云清河水出南應劭曰春秋吳子晉侯會于黃池今黃澤在西陳留留外黃故加內云臣瓚曰國語曰吳子會諸侯于黃池掘溝於齊魯之間今陳外黃有黃溝是也史記曰伐宋取黃池然則不得在魏郡明矣師古曰瓚說是也應說失之續漢志平丘有黃池亭元和郡縣志黃池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按諸說是也黃池不得

在內
黃

吳何以稱子〔注〕据救陳稱國〔疏〕

注据救陳稱國○即上十年吳救陳是也。

吳主會也〔注〕以言及也。時吳

疆而無道。敗齊臨菑。乘勝大會中國。齊晉前驅。吳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衆。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恥甚不可忍言。故深爲諱辭。使若吳大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

進稱子〔疏〕

通義云。吳自是遂雄長列國。不可復得抑。故稱爵。存其實。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此會左傳謂先晉。而國語謂先吳。公羊亦謂吳主會以勢度之。國語是也。晉不競已數世矣。自宋之會。即爲楚所先。此時能與吳爭乎。公

羊說非無据。但何注引緯書所云。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者。則言之太過。不可信耳。繁露觀德云。雞父之戰。吳不得與中國爲禮。至柏莒黃池之行。變爲反道。乃爵而不殊。按柏莒之戰。吳有憂中國之心。故有與辭。此傳無進吳之文。董生比類而舉。與何氏異。○注以言及也。○舊疏云。以經言及吳。即知吳主會何者。正以及者。汲汲之辭。即僖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注云。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見。汲汲也。然則彼云及齊侯。齊侯主會。則知此言及吳子。吳子主會明矣。故云以言及也。○注時吳至臨菑。○舊疏云。菑字有作晉字者。若作晉字。以黃池爲近晉。晉人畏而會之。故曰臨晉。按即上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是也不在臨菑。以或本作臨晉爲是。○注乘勝至中國。○即謂此會也。○注齊晉至而趨。○舊疏云。春秋說文。北堂書鈔引考異郵云。黃池之會。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黃池之會。重吳子。滕薛挾轂。魯衛驂乘。左傳有單平公。經亦不書。亦其一也。越絕書。吳有子胥之教。伯世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動者。

乘薛許邾婁莒旁穀趨走。按彼文有譌。或即薛許驂乘。邾婁莒旁穀趨走是也。前驅者。詩衛風伯兮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是也。驂乘者。卽史記齊世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是也。俠穀。卽夾穀也。禮士喪禮。婦人俠牀東西。冬官考工記注。今時鐘乳。俠鼓與舞。與夾同也。漢書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亦夾義也。舊疏云。以下傳及注云。則天下盡會。而春秋說特舉此六國時爲之役。故偏舉之。或言不盡意故也。○注以諸至稱子。○穀梁傳。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注。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是也。明不知冠帶。故諸夏之衆爲冠帶之國矣。彼傳又云。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用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然則吳時。蓋實有與伯尊周之心。故春秋如其意而進之。且以殺恥故也。

吳主會。則曷爲先言

晉侯。〔注〕据申之會。楚子主會序上。〔疏〕

注据申至序上。○卽昭四年。夏。楚子蔡侯以下會于申是。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也。〔注〕明其實自以夷狄之彊。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於上。〔疏〕

通義云。國語稱黃池之盟。吳公先歆晉侯亞之。春秋不欲

以吳長晉。故不錄其盟。唯存會時之次云爾。

其言及吳子何。〔注〕据鍾離之會。殊會吳。不言及。僖五年。公及齊侯。齊侯

主會益明矣。〔疏〕

注据鍾至言及。○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以下會吳子鍾離。是也。○注僖五至明矣。○僖五年。公及齊侯。宋公以下會王世子于首戴。是也。舊疏云。按如彼經書。公及齊侯。齊侯主會。此云

及吳。則是吳子主會益明矣。何言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乎。是以据而難之。

會兩伯之辭也。〔注〕晉序上者。主會文也。吳言及者。亦人往爲

主之文也。方不與夷狄主中國。而又事實當是。不可醜奪。故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語在下。〔疏〕

繁露奉本云。黃池之會。以兩伯之辭言之。不以爲外。以近內也。與何義殊。○注晉序

至文也。○正以不與夷狄主中國。故以晉主會爲文也。○注吳言至文也。○舊疏云。凡言及者。汲汲之辭。今言及吳子。則似吳子先在。是天下之人慕而往事之。然故曰人往爲主之文是也。○注方不至事也。○舊疏云。序晉于上。是其抑之。言及吳子起其爲伯也。故曰半抑半起矣。序晉于上。是其奪。言及吳子。亦見其爲伯之事。故曰奪見其事。○注語見下。○卽下傳重吳也。云云。爲其重吳。故不得見其事。爲其不與。故不得以奪見其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

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注〕据伯主人。〔疏〕

舊疏云。謂爲伯者。主領會上之人矣。毛本傳文。主中作中。主誤。

重吳也。

〔注〕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疏〕

注其實至言及。○舊疏云。謂其實處權重在吳。故言及吳子作汲汲之文矣。是也。○注舉晉至不盈。○僖二十三

年。宋公慙父卒。傳。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注。盈滿也。相接足之辭也。此云不盈。卽取彼傳文也。舊疏云。公會晉侯。是其諱爲吳所主也。晉侯之下。卽言及吳子。是其不盈滿其諱文也。何者。晉是大國。而汲汲乎吳。還是吳爲會主之義也。曷爲

重吳。〔注〕据常殊吳。〔疏〕

注据常殊吳。○卽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子鍾離。襄十年。公會晉侯以下。會吳子粗之屬是也。

吳在是。則天下

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爲

微辭。使若天下盡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齊桓兼舉遠明近。此但舉大者。非尊天子。故不得褒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疏〕

注不書至惡愈。桓二年疏引此。惡愈下有甚也字。是也。通義云。諸侯不序者。序在晉下。則仍似外吳常辭。兩伯不顯。序在吳下。則是外吳而并外

中國諸侯矣。文不可施。故一切削之。但張兩伯辭。則諸侯皆在可知。蓋欲實而言之。則天下諸侯。豈可悉至。若歷言某侯某侯。則有不至之國。而魯乃與會。其恥甚。故但舉大國。晉見天下諸侯莫敢不至。魯因亦蒙俗會之。其恥少殺也。舊疏云。但欲見其重在吳。偏至之辭而已。○注齊桓至葵也。○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貫澤。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爲莫敢不至也。是齊桓之會不但舉大以見小。并舉遠以見近矣。而此但舉大見小。明齊桓實尊天子。故褒之。爲遠近大小皆至之辭。吳則春秋使若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而已。故不得同也。○注主書至夷狄。○舊疏云。春秋見義非唯一種。一則見吳之強暴。一則見晉之衰微。但主書之情。本惡諸侯君事夷狄。餘者兼見之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注〕有恥致者。順諱文也。〔疏〕

注有恥至文也。○莊六年注。公與二國以上出會。得意致會。此有恥書致。順上諱文。使若吳亦尊天子會諸侯然。故作得意文也。

晉魏多帥師侵衛。

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注〕据上七年言曼多。〔疏〕

〔注〕据上至曼多。〇即上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

衛是也。左氏穀梁經作魏曼多。淺人妄增也。

譏二名。一名非禮也。〔注〕復就晉見者。明先自正而后正人。正人當先

正大以帥小。〔疏〕

通義云。謹按世本。獻子茶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然則曼多本一名多。如左傳所載。晉文公重耳又稱晉重。宋樂祁犂即謂之樂祁。當時多有此比。故何忌或言忌。曼多或言多。春秋因兩書之。以託譏

二名之義。亦所謂因其可譏而譏之也。非本二字作名而強削其一矣。按晉世家作魏晉侈。〇注復就至帥小。〇定六年。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注為其難諱也。一字為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大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為譏。唯有二名故譏之。是則彼於魯已見譏二名之義。此復譏晉魏多也。所以然者。先見於魯。為先自正而后正人。復見於晉。為先正大以帥小也。繁露觀德云。魯晉俱諸夏也。譏二名獨先及之。是也。

葬許元公。

九月。蠲。〔注〕先是用田賦。又有會吳之費。〔疏〕

〔注〕先是至之費。〇用田賦。見十二年。會吳。即上黃池之會是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注〕据北斗言星名。〔疏〕

据北斗言星名。○即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是也。

見

于旦也。〔注〕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疏〕

舊疏云于字亦有作平字者。誤也。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于字磨

改。當本作平。宋氏翔鳳論語發微云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公羊說曰孛者何彗星也。古文左氏說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謂文公繼所傳聞之世。當見所以治衰亂。昭公繼所聞世。當見所以治升平。哀公終所見世。當見所以治太平者。於此之時。天必示以除舊布新之象。而後知春秋張三世之法。聖人所爲本天意以從事也。北斗運於中央。中宮之星也。蓋除舊布新於內。而未遑治外也。大辰房心明堂之位。公侯伯子男。至九采之國。內外秩如。所謂治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故見除舊布新之象。於明堂。有星孛于東方。文王房心之精。在東方。孔子作春秋。明文王之法度。將興周道於東方。而天命集仁獸至。故天所以三見其象。而春秋之法備矣。○注旦者至爲旦。○舊疏云旦者日方出地。未相去離之辭。故曰旦者日方出。當爾之時。宿皆不見。故曰時宿不復見也。星孛仍見。餘宿已沒。是以不復指與孛之星。漫道其方而已。故言東方知爲旦也。杜云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何以書記異

也。〔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伐

主治典法滅絕之象。是後周室遂微。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燔書道絕。〔疏〕

注周十至之庭。○舊疏引堪輿云九月日體在火。故曰

日在房心。云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出堪輿。星經亦云也。五行志下之下。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或曰。角亢大國象。爲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此其效也。劉歆以爲孛東方大辰也。不言大辰。且而見。與日爭光。星入而彗猶見。是歲再失閏十一月。實八月也。日在鶉火。周分野也。解詁箋云。堯典夏時。冬至日起虛危。周初冬至日起牽牛。蓋歲差七十年而一度。計堯時至春秋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於日。至春秋末。十一月當辰始伏。尙未繫於日。且司天失閏一月。昏時火尙西流。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巳。翼軫之次。秦楚相滅之應。按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正義引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氏五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又元嘉曆。九月節。日在亢一度。九月中。日在氏七度。亦與房體近也。○注於此。至道絕。○校勘記出諸侯伐主治。云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作諸侯代王治。余本伐亦作代。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代。□□引易是類謀云。出彗守大辰。東方之度。天下亡。鄭注。大辰在東之度。七宿之中。皆昔周之衰。有星守于戶。有星孛于東方。此其驗之一隅。開元占經引運期授云。蒼帝亡也。大亂。彗東出。舊疏引春秋說云。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正起。胡破術。書紀散亂。孔子不絕也。亦言由此孛星。周室遂微也。彼言秦正起。與何氏諸侯相兼爲秦所滅義同。秦本紀云。始皇名正。以二十六年滅周并六國也。燔書道絕。見史記本紀。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大安三年。彗星見東方。與哀十三年同。占之曰。孛主兵喪。咸甯三年五月。星孛于東方。明年吳亡。

盜殺陳夏疆夫〔疏〕

釋文。夏戶雅反。一本作廉。疆苦侯反。一本作颯。音同。二傳作夏區夫。疆从區得聲。例得通也。經義述聞云。夏與廉聲不相近。夏字無由通作廉。廉蓋廉之誤。古聲夏廉相近。故夏通作廉。檀弓見若

覆夏屋者矣。鄭注。夏屋。今之門廉也。是廉與夏聲義相近也。隸書廉字作廉。與廉相似。故廉誤爲廉耳。公羊古本蓋作廉。今作夏者。後人以二傳改之也。

十有二月。蠲〔注〕黃池之會費重煩之所致。〔疏〕

注黃池至所致○見上。

公羊義疏七十五

哀十四年

盡是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疏〕

經義雜記云論衡指瑞篇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云云據論衡則春秋經作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無死字而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

噫天視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云天生顏淵子路爲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證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證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視予一例孔仲達引家語云獲麟折其前足載而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於郭外徐疏引孔叢子云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孔子視之曰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二書雖魏晉人託作然以爲麟死而棄之則與公羊合疑公羊經本有死字也王充謂麟爲常有之物無所爲來則非按麟俗麟字水經注濟水篇黃水又東逕鉅野縣北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東北出爲大野矣昔西狩獲麟于是處也

何以書記異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公羊殘碑何以書上有十有四年字據此及隱公傳知經傳別行傳首皆載某公年數後人以經合傳始刪傳中紀年矣九經古義云按孔舒

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孔穎達曰何休注公羊無作春秋之事棟案蔡邕石經云何以書記異也何以云云與今本合按下春秋何以始于隱注云據獲麟乃作則獲麟而作春秋何氏本有是語與孔舒元本同不知穎達何以云何休無作春秋事也通義云何氏傳本無此蓋治公羊者強成其說舊疏云麟者仁獸大平之嘉瑞而言記異者當爾之時周室大衰爲天下所厭漢高方

起。幾柞將復。與者謂之瑞。亡者謂之異。然則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按麟於春秋為瑞。於周為異。義各有主也。

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左傳

序疏引孔舒元公羊傳本。作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與注本迥異。穀梁傳。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注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頗得聖人作春秋之意。故舊疏云。謂有聖帝明王。然後乃來。則知不應華夏無矣。然則以其非中國之常物。故曰非中國之獸。不謂中國不合有。似昭二十五年有鶴鵠來巢之下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之類是也。若然。皆非中國之物。鶴鵠言有來。而麟不言有來者。正以麟是善物。春秋暮之。欲其常於中國。非今始有。非

今始來。然則孰狩之。〔注〕稱西言狩。尊卑未分。据無主名。〔疏〕

注稱西至主名。○舊疏云。西者四時之叔。是為卑稱。狩者天子諸侯之事。乃是尊名。故曰稱西言狩。尊卑未分也。按大戴禮夏小正云。十有一月。王狩。傳。王狩者。言王之時田也。冬獵為狩。又桓四年。公狩于郎。是天子諸侯之事。傳不出主名。故据以難。

薪采者也。〔注〕西者。据狩言方地。類賤人象也。金主芟艾。而正以春盡。木火當燃之際。舉此為文。知庶人采樵薪者。〔疏〕

舊疏云。薪采猶言采薪也。言是庶人采薪者矣。吳氏經說云。按薪一作新。以斤斫取曰新。故新从斤从艸。以手折取曰采。故采从爪。木伐更生。故凡除舊生新者皆名為新。果孰必采。凡采而可食者皆名為采。加艸作薪。菜以別新舊之新。采取之采。非古文也。包束乾草曰芻。攀折木枝曰莧。說文。新。取木也。采。取也。薪。莧也。莧。薪也。芻。刈艸也。象包束之形。是薪猶采也。左傳以為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疏引服云。車。車士。徵者也。子姓。鉏商名家。語辯物篇。子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諸孔子。孔子曰。麟也。然後取之。王注。傳曰。狩。此曰采薪。時實狩獵。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注西者至象也。○舊疏云。正以西方為兌。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左疏引服虔云。言西者。

西者至象也。○舊疏云。正以西方為兌。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左疏引服虔云。言西者。

西者至象也。○舊疏云。正以西方為兌。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左疏引服虔云。言西者。

西者至象也。○舊疏云。正以西方為兌。少女之位。女子之卑。草木衰落。亦非可貴之義。故曰類賤人象也。左疏引服虔云。言西者。

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於西也。又引賈逵曰。周在西。明夫子道繫于周。皆與此異。○注金主。至薪者。○舊疏云。經言西者。賤人象。金主芟艾。持斧之義。而文正以春盡。是火常絕木之時。今乃舉此爲文。卽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義。故曰庶人探樵薪者。似若漢高祖起於布衣之內。持三尺之劍。而以火應之。君臨四海。從東向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義或然也。校勘記云。鄂本。元本。閩。同。監。毛。本。宋。作。採。下。同。

薪采者。則微者也。曷

爲以狩言之。〔注〕据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于河陽。公狩于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

言狩者。蓋据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疏〕注据天至是也。○見僖二十八年桓四年。

○注河陽至狩者。○解詁箋云。春言狩下。

當增不從狩。卽以正月譏八字。乃明微者以狩言。是假狩名以著文。宜有正月也。舊疏云。河陽言狩者。周之季冬。當夏之十月。故得言狩矣。又云。若使周之正月。乃夏之仲冬。得冬獵田狩之時。卽大司馬職云。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也。但孔子作春秋。欲改周公之舊禮。正朔三而反改。當欲行夏之時。取夏之孟冬。以爲狩時。夏之仲冬。不是田狩之月。是以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注云。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者是也。舊疏云。今獲麟之經。春言狩者。蓋据魯爲王。而改正朔。方欲改周之春以爲冬。去其周之正月。而行夏之時。故春而言狩矣。○注蓋据至之時。○據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鄂。本。据。作。據。孔。叢。子。雜。訓。篇。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淮。南。子。汜。論。訓。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是。春。秋。據。魯。以。變。周。行。夏。之。時。也。宋。書。禮。志。黃。武。五。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而。爲。後。王。制。法。也。公。羊。禮。說。云。春。秋。自。用。周。正。公。羊。於。西。狩。獲。麟。注。乃。云。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

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爲冬。而行夏之時。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此其證已。此假以爲後王法。常用夏正。非顯然改周正也。周禮有正歲。有正月。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據此。則知夏小正農緯厥來。記於夏之正月。郊風。三之日。于耜。傳。三之日。夏正月也。故皇侃以爲三王所尙。正朔服色雖異。而田獵祭祀播種。並用夏時。得天之正也。是知凡在夏時。當用正月者。在周時。則用三月。若夏時與周時無異。何以周有正歲。又有正月乎。審是則三代改正朔。不改時月之說。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按何氏此注。決桓四年書正月之義。書狩者。紀事之實。不書正月。明改周之正也。

大之也。〔注〕使若天子諸侯。〔疏〕穀梁傳注。非狩而言狩。大得麟。故以大所如者名之也。且實狩。當言冬。不當言春。通義云。麟太平之嘉應。帝王之極瑞。不可以賤者之辭加之。故大其文也。

曷爲大之。〔注〕據略微。注。據略微。○隱元年。及宋人盟。內者。謂魯也。微者。謂士也。不名者。略微也。薪采者。又微於士矣。

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注〕據鶴鴿俱非中國之禽。無加文。〔疏〕注。據鶴至加文。○昭二十五年。有鶴鴿來巢。

麟者仁獸也。〔注〕狀如麋。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疏〕舊疏引五行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修而麟至。是以春秋說云。麟生火。遊于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爲土畜。

而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以爲仁也。禮運疏云。按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修。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爲修母致子之說。故服虔注。獲麟之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視明禮修而麟至。思審信立而白虎擾。昔從父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山出龍。親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爲修母致子之義也。若鄭氏之說。則異於此。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

四方毛蟲許慎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麒麟中央也鄭駁之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四靈中空言西方虎者則麟中央得無近誣乎則鄭不以麟爲土精也彼疏又引公羊說麟者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爲妻金性義木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八之氣是與公羊說同舊疏引異義公羊說又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下注亦云麟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仁之物屬東方赤目爲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又驕冠子云麟者北方元枵之獸陰之精者正以五行相配言之水爲土妃水土構精而生麟得土氣者性似父得水氣者性似母蓋以麟得水氣故云元枵之獸陰之精也非公羊家義○注狀如至仁也○爾雅釋獸云麀鬻身牛尾一角郭注角頭有肉引此傳云有鬻而角廣雅釋獸云麟狼額肉角禮記疏引京房易傳云麟鬻身牛尾馬蹄有五彩高丈二尺詩疏引陸璣疏云麟鬻身牛尾馬蹄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今井州界中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云射麋脚麟謂此麟也是爲仁也○注詩云至是也○詩周南麟趾篇文傳麟角所以表德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禮記疏引廣雅云文章斌斌故呼爲大角之獸

有王者則至〔注〕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然後乃

至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皇翔麒麟臻〔疏〕

注上有至乃至○詩疏引李巡爾雅注云麀瑞應獸名孫炎云靈獸也宋書符瑞志引京房易傳聖人清靜行乎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文選注引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又類聚引感精符云王者德及幽隱不肯斥退賢人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培穽非時張獵則至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麒麟乃見舊疏云若今未太平而麟至者非直爲聖漢將興之瑞亦爲孔子制作之象故先至故孝經說云丘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是其賤

者獲麟，兼為庶人作法之義也。釋文：太音泰，監，毛本后作後。○注尙書至率舞。○皆繇謨文。毛本皇改鳳，俗字。舊疏引鄭注云：簫謂舜所制樂，又引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紀堯道，故謂之簫韶。或曰：韶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鄭氏又云：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九備，而鳳皇乃來儀，止巢乘匹，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石磬也。百獸服不氏所養者，謂音聲之道與政通焉。舊疏云：欲道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大平，瑞物乃來之義。○注援神至麟臻。○白虎通封禪云：德至鳥獸，鳳皇翔，麒麟臻。据此知本援神契為說也。舊疏引釋獸云：騶，如馬一角，不角者騶，舍人云：騶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麒麟，然則麒麟非直雄雌之異，其體亦別。

無王者則不至〔注〕辟害遠也。當春

秋時，天下散亂，不當至而至，故為異〔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知公

羊有其顯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為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按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鄭六藝論皆無之。隋志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既所據用，則為古本可知矣。按今何注無下二語，亦無今麟非常之獸二語，故通義以為治公羊者，增成其說也。○注辟害至為異。○舊疏云：謂無道之世，剗胎殺天，是以瑞物亦不來游也。卽家語云：孔子曰：剗胎殺天，則麒麟不至。適巢毀卵，則鳳皇不翔，是也。故云辟害遠也。水經注河水篇：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疫，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

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閩本麇字剗改，因作

君監，毛本承之，非也。釋文作麇，云本又作麇，亦作麇。按隸釋載漢石經作麇，卽麇之隸變。爾雅釋獸：麇，麇身牛尾。郭注引公羊傳曰：有麇而角，是古本作麇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景德本郭汴官書本皆作麇。按孔叢子亦作有麇肉角。舊疏云：卽孔叢云：叔孫

氏之車子曰鉏商。樵于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孔子曰。有麕肉角。豈天下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

孔子曰。孰爲來哉。孰

爲來哉。〔注〕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爲誰來。〔疏〕

舊疏引孔叢又云。到視之曰。今宗周將滅。無主。孰爲來哉。茲日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游。今

非其時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是也。類聚引琴操曰。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遂與相逢。見。俛而泣。抱麟曰。汝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額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爲赤伏劉季與爲王。二爲周滅。夫子將終。三爲漢制造。作改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興。其人如得麟。樂府引獲麟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悲。之卽本孔叢子舊疏云。然則此告者。其冉求也。若以孔叢合之。此傳則鄉云。薪采者。還是鉏商也。而春秋不言之者。略微故也。不言爲漢獲之者。微辭也。故春秋說云。不言姓名。爲虛主。宋氏云。劉帝未至。故云虛主。若書姓名。時王惡之。是其義也。○注見時至誰來。○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爲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己道窮而來。望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麟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聞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爲來。實者麟至無所爲來。常有之物也。行邁魯澤之中。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孔子見麟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麟。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爲小人所獲也。故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麟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麟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麟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麟思慮深。避害遠。妄也。蓋亦公羊家說。言時無聖帝明王而來。宜其遭害而死也。舊疏云。下注云。夫子素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采薪獲麟。知爲其出。夫子素知此事。而云孰爲

來哉以怪之者。蓋畏時遠害。假為微辭。故注解見時無聖帝明王。怪為誰來矣。或者素案圖錄。知劉季當代周。但初見時。未知薪采獲麟。為之出。仍自未明。故作此言。乃後詳審。燠然而寤。是以泣之。

反袂拭面〔疏〕

舊疏云。目亦有作面字者。知徐本作目也。按杜預左傳序。亦作反袂拭面。稱吾道窮。則宜作面矣。校勘記云。面。唐石經。諸本同。易林小畜之坤。子鉏執麟。春秋作元。陰將以終。尼父悲心。

涕沾袍〔注〕袍衣前

襟也。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

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

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下異也。又先是蠛蟲冬踊。彗金精

埽。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象。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后劉氏乃

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疏〕

注袍衣前襟也。○舊疏云。袍亦有作衿字者。以衣前襟言之。袍似得之。釋文亦作沾袍。音步刀反。又步報反。經義雜記云。說文衣部。袍。襦也。从衣。包

聲。論語曰。衣敝緼袍。衿交衽也。从衣。金聲。是當作涕沾衿。衿襟皆俗字。作袍非也。論衡指瑞云。反袂拭面。泣涕沾襟。是王仲任所見之傳。亦作衿。春秋序正義引公羊。反袂拭面。泣沾袍。下又云。聖人甯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據下作沾衿。疑沾袍。或後人改也。離騷。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漉漉。亦可證。按傳若直作衿。何注衣前襟成。嚙語矣。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何以袍為衣前襟者。袍本作褱。步報反。釋文。衣前襟也。當以步報之音為是。玉篇。褱與袍同。又步報反。衣前襟也。廣韻。褱。薄報切。衣前襟。墨子公

孟篇楚莊王解冠組纒絳衣博袍。然則袍者褻之借字。涕沾袍卽涕沾襟。非衣散縕袍之袍也。論衡引此傳。西狩獲麟。作四狩獲死麟。涕沾袍作涕沾襟。蓋據嚴氏春秋。故與何本異。其實襟與袍一物也。春秋序正義引公羊。涕沾袍。又曰。下沾檢之泣者。以矜袍同物。而矜爲人所易曉。故言矜以見袍。非引公羊本作矜而後人改之也。王氏此說。可釋臧氏之疑矣。說文衣部。裾。衣裏也。段注云。上文云。裏裏也。裏物謂之裏。因之衣前襟謂之裏。方言。禪衣有裏者。趙魏之間。謂之袪衣。郭云。前施裏囊也。按前施裏囊卽謂右外檢。方言。無袍者謂之程衣。則今之對襟衣。無右外檢者也。裏衣無袍。禮服必有裏。上文之袪袂。謂無裏者。唐宋人所謂袂衣也。公羊傳。涕沾袍。當作裏。何注云。衣前襟也。釋器。衣皆謂之襟。被謂之裾。被同袷。謂交領。裏連于交領。故曰。被謂之裾。郭謂衣後襟。非也。釋名。裾在後之說。非是。○注。夫子至代周。○校勘記云。鄂本。蜀大字本同。毛本案改按。閩本。剗改聖作姓。監。毛本因之。惠棟云。當作庶聖。參同契曰。夫子庶聖。雄詩疏引異義。鄭駁云。孔子作春秋。應以金獸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說。苑君道云。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文選注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刀。握天鏡。舊疏云。蓋見中候云。卯金刀帝出。復堯之常。是其案圖籙。從亭長之任。而爲天子。故謂之庶姓矣。○注。何者。至所執。○初學記引演孔圖云。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宋均注。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榮。謂見煨柴者也。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孔子獲麟。天命絕周。天下叛去。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赤受命。蒼失權。周滅火起。薪采得麟。禮運疏引石渠禮論。議耶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諱。以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又引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舊疏引舊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爲土畜。亦受氣于祖。性合人仁。故爲木精也。又引春秋說云。麟生於火。游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麟爲土畜。而言木精者。正以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旣爲火候。是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按公羊家自以麟爲木畜。其以爲土畜者。左氏家說。不必牽涉也。舊疏又云。庶人采薪。本供庖爨。意欲燃之。故曰采薪。庶人燃火之意也。木雖生火。火復燒木。卽漢以火德承周之后。而能滅之。故曰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也。云故麟爲薪采者所執者。其若不然。麟爲異物。體形不小。薪采隻夫。寧能獲之。○

注西狩至天下○類聚引演孔圖云有人卯金與於豐擊玉鼓駕六龍又云其人日角龍顏姓卯金刀含仁義後漢書注引云卯金刀名爲劉赤帝後當次周文選注引漢含孳云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力擊秦枉矢東流水神哭祖龍死御覽引考靈曜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初學記引帝命驗云有人雄起載玉英履赤析且失箭亡其金虎東南紛紛注精起昌光出軫已圖之華陽國志公孫述志世祖報曰西狩獲麟讖曰乙木卯金即乙未歲授劉氏按緯言與於豐在軫北即此注言從東方王於西也以兵得天下者舊疏云言劉季起於豐沛之間提三尺之劍而入秦宮是也○注不地至異也○舊疏云所以不言西狩于某獲麟者正以麟見于魯乃爲周室將亡之異是以不舉小地之名亦得爲王替之義故曰不地者天下異也○注又先至之象○螻蟲冬踊即上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螻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螻是也螻金精蟠且置新之象即上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是也彼傳云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且也舊疏云孛從西方鄉東故曰金精彗者掃除之象鄉晨而見故曰孛且也然則螻蟲冬踊者乃是天不能殺地不能理故爲六國爭強天下大亂之象也金精蟠且乃是秦項驅除劉氏乃帝之義故何氏云焉按災異之應俱不大遠此哀公之世螻孛之變得應之數百年後者此春秋之義也春秋爲漢制法次年絕筆後無所見適有螻孛之見因即假以示義焉爾○注夫子至乃帝○校勘記出積骨流血之虞云郭本虞作虐不誤解云虐亦有作害者按紹熙本亦作虐是也六國爭強舊疏云即燕齊楚韓魏趙也齊據東蕃燕楚強于南北韓魏趙居于晉洛之間各自保險迭相征伐是也從橫燕楚南北而遠故謂之從蘇秦在東而相六國謂之合從張儀在西而相秦以成謂之連橫故彼下文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蘇公居趙秦兵不敢東伐張儀在秦楚兵絕于西是也蘇公既死張儀以橫滅從是其相滅也秦項驅除者舊疏云始皇据秦藉滅周之資而殄六國項羽因胡亥之虐而籠括天下皆非受命之帝但爲劉氏驅其狐狸除其豺狼而已故曰秦項驅除也積骨流血者舊疏云爾時天下土崩英雄覬起秦項之君視人如芥殺函之處積骨成山平原之地血流如海自此以後高祖乃興故曰然後劉氏乃帝也御覽引文耀鉤云庶人爭權赤帝之精注庶人項羽劉季者也爭權並欲起也

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感精。如後有彊秦喪其世而漢興也。賜權齊晉。易林屯之坤。採薪得麟。大命隕顛。豪傑爭名。天下四分。是其義也。○注深閔至泣也。○說苑貴德云。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于中。惻怛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凌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治。於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越絕書敘外傳記孔子懷聖承弊。睹麟垂涕。傷民不得其所。非聖人孰能痛世若此。

顏淵死。子曰噫。〔注〕噫。咄嗟貌。〔疏〕

校勘記。唐石經作孔子曰。按下西狩獲麟。孔子曰。注云。加姓者。重終也。然則於

此不當有孔子矣。○注噫。咄嗟貌。○論語先進云。子曰噫。注。包曰。噫。痛傷之聲也。皇疏同。易繫辭傳。噫。亦要存亡。吉凶。崔憬注。噫。歎聲也。詩周頌。噫嘻成王。傳。噫。歎也。漢書董仲舒傳。贊噫。天喪余。注。噫。歎聲也。後漢書袁閔傳。未嘗不噫。嗚流涕。注。噫。嗚。歎傷之貌也。或作意。淮南繆稱訓。意而不戴。是也。或作懿。詩大雅。瞻卬。懿厥哲婦。是也。禮記曾子問云。祝聲三。注。聲。噫。歎。警神也。緣祝聲不知作何聲。故曰噫。解之。亦爲其有咄嗟義也。禮記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矣。

天喪予。

〔注〕予。我。〔疏〕

舊疏云。聖人之道。當須輔佐而成。是以家語及殷傳云。自予得回也。門人加親也。今而遭命。故曰天喪予。翟氏灝四書考異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

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曰云云。顏淵死云云。子路死云云。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真也。通義云。子路死事在哀十五年。顏淵死年。諸書乖互。推泗水侯之歿。先聖年七十。而論語有鯉也死。有棺無槨之言。則淵卒又少在後。蓋亦當哀二十三年間也。比年三見傷痛。故子深悼之。傳亦連述之矣。拜經日記云。論語集註。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年。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時。孔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或爲設事之詞。按史記列傳。但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並不著卒之年歲。

夫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早。三十一歲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哀十四年。顏淵死云云。史記。孔子世家。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夫曰天喪予。曰天視予。曰吾道窮矣。夫曰吾已矣者。皆孔子將歿之年所言。故公羊春秋及弟子傳皆連言之。則顏子之死。必與獲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先後。孔子年七十一獲麟。七十二子路死。七十三孔子卒。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孔子七十。顏子已四十也。世家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以核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之說。尚不甚遠。則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據論語。顏淵死在伯魚之後。則孔子年七十。顏子正四十七。魯哀季康之間。皆在哀十一年孔子反魯之後。時顏子新卒。故聖人述之。有餘痛焉。若王肅說。孔子年六十一。顏子死。此正孔子自陳反蔡之年。猶未反魯。哀公康子何從問詢。且此時去困阨陳蔡。首尾三載。如六十一。顏子已死。孔子思從難諸賢。何以首及顏淵。可知王肅削奪先賢年齒。以求勝其私說也。○注予我。爾雅釋詁云。予我也。

子路死。子曰噫。天

祝予。〔注〕祝。斷也。天生顏淵。子路為夫子輔佐。皆死者。天將亡夫子之証。〔疏〕

注祝斷也。○上十三年穀梁傳

祝髮文身。注。祝。斷也。廣雅釋詁云。祝。斷也。書泰誓。祝降時喪。傳亦云。祝。斷也。鹽鐵論訟賢云。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舊疏云。然。天祝惡己之道德。亦是斷絕之義矣。○注天生至之証。○董仲舒傳贊。至向子欽。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與。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唯此一人。足以當之。師古曰。噫。歎聲。言失其輔佐也。舊疏云。自予得由也。惡言不至於耳。是其為輔佐之義也。若欲以理言之。則四科十人。游夏之徒。皆為夫子之輔佐。故孝經說云。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也。今特言二人。皆以其先卒故也。良輔之內。二人先死。亦非祐助之義。故曰將亡夫子之証。校勘記云。閩本剗改証作證。監毛本承之。

西狩獲麟。〔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曰。論衡指瑞云。春秋曰。西狩獲死麟。今三傳本

無死字。而公羊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視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注。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歿之徵。則此傳本作西狩獲死麟。與上顏淵死。子路死。一例。吾道窮矣。與上天喪予。天視予。一例。麟。俗麟字。

孔子

曰。吾道窮矣。〔注〕加姓者。重終也。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

歿之徵。故云爾。〔疏〕

舊疏云。麟之來也。應於三義。一爲周亡之徵。卽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是也。二爲漢興之瑞。卽上

傳云。孰爲來哉。孰爲來哉。雖在指斥。意在於漢也。三則見孔子將歿之徵。故孔子曰。吾道窮矣。是也。史記孔子世家云。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雖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賈曰。何爲莫知予。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儒林列傳。仲尼於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注加姓者。重終也。○舊疏云。正以上文再發子曰。皆不加姓。故也。○注麟者。至云爾。○史記注引服虔云。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爲仲尼至也。繁露隨。消息云。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視予。西狩獲麟。曰。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後漢書何敞傳。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是皆以爲夫子將歿之徵也。舊疏云。麟者聖人之類者。以皆有聖帝明王乃見。故謂之類也。時得麟而死者。卽孔叢子云。麟出而死。言道窮矣。是也。

春秋何以始

平隱。〔注〕据得麟乃作。〔疏〕

注据得麟乃作。○舊疏引演孔圖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是也。又隱七年疏。引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又引說題辭云。昔孔子受

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舊疏引揆命篇云。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者。何氏以爲年七十歲者。大判言之。不妨爾。時七十二矣。左疏引服虔說。以爲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以周禮。故有麟應而至。與此不合。賈逵。穎容等。皆同服說。以爲修母致子之應。蓋左氏家說也。而說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而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與左氏說合。通義云。

春秋之作存王道於將絕垂治法於不朽孟子以為亂後之一治故左氏先師賈服之徒皆言制作三年文成致麟而胡康侯謂
 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天人相與之際誠有然者至其出而見獲則聖人道不行終老兩楹之象也但夫子謙
 不敢當麟為己出故但傷麟見非時感而致泣方在制作就絕筆于所感爾按孔子世家亦云哀公十四年狩大野獲獸仲尼視
 之曰麟也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詞而指博則亦
 以得麟麟
 而作

祖之所逮聞也〔注〕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

作之害〔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隸釋載漢石經逮作逕九經古義云說文逕迨也玉篇迨逕行相近又自部逕曰相及方言云迨逕及也東齊曰迨關之東西曰逕或曰及州輔碑云逕事和熹后孝安皇帝劉寬碑云未逕

誅紂陳球後碑云逕完徂齊俱以逕為逮也釋言云逮逕也逕逮古音同也說文又云逮及也及逮也又云逮及也則亦通逮釋言云逮及也謂祖之所及聞也按爾雅釋言又云逕逮也方言又云噫逮也北燕曰噫逮通語也詩唐風有棘之杜噫肯適我韓詩作逝亦云及也通義云隱公以來之事祖雖不及見猶及聞而知之過是以往文獻不足恐失其實故斷自隱始舊疏云何氏以為公取十二則天之數故隱元年益師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是也今此傳云祖之所逮聞者謂兼有天數之義亦託問聞而知亦取制服三等之義故隱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禮為父母期為曾祖為祖父母期為曾祖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注託記至之害○史記儒林傳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詞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舊疏云假託云道我記高祖以來事者謂因已問父得聞昭定哀之事因父問祖得聞文宣成襄之事因祖問高祖得聞隱桓莊閔僖之事故曰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以此言之則無制作之義故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也

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

義異於所見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詞也。所聞之世。恩王父少殺。故立煬宮不日。武宮

日。是也。所傳聞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殺。故子赤平不日。子般卒日。是也。〔疏〕

注所以至義異。○舊疏云。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

益師卒。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然則彼已有傳。今復發之者。正以益師之卒。所以不日者。以其恩遠。孔子所不見。欲道當時之君無恩於其臣。是以大夫之卒。不問有罪與不例。皆不日以見之。是以須發三代異辭之言。今此西狩獲麟。當所見之世。已與父時之事。欲道當時之臣有恩於其君。故爲微辭。不忍正言其惡。是以復須發傳道其三代異辭之意。然則言益師以臣見恩者。言益師之經。以臣之故。見君恩之濃厚也。此以君見恩者。此獲麟之經。以君之故。見臣恩之厚薄。其義實異。故重發。桓二年成宋亂之下傳云。內大惡諱。此其自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注所以復發傳者。益師以臣見恩。此以君見恩。嫌義異也。則桓公時已發見君恩之傳。今復發之者。正以桓公時欲見其臣無恩於其君。是以不爲之諱大惡。今時有恩於其君。故爲之諱。而作微辭也。彼注云。嫌義異。此復注云。嫌義異。是其一隅。何氏不決之者。省文也。○注於所至辭也。○繁露楚莊王云。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所見六十一年。於所見微其辭。是也。定元年傳云。定哀多微辭。注云。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總言多是也。○注所聞至是也。○繁露又云。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所聞八十一年。於所聞痛其禍。按彼謂子般卒日子赤卒不日故也。此立煬宮不日。卽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是也。武宮日。卽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公羊之義。失禮鬼神。例日。故所聞世不爲諱恩殺也。○注所傳至是也。○繁露又云。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傳聞殺其恩。按子赤卒不日。卽文十八年冬十月子赤卒是也。子般卒日。卽莊三十二年冬十月乙未子般卒是也。文十八年注云。所聞世。臣之恩痛王父深厚。故不忍晉其日。與子般異是也。通義云。所聞者己之所遠聞也。至於祖之所遠聞而父受之祖。已受之父。則所傳

聞也。世疏者其恩殺若桓之無王，莊之不復仇，納鼎歸寶，文姜淫泆，皆得實言之，以立其義，移於所見之世，則義有所尊，恩有所諱，是以定公受國於季氏，不敢明其篡，昭公取同姓，不忍斥其惡，是以春秋正名分，誅亂賊之大用，必託始於所傳聞世而後可施也。近者微辭，遠者自言，世以義始之，以仁終之，別其世而不亂，斯異其詞而不糅。

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注〕据哀公未終也〔疏〕

漢書 儒林

傳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文選班固荅賓戲云：孔終篇於西狩。○注据哀至終也。○舊疏云：正以未見公薨之文故也，且以左氏言之，卽哀二十七年公孫於越，而因卒，則知今未終。

曰備矣。

〔注〕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

秋記以爲瑞，明大平以瑞應爲效也。絕筆於春，不書下三時者，起木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

又春者歲之始，能常法其始，則無不終竟。〔疏〕

禮記禮運云：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瑞，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從，五行以爲質，禮義以

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注：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正義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籠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按春秋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公卽位者，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秋書郊，是天書地震，是地書無冰，是陽書雨雹，是陰書春夏秋冬，是四時。又四時陰陽也。書日是日，書恆星是星，書月是月，書沙鹿崩，梁山崩，是鬼神。又取郟大鼎，是金。雨木冰，是木。大水，是水。成周宣謝火，是火。城諸及防，是土。金木水火土，卽五行也。存禮則衰，夫禮則貶，是禮義也。桓書卽位，先君被弑而行卽位，安忍其喪，其情惡，莊不書卽位，文姜出不忍行卽位之禮，其情善，此是人情也。西狩獲麟，是四靈爲畜也。是亦

卽備義也。蓋備卽王道備。故文選注引元命包云。孔子曰。丘始于元。終于靈。王道成也。○注人道。泱王道備。○繁露王道云。孔子明得失。差貴賤。反王道之本。譏天王。以致大平。刺惡譏微。不遺大小。善無細而不舉。惡無細而不去。進善誅惡。絕諸本而已矣。通義云。上治隱桓。而貶絕之法立。下錄定哀。而尊親之義著。君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采豪毛之善。譏纖芥之惡。凡所以示後王。經制者。靡不具焉。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因而十之。周而再之。天道泱于上。人事備于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於七十二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治春秋。上紀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王道備。人事泱。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人事泱。王道備。舊疏云。泱亦有作帀字者。正以三代異辭。因父以親祖。以親曾祖。以曾祖親高祖。骨肉相親。極于此。故云人道泱也。王道備者。正以撥亂于隱。公功成于獲麟。懷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備也。○注必止至效也。○舊疏云。必止於麟者。正以獲麟之后。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但孔子欲道從隱撥亂。功成于麟。是以終于獲麟。以示義。似若堯舜之隆。制禮作樂之后。簫韶九成。鳳皇乃來。止巢而乘匹之類也。故麟於周爲異者。卽上傳云。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是也。春秋記以爲瑞者。記亦有作託者。今解從記也。明太平以瑞應爲效者。言若不致瑞。卽太平無驗。故春秋記麟爲太平之效也。禮記疏引五經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傳疏引賈逵服虔穎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應。非何氏義。詩疏引異義。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者。禮修母以致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爲口。故麟來。許慎謹案云。議。耶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爲瑞。以應孔子至元之聞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父。父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以爲天子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如鄭此說。從陳欽之義。以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

故禮記疏引熊安生申鄭義云。若人臣官修。則修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修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修春秋。為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修母致子。康成所不用也。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鳳作皇。何校本疏同。又出效字。云鄂本效作効。按疏中引注同。○注絕筆至漢也。○舊疏云。四時具然後為年。此乃春秋之常。今不書下三時者。欲起木應之。君將亡。欲別起為王。是以此處不得記之。且獲麟既記。制作之道已備。當欲以之授于漢帝。使為治國之法。是以不得錄下三時矣。○注又春至終竟。○舊疏云。所以然者。始正則傳十六年。傳云。朔有事則書。晦有事不書也。義亦通此。

君子曷為為春秋〔注〕据以定作五經〔疏〕姚

範援鵜堂筆記云。為春秋。如女為周南召南之類。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曷為今日始為春秋乎。嫌其大晚於諸典之後。○注据以定作五經。○舊疏云。何氏以為孔子領緣五經。皆在獲麟之前。故言此。何氏知然者。正以論語云。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按。孔子自衛反魯。在哀十一年冬。則知料理舊經。不待天命者。皆在獲麟之前明矣。而論語直言樂正雅頌。文不備矣。言料理五經在獲麟之前。何故作春秋。獨在獲麟之後乎。故据五經以難之。

撥亂世〔注〕

撥猶治也。〔疏〕

注撥猶治也。○廣雅釋詁。撥。治也。詩商頌長發云。元玉桓撥。傳。撥。治也。楚辭懷沙。孰察其撥正。注。撥。治也。後漢明帝紀。梁統傳。陳元傳。注。並云。撥。理也。避治諱也。說文手部亦云。撥。治也。詩大雅雲漢序云。宣

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孟子章指言。桓王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

反諸正。莫近諸春秋。〔注〕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

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肆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

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疏〕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

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子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董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孟子盡心無義戰章。指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文反正。征伐誅討。不自王命。故曰。無義戰也。通義云。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蓋理不窮。其變則不深。事不當。其勢則不切。高論堯舜之道。而無成敗之效。則不著。不明。故近取諸春秋。因亂世之事。季俗之情。漸裁以正道。庶賢者易勉。不肖者易曉。亦政治太平之所由基也。史記自序又曰。上大。夫董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吾欲見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世家云。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文。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舊疏云。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綠舊經。以濟當時而已。既獲麟之後。見端門之書。說天命已制作。以俟後王。于是選理典籍。欲爲撥亂之道。以爲春秋者。賞善罰惡之事。若欲治世反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後。乃作春秋矣。卽上云治世之要務。義亦通於此。校勘記云。浦鏜云。詩序及爾雅序疏引何注。有莫近猶莫過之也。七字。疑今本脫。○注得麟至之狀。○舊疏

以爲演孔圖文類聚白帖引演孔圖孔不絕下有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星孛東方十五字孔聖全書引演孔圖云孔子曰某作春秋天授演孔圖中有大玉刻一版曰璿機一低一昂是七期驗敗毀滅之徵也趙氏在翰云端門今在孔廟東南十一里類聚引說題辭云孔子謂子夏曰得慶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至期往逢一耶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飛爲赤鳥化爲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與此所引大同舊疏云秦始皇名正秦本紀云秦皇爲無道周人以舊典非之乃用李斯之謀欲以愚黔首於是燔詩書云然則始皇燔詩書而言胡破術者謂始皇燔之不盡胡亥亦燔之按御覽引演孔圖云驅除名正顛倒吾衣裳坐吾曲牀溢長九州滅六王至於沙丘亡是其事也舊疏又云疾作王者之法孔氏聖人將欲沒矣周王姬氏將亡是以十三年冬彗星出於東方矣秦始皇方欲起爲天子其子胡亥破先王之術當爾之時書契紀綱盡皆散亂唯有孔氏春秋口相傳者獨存而不絕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親其血書其血乃飛爲赤鳥其書乃化爲白書署之曰演孔圖中義理乃有訓作之象制法之形狀矣校勘記出赤鳥云蜀大字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鳥作烏當據正○注孔子至授之○御覽引演孔圖云孔胸文曰制作定世符繁露符瑞云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託乎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御覽引考靈耀云卯金出軫握命孔符鄭注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書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文選注引春秋緯云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讀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亂制又云某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絛圖籙又云某水精制法爲赤制功後漢書鄧曄傳漢祿久長孔爲赤制注言孔某作緯書著祿運之期爲漢家立制漢火德尙赤故云爲赤制卽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爲赤制是也又蘇竟傳夫孔丘祕經爲漢赤制越絕書云見孔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又云道獲麟周畫證也故作春秋以繼周也此時天地一清日月一明弟子欣然相與太平舊疏云孔子仰推天命謂仰尋天命卽端門之命是也俯察時變卽蠱蟲冬踴彗星婦且之象也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者謂知其承大亂之後天下未醇故作治亂亂之法以授之矣若欲託之春秋卽所傳聞之世是也故桓三年傳近正也注善其近正似於古而不相背故書以撥亂是也

則未知其爲是與〔疏〕

舊疏云爲音于僞反公羊子謙不敢斥言孔子作春秋故依違云則未知其爲此春秋可以撥亂世而作之與

其諸君子樂道堯

舜之道與〔注〕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堯舜當古麻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

凰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時具然後爲年以敬授民時崇德致麟乃得稱太平道同

者相稱德合者相友故曰樂道堯舜之道〔疏〕

舊疏云其諸辭也卽桓六年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注其諸辭也是君子謂孔子不知爲是孔子愛樂堯舜之道是以述而

道之與繁露俞序云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豈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孟子滕文公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記注引劉熙孟子注云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是也○注作傳至意也○姚氏範援羈堂筆記云蓋聖人制春秋以俟後聖則君子樂後之知已亦猶孔子之志也傳者自云所以爲傳者不敢必其爲得聖人經意而要爲樂道堯舜之徒也○注堯舜至來儀○校勘記云何校本鳳作皇疏同漢書李尋傳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悖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史記五帝本紀歷象作數法大戴禮五帝德云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蓋謂歷象彼日月星辰也史記歷書云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閔運算轉麻則落下閔之徒卽所謂麻如周馥相氏所掌今之推步是也唐都之徒卽所謂象如周禮保章氏之法今之占驗是也百獸率舞鳳皇來儀見堯典皋陶謨史記注引鄭注云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音和焉謂聲音之道與政通焉是也夏本紀云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蕭韶九成鳳皇來儀百獸率舞百官倍諧與崇德致麟之義合宋書禮志高堂隆引尙書傳舜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定四時改堯正○注春秋至民時○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隱六年秋七月杜云雖無

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敬授民時。堯典文。舊疏云。欲似堯舜當古曆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注崇德至太平。○舊疏云。欲似堯舜百獸率舞。鳳皇來儀。禮運注云。呂氏說月會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也。孔疏言此一經初以天地為本。終以四麟為畜。是當春秋始於元年。終於獲麟也。呂氏說十二月之令。為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近。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也。○注道同至之道。○舊疏云。謂孔子之道。同於堯舜。故作春秋以稱述堯舜。是也。友者同志之名。言孔子之德。合於堯舜。是以愛而慕之。乃作春秋。與其志相似也。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鄭注此以春秋之道。述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執謂謂文王也。皆取其相稱相友也。彼正義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以制天道。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也。春秋獲麟。即當益稷百獸率舞。鳳皇來儀是也。

末不亦樂乎堯舜

之知君子也。〔注〕末不亦樂后有聖漢受命而王。德如堯舜之知孔子為制作。〔疏〕中

疏云。

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經傳釋詞云。末蓋發聲。末不亦也。猶邪字。言不亦樂乎後世堯舜之知君子邪。下文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正申明此句之義。禮記中庸云。苟不同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誰能知之。鄭注引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也。○注末不至制作。○孔子之道。既與堯舜雅合。故得與堯舜相對為首末。然則孔子言不亦也。堯舜之時。預知有己。而制道術。預知有己。而為君子慕之。己亦預制春秋。授劉帝。是孔子亦慕堯舜之知君子而效之。

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注〕待聖漢之王以為法。〔疏〕

舊疏云。制作春秋之義。謂制春秋之

中賞善罰惡之義也。禮記疏引鉤命決云：某爲制作之王，黑緣不代蒼黃。書疏引王愆期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世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詞，亦本緯書爲說。其意以春秋制以文王爲卽孔子所謂制作之王也。繁露俞序云：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又左氏疏引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漢書王莽傳：孔子作春秋，以爲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年，而一代畢。後漢書班固傳典引云：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禮記中庸注云：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世者。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傳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注〕樂其貫於百王而不滅，名

與日月並行而不息〔疏〕

舊疏云：君子謂孔子所以作春秋者，亦樂此春秋之道，可以永法故也。論語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也。此解最得。邇義云：言君子豈不樂當世有聖帝如堯舜者，知君子而用之也。既不可得，退修春秋，以俟後世王者復起，推於春秋之義，以治天下，則亦君子之所樂也。左氏馳騁於文辭，穀梁圍於詞例，此聖人制作之精意，二家未有言焉。知春秋者其惟公羊子乎。

此
页
空
白

公羊義疏七十六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疏〕

阮氏元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釋文祇作春秋公羊序五字。何校本。闕本。監本。毛本。此題及下序並傳皆低一格。惟春秋經文始頂格。通書並然。蓋後

人以意爲之。非也。此本從唐石經。照序經傳皆頂格。阮氏重刊本。卷首有中書門下牒。校勘記云。此本及闕本。監本。卷首皆載此牒文。係景德二年也。毛本始刪去此牒文。下兩敕字中書字俱跳行頂格。闕本改牒文皆低一格。牒字跳行亦低一格。兩敕字始頂格。阮氏本又有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序。校勘記云。何煌校宋監本。公羊下有傳字。是也。此脫。闕。監。毛本。改此爲春秋公羊傳注疏七字。闕本於此下署何休學（原闕四字）疏另行。署明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監本改署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曾朝節等奉敕重校刊。毛本但存漢何休學四字。其實亦不當有也。漢者。舊疏云。巴漢之閒地名也。秦二世元年。諸侯叛秦。沛人共立劉季以爲沛公。二年八月。沛公入秦。秦相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冬十月。爲漢元年。其年二月。項羽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漢之閒四十一縣。都南鄭。五年十二月。斬羽。六年二月。卽皇帝位。遂取漢爲天下號。司空者。舊疏云。漢三公官名。凌先生曙公羊問答云。問。徐疏。漢三公官何也。曰。言漢以別於周也。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是爲六卿。漢則不然。史記。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漢初因秦置丞相。而宏爲之。則丞相爲三公矣。續漢書百官志。太尉公一人。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馬。謝靈運晉書云。秦有太尉。掌兵。漢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馬之官。主九伐之職。是漢初無司馬。而有太尉。天文錄曰。三公星在北斗柄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太尉。司空之象。應劭漢官儀曰。冲帝册書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今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爲太尉。是以太

尉爲三公矣。漢書曰：成帝綬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又曰：彭宣爲大司空，宣上書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質。臣老病願上印綬，是以司空爲三公矣。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後漢三公之制，而又不同於前代者也。故唐六典云：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是也。掾者，舊疏云：卽其下屬官也。若今之三省掾是也。校勘記云：掾字，从手，釋文、唐石經、何校本、並同。閩、監、毛本，改从水旁，非。公羊問答云：掾屬有別否？曰：漢書：蕭何爲沛主吏掾，音義：正曰掾。副曰屬。崔寔政論曰：上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天子當善己南面於三公，三公亦委策以答天子。干寶司徒儀曰：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畜，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貴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者古元士三命者也。通典後漢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又云：何謂三府？曰：漢有三府、四府、五府。三府則三公之府也。漢官典職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爲大司徒，衆馴五品。府與蒼龍閣對，厭於尊者，不敢稱府也。漢官儀曰：河間相張衡說明帝，以爲司徒司空府已治，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陽趙熹，安帝元初六年詔：三輔選掾屬高第，承宮傳。建武三府更辟注：太尉、司徒、司空，李雲傳。三府注：三公是也。按續漢志云：司空公一人，本注曰：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瀆，修隄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世祖卽位，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引應劭漢官儀曰：綬和四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爲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考漢前止丞相御史大夫，哀帝元壽二年，更丞相爲大司徒。成帝綬和二年，更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舊名。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官名雖有更替，終漢之世，不廢太尉，不常置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置大司馬，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亦不常置。成帝綬和元年，初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印綬官屬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後漢因之，終漢世三公常殿不改也。志又云：屬長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

人令史及御屬四十二人。說文手部。緣也。緣者。衣領袂口之飾。引申爲凡物緣邊之稱。此據爲三公翼輔。故亦得有緣義。又考後漢書本傳。太傅陳蕃辟之。黨禁解後。又辟司徒。拜議郎。再遷諫議大夫。卒。未知爲司空掾何時也。任城樊者。續漢書郡國志。兗州刺史部任城國有桃聚。亢父。樊。後漢書本傳注。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是也。按樊於前漢屬東平國。爲今兗州府滋陽縣地。何休者。後漢書儒林傳本傳云。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說之。遷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拾遺記云。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門徒有問者。則爲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幾藏往。不可通焉。京師謂之學海。序者釋名釋言語云。敘。抒也。抒。撲其實。宣見之也。爾雅釋詁云。敘。緒也。說文支部。敘。次第也。書不空作。皆有所由。緒錄其作書之由。使其意指抒發。故謂之敘也。敘。正字。序。假借也。孔子爲易序卦傳。又作書序。子夏作詩序。作序之始也。舊疏二十八卷。相傳爲徐彥作。文獻通考作三十卷。四庫全書總目云。或彥本以經文併爲二卷。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道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校勘記序云。徐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亦無撰人名氏。宋董道云。世傳徐彥所作。其時代里居。不可得而詳矣。光祿寺卿王鳴盛云。卽北史之徐遵明也。不爲無見也。蓋其文章似六朝人。不似唐人。所爲者。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並作三十卷。世所傳本。乃止二十八卷。其參差之由。亦無可考也。按舊疏名氏。迄無定據。故今所引但稱舊疏也。

昔者孔子有云〔疏〕

舊疏云孝經云昔者明王鄭注昔古也禮記檀弓云予疇昔之夜注昔猶前也何氏言前古孔子有此言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

仲尼姓孔氏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道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禮樂自此可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晚而好易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大野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亂臣賊子懼焉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罪丘者亦以春秋卒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葬魯城北泗上 吾志

在春秋行在孝經〔疏〕

禮記中庸注引鉤命決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彼疏引鉤命決又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萬世法舊疏引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

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也事文類聚引鉤命決又云以春秋屬商以孝經屬參石臺孝經敘引孝經緯云孔子曰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白虎通五經云已作春秋復作孝經欲專制正蜀志秦宓傳宓曰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春秋孝經相輔而行也故禮記中庸云唯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注大經春秋也大本孝經也論語學而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本立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則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為表裏也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因史記作春秋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史記自序及趙岐孟子序亦云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舊疏云所以春秋言志在孝經言行在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而已孝經者尊祖愛親勸子事父勸臣事君理關貴賤臣子所宜行故曰行在孝經也 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疏〕 舊疏云二學者春秋孝經也極者盡也致之言至也言聖人作此二經之時盡已至

誠而作之。故曰聖人之極致也。初學記云。春秋經文備三聖之度。北堂書鈔引援神契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警折而立。使弟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箠纒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治世之要

務也〔疏〕

舊疏引春秋說云。作春秋以改亂制。孟子滕文公云。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太平御覽引說題詞云。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入業。天地開闢。皆在孝也。是爲治世要務也。舊疏云。凡諸經藝等皆治世所須。但此

經或是懲惡勸善。或是尊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精要急務矣。祭統云。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者。謂三王以來也。若大道之時。禮於忠信爲薄。正以孔子修春秋。祖述堯舜。故言此。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考諸舊本皆作也。若作世字。俗誤已行。按也作世。則屬下。傳春秋者非一〔疏〕。舊疏云。孔子至聖。御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讀曰世。傳春秋者非一。俗本是。

傳春秋者非一〔疏〕

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故說題詞云。傳我書

者。公羊高也。按廣韻一東。公複姓。子夏門人。齊人公羊高。作春秋傳。初學記引演孔圖云。公羊全孔經。宋均注。公羊。公羊高也。經指謂春秋是也。舊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又引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舒。仲舒弟子。臧公。臧公弟子。眭孟。眭孟弟子。莊彭祖。顏安樂。安樂弟子。陰豐。劉向。王彥。故曰傳春秋者非一。按後漢書鍾離意傳注。引意別傳云。意於孔子教授堂下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史記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名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共傳公羊氏也。又平津侯列傳。丞相公孫宏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宏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儒林列傳又云。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宏亦頗受焉。漢書儒林傳云。董生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臧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唯臧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又嚴彭祖。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弟子百餘人。

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義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環邪王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顏安樂魯國薛人授淮陽冷豐次君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始賈禹事蘇公成於畦孟疏廣事孟卿廣授環邪筦路禹授穎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豐授馬宮環邪左成咸徒衆尤盛後漢書儒林傳引前書以蘇公孟卿畦孟以下皆爲胡母子都弟子據六藝論則皆董仲舒弟子范氏誤以前書弟子遂之者綴於胡母子都下誤仞爲胡母弟子其實彼文自承董生爲江都王相自有傳連續之爾惟胡母子都弟子不見諸史何氏之學出於李育育多據胡母生條例故與董生等說往往不同齊氏召南注疏考證云陰豐當作冷豐前書儒林傳顏安樂授淮陽冷豐及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是也又按劉向始學公羊後受穀梁又按前書有王亥而無王彥卽與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同以穀梁議石渠者後漢賈逵傳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注云五家尹更始等又作王彥未知孰是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劉子政從顏公孫受公羊春秋本傳不載然封事多用公羊說又按漢書藝文志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蓋皆當時傳公羊者各述所受故何氏云非一也舊疏又引舊云傳春秋者非一者謂本出孔子而傳五家故曰非一據漢書藝文志有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無師故云非一然此下何氏傳論公羊家學未必牽涉餘四家也

本据

亂而作〔疏〕

史記太史公自序上大夫人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微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壺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

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又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越絕書德序外傳記夫子作經攬史記憤懣不泄兼道事後覽承傳說厥意以爲周道不敝春秋不作舊疏云孔子本獲麟之後得端木之命乃作春秋公取其十二則天之數是以不得取成王周公之史而取隱公以下故曰據亂而作謂據亂世之史而爲春秋也按據亂蓋兼兩義

其

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疏〕

舊疏云。由亂世之史。故有非常異義可怪之事也。非常異義者。卽莊四年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滅紀。倍二年實與齊桓專封是也。此卽是非常之異

義。言異於文武時。何者。若其常義。則諸侯不得擅滅諸侯。不得專封。故曰非常異義也。其可怪之論者。卽昭三十一年。邾婁襲齊。而春秋善之是也。包氏慎言條釋云。春秋貶纖芥之惡。祭仲出君。而許以行權。齊襄禽獸之行。無善可紀。而以復遠祖之仇

見襄。宋襄喪師辱國。而稱爲文王。叔衛蔑倫通嫂。而以讓國。通其子孫於列國。周王守府而新之等。於宋稱爲二王後。衛輒拘父。而以尊王父。是數者皆所謂異義可怪之端也。爲業左氏者所口舌。

說者疑惑〔疏〕

繁露俞序云。史記十二公之閒。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舊疏云。此說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彭祖顏安樂之徒。見經傳與魯異於常理。故致疑惑。

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

〔疏〕

舊疏云。此倍讀如反背之背。非倍畔之倍也。言由疑惑之故。雖解經之理。而反背於經。卽成二年。逢丑父當左。以免其主。春秋不非而說者非之。是背經也。任意者。春秋有三世異辭之言。顏安樂以爲從襄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爲

所見之世。是任意。任意者。凡言見者。目觀其事。心識其理。乃可爲見。故演孔圖云。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也。而顏氏分張一公而使兩屬。是其任意也。反傳違戾者。宣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按隱三年傳云。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者。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謂二日乃食。失正朔於前。是以但書其日而已。失之後者。朔在後也。謂晦日食。失正朔於後。是以又不書日。但書其月而已。卽莊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以此言之。則日食之道。不過晦朔與二日。卽宣十七年。言日不言朔者。是二日明矣。而顏氏以爲十四日日食。是反傳違戾也。

其勢雖問。不得不廣〔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疏云。一說其勢維適。畏人問難。故曰維問。維誤爲雖耳。按維當

作惟。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得不廣爲說也。故下云。講誦師言。至於百萬云云。按舊疏云。言說者疑惑。義雖不足。但其形勢已然。故曰其勢雖復致問。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其說。故曰不得不廣也。一說謂顏莊之徒。以說義疑惑。未能定其是非。致使

倍經任意。反傳違戾。是以何氏觀其形勢。故曰其勢維適。長人問難。故曰維問。遂恐已說窮短。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已說。故曰不得不廣也。按作雖字亦通。言雖倍經任意。反傳違戾。然既窮相問詰。不得不廣引以證成已說也。援鶉堂筆記云。雖疑難字之譌。而誤強解為維字之誤。謬矣。亦不必改。讀難字。古人文義不必如後世之平順也。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疏〕 舊疏云。此師

公羊氏之屬也。言由莊顏之徒。講義不是。致他問難。遂爾謬說。至於百萬言。其言雖多。猶有合解而不解者。按此蓋何氏自謂講誦師言。至百於萬。猶有未解者也。繁露俞序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子貢問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國家資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之重任也。故曾子。子石。盛美齊桓安諸侯。尊天子。又故子夏言春秋重人。故子池言魯莊築臺丹楹刻桷。晉厲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壽終。是七十子言人人殊。故漢書藝文志云。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焉。時加釀嘲辭。〔疏〕 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缺。按釋文作讓嘲讓。相責讓也。嘲。嘲笑也。言時加責讓嘲笑之辭。作釀誤。當據

正。按葉鈔本。徐本釋文本。釀作讓。如作釀。陸當有音。然今本釋文亦作釀矣。舊疏云。顏安樂等解此公羊。苟取頑曹之語。不顧理之是非。若世人云。雨雪其霧。臣助君虐之類是也。援引他經。失其句讀。

〔疏〕 舊疏云。三傳之理。不同多矣。羣經之義。隨經自合。而顏氏之徒。既解公羊。乃取他經為義。猶賊黨入門。主人錯亂。故曰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疏〕 舊疏云。公羊經傳。本無以周王為天囚之

義。而公羊說及莊顏之徒。以周王為天囚。故曰以無為有也。甚可閔笑者。〔疏〕 舊疏云。欲存公羊者。閱其愚闇。欲毀公羊者。笑其謬妄也。校勘記云。唐石經同。閔。監。毛本作笑。非。不可

勝記也。〔疏〕 舊疏云。言其可閔。可笑者多。不可勝負。不可具記也。按。不可勝。記者言記不勝記也。言其多也。勝記。猶言連數之。悉數之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

謂之俗儒〔疏〕

舊疏云左氏先著作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公羊漢世乃興故謂之今學是以許慎作五經異義云古者春秋左氏說今者春秋公羊說也按易書詩禮春秋孝經皆有今文古文今文立於學官當時所

習古文或出孔壁或出民間往在蝌蚪文故無師傳因皆目爲古文也後漢書范升傳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春秋立博士升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邱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乃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遠展五經譌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按春秋當漢代公羊爲今文左氏爲古文劉歆欲建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列於學官諸博士或不肯割歆遺書太常博士貢讓之中有抑此三學以尙書爲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之語明當時以治古學貴文章爲譏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詞不務綜其終始厥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譖牒獨記世證其詞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而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按史記所謂儒者斷其義謂公羊先師胡毋生董仲舒能得春秋之義馳說者騁其詞卽謂貴文章左氏春秋但務事實也舊疏云謂之俗儒者卽繁露云能通一經曰儒生博覽羣書號曰洪儒則言乖典籍辭理失所名之爲俗教授於世謂之儒鄭賈之徒謂公羊雖可教授於世而辭理失所矣按鄭衆賈逵皆治古文者也

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疏〕後漢書賈逵傳建初元年詔達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達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達於是具條奏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可分明又云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覽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尙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顛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卽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

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甚多。陛下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令遠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舊疏云。賈逵者。卽漢章帝時衛士令也。言緣隙奮筆者。莊顏之徒。說義不足。故使賈逵得緣其隙漏。奮筆而奪之。遂作長義四十二條。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長。意望奪去公羊。而與左氏矣。鄭衆亦作長義十九條。十七事。專論公羊之短。左氏之長。在賈逵之前。何氏所以不言之者。正以鄭衆雖扶左氏而毀公羊。但不與戴合。帝王不信。毀公羊處少。與左氏不強。故不言之。豈如賈逵作長義四十二條。奏御于帝。帝用嘉之。乃知古之爲真也。賜布及衣。將欲存立。但未及而崩耳。然則賈逵幾廢公羊。故特言之。按春秋序正義云。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以抵公羊。後漢書本傳則云。出左氏傳大義長者。摘三十餘事以上。玉海引疏亦作四十一條。是宋世本作一不作二也。

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疏〕

舊疏云。此先師戴宏等也。戴宏作解疑論難左

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故云觀聽不決。按戴宏不知何時人。休本傳云。休善麻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義。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李育傳云。李育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然則先師或亦指李育之難左氏義。有未盡。故何氏如此云。與多隨二創者。舊疏云。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違戾者。與公羊爲一創。又云。援引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爲一創。今戴宏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而舊云公羊先師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爲一創。賈逵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爲二創。非也。援鶉堂筆記云。二創。疑斥上文詆爲俗儒及公羊可奪左氏可與爲二創。疏解非也。

此世之餘事。〔疏〕

舊疏云。何氏言先師解義。雖曰不是。但有已在公羊必存。故曰此世之餘事。餘末也。言戴氏專慮公羊未申。此正是世之末事。猶天下閒事也。舊云。何氏云。前世之師。說此公羊。不得聖人之本旨。而猶在世之末說。故曰世之餘事也。援鶉堂筆記云。餘事疑同多事。言其議論紛紜滋多而未已也。當時三家互相排擠。

豈得云聞事也。疏解非是。

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疏〕

舊疏云守文者守公羊之文持論者執持公羊之文以論左氏即戴宏解疑論之流

矣。敗績者爭義似戰陳故以敗績言之。失據者凡戰陳之法必須據其險勢以自固若失所據即不免敗績若似公羊先師欲持公羊以論左氏不閑公羊左氏之義反爲所窮已業破散是失所依據故以喻焉。

余竊悲之久

矣。〔疏〕

舊疏云何邵公精學十五年專以公羊爲己業見公羊先師失據敗績爲他左氏先師所窮但在室悲之而已故謂之竊悲非一朝一夕故謂之久後拜爲議郎一舉而起陵羣儒之上已業得申乃得公然歎息

往者

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疏〕

漢書儒林傳胡母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

孫宏亦頗受焉。舊疏云胡母生本雖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猶自別作條例故何氏取之以通公羊也。雖取以通傳意猶謙未敢言已盡得胡母之旨故言略依而已。何氏本著作墨守以距敵長義以強義爲廢疾以難穀梁造膏肓以短左氏蓋在注傳之前猶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故云往者也。何氏謙不言盡得其正故言多爾。惠氏棟九經古義云公羊有嚴顏二家。蔡邕石經所定者嚴氏春秋也。何邵公所注者顏氏春秋也。何以知之。以石經知之。石經載公羊云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云云是嚴氏春秋已見於隱元年於此不復發傳也。今何本有之又云卅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此僖三十年傳也。又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今何氏本亦無以此知何所注者蓋顏氏春秋焉。鄭康成注三禮引隱五年傳云登戾之又引桓十一年傳遷鄭焉而鄙留又引隱二年傳放於此乎與石經同與何氏異蓋所據者嚴氏本也。藝文志云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後漢張伯饒又減定爲二十萬言顏氏說經以襄公二十一年之後孔子生訖卽爲所見之世又以爲十四日日食周王爲天囚之類倍經違戾皆何氏所不取按何氏亦不必爲顏氏學其本或偶與石經所記顏氏說合耳。

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疏〕

舊疏云隱謂隱審括謂檢括繩墨猶規矩也何氏言已隱

審檢括公羊。使就規矩也。而舊云。善射者隱括。令審射必能中。何氏自言已隱括公羊。能中其義也。公羊問答云。故遂隱括。此何義也。曰。說文。隱括也。括。隱也。荀子。大山之木。示諸隱括。又拘木必待隱括。烝燔然後直。淮南子。其曲中規。隱括之方。隱。假借作隱。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隱括其民。括。假借作括。經傳中多作括。邪曲之器。琢曲者曰隱。正方者曰括。舊云。隱括令審射必中。迂遠不可從。按段氏玉裁注。說文云。隱與括互訓。亦假借作隱括。尙書大傳。隱括之旁。多曲木。良醫之門。多疾人。荀子。大略。示諸隱括。隱括者。矯制衰曲之器也。方言。所以隱擻謂之籟。郭云。搖櫓小櫂也。按。擻以索繫於籟。而後可行。是籟者所以隱其擻也。如許云。矢隱。弦處謂之矢括。矢括所以控弦也。般庚。尙皆隱哉。某氏注云。相隱括。共爲善政。公羊序。隱括使就繩墨焉。孫卿書。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皆讀爲隱。漢志注。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是也。凡古云。安隱者。皆謂隱括之而安也。俗作安穩。形聲皆變也。按段說是也。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邇伯玉之行也。亦卽矯之義也。凡多衰曲。臃腫。不中繩墨。故須隱括之。而後就繩墨之直。何氏自謂矯正。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一規矩之於正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再版

(98880)

本國學基
叢書
公羊義疏六冊

書價價國幣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陳 立

發 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6 2118B



